武俠世界

燭影飛鴻（金銀花故事之二）東方英・著

武林人爲了一件價值十萬両銀子的瓷器，不惜冒生命拚頭顱的去巧取豪奪，可是他們爲的不是銀両，據說瓷器中有個秘密，到底是寶藏？還是一項陰謀？要想揭開這個謎，請閱本故事，便知分曉。



$3.50

1110



編者話　龍乘風今期有新篇刋出，「鐵血男兒」是一部動作中篇，充滿激烈打鬥氣氛，題材極甚新穎，結構保証緊湊，是龍乘風君最新嘔心之作，保証令你愛不釋手，百看不厭。

** ** **

我們在近期裡將有很多巨著推出：慕容美的「無名鎮」由一一一三期起連載。南宮宇之「名花寶典擷天星」及雲劍飛的「風流殺手」及馬騰空的巨型故事「鬼殺手」，三大巨篇將在一一一二期全部推出，琳瑯盡緻，目不暇給，屆時敬希購閱。

** ** **

巨型小說「燭影飛鴻」今期刋出，是篇爲「金銀花」故事續篇，描述一個幸運小子得到一件價值連城的瓷器後所遭際遇，曲折緊張，而武林人爲甚麼對那瓷器垂涎欲得，不惜冒生命之險去巧取豪奪？其中當然有個大秘密，欲知眞相，請閱本文。

** ** **

彈劍江湖故事集不但描述俠義事蹟，對兒女私情，倫理友愛亦有細膩刻劃之詳析，下期的「魔鈴劍雨」是一篇有俠有情，有愛有義的超巨型小說。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銀花故事之二

燭影飛鴻

東方英·文
盧令·圖

新婚燕爾

四週一片寂靜，連山風也累得休息下來。

于化棠和金瑛面對面的坐在一對大紅燭下面。

他們的洞房花燭夜早就過去了，今晚廖化還是替他們準備了這對大紅花燭，是有特殊意義的，表示祝賀他們從今晚起，他們是眞眞實實的神仙眷屬了。

金瑛笑靨如花，映着大紅燭，美上加美，美得連仙神都要看得守不住心旌。

于化棠面對如此美眷佳人，却反常的鎖住了眉峯，臉上既無興奮之色，也沒有絲毫笑容。

兩人面對面的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金瑛羞澀的輕輕叫了一聲：「大哥……」

遽別香巢

于化棠僵化的臉上，沒有絲毫反應。

金瑛的聲音提高了些許，叫道：「大哥……。」

于化棠還是老樣子，無動於中。

「大哥！」金瑛的秀眉微微緊蹙起來了。

于化棠如夢方醒般望了一望金瑛，道：「瑛妹，你是叫我麼？」

金瑛瞧着他那樣子，實在生不起氣來，忍不住「噗哧」一笑道：「房內還有第三者麼？」

于化棠輕「呵」了一聲，完全明白過來，歉然道：「對不起，是我失神了。」

情人眼裏進不得沙子，金瑛睹景生情，不免多心地道：「想起了小紅還是萬銀霞？」

于化棠直接了當地道：「我在想大哥和二哥。」

大哥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二哥百萬富豪李百萬這份友情實在叫人感激難忘。

金瑛一笑道：「不錯，他們對我們實在是好，但也……」

于化棠截口道：「我好像被人套上了一副羈勒……」

金瑛臉色大變，驚愕得指着于化棠，只說了兩個字：「你……你……」就泣不成聲了。

于化棠好像失去了理性，鐵石着心腸冷「哼！」了一聲，倏的站起身走出了香巢。

他沒有多說一個字，就這樣走了，走得教金瑛來不及起念叫住他。

當金瑛想起要叫住他時：「大哥，你要到那裏去？……」于化棠已經不知去向了。

金瑛追到屋外，空山寂寂，眼前一片茫茫。

「天啊！」再堅强的人，也承受不住這突然之間降臨的打擊，金瑛雙膝一軟，人就癱下去了。……

于化棠並沒有走遠，他藏在暗處，眼看着金瑛悲痛得倒了下去，又眼看着廖化等人在驚慌失措中把金瑛救了進去，他這才心頭瀝血地轉身離開了天池小築。

于化棠絕不是鐵石心腸的人，鐵血漢子流血不流淚，這時他臉上却也掛上了兩行淚水，而不知自覺。

夜色茫茫，于化棠的前路更是茫茫，但于化棠沮喪了一陣後，一挺胸膛，他的步伐又堅定得可以踏破任何崎嶇旅程了！

于化棠連夜下了廬山，好在他的像貌並無特別打眼的地方，換身衣服，如非碰到見過面的熟人，別人就很難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他回到了南昌，在南昌他本來就還有自己的事，兩次來都把自己的事耽誤了，這次，他想先辦自己的事。

在南昌有熱鬧的大街，也有冷清的小街。

大街上有酒樓茶館，小街上也有酒店茶舖，一樣的貨色二樣的價錢，一樣的顧客二樣的身份。

于化棠東張西望看中了一家沒有招牌的茶舖，這家茶舖雖然沒有招牌，在門楣上懸了一方「泰山石敢當」的小匾！

長年累月的煙炙，「泰山石敢當」五字也看不大清楚，只能勉强辨識。

于化棠見到了那方小匾，是目中掠過一道欣喜之色，舉步入了茶舖。

這是一家小茶舖，只有六七張桌子，但却坐滿了茶客，生意好得不能再好。

敢情，中間桌子上還有一個說書的人在說書，他說得口沫橫飛，而座上茶客也聽得如痴如醉。

于化棠目光四掠，找不到空位子，只有靜靜的待在一旁。

說書的正在說三國演義，當他說到緊要關頭時，驚木一拍，雙手一拱，道了一聲：「現醜！現醜！明日請早！」轉身退入後堂去了。

茶客接着也一哄而散，整個茶舖立時清靜了下來。

這時茶博士才過來招呼于化棠道：「請問客官喝什麼茶？」

于化棠道：「在下不要茶。」

「不要茶，你來幹什麼？」茶博士一楞，心裏想着，可沒把想着的話說出來。

于化棠訕訕的一笑道：「在下是來買一件東西。」

茶博士「啊！」了一聲，欣然道：「不錯。小店也有幾種名茶出售，客官是要『龍井』，『太青』……」

于化棠搖搖首，說道：「在下也不買茶葉。」

茶博士一怔道：「客官可把小的弄糊塗了，小店除了順便賣點名茶之外……」

茶舖裏還有三四位茶客未曾散去，這時大家目光一轉都落到了于化棠身上。

于化棠一笑道：「請老板說話吧。」

茶博士道：「敝東向不接談生意，客官就吩咐小的吧。」

于化棠道：「你能作主?」

茶博士道：「不瞞客官說，小的帮敝東照顧這茶舖已有十來年了，大小買賣，還能作點主，客官請吩咐吧。」

于化棠一笑，指着門楣上那一塊「泰山石敢當」小匾，道：「在下想談談這塊小匾。」

茶博士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客官，你不是開玩笑吧。」

于化棠正色道：「人有所好，在下是誠心誠意，如何以玩笑視之。」

茶博士也是臉色一變道：「客官如不是開玩笑，那是存心來找碴的了，哼！這裏可是有王法的地方。你請吧！」

那塊「泰山石敢當」的小匾絕對錯不了，這茶博士好像一竅不通，難道?……于化棠有點迷惑了。

「做生意的人，和氣生財，石頭！對客官怎可如此出言頂撞。」說書先生現身出來了。

茶博士趕忙欠身道：「七爺，你有所不知，這位……」

說書先生揮手道：「不要說了，我都聽到了。」

茶博士應了一聲：「是！」忙退向一旁。

說書先生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小伙計有眼不識泰山，于三爺大人大量，學生張修元替三爺歉道。」

于化棠想不到張修元一眼就認出了他，心神一震，張修元已是欠身肅客道：「三爺，請後堂奉茶。」

于化棠亟欲逃過其他茶客的注意，點頭就進了後堂。

別看這家茶舖外面那副寒酸像，後堂倒佈置得非常雅緻。

分賓主坐下之後，張修元微微一笑道：「三爺眞要買小店那塊『泰山石敢當』小匾?」

于化棠道：「正是。」

張修元道：「三爺出得起價錢麼?」

于化棠含笑道：「請開價來。」

張修元忽然間道了一句：「目空天下士。」

于化棠道：「只讓靈山一個人。」

張修元一臉不相信的神色，望着于化棠道：「你……」

于化棠道：「龍江百丈潭中起。」

張修元接口便說道：「兩向九重天上來。」

于化棠一笑道：「張兄可以將『泰山石敢當』賜下了！」

張修元猶疑了片刻道：「請三日之後再見分曉如何?」

于化棠劍眉無由的一皺，只聽裏面廂房之內傳出一道婦人的聲音，道：「七弟，照計行事，無需顧慮。」

門簾起處，現身出來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婦人，她手中托着一隻托盤，盤中正放着一塊「泰山石敢當」的小匾，這小匾比門楣上那小匾又小了百幾倍，小得可以放在手掌之中。

那中年婦人向中央一站，雙手托着托盤，就不言不語了。

顯然，裏面還有文章。

于化棠絕不是冒牌貨，伸出左手，挽了一個奇特的指花，將「泰山石敢當」取到手中。

那中年婦人暗中吁了一口氣，萬福一禮道：「大俠好走，不送。」轉身退回內室。

這裏不是留客的地方，也不是套交情的地方，于化棠識趣的一笑，抱了抱拳：「多謝，告辭！」

張修元送于化棠到門口，笑臉歉然道：「對不起，這塊小匾實在不能賞，方命之處，請多多見諒。」

于化棠哈哈一笑，揚長而去。

于化棠轉過二條街，抬頭看見一家小客棧，猛然想到剛才被張修元一口叫出之事，顯見自己容貌雖是平凡，但認識自己的人還是不少，非進一步有所改變不可，此念一出，便跨步向那小客棧走去。

剛跨進店門，只見一個小老頭子從客棧之內撞了出來，這時于化棠正想自己的心事，當看到那小老頭子時，那小老頭子已經撞了自己一下，跌跌撞撞的逃到店外去了。

于化棠一皺眉頭，方待伸手去抓那小老頭，只見店小二隨後趕了出來，罵道：「老不死，向那裏跑！」

于化棠疑心一去，就放過了那小老頭子。

霎眼間，追者與逃者都轉入了街角不見。

這時，另有一位店小二過來欠身問道：「客官可要住店?」

看這客棧不大，用的店小二可不少，心念一動之下，點了一點頭，跟着店小二走進了一間客房。

店小二打着欠身又道：「客官不帶行李，照規矩請先付一天店房錢。」

于化棠一點頭道：「理當如此，五兩銀子可以住多少天?」

店小二一笑道：「五兩銀子可要住上一個月哩！」

于化棠取出十兩銀子交給店小二道：「五兩銀子算是預付的房店錢，另外請小二哥替在下選一套合時的衣服。」

店小二笑着點頭走了，不久，他就把衣服送回來了。

五兩銀子還剩了三兩，于化棠一揮手道：「小二哥，剩下的賞給你了。」

一出手就是三兩銀子的賞賜，雖說南昌是個大地方，這也是少見的大方，當時店小二樂得笑開了口，連聲稱謝，小心翼翼的帮于化棠換裝。

于化棠一脫衣服，臉色可就變了，再一摸貼身內衣口袋，便忍不住脫口罵了一聲：「該死的老賊。」

敢情，剛到手的「泰山石敢當」的小匾，已不翼而飛，不是事後有先見之明，是誰動的手，誰都想得出來。

于化棠罵了一聲之後，臉上又恢復平靜，笑問店小二道：「小二哥，進店的時候，你可見到一老一小二人奔出店去?」

銀子的力量，使店小二不好意思張眼說瞎話，點頭道：「見到了。」

于化棠道：「你可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嗎?」

店小二道：「那老的，小的不知，但那小的，小的却知道他叫牛蛙，向來在城隍廟一帶活動。」

于化棠不動聲色的出了客棧，若無其事的逛向城隍廟，這時，他已在臉上加上一副絡腮鬍子，因爲他不是小白臉型之類的人物，加上絡腮鬍子之後，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再熟的人也不認識他了。

不僅南昌的城隍廟是最著地方特色的地方，任何地方的城隍廟也有此共同點。于化棠到了五花八門的城隍廟，他也不向任何人打聽牛蛙的下落，他只用自己的眼睛找尋牛蛙的下落。

牛蛙已經不認識他了，他却還記得牛蛙的容貌，牛蛙是這城隍廟附近的混混兒，他就絕不會離開城隍廟這個環境。

他對於自己這種看法，有着堅定的信心，果然，他的推測一點不錯，牛蛙可不就在那家酒家大喝特喝。

和牛蛙一同喝酒的一共三個人，其中一人一面喝酒，一面指着牛蛙鼻子笑道：「牛蛙，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的身上居然有了銀子……。」

下面的話，他說不下去了，他們桌前忽然多了一個人，不但桌前多了一個人，而桌上還多了一條黃澄澄的小黃魚，一條足足十兩重的小黃魚！

那人隨即說話道：「牛蛙，你想不想賺到這十兩黃金?」當時十兩黃金足足可以兌換二百兩銀子，二百兩銀子就是在南昌這種大地方，也可風光一二個月。

誰要見了十兩金子而不眼紅，那才奇怪！

牛蛙還沒有見財不心動的德行，當時眼睛就紅了，伸手就抓住那小黃魚，語氣堅定地道：「我賺！」

那人當然是于化棠，于化棠倒也沒有想到牛蛙這樣見錢眼開，一笑道：「金子好賺，可是後患無窮啊！」

牛蛙一笑道：「不見得！爺駕可是姓于?」

于化棠可眞嚇了一跳，當時臉色就變了，好像自己的鼻子完全牽在別人手裏。

苦笑了一聲：「好眼力。」

牛蛙將金子向懷中一收，道：「再給十兩金子，牛蛙帶你去找人。」

于化棠眞有點佩服他的胆氣，不由一笑道：「你也太貪心了。」

牛蛙又說道：「不賺白不賺，金子拿來！」

于化棠搖了一搖頭，但還是給了他十兩金子。

牛蛙也眞不失信，就在城隍廟後面，于化棠見到了那小老頭子。

牛蛙一聲：「多謝！」溜走了！

那小老頭子却向于化棠一擧酒杯道：「乾杯！」人家鎭定像泰山，根本沒有把他當作一回事。

那小老頭席地而坐，地上擺了四大碗菜，一壺酒，二隻酒杯，二雙筷子。不用說，另外那雙筷子和酒杯，就是爲于化棠而設的了。

于化棠剛換了一身南昌時裝，實在是換錯了，不過，他却毫不猶豫的一笑道：「在下奉陪！」衣襟一撩，就坐在那小老頭子的對面地上，端起酒杯一照道：「謝了！」

那小老頭子哈哈一笑道：「有種！」

于化棠一笑，說道：「在下更是佩服前輩！」

那小老頭伸手懷中取出那塊「泰山石敢當」還給于化棠道：「東西還給你。」

于化棠眼睛一轉，抱拳道：「前輩寵召有何見教?」

那小老頭一翻眼道：「你可知老夫是什麼人?」

于化棠道：「請恕在下眼拙，尙請前輩賜教。」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宇文及。」

「宇文及」這個名字居然毫無印象，于化棠只有禮貌地抱拳說道：「久仰！久仰！」

宇文及雙眼一翻道：「久仰個屁，你聽誰說過『宇文及』。」

于化棠滿臉通紅，訕訕地笑道：「是！是！是！……」

宇文及道：「你與丐帮楊日輝交厚，難道你也沒有聽楊日輝提起過老夫?」

楊日輝當然沒有提過他，楊日輝要提說過，于化棠怎會不知道。

于化棠一搖頭，宇文及又罵了一聲，道：「楊日輝最不是東西。」

于化棠劍眉一揚道：「前輩此話，在下不敢苟同。」

宇文及道：「你也不是東西。」

于化棠眞有點受不了，臉色微變道：「前輩言重了。」

宇文及道：「你口不應心，自然也不是東西。」

他說得不錯，于化棠實在是有點口不應心，臉色又紅了。

宇文及道：「老夫可說錯了你?」

于化棠對楊日輝只是起了疑心，並沒有證據支持他的疑心，當然他不能就此點頭，只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宇文及道：「不管你是不是東西，老夫倒想借重你一下，你願不願意與老夫合作?」

此人老氣橫秋還在其次，最令人放心不下的是他的來歷，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能够談合作麼?

于化棠正攷慮中，宇文及又道：「你不知道宇文及，可聽說過妙手翻天吧！」

于化棠暗暗一震，忖道：「妙手翻天不是絕技勝過神偷金池的一位丐帮長老麼?這位長老的資格，聽說比前任丐帮帮主還老，後來不知怎樣却被丐帮除名了，他不但是個奇人，也是一個怪人，更是個瘋人。」

所謂「人名樹影」，于化棠也不能例外的大爲吃驚，雙目精光陡射，仔細望了妙手翻天半天，搖了一搖頭，嘴角掀起一抹笑紋……

笑紋方起，妙手翻天一瞪眼道：「你不相信?」

他眞有點不大相信，看他這個樣子連個老花子都不像，只像個脚夫，同時，年紀也不如傳言般老邁……

于化棠只是有點不大相信，而不是眞的不信，其實他已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他要不是妙手翻天，豈能從他懷中將「泰

山石敢當」取去。

憑他這份能耐，要還不相信他就是妙手翻天，除非自己是白痴。

于化棠當然不是白痴，而且還懷極大的戒心，故意一搖頭道：「你要眞是宇文及前輩，得再亮一手給晚輩看看。」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老夫就知道你小子外貌老實，一肚子鬼，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就是那塊「泰山石敢當」的小牌子。

剛才明明已還給于化棠，于化棠也端回懷中，這時，怎麼又回到了他手中。

于化棠愕然回手一摸自己的身上，已是空空如也，足證他手中那塊「泰山石敢當」絕不是另外一塊。

于化棠抱拳苦笑說道：「佩服……佩服！」

妙手翻天道：「你可相信老夫了。」

于化棠點頭道：「晚輩相信了。」

妙手翻天雙掌一合，將手中「泰山石敢當」的牌子震得粉碎，隨手一放，把碎末散落了一地。

于化棠臉色一變，道：「前輩，難道你眞是個瘋子！」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老夫才不是瘋子，一個瘋子還分得出眞假麼！」

于化棠一怔道：「前輩認爲這牌子是假的？」

妙手翻天正色道：「這牌子何止是假的，簡直就是要你命的勾魂令。」

于化棠楞了半天道：「此話從何說起，難道……」

妙手翻天一指那些粉末道：「你仔細看看那些粉末再說話。」

那塊「泰山石敢當」原是烏木製成的，照說烏木應該裏外都是黑色的，可是，那些碎末之中夾雜了一些閃閃發光的白色物質。

于化棠雙眉一皺，對那些白色物質認眞的注意起來。

妙手翻天嘻嘻一笑道：「那是什麼東西，看出來沒有？」

于化棠看不出來，伸出手指去撥弄了一下，但見那些白色物質碰上手指，立時化爲烏有。

同時，于化棠但覺一股奇寒入骨的冷氣，透指而入，冷得一隻右手立時失去了知覺。

于化棠連忙一縮，發出一股眞元內力向右手逼去，才阻止住那股奇冷無比的寒氣，費了半天勁，一隻右手才恢復常態。

于化棠吁了一口長氣，咋舌道：「厲害！厲害！」

妙手翻天冷冷的接口道：「北天山的地底萬年雪精能不厲害麼！」

于化棠駭然呼道：「萬年雪精！」他沒有見過萬年雪精，却聽師父說過這種奇異之物，產於北天山萬丈玄冰之內，着體傷人，能在片刻之間，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凍成冰人，當然，全身經脈也凍死了，爲一般練武之人的最大尅星。

妙手翻天道：「你也知道厲害了吧！只要將這牌子帶在身上，包你不出一個月，你的一身功力就齊化烏有了。」

于化棠對於這一點絕不懷疑，但是他也不完全信服，眉毛一挑，話還沒有出口，妙手翻天已說中他心事道：「別以爲奇寒毒精着體就能警覺，老夫問你，你可發現這令牌有何不妥當之處？」

當然，一點異樣也沒有發現。

妙手翻天道：「天地造物，神奇無比，物物相尅，平衡了天地間的畸形發展，雪精雖然奇寒無比，却透不過經過雄黃煉製而成的烏木，將雪精暗藏於這種烏木之內，封口處代以他物，雪精奇毒便可從封口處緩緩發出，因其量小，中者很不容易發覺，就是有了異感，也不會想到毛病出在令牌身上，等到你明白眞相時，你已成了一個廢人。」

于化棠嚇得全身直冒冷汗，抱拳不迭地道：「多謝老前輩相救之德。」

妙手翻天嘻嘻笑道：「就稱老夫前輩好了，不要加那『老』字了，一老就不中用了。」

「請！請坐！請上坐！」是前倨後恭的入骨實照。

「前輩！老前輩！」額有異曲同工之妙，于化棠的一張臉子，可又紅到了脖子上。

妙手翻天哈哈大樂道：「小子，面皮還嫩得很也！」

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簡直手足無措，只有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來。

兩人笑了一陣，于化棠才自在起來，停住笑聲，訕訕地道：「老前輩……」

「前輩……」

于化棠一笑改口道：「好！前輩，您老怎樣知道這牌子暗含陰謀？」

妙手翻天道：「算你小子命大……」一句話沒有說完，忽然，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話，道：「你可知道老夫平生最愛好的是什麼？」

于化棠那能知道這樣多，可是又不敢搖頭，只有堆起一臉苦笑。

妙手翻天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自己作答道：「老夫平日最愛喝兩杯……。」

于化棠欣然道：「那可好，晚輩也愛喝兩盅。」

妙手翻天一翻眼道：「你可知老夫愛喝的是什麼？」

難道他指的不是「酒」？于化棠又傻了。

妙手翻天微微一笑道：「老夫最愛喝兩杯奇岩名茶……。」

于化棠忽然聰明起來笑道：「啊！晚輩知道了，前輩定是發現那家茶舖某種奇岩絕品，於是……於是……碰巧撞破了他們的詭計。」

妙手翻天哈哈笑道：「小子說對了，那小子茶舖眞有幾種極品名茶，老夫對他們的『雀舌』最欣賞，本來想囊括而去，就因爲發現了他們的陰謀，害得老夫多了一層顧慮，只取了他們一點點，算是沒有空手而回。」

于化棠笑道：「別的東西，晚輩無法補償前輩，至於說到名茶，晚輩將來定然不負前輩之望。」

妙手翻天道：「你懂茶？」

于化棠道：「晚輩略知一二，但家師却是大行家。」

妙手翻天道：「令師是……。」

于化棠一笑道：「徒不言師諱，晚輩只提一點，家師最精煉製『碧海橫舟』，前輩當……。」

妙手翻天驚容畢現的「啊！」了一聲，道：「碧海橫舟！碧海橫舟！眞的會是他……」

于化常舉手作式，截口道：「請前輩心照不宣。」

妙手翻天肅然改容道：「名師出高徒，少俠請恕老夫無禮之過。」

于化棠笑一笑，說道：「前輩，老前輩……。」

妙手翻天哈哈大笑道：「小子，少俠！一報還一報，好快啊！」

于化棠大笑了二聲，忽然心中一動，收斂了笑聲，話聲也低了道：「前輩，此地談話方便麼？」

妙手翻天道：「放心，這裏比任何地方都方便。」

于化棠道：「晚輩請問前輩，前輩可知這『泰山石敢當』木牌的眞正名稱？」

妙手翻天道：「這當然是一種信符，但老夫却未之前聞。」

于化棠點頭道：「理當如此，此令雖已立令三百餘年，這次還是第一次在江湖上出現，所以外人多不知道。」

妙手翻天微蹙雙眉道：「這是……」

于化棠道：「這叫『泰山令』，晚輩憑此令可以學到一種奇絕武功，而辦好一件事情。」

妙手翻天大是後悔，歉然道：「老夫一時性急，毀了你的『泰山令』，這却如何是好。」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前輩無需自責，這面『泰山令』是假的。」

妙手翻天吁了一口氣，道：「這就好了。」

妙天翻天沒有再多問這「泰山令」之事，于化棠也沒再作解釋，但于化棠却舊話重提：「前輩剛才可是說過要與晚輩合作的話？」

妙手翻天點頭道：「是的。」

于化棠道：「請明示，晚輩但能盡力之處，無不遵命。」

妙手翻天道：「老夫默默注意了少俠很久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

妙手翻天接着道：「現在請少俠坦直的回答老夫一句話，少俠願意麼？」

于化棠道：「事無不可對人言，前輩請問。」

妙手翻天道：「老夫聽說少俠與丐帮帮主楊日輝，李百萬三人，已是結了兄弟之義？」

于化棠點頭道：「這是事實。」

妙手翻天道：「面和心不和可否也是事實？」

于化棠道：「晚輩是一片誠意。」

妙手翻天微微一笑道：「現在呢？」

句句話都擊在于化棠心坎上，好像把于化棠的心態變化都看得一清二白。

于化棠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晚輩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妙手翻天道：「好，够了，現在，你再說說老夫到底是如何一個人？」

于化棠那能當着妙手翻天的面揭他的醜：「這……這……」說了半天，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少俠可知道老夫乃是丐帮破門逆徒。」

于化棠當然知道，他還知道妙手翻天之所以被丐帮開革除名，就是害在「妙手」兩字之上。

要知丐帮弟子，向人伸手討錢討飯，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但却嚴戒偸盜行爲，妙手翻天身爲長老，就是手癢難禁，總愛偸偸摸摸，過過手癮，所謂「夜路走得多，終會遇見鬼」，有一次，他終於失風，被前丐帮帮主逮個正着，於是被逐出了丐帮。

也因此，他乾脆以「妙手翻天」爲號，過他的本性生活。

于化棠只好點了一點頭，口中還是答不出話來。

妙手翻天話聲一低道：「少俠可知道老夫更是丐帮的監察人？」

他當然不知道，就是現在聽了妙手翻天的夫子自道，于化棠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愕然道：「是眞的麼？」

「當然是眞的！」妙手翻天臉上昇起一片笑容，作了進一步的說明：「此事只有先帮主一個人知道，現在，是誰也不知道了。」

于化棠道：「那一定有信物爲證。」

妙手翻天點頭道：「少俠說得一點也不錯，這就是老夫的身份證明。」取出一塊小銅牌，遞給于化棠過目。

小銅牌只有寸方大小，一面精工雕刻了一隻眼睛，另一面是一根折得三角形的三節棍。

正反兩面，都沒有任何文字，只是圖形。

妙手翻天接着又道：「丐帮帮主與九位長老，都知道此牌，其他丐帮弟子就一無所知了。」

這倒是很巧妙的安排，由此可見，妙手翻天之被逐出丐帮，完全是一種障眼手法。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前輩就這樣相信晚輩？」

妙王翻天道：「老夫交友以誠。」

于化棠忽然覺得自己的問話太笨了，不由得紅着臉，道：「晚輩是說，前輩無需如此出示前輩的身份！」

妙手翻天道：「其中當然有道理，到時候你就自會明白老夫用心。」

于化棠道：「好！前輩，請說出你的意圖罷。」

妙手翻天道：「請你回到楊日輝和李百萬他們身邊去。」

于化棠作難地道：「只怕很難回去了，晚輩之離開天池小築，態度已經很明顯了。」

妙手翻天道：「他們有什麼不對？」

于化棠一怔道：「這……」他眞說不出他們不够朋友的地方，也說不出他們有何不軌的行爲，要有的話，只能說是自己的心病了。

可是，自己的心病又那能說得出口。

何況，妙手翻天雖然身爲丐帮暗中監察，却也沒有表示丐帮帮主楊日輝有何不是之處，自己更不能信口開河，說出自己

的多心。

　妙手翻天拍了一拍于化棠肩頭道：「你來取『泰山令』就是藉口之一，眞眞假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出南門，此去梁家渡，就可搭上李百萬的綫了。」一揮手，有意要于化棠立刻離開。

　于化棠走了兩步，忽然回身問道：「此後晚輩如何與前輩連絡？」

　妙手翻天忽然脫口而唸道：「天機清曠長生海，心地光明不夜燈。」

　于化棠一怔道：「前輩，你……。」

　妙手翻天大大地喝了一口酒，道：「老夫也認識你那位朋友。」

　于化棠沒有再問什麼話，轉身出了城隍廟，他也沒有回客棧去，就此出南門向梁家渡而去。

　于化棠原想落店，這表示已是下午時分了，他脚程再快，到得梁家渡，已是上燈以後時光了。

　妙手翻天的話，定有道理，先找一家客棧住了下來，然後，找了一家酒樓一方面等變化，一方面塡肚子。

　梁家渡很熱鬧，各色人等都有，酒飯館的生意更是興隆。

　這時，正是上坐的時候，于化棠只能和一位單身客合坐一張桌子。

　酒菜剛送到，于化棠剛擧起筷子，忽然頭頂上炸雷似的有人大喝一聲，道：「于大俠，幸會！幸會！」于化棠既然有心與李百萬會面，自然也恢復了完全的自己，別人認識，並不出奇。

　于化棠嚇得猛一抬頭，原來是生死判管中流。

　于化棠一挺腰要站了起來，生死判管中流已在他一旁坐下來，大聲嚷嚷道：「日前欣聞大喜之日，兄弟却是趕不回來向于兄道賀，失禮！失禮！請諒！請諒！」好大的嗓門，把所有的視綫都吸引過來了。

　生死判管中流一點不在乎，旁若無人的說個不停道：「今日幸會，兄弟作東，以酬前情，酒家，拿酒來，拿好酒來。」直腸子的血性朋友，眼睛裏只有自己的朋友，可愛亦可感。

　于化棠知道在這種直性子人面前不能假客氣，索性一笑道：「小弟領情。」

　生死判管中流大聲道：「好，老弟先敬你三杯。」伸手就端起一隻酒杯，連敬了于化棠三杯。

　其實，這時店小二還沒有把食具送來，他這隨便一伸手，却取用了同桌客人的杯子。

　那客人瞪眼望着生死判管中流却又敢怒不敢言，當店小二把生死判管中流叫來的酒菜送來時，叫住店小二結帳走了。

　那客人的位子與于化棠面對面最好談話，生死判管中流一移身子，就要換坐過去。

　他身子一動，眼前人影一動，已有一人先站在那位子上招呼店小二道：「酒菜來！」

　生死判管中流無心地一揮手道：「朋友，你換張桌子去。」

　「啪！」的一聲，那人伸手一扇，敲落在生死判管中流手腕上。同時，一聲：「無禮之徒！」也從那人口中喝了出來。

　生死判管中流但覺手腕如折，「唉喲！」一聲，痛得一條左手只打顫。

　這是一種特殊手法，才能在生死判管中流身上收到這種效果。

　生死判管中流只是無心之失，而那人却是有心顯露顏色，明眼如于化棠能不一眼就看出來了。

　只是，生死判管中流到底擧止有虧，雖然挨了打，却有出不得聲之苦。

　那是一個年輕公子，手搖白扇，滿面都是冷笑，出手一下就是他用扇子敲的。

　生死判管中流原也是個薑辣般的性子，鐵打的漢子，這輕輕一下，應該沒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有點不對，他一聲「唉喲！」之後，身子一側就靠在桌子角上直不起腰來了，同時，他那條手臂也立時罩上了一層黑霧。

　于化棠心神一震，出指疾落，點了生死判管中流七處穴道，同時取出一顆丸藥，投入生死判管中流口中。

　于化棠忙於救人，還沒有向那少年公子問話，那少年公子已是一聲冷笑說道：「一條手臂，算是告誡這大小子的粗野狂妄。」

　他分明是存心來出頭，話一說完，留下一串冷笑，人就轉身走了出去。

　不錯，生死判管中流有點失態，這也只是江湖人物豪邁的一面，罪不當如此，這未免太過了。

　並化棠劍眉一挑，心中也就有了火氣，冷喝一聲，道：「朋友，給我站住！」

　那公子倒也聞聲站住了，而且轉過身來，嗤笑一聲，道：「要他一條手臂，是便宜了他，你不服氣是不是？」

　于化棠冷笑一聲，道：「在下這朋友只是豪邁粗野，不拘小節，雖有失態，却無大罪，朋友，你這出手就傷人，又是應當的麼？」

　那公子披唇一笑道：「不應當你又如何？」

　于化棠道：「那就在下也向你要點公道。」

　那少年公子哈哈一笑道：「朋友，你也太抬擧自己了，你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是何許人，哼！」

　望也不望于化棠一眼，轉身就走，表示了他極度的輕蔑。

　于化棠右脚一跨而出，縮尺成寸，右手一伸，就落向那公子右臂之上，口中喝了一聲：「照打！」

　那少年公子又是一聲冷笑，道：「這次可是你自己找死！」

　甩肩反肘，手中摺扇反切而上，又是于化棠的腕脈。

　于化棠可不是生死判管中流，而且心中早有準備，又存心還以顏色，手腕一沉，就在那公子摺扇切到之前，指力一落，點在那少年公子肩頭之上。

　于化棠不願在大庭廣衆之中與那少年公子糾纏不清，出手之時，就使出了眞正絕學，指力一落，那少年公子的肩頭一斜，手中摺扇也就力道盡失，自然而然的垂下去了。

　他沒有叫喊，因爲並不大痛，可是他的臉色倏然變得慘白，恨恨的道：「好！

好！好……。」

　于化棠道：「在下不願傷人，但爲了朋友的手臂，只有對不起公子了。」

　「哼！」那少年公子脚下一頓，扭頭出了酒店。

　于化棠回到生死判管中流身前，看了一看他的手臂，這時已是變得烏黑，幸好他出手得快，點了他七處穴道，又給他服了一粒解毒丹，他所中劇毒才未擴散，只是，藥不對症，解不去他手臂所中之毒。

　這時，生死判管中流人已伏在桌上昏睡過去了。于化棠會了帳，把生死判管中流帶回客棧，仔細檢查他的手腕，只見他手腕處還有一枚細如牛毛的小針。

　于化棠取出小針，又在針口劃了一道口子，含了一口烈酒，在傷口用嘴替他吮吸起來。

　于化棠一連吮吸了十幾口，吐出十幾口黑血，生死判管中流的手臂粗腫稍減，生死判管中流人也清醒過來。

　生死判管中流人一清醒，便大嚷道：「于兄，你又救了兄弟一命，兄弟……」

　于化棠搖頭道：「管兄且莫言之過早，小弟對這種奇毒無能爲力……」

　叩門聲打斷了于化棠的話，于化棠喝聲道：「誰？」

　「請開門來，在下送解藥來了。」

　來人取出二粒丸藥，一紅一白，親自給生死判管中流服用了紅色丸藥，然後用白色丸藥捏碎和酒敷在管中流傷口處，片刻之間，生死判管中流傷口流出一灘烏血，接看手臂漸漸轉黑爲白，少了下去。

　來人進門就醫傷，很少說話，這時生死判管中流的毒傷見了功效，他才長吁口氣道：「貴友沒事了，朋友上姓高名？」

　于化棠通了姓名，那人失驚的「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于三爺，在下失敬了。好說，我們可是一家人呀！」

　于化棠一怔道：「朋友是？」

　那人道：「在下張達，家主人碎玉公子張文飛刻下還在李員外別墅作客，三爺正好前往與李員外一會。」他正不知道如何開口才好，現在可有了台階了。

　于化棠可早就動了心機，別看他落在碎玉公子張文飛肩上那一指，初時不覺得疼痛，其實他還沒有走回李百萬別墅就已痛得冷汗直冒，當他到得別墅後，已是痛得殺豬般叫了起來，而且，根本無法止痛，這才心甘情願的派人自動把解藥送來。

　于化棠及想到還有這層關係，自是一笑點頭道：「好，那我們快走一步……管兄，你能走動麼？」

　不待生死判管中流答話，張達已是接口道：「管大俠服過解藥，已然無碍，可以走動了。」

　生死判管中流哈哈一笑道：「李百萬的別墅我知道。」當先出了客棧。

　進入李百萬別墅，尚未入室，但聞陣陣慘號之聲透戶傳來。

　張達急得猛催道：「三爺請快，家公子可受不了啦！」

　張達領先衝進房內，忍不住嚷道：「好了，好了，于三爺來了。」

　房中可眞圍了不少人，李百萬就站在碎玉公子張文飛床前，一聲于三爺已令他一怔，眼前人影一幌，于化棠先在碎玉公子張文飛身上拍了一掌，止住了碎玉公子張文飛的慘號，定住身形，李百萬才看清于化棠。

　這時，于化棠已是欠身行禮，叫了一聲：「二哥……」

　李百萬想笑又想哭，搖了一搖頭，道：「老三……」

　「別怪于三爺，事情可有個是非曲直，要怪只能怪我管某人。」生死判管中流慢得一步，這時才趕入房中。

　于化棠的手法可神妙到了極點，碎玉公子張文飛不但着掌停止了哀號，而且也一翻身站了起來，眼中雖然冒着怒火，當前情勢可也瞭然於心。

　他當然不笨，丟過一次臉，總不會再丟第二次的，態度表現得奇佳地哈哈一笑，說道：「誰也不能怪誰，該怪的是小弟我……」

　接着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小弟張文飛向于兄陪禮認罪！」

　于化棠窒了一下，在這方面，他却有點自認不如張文飛了。

　李百萬朗聲大笑道：「該怪的還是在下我，我要早給你們引見，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麼！哈！哈！哈哈！擺酒！擺酒！小弟向張兄和管兄陪禮。」

　酒能熱臉，火能和心，不管心裏眞實情形如何，表面上是一團和氣了。

　時間已不早，杯酒言歡之後，各自回房休息。

　李百萬送于化棠進入客房之後，又吩咐侍童送上了香茗，兩人面對面只沉默了有頃，李百萬嗽咳一聲，道：「老三，聽說你又把金瑛甩了，爲什麼？」

　于化棠道：「不爲什麼。」

　李百萬道：「老三，你是言不由衷，除非是瘋子，能沒有理由麼？」

　于化棠道：「常言有道『清官難審家庭事』，二哥，有理等於無理，說了豈不等於白說。」

　李百萬道：「老三，你是男子大丈夫，拜了堂，就得負責到底。」

　于化棠一笑道：「二哥，你們看得太嚴重了，其實，小弟對金瑛也沒有什麼，只是離開幾天而已。」

　李百萬道：「離開幾天而已，你倒說得眞輕鬆，你可知道金瑛可傷心透了？」

　于化棠道：「她要小題大做，自己想不開，那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李百萬一嘆道：「你可知道，你走之後，她尋死覓活，現在已在廬山大眞庵出家了。」

　于化棠心中暗吃了一驚，表面上還是那樣淡淡道：「這樣也好，一了百了。」

　李百萬皺眉道：「聽你口氣這樣漠不關心，難道你們之間沒有過絲毫情義？」

　于化棠緩緩的搖頭道：「不談了。」

　李百萬面色一正，道：「老三，金瑛到底有什麼不對，你也要說個明白，我們也好向金瑛有所交待。」

　于化棠說道：「二哥，你不必庸人自擾了，金婆婆有什麼事，叫她來找小弟好了。」

　他的態度眞絕情得叫人生氣，生氣又能如何，總不成就此和他反臉，李百萬長

嘆一聲，道：「好吧，今天你避不談金瑛的事，以後，你也別想再提她了。」

于化棠道：「當然，小弟記下了。」

李百萬心裏有點生氣，也覺得太是無趣，訕訕的一笑，道：「好，你好好休息吧，我有點累，也要睡了。」

于化棠一笑道：「你這樣的心情，能睡得着？」

李百萬道：「睡不着也比話不投機的好。」

于化棠笑道：「二哥，你生小弟的氣了？」

李百萬道：「何止生你的氣，簡直要被你氣死了。」

于化棠道：「這多划不來，我們不談金瑛，談談別的好不好？」

李百萬本已站起了身子，有了走的準備，這時搖頭一嘆，又坐了下去，道：「老三，也許大哥和我對你都看走了眼。」

于化棠道：「那得從那一方面說，人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啦。」

李百萬道：「你這話說得也是。」

于化棠道：「二哥，小弟心中藏了一件事，想請教二哥，不知二哥願不願意相告？」

李百萬道：「二哥是有什麼話說什麼話。」

于化棠知道他餘怒未息，笑了一笑，道：「小弟想知道的事，也許二哥和小弟一樣『待查』。」

李百萬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你在用『激將法』！」

于化棠又說道：「也許二哥早就知道了。」

李百萬道：「二哥是蠟燭，不點不亮，你最好直說吧。」

直說就說吧，于化棠一挑劍眉道：「金銀花是什麼意思？」

李百萬一怔道：「什麼金銀花？」

于化棠一直注意着李百萬言談間的心理反應，他回問的態度好像非常正常，不像是做作，於是語氣一緩，說道：「二哥，應該記得小弟婚禮上那對起火自燃的大金銀花吧！還有小弟洞房中也有一對小金銀花。」

李百萬道：「金花銀花，這是祝你富貴吉祥呀！」

于化棠一笑道：「不是吧。」

李百萬道：「要還有別的說法，二哥就不知道了。」

于化棠道：「話也許像二哥說得那樣簡單，事實只怕不盡然了，譬如說，天池小築引道兩旁，一邊排列的是白色銀杏，一旁排列是黃色的金盞花，又是一黃一白金花銀花，二哥，你不會說是巧合吧？」

于化棠不是三歲小孩子，李百萬也說不出騙小孩子的話來，但他却一怔道：「有這等事？」

于化棠冷笑一聲道：「房子不是你和大哥送的？」

李百萬道：「銀子都是我出的，事情是廖化辦的，老三，二哥分身乏術，請你原諒二哥不能事事兼顧。」

于化棠追問這些事情，目的不在分辨是非，只是表示某種姿態，接着微微一笑，說道：「二哥，你說這是不是有點使人多心。」

李百萬一皺雙眉道：「你懷疑廖化有着某種用心，不會吧，廖化辦這些事情前，也許有過一番計劃，你的多心只是因爲禮堂上的金銀花和你房中的金銀花都起火焚去，如果不發生那一件事，你的想法就不一樣了，但，那二件事的發生，並不能加罪到廖化頭上呀！」

金銀花二次起火燃燒，當然有原因，而且那原因于化棠早已瞭然於心，那就是有人在金銀花之內動了手脚，要不是有人助了一臂之力，將二處金銀花毀去，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察言觀色，李百萬要不是唱做俱佳，就是一無所知，話到如此，也就差不多了，于化棠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什麼了。

可是，李百萬又點了一下頭道：「當然，這件事也不能就此算是過去，二哥會弄個明明白白的……老三，你和金瑛的事是否與此事有關？」

于化棠笑一笑道：「我們說過不談金瑛……」

李百萬說道：「我們不是談金瑛，是談……」

于化棠道：「够了够了，今晚什麼都不談了，你也請回去休息吧。」

于化棠送給李百萬一個問題之後，把李百萬推走了。

李百萬回到自己房中根本來不及思索于化棠送給他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又等在他房中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已等在他房中，而且臉色又不大好看。

李百萬微微一怔，道：「張兄，有何見教？」

碎玉公子張文飛懷中取出一塊銀色牌子托在手中道：「李兄可見過這令牌？」

令牌的正面，正是一株銀花。

李百萬搖了搖頭道：「兄弟孤陋寡聞，尚請張兄指教？」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這叫銀花令，身懷此令者便是銀花使者。」

李百萬道：「啊！原來如此，那麼張兄是銀牌使者了，失敬！失敬！但不知張兄代表何門何派？」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金銀帮。」

李百萬一臉茫然之色，跟着道：「金銀帮？」

碎玉公子張文飛答道：「正是，『金銀帮』！」

李百萬道：「這倒是初聞初見。」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本帮創帮伊始，正在廣納人才，李兄如果有意參加本帮，目前就有一個最好的機會，不知李兄意下如何？」

于化棠正在追求金銀花之事，現在銀花出現了，可不眞給了于化棠一個最好的機會。

李百萬心中暗喜，哈哈一笑道：「張兄，有蒙青睞相加，兄弟是受寵若驚，但不知貴帮帮主是那位前輩？」話聲中暗含眞元內勁，已透出重門之外，送到了于化棠房中。

于化棠聞聲一凜，立時展開身形，輕快無聲的到了李百萬書房之外。

碎玉公子張文飛居然毫不隱瞞地道：

「本帮帮主姓杜，單名一個『絕』字。」

李百萬失驚叫道：「和合神君！是他呀！」

碎玉公子張文飛微微一笑道：「正是他老人家。」

李百萬隨之又換了一副迷惑之色道：「他……他不是已經死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他老人家怎會死，你想必是做了一場白日夢了。」

李百萬搖頭道：「不可信，不可信，眞正的不可信。」

碎玉公子張文飛又說道：「不可信的事還多啦！你道丐帮楊帮主在本帮是什麼身份？」

李百萬愕然道：「楊大哥也是貴帮的一份子？」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本帮人才濟濟，楊帮主身爲本帮一份子，並不爲奇，而他在本帮的地位，也只是排名第十三位的副帮主而已。」

李百萬「啊！」的一聲道：「他這樣差勁麼？」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不是差勁，實在是本帮比他更有身份的人太多了。」

李百萬道：「那麼在下在貴帮能得到什麼地位？」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李兄如果能好好利用這次機會，再加上楊副帮主的提携，少不了李兄你一個銀牌使者的尊榮。」

李百萬冷笑一聲：「哼……」一臉不屑之色。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李兄，你不要看不起小弟這銀牌使者，本帮除了帮主副帮主之外，就數銀牌使者地位最崇高了，受命在外，如同帮主親臨，那可是風光已極。」

李百萬搖了搖頭道：「沒有興趣。」

碎玉公子張文飛伸手遞給他一封信函道：「楊副帮主有信函一封，李兄請先過目。」

眞是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親筆字：「盼携三弟速來相會。」

碎玉公子張文飛接口道：「你能把于三俠送到本帮總壇去，便是大功一件，而銀牌使者的身份也就到手了。」

李百萬道：「可惜，兄弟不想當什麼銀牌使者。」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你也不聽楊副帮主，你們楊大哥的話？」

李百萬道：「兄弟自然聽話，前往與楊大哥相會，至於于老三去不去，那是他自己的事，兄弟無能爲力，也不願意表示任何意見。」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你一定要把于老三送到本帮總壇去，不然，嘻嘻……」

「不然，怎樣？」于化棠跨步走了進來。

碎玉公子張文飛笑道：「于兄來得正好，小弟正有話向于兄說明。」

于化棠道：「不要說了，在下都知道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臉色倏變道：「于兄，請不要誤會，兄弟只是奉命前來請客，表示敝帮主對于兄的誠意，于兄接不接受，于兄儘可慢慢攷慮……。」

「嘻！嘻！不過，兄弟可以先給于兄透點口風，于兄一去麼，那好處就說不盡了……。」碎玉公子張文飛把話分二次說完之後，還拖了一個尾巴。

于化棠揮手道：「說不盡，那就不要說了，請先回吧。」

碎玉公子張文飛吃過于化棠的苦頭，對他打從心裏就有些害怕，連稱了幾聲：「是！是！是！是！兄弟就這樣告辭，于兄和李兄好好參詳，令盟兄楊副帮主對二位望眼欲穿，還望二位早日決定，早日啓程……。」

于化棠劍眉一軒，不大客氣的道：「張兄，你的話有完沒完！」

「完了！告辭！告辭！」碎玉公子張文飛在于化棠面前，可一點也不威風。

碎玉公子張文飛離開之後，于化棠叫了一聲，道：「二哥，你們不是把和合神君除去了麼？」

李百萬訕訕的一笑道：「二哥也糊塗了，誰知道他是眞死假死。」

于化棠道：「大哥又怎樣成了他的副帮主呢？」

李百萬道：「這更叫人莫明其妙，我和大哥分手，還不到五天哩！」

于化棠道：「看來我們只有前去一趟了。」

李百萬道：「其中只怕有詐。」

于化棠說道：「大哥的親筆信可假不了。」

李百萬道：「這封信也許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書。」

于化棠點頭道：「有此可能，尤其如此，我們更應該去，不過二哥你就不用去了。」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是什麼話，難道……」

于化棠道：「二哥，你會錯了小弟的意思，你雖然不用去，可也閒不了你，咱們三兄弟，兵分三路，二哥你是第三路，打接應，和丐帮連絡，都是你的事。」

李百萬道：「好，我們就此決定。」

第二天，李百萬、于化棠和碎玉公子張文飛三人再相聚在李百萬書房之內。

李百萬說了一番不能同行的理由，于化棠即一口答應去「金銀帮」作幾天客。

碎玉公子張文飛大喜道：「于兄，什麼時候可以動身？」

于化棠道：「悉聽尊使。」

碎玉公子張文飛道：「我們立時上路，小弟帶領小弟的人先去一步，在溫家圳相候于兄。」

于化棠點頭道：「好，張兄請。」

碎玉公子張文飛欣然而去。

虛與委蛇　伺機而動

于化棠沒有告之生死判管中流，却在離開時與生死判管中流碰個正着，生死判管中流面現不悅之色道：「于兄，有什麼事，把兄弟也撇開了。」

于化棠道：「對不起，在下有一件事，要先走一步了。」

生死判管中流道：「不知是在下高攀不上于兄？還是于兄有點看不起在下？好！于兄你請。」不滿顏色完全擺出來了。

直腸之人，就是這樣直來直往，眞叫

人有點受不了。

于化棠問道：「你一定要去？」

生死判管中流道：「事因兄弟而起，兄弟當然要去。」

于化棠道：「管兄，你以爲在下到那裏去？」

生死判管中流道：「當然知道，因爲張文飛也把在下算進去了。」

碎玉公子張文飛這小子存的是什麼心，居然把他也約同去了，于化棠一笑道：「咱們是同路人了，請恕在下失禮。」

生死判管中流哈哈大笑道：「妙啊！妙啊！這一着眞妙！」

于化棠一怔道：「管兄，你是在說什麼？」

生死判管中流笑道：「在下一生不知道使用心機，現在學着用用心機，倒是妙不可言。」

于化棠啞然笑道：「你在用心機？」

生死判管中流雖然用了一點心機，却忍不住心底高興，馬上就把實情和盤托了出來：「其實張文飛那小子倒沒有直接約在下，是在下見他們鬼鬼祟祟交談，偷偷聽了他幾句話，想不到眞還唬住了你。」

于化棠莞爾道：「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

生死判管中流道：「誰耐煩仔細打聽，反正他們不打算幹好事就是……。」

接着眉頭一皺又轉向李百萬道：「員外，你怎會交上這樣的朋友？」

李百萬能說什麼哩！訕訕的笑道：「武林四公子的名頭不小啊！」

生死判管中流「呸！」了一聲：「確實不小，哼！」看他的表情，他還不屑於和他們結交啦！

于化棠道：「管它，要走，咱們就上路吧。」

路上有人談話，總比一個人悶悶的走好。

只是生死判管中流忽然問了于化棠一句話，很教于化棠愕然：「聽說，你把金姑娘甩了？」

于化棠愕然之外，更不知怎樣說話才好。

生死判管中流一掌拍在于化棠肩頭道：「在下想你一定有理由，不會無緣無故就甩她吧！有錢的妞兒脾氣最怪，她也分不出什麼好壞，最難侍候，你甩她兄弟眞有點不相信，是不是她把你趕出來的？」

直腸子人居然說出這種教人啼笑皆非的話來，于化棠只有皺着眉頭苦笑。

生死判管中流還以爲自己說中了于化棠心事，一片好心的道：「于兄，男子大丈夫，提得起，放得下，天下女人多的是，兄弟知道一個天下最最好的姑娘，改天兄弟一走……一定……」

說着，說着，他的眼睛忽然定在前面一個大姑娘的背影之上，嘴巴一張，却叫不出聲音來了。

于化棠一手壓在他穴道上，輕聲道：「管兄，我們有自己的事，別拖累了別人吧。」

生死判管中流在于化棠鬆手之後吁聲道：「兄弟說的就是她呀。」

于化棠道：「那就更不能驚動人家了，咱們落退幾步吧，對！那邊路旁有家飯舖，咱們去喝二盅去。」

有酒勝過千言萬語，生死判管中流不自覺的嚥了一口口水道：「對，咱們也該吃中飯了。」

飯舖生意不壞，只剩下一張空桌子，他們落座時，身旁忽然多了一個人……。

就是那個他們口中的大姑娘，大姑娘沒有金瑛那樣美，却長得好甜好甜，教人一見就覺得心裏舒坦。

她對着他們驚愕的臉兒，調皮的輕輕一揚眉兒道：「管大哥，今天是吃定你了，你想跑也跑不了。」

生死判管中流哈哈大笑說道：「對極了，眞是跑也跑不了，于兄，眞該你請客了。」

于化棠眞怕他口沒遮攔，說出叫人臉紅的話來，一笑點頭道：「姑娘請坐。」

生死判管中流一指于化棠道：「于三哥，于化棠……」

那姑娘眼睛一亮，欣然道：「久仰，久仰！小妹羅雯君，幸會！幸會！」

生死判管中流搶口道：「羅大妹還有個外號，比名字更響亮，更好聽……。」

羅雯君嬌喝一聲道：「管大哥……」

生死判管中流笑哈哈的道：「于老三不是外人，說說沒有關係，于兄，你也許聽說過，羅大妹就是『天香紅綫』！」

羅雯君秀臉一紅，道：「見笑方家了，管大哥，你今天怎樣呢？」

好像話特別多。

生死判管中流笑道：「不怎麼樣，就是高興而已，今天我要敬你們三杯。」

羅雯君含笑道：「管大哥，你說錯了，今天我們該敬于三哥三杯才是，補賀于三哥的新婚之喜。」

生死判管中流哇哇大叫一聲：「對！對！對！該敬！該敬！」

于化棠暗中吁了一口氣，這一來，他就想胡言亂語也不致造成尷尬的場合了。

吃完了，喝足了，該上路了，羅雯君一揚眉兒道：「兩位何往？」

生死判管中流脫口道：「我們到溫家圳去。」

羅雯君笑道：「敢情好，小妹也是去溫家圳。」

于化棠暗中皺着眉頭，一言不發。

生死判管中流却是欣然道：「好極了，路上有三個人談話，我就不用老想話題了。」

說得也是，不會說話的人，想話題說話，可是一件大苦之事。

羅雯君本來是個很會說話的小黃鶯兒，誰知在路上她也很少說話，比生死判管中流與于化棠兩人同行時能談的話還少。

到了溫家圳，生死判管中流忽然改變了主意，向于化棠一抱拳道：「于兄，你請，小弟不奉陪了。」

于化棠並不願意拖他下水，他能自己離開，自是最好不過，笑臉一開道：「請便！請便！」

當生死判管中流遠去了後，于化棠忽然又心中一動，忖道：「他不會自不量力，要給我打擾應吧？……。」

正當于化棠猶疑之際，身前走來一人，欠身道：「家主人有候于大俠多時，于大俠，請！」

來人年紀不大，不過二十左右，很有禮貌，顯然是受過很嚴的訓練。

于化棠隨着那人追入一座大宅第之內，廳中巳經點了燈光。

燈火輝煌之中，最打眼的是一個滿身珠光寶氣的美麗女人，于化棠看得一怔，滿頭霧水……。

她，就是和他演過一齣假戲的小紅。

小紅原來是個十分可憐的小女人，現在好像飛上枝頭，烏鴉變成了鳳凰。

于化棠人到廳前一楞，小紅巳花枝招展的迎了上來，大大方方的歡迎道：「俠駕光臨，蓬蓽生輝，小妹有失遠迎，有請于兄諒宥。」

談吐也文縐縐的高雅來了。

于化棠最怕這種假正經的場合，敷衍嗎，心非所願，不敷衍嗎，又顯得自己修養不够，手足僵硬的抱了抱拳道：「小弟不知是姑娘，失禮！失禮！」

小紅嬌笑道：「于兄，別客氣了，我們到裏面說話去。」也不替于化棠介紹廳中其他的人，伸出玉手，拉着于化棠的手，在衆目睽睽之下，請于化棠進了內堂。

內堂燈影搖紅中擺好了一桌酒席，四個如花似玉的女侍分列四方，迎着他的到來，一齊躬身行禮。

俗語說：「僕人眼睛裏沒有英雄。」

小紅再怎樣充排場，她是怎樣一個人，于化棠心裏有數，在她面前絕不會有高不可攀的自卑感。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小紅……。」

小紅道：「小妹現在不叫小紅了。」名字巳不叫小紅，自稱又成了「小妹」，她眞升了級了。

于化棠含笑抱拳問道：「請問如何稱呼？」

小紅原姓楊，芳名是如柳，于化棠乾脆連楊姑娘都不稱，叫她自己說。

小紅笑哈哈地道：「別人現在都尊稱小妹『七夫人』，于兄，我們是老朋友，你還是叫小妹如柳好了。」

于化棠笑着說道：「禮不可失，七夫人！」

小紅嫣然笑道：「七夫人雖然尊貴，可不親切，小妹最喜歡聽你叫我如柳。」

于化棠搖搖頭，說道：「這個化棠不敢……。」

小紅向那四個侍女一揮手，道：「你們退下去！」

四侍女頭也不抬的退走了，小廳之內，只有于化棠和小紅了。

小紅身子向于化棠身上一偎道：「于大哥，我要你叫我如柳嘛！」

于化棠雖然不是柳下惠，却也不是色情狂，也不知怎的，她只微一撒嬌，于化棠只覺心中一蕩，居然順着她叫了一聲：「如柳。」

小紅整個人投入了于化棠懷中。

于化棠還沒有開始喝酒，當然不會醉，但他却確是醉了，被小紅身上發出來的一種奇香薰醉了。

于化棠畢竟不是普通人，暗中吸了一口眞氣，便穩住了那股蕩漾春波。

搖了一搖頭，輕輕推開了小紅，輕嘆一聲，道：「小紅，身爲七夫人，手段又更高明了。」

小紅春花般一笑道：「小妹努力上進，爭到了七夫人的身份，在你面前還是不行。」

于化棠移開身子，道：「小紅，我想吃點東西。」

小紅一笑道：「你就這樣看不起人，還叫我小紅。」

于化棠道：「七夫人的稱呼，太高貴了，在下高攀不上，如柳嗎，雖然親近，但不眞摯，唯有叫你小紅，在下心裏才踏實，才有信任感，小紅，我最喜歡的名字，還是小紅。」

小紅若有所見的怔了一怔，臉色微現異樣的道：「你是感慨呢？還是鼓勵？」

于化棠覺得小紅能問出這種話來，足見她還沒忘記自己從前所說的話。

于化棠道：「我一直沒有忘記你過去對我的幫助。」

小紅道：「你肯不肯再接受小妹一次幫助？」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小紅，你……你……」

小紅做了一個小聲的手式，輕聲說道：「你今天的處境，與過去並沒有什麼不同。」

于化棠道：「至少，我抽身而退的能力還有。」

小紅道：「你願身入寶山空手回？」

于化棠道：「你能在那一方面幫助我呢？」

小紅道：「我能幫助你在幫主面前建立信用。」

于化棠猶豫着沒有明確表示。

小紅輕聲細語道：「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投入本幫，可是一件天大的大事……。」

于化棠點點頭道：「好，我接受你的誠意。」

小紅嫣然一笑，倒了三杯酒，道：「于大哥，我們共賀一杯。」

于化棠相信小紅，可也沒有完全放鬆戒心，酒是慢慢的喝，邊喝邊用功力 它逼向左手，以防不測。

三杯酒過後，于化棠暗暗吁了一口氣，酒中無毒。

小紅勸酒餵菜，很親切的招待着于化棠。

酒飯過後，小紅請于化棠進入她閨房，道：「今天小妹陪你在這裏休息。」

于化棠苦笑道：「咱們還要做一場假戲？」

小紅小臉一紅道：「假戲不必演，相處一室，則大有必要，如果大哥還看得起小妹，小妹樂於侍候大哥。」

于化棠道：「我不是僞君子，但我不願意破壞我們眞摯的友情，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小紅潸然淚下，道：「我懂，我也謝謝你對我的這份友情！」

神色怡然，替于化棠送上一杯香茗，道：「小妹陪大哥作長夜清談。」

長夜清談還沒有開始，外面巳隱隱傳來喝罵之聲，接着房外也響起了侍女們的叱喝之聲。

一聲：「找死！」只聽咚！咚！咚！三聲連響，侍女們的聲音立斂……

小紅一震道：「來人身手奇高……」

于化棠心中一動，道：「我們……」

話聲未了，房門已經被來人一掌震開來。

房門開了之後，果然是新近認識的羅雯君。

于化棠雖然心理上早有準備，但還是不免一怔道：「羅姑娘，是你！」

羅雯君目光連閃，臉上現出一層悔意，訕訕的道：「啊！對不起，小妹找錯了地方。」

小紅輕聲道：「這是一件好禮物。」

于化棠在羅雯君轉身之際，已先一步，搭在她前面。

好快的身法！羅雯君駭然退了一步，道：「于兄，你……。」

于化棠說道：「你沒有走錯地方，請吧！」

羅雯君雙眉一挑，杏目一睜，道：「于兄，小妹對你好失望。」

于化棠道：「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羅姑娘，人要臉，樹要皮，你不該看到我們。」

羅雯君咬了一下銀牙，道：「于化棠，你要怎的。」

于化棠道：「請你入夥。」

羅雯君原是空着雙手，沒有動用兵刃，這時一探腰際，取出一條紅白相纏的軟鞭，冷然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小妹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留下我。」

于化棠哈哈笑道：「羅姑娘，在下就憑一雙空手，領教，領教稱絕江湖一時的『如意索』。」

原來這不叫軟鞭！

羅雯君身懷「如意索」，平時眞還沒有使用過，震於于化棠剛才露了一手奇快的身法，迫使她只有取出「如意索」了。

「如意索」是她師父止水庵主行道江湖時稱絕一時的蕩魔法器，隔時已久，江湖上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

于化棠居然一眼就認了出來，而且口出大言，羅雯君心中難免犯起了嘀咕。

就當她心神稍分之際，于化棠却無聲無息的身形一幌，欺身而上，右手一探，抓向羅雯君手中「如意索」。

這樣出手，簡直是小人行徑。

但這種小人行徑，却理寓奇襲的至理，羅雯君心中一慌，手中一慢，十成工夫使不出二三成。

于化棠一招點先，奇招連環而出，只見羅雯君揮動了四五下「如意索」，却使得半點也不如意。

動手的速度，奇快無比，動手的時間也奇快無比，小紅站在一旁，只覺一眨眼間，沒有看出幾招，于化棠與羅雯君之戰已經結束了。

「如意索」到了于化棠手中，羅雯君一臉錯愕之色僵立在當場。

她不僅心理上大爲震駭，行動上也失去了自由。

四個侍女，還倒在廳堂之內，于化棠屈指虛彈，隔空打穴，把四女穴道都解開了，接着淡淡的向四女一揮手道：「把羅姑娘請出去，好好接待她，不可失禮。」

儼然主子身份，看得羅雯君只差眼中沒有冒出火來。

「誰敢動她！」生死判管中流終於殺進來了，他衣衫零落，身上已經帶了好幾處傷，但他悍不畏死，無人可擋。

于化棠移步擋住生死判管中流，猛喝道：「管兄，你最好少管兄弟的事。」

生死判管中流雙目圓睜，大吼道：「于化棠你這狗東西，騙得老子好苦，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雙判同時遞出，直取于化棠。

過去，生死判管中流曾和于化棠有過百招不敗的紀錄，生死判管中流敬的是于化棠的人，不是他的武功。

這時看透了于化棠爲人的念頭一起，舊恨隨之復發，自己老婆兒子準是這小子殺害的。

新仇舊恨交集心頭，生死判管中流手中雙判可充滿了殺氣，大有立斃于化棠之勢。

說來，也眞叫人難以相信，過去能硬拚硬鬥的對手，今天一搭上手，情形竟全不是那回事了，于化棠賊滑得叫他挨不上衣服，一個失手，于化棠身形一轉，在背後手搭在生死判管中流肩頭上，五指一落，便扣住了他左右「肩井穴」。「肩井穴」被扣，生死判管中流只差雙判沒有跌落地上，力道是半點都發不出來了。

于化棠就這樣叉着生死判管中流的身子走向廳外，接着向外面一送，喝道：「去你的吧。」

生死判管中流的身子被推了出去，身形一落地，生死判管中流大吼出聲，欲待反身撲了回來，這才發現他的雙手抬不起來了。

雙手穴道被制，縱有拚死之心，也無拚死之力，恨得他鋼牙猛挫，只得長身飛躍，大號而去。

回到房中，于化棠道：「小紅，羅雯君是留下來了，她有什麼價值？」

小紅道：「你知道她叫羅雯君，怎會不知道她的身份？」

于化棠道：「我們今天才認識……」

小紅酸溜溜的道：「今天才認識，就捨死忘生的來救你，這份心意呀！要是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于化棠一笑道：「廢話少說，她是什麼身份？」

小紅道：「君山逸士羅公亮的掌上明珠，雲英未嫁的女兒之身。」

于化棠道：「你對她有何打算？」

小紅道：「我們上面那位對君山逸士很有興趣，但君山逸士却是拒人千里之外，他這寶貝女兒是不是很有價值。」

于化棠道：「你可知道我的想法？」

小紅笑道：「于大哥，小妹要連這點都看不出來，又怎能青雲直上，當到七夫人？」

于化棠道：「說吧。」

小紅道：「利用她表示表示你的心意是可以，但不可傷害她。」

于化棠道：「不僅如此，人一到地頭，你就要想法子把她放走。」

小紅道：「這……可是困難得很。」

于化棠道：「這一點我很認眞。」

小紅勉強地道：「小妹盡力就是。」

金銀幫的總壇設在頗有名氣的龍虎山，說起龍虎山，首先敎人想起的就是張大

眞人張天師，這裏就是張天師的產業，想不到金銀幫的總壇就設在龍虎山。

金銀幫的總壇不但設在龍虎山，而且，就在天師府附近。

幫主和合神君杜絕不在總壇，于化棠被安置在賓館欵待。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第一個來看于化棠，劈頭便問道：「老二怎麼沒有來呢？」

于化棠道：「這是小弟的意思，要他不要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跌足道：「他不來，我們又失去一個機會了。」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不惜以一大幫幫主的身份屈居金銀幫第十三號副幫主，當然其中必有深意。

于化棠欷然道：「這個，兄弟却沒有想到。」

神手擎天楊日輝臉色一和，笑道：「你又沒有未卜先知之能當然不能怪你。」

于化棠忍不住又追問道：「二哥之來，很重要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點點頭道：「很重要，他如果不來，愚兄這次計劃只有暫時取消了。」

于化棠又試探着問道：「大哥的計劃是……」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愚兄放着丐幫幫主的身份在他手下當一名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你道愚兄是瘋子麼！」

于化棠道：「小弟一聽大哥當了他們的副幫主，就知道其中必有深意，不過小弟想到杜絕詭計多端，歷次免脫，這才請二哥暗中接應。」

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一笑，說道：「接應之事何勞賢弟煩心，這次愚兄早有安排了。」

似乎話題越說越遠，于化棠收回話鋒道：「小弟倒眞想不出二哥會妨碍大哥計劃的進行。」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我兄弟相處時日尚短，你那裏知道你二哥除了家財萬貫之外，他更是當今有數的大建築設計師之一。」

「這……這……」于化棠一時還沒有想通。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你道愚兄打入金銀幫的眞正目的何在？」

于化棠不加思索地道：「當然是消滅金銀幫。」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要消滅金銀幫，憑愚兄的丐幫弟兄，加上賢弟你和老二的力量，應該不會有多大問題。」

于化棠微微一笑，但沒有插嘴。

神手擎天楊日輝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但那樣強攻硬打，我們只能把杜絕置於死地，却無法查出他心中之秘。所以，愚兄只有半眞半假的受制於他，以伺良機。」

于化棠道：「大哥要二哥來，可是已經找到了他的心中之秘。」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已畧有眉目，只要老二一來，偷進他的一處密室，印證一番，就大功告成了。」

于化棠道：「那麼現在快通知二哥趕來吧。」

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道：「來不及了，杜絕明後天就要回來了，只有再等機會了。」

「啊！」于化棠忽然想起了羅雯君，要放走羅雯君可正是時候：「大哥，小弟想見見七夫人小紅，有辦法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你們不過剛剛分手，就念着她了。」

于化棠道：「大哥想到那裏去了，小弟是有正事要找她。」

神手擎天一臉不相信之色，道：「她的正事就是陪人上床。」

于化棠賴得分辯，索性把要釋放羅雯君的事說了出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眼睛都亮了起來，說道：「那羅雯可是君山逸士羅公亮的獨生女兒？」

「正是她！大哥認識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愚兄不認識她，但她可來得正好。」

「來得正好。」于化棠眞不明白神手擎天楊日輝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她來了，就可代替你二哥了。」

于化棠算是明白了神手擎天楊日輝的意思，但仍不免皺了一皺眉道：「難道她也懂得建築之學？」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君山逸士羅公亮和你二哥是同門，羅公亮只有她這個女兒，自是父傳女受了。」

于化棠一嘆道：「小弟可能又把事情弄砸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吃緊地道：「你對她怎樣了？」

于化棠道：「她本是救小弟的，小弟可把她氣苦了，她那會再幫我們的忙。」

神手擎天楊日輝吁了一口氣道：「氣氣沒有關係，有理說得淸，你等等，愚兄就去把她帶來……」話還沒有說完，人已閃身而去。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過是排名第十三的副幫主，于化棠眞懷疑他有權力把羅雯君帶來。

事實上，神手擎天楊日輝不但把羅雯君帶來了，而且還來得非常快，于化棠的椅子還沒坐熱，他就帶着羅雯君來了。

「請坐！」虧了心的人，總是壯不起胆子來，于化棠笑得尷尬，「請坐」兩字，說得只怕只有自己才聽見。

羅雯君當然不會有好面色，冷冷的道：「不用，站着好活動筋骨。」

于化棠但覺一窒，說不出話來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輕咳了一聲：「羅姑娘，」把話接了過去，「待在下先給羅姑娘一個自我介紹，在下丐幫楊日輝！」

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的名號確實有點震耳，羅雯君就形之於顏色的震了一下，望着楊日輝道：「您就是楊幫主？」

神手擎天楊日輝笑着道：「不是楊某人托大，照我們老二的關係說，算是長了姑娘一輩，該是姑娘的楊叔叔。」

羅雯君師父止水庵主的江湖輩份却不小，這時楊日輝擺出了長輩的身份，却有點敎她難以甘服，依然辭色不善地道：「階下之囚不敢高攀。」

神手擎天楊日輝微微一笑道：「羅姑

娘，請你先回答我一句話，你想想丐帮弟子可有不仁不義之人？」

羅雯君道：「有。」

神手擎天楊天輝一怔，道：「請舉證事實。」

羅雯君道：「你！」

神手擎日楊日輝可笑不出來了，愕然道：「我？」

羅雯君「哼！」了一聲，道：「兩位既然知道雯君的身份，還如此對待雯君，豈非不仁不義。」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笑道：「姑娘，你說得不錯，但事實上你却是錯了。」

「我錯了，哼！」當然不會認錯，羅雯君一揚螓首，用態度表示了她的堅決。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說實在的，我們是請你來帮忙，用這種方法請你，就不會引人注意了。」

羅雯君秀眉一蹙道：「我不相信。」

口中說不相信，語氣可軟和多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們是虛與委蛇，實有大計，一個區區金銀帮，豈能把我屈居於十三副帮主之位，有請姑娘前來，其目的就在想乘他外出之際，進入他一問秘室，瞭解他的海底機密和一切安排，然後，一舉掃蕩他們。」

羅雯君又興奮又激動的「啊！」了一聲；「楊叔這樣看得起侄女，侄女眞是太高興了，楊叔有何差遣，但請吩咐。」

這種大事情，選中了她，誰能不又驚又喜。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和合神君杜絕在本山山腹之中建築了一問秘室，他的一切機密，都在那秘室之內，但進入秘室的通道，佈滿了種種機關埋伏，寸步難行，姑娘家學淵源，必定能帮助我們破除那些機關埋伏。」

羅雯君道：「這種大事，二叔爲什麼不來呢？」

神手擎天楊日輝爲了要表示請她的誠意，不得不支吾其詞道：「你二叔和令尊一樣，這方面名氣太大了，容易被人注意起疑，算來算去只有你最適合。」

羅雯君忽然嘆息一聲，道：「可惜，你們還是算錯了，侄女不精於此道。」

吃驚的輪到了神手擎天楊日輝：「什麼？令尊沒有把建築機關之學傳你？」

羅雯君道：「家父是有此心意，可惜侄女隨恩師十年，有待勤修之功課尙多，無暇分心，再則，侄女因歷練江湖，隨侍家父之日不多，是以，侄女對家父之學，未能稍窺門徑。」

神手擎天楊日輝爽然若失地一嘆道：「天也……」

羅雯君道：「楊叔不要灰心，侄女這就去把家父請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遠水救不了近火，來不及了，杜絕後天就要回來了，他一回來之後，就難以下手了。」

于化棠忽然道：「大哥，既然時機不巧，我們還是先把羅姑娘放走吧。」

羅雯君道：「不，我不要走，在別的方面，我還是可以出一份力。」

于化棠道：「這種環境不適宜你們女孩子久留。」

羅雯君一笑道：「于大哥，你怎樣也會說出這種話來。」

于化棠道：「不管你怎樣想，你是我帶進來的，我現在就送你走。」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三，現在可不能送人，愚兄雖是副帮主，可沒有放人的權。」

于化棠道：「算是小弟把她搶出去如何？」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這也不行，愚兄在此人單勢孤，少不了你的呼應，你這樣硬闖出去，如何能夠再回來。」

羅雯君笑道：「這不就結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可是你也還要被囚禁起來，如果，有別的副帮主要找你的麻煩，你也同樣不能避免，因爲每個副帮主都有這種特權。」

話中之意，聽得羅雯君低頭不語。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所以，你還是要走，而且今晚就要走。」

羅雯君原也是一個藝高人胆大之人，自從在于化棠手下敗得那樣慘之後，自信之心大不如前，再想到楊日輝的話，心裏就發了毛，忍不住忡忡地道：「今晚走得了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應該走得了。」應該走得了，不是一定走得了，仔細推敲起來，顯然缺乏信心。

羅雯君秀眉一結，心中有點嘀咕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賢侄女，我現在就送你回去，馬上開始準備，機警一點，三更左右聽動靜。」

羅雯君剛才的神采完全沒有了，再次望了于化棠一眼，才心事重重而去。

再胆大的女孩子，再堅强的女孩子，她什麼都可以不怕，但對自己的淸白却是最最不能掉以輕心的。

于化棠心念很複雜，神手擎天楊日輝回來了，他還不知道，神手擎天楊日輝叫了一聲，「三弟！」道：「身處險地，絲毫大意不得。」

于化棠心中一震，才驅除雜念，訕訕的道：「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現在是你的事了。」

于化棠一怔道：「不是你安排麼？」

神手擎天楊日輝笑道：「大哥安排那有你安排的好。」

于化棠苦笑道：「小弟能安排什麼？小弟連她被關的地方都不知道。」

神手擎天道：「不知道，不會去問小紅去。」

于化棠道：「能去問她嗎？她是七夫人。」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只管去，和合神君杜絕不會因此對貴賓不够。」

他的話到此爲止，于化棠想追問也來不及了，他走得比于化棠的話還快。

「大哥……」

實在也是，七夫人住在什麼地方，總得問淸楚呀。

其實，這些煩惱都是自找的，那裏用得他去找七夫人，七夫人巳派了一個侍女來找他了。

侍女叫輕紅，他們早就認識了，輕紅欠身一笑道：「三爺，七夫人有請。」

七夫人小紅住的內院美麗得像皇宮一樣，自成一體，有院牆還有看門的衞士。

這時，已是華燈初上。

七夫人穿了一襲輕紗，體態玲瓏，在珠光寶氣與搖紅燭光相映之下，若隱若現，更是撩人情懷。

小紅一揮手，房中的侍女齊皆退了下去。

于化棠一皺眉道：「你又來了。」

小紅嫣然而笑道：「只要你不動心，小妹又其奈你何，你總不能教小妹想你都不成吧。」

好情深！好可憐。

于化棠鐵打的心腸，只有微笑，沒有撫慰，輕嘆一聲，道：「好了，你的表演也表演過了，現在，我們談點正經事好不好？」

小紅嘻嘻笑道：「在這房裏能够談的正經事除了喝酒，就是……」她就是不死心的死纏。

「纏」字法，男人對女人很有效，但女人用來對付男人，效果就完全不同，至少在于化棠身上不見得有多大的效果。

于化棠道：「小紅，你要帮我一個忙。」此時、此地、此情、此景，這句話顯然大煞風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用自己的頭去碰釘子。

但，事情的反應却大怪特怪，小紅一點沒生氣，反而「啊！」了一聲：「怪道你這樣冷冰冰的，敢情你心裏有心事，好吧，小妹帮你消除這心事，你說吧，什麼事？」

于化棠道：「我想把羅姑娘放了，而且，最好今晚就把她放了。」

小紅道：「你們剛才見面之後，談了些什麼話，爲什麼現在要放人了。」

于化棠道：「她是個好女孩子，不適宜留在這裏。」

小紅悻悻地道：「像小妹這種女孩子就該留在這裏了？」

于化棠道：「話不是這樣說，我發現有人想打她的主意，萬一出了差池，我一輩也不會原諒自己。」

小紅道：「這個小妹也無權放人。」

于化棠道：「想別的法子。」

小紅道：「任何法子都有很嚴重的後果。」

于化棠道：「小紅，你是知道我的爲人，事情一經決定後，不計任何後果！」

小紅道：「你是不是看中了她？」

于化棠一笑道：「我要看中了她，這裏的機會不是最好不過。」

小紅道：「只要你不計後果，我倒有一個法子可以一試。」

于化棠一笑道：「我就知道你會有法子。」

小紅道：「于大哥，小妹拿你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眞是被你吃定了，不管我心裏本意如何，我就是不想拂逆你。」

于化棠道：「我也心裏感激你。」

小紅一笑道：「一句空口白話……有你這句白話……小妹妹也只有認了。」

于化棠道：「你的妙計還沒說哩？」

小紅道：「我這就要說了……如此，如此……不過事成了後，你一定要在我這房裏留住到帮主回來，小妹才能替你作證，洗脫你的干係。」

于化棠笑道：「最後的目的，還是留在你這裏？」

小紅說道：「答應就辦，不答應就算了。」

于化棠道：「在人屋簷下，怎得不低頭，只有答應你了。」

小紅忽然叫進來一位侍女，輕聲吩咐了幾句話，然後一擧杯道：「于大哥，我們喝酒。」

于化棠心中有事，却是喝得一點也不安心，而小紅却絕口不再談羅雯君之事。

將近三更時分，小紅取出二套罩頭的大袍，叫于化棠穿了一套，自己也穿了一套，同時，她又穿了一雙厚底靴子，把自己的身子突然加高了四五寸，簡直和于化棠差不多高低了。

小紅一聲：「走！」兩人從一條秘密道走了出去。

走出秘道，于化棠才暗暗地吁了一口氣。

小紅脚下雖然加高了五寸，步法身形却依然輕靈無比，由此可見她的一身輕功也不等閒。

兩人一路走虛蹈隙，到了一棟獨院外面，院內燈光如晝，人影流動。

小紅輕聲道：「這院子裏住的是第九副帮主老色魔餐紅館主，只要是黃花閨女，美醜都吃，他巳派人援羅雯君去了，我們守在此地，羅雯君一來，不待她進入院宅，我們便需把她刦走。」

就在小紅把話說明不久，前面路上來了五條人影。

五人一路吱吱喳喳而來，都是少女的聲音。

羅雯君夾在四女之中，有說有笑，一點不知道自己在一步一步投向色魔餐紅館主懷中。

那四女的小嘴可眞甜，左一句羅姑娘，右一句羅姐姐，就把羅雯君叫糊塗了。

那四個姑娘，當然也樂糊塗了。

不知什麼時候，路當中站了二個連頭帶身子只見衣服的人。

那四女大吃一驚，發出了一聲尖叫。

小紅道：「快出手，把她們制住在當地。」

于化棠這時可使出了眞功夫，只在四女子問閃身一過，四女便痴立在當場了。

羅雯君張口欲叫，于化棠忙道：「羅姑娘，在下于化棠，請隨我們來。」

小紅領先而行，于化棠要羅雯君走在中間，自己斷後。

其實，這都是多餘，有小紅當先領路，沿途沒有遇見半個人影，小紅就領着他們出了險地。

小紅道：「羅姑娘，西行二十里，就是康莊大道，你請吧。」

于化棠不放心地道：「小紅，我再送她一程。」

小紅道：「不必了，再送，我們就來不及回去了。」

自己回不回去，到不在意，如果小紅不能回去，確有不當，于化棠點頭向羅雯君一抱拳道：「姑娘一路好走，我就不送了。」

羅雯君眞想于化棠多送她一程，只是說不出口來，她不但說不出口來，還得若

無其事的一笑，道：「多謝二位了。」表現出一副大無畏的神態，離開他們二人。

羅雯君照着小紅所指的方向走去，她一口氣的走了何止二十里，少說還至少有三十多里路了，就是沒有見到什麼康莊大道。

糟了，迷了路了，羅雯君也不由得有點緊張起來了。

好幸運，看，前面不是出現了一道燈光。

羅雯君三脚併作二步，展開身形向燈光閃爍之處奔去。

屋內透出陣陣猜拳呼喝之聲，羅雯君心中一動，暗忖道：「不對，如此深夜，豈有尚未入睡之理，莫非又是金銀帮的徒衆……。」

她機警，轉念得快，立時止住了前進之勢。

可惜，這時已經有人發現了她，不但發現了她，而且出現在她身後了。

來到她身後之人，還算不上是了不起的高手，因爲他們並沒有瞞過羅雯君的聽覺。

後方來人，停止在她身後二丈開外，忽然，左邊也有人出現了，接着，右邊又有人出現了。

身後已成了三面包圍之勢，沒有動靜的反而是正面。

他們的意思顯然想把羅雯君擠到屋子裏去，羅雯君也明白他們的意思，當然，她絕對不會照着他們的意思被趕得逃向那間屋子裏去。

她凝立在當地，靜得像泰山般，聳起了雙耳，仔細諦聽着來人的動靜虛實，右手扣起了她的「如意索」，豎起了脊樑，她已完成了發難一擊的準備。

「小丫頭，別想衝出去，你就算衝出去，也要脫一身皮，別怕，向屋內走去，老夫替你打接應。」好細好清越的傳音入密功力，就憑這幾句話上顯露出來的功力，就教人胆大包天了。

羅雯君微微一點頭，放鬆了搭在「如意索」上的右手，若無其事的朝着前面的房子走去。

燈火仍在，閃動的人影，已經不見了，人到屋外，已聽出屋內有四五個人。

羅雯君伸手叩門道：「快請開門來！」聲音又急又怕，做作得眞有那回事。

「是誰呀！」女人的聲音，開門現身出來，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她穿的粗布衣衫，身上却又有着一股香氣散發出來。

她身上的衣服與她身上的香味，顯然並不調和，本來這就是掩耳盜鈴的事，到了門口，來人還能逃到天上去不成。

羅雯君一脚踏進屋內，急着道：「請你把門關上，後面有壞人跟來。」

那婦人一面關門，一面笑道：「姑娘，放心，你能到得我們這裏，就天塌下來，也有人替你頂着。」

她倒不像是吹牛皮，外面脚步聲走動了一下，果然，又悄悄地退去了。

羅雯君拍着胸膛，吁了一口氣，道：「他們果眞走了。」

那婦人一笑道：「他們不走，難道想死不成，姑娘快進屋裏去，喝碗熱湯，壓壓驚。」

這是一間鄉下土屋，屋裏屋外一眼看個透。

羅雯君站立的地方算是廳堂，廳堂的另一角算是燒飯煮食的地方。

三塊石頭架着一隻鍋，鍋下火光熊熊，鍋上冒着一股股熱氣，四個漢子圍在土灶四週，又喝又吃，根本沒有人理會羅雯君的來到。

好香，好香的食物，羅雯君却分辨不出是什麼香味。

她當然分辨不出，因爲那是狗肉香，她從來就沒有吃過狗肉，又如何分辨得出狗肉的香味。

那婦人見她文文秀秀，請她坐在門口桌子上，替她取來一碗狗肉，道：「姑娘，你嚐嚐，味道還不錯吧。」

「好香的味道！」羅雯君的口水都流出了，伸出筷子剛夾起一塊狗肉……「老尼姑的徒弟也吃狗肉，眞是天下奇聞！」傳音細聲，給她臨頭潑下來一盆冷水。

羅雯君一聽是狗肉，一股厭惡的心理陡然一翻，幾乎把一顆心都吐出來了：「這是狗肉？」

那婦人笑道：「狗肉很好吃呀！」

羅雯君放下筷子，搖了搖頭，她心裏還在翻惡水，那還說得出話來。

「小丫頭，去把那鍋狗肉提出來，老夫就救你脫險。」暗中人可說是乘人之危，但又令人啼笑皆非。

羅雯君有點生氣了，暗中嘔氣，道：「好呀，你支使姑娘來，原來是替你搶狗肉呀！我才不幹哩！」

羅雯君站起身來，一言不發，伸手便去開門。

那婦人忽然出手一招，切向羅雯君腕脈道：「姑娘，你到那裏去？」

羅雯君冷笑一聲，道：「你不讓我走！」連消帶打，金絲纏腕，反扣那婦人腕脈，同時，右脚一抬，「魁星踢斗」，把那婦人踢得飛了出去。

「好一個臭丫頭，軟的不吃，吃硬的，那你就吃老子的硬的吧，」一個漢子挨了過來，「枯樹盤根」掃出一腿。

羅雯君搖肩長身，讓過那漢子掃來一腿，隨之腦後掃來一道勁風，一低頭，躲過另一個漢子的襲擊。

一下子，四個漢子都出了手，把羅雯君團團圍在當中……。

屋子並不大，五個人動起手來，首先倒霉的是屋子，砰！砰！嘭！嘭！可把房裏面打得一場糊塗。

別以爲羅雯君出身止水門下，身懷絕學，可是動手之下她竟佔不到絲毫上風。

當然，羅雯君雙拳難敵四手，但不可否認的是那四個漢子絕非庸手．否則，莫說他們只有四個，就是再四個人，也未必能困得住她。

可是，現在她是眞的被困了，除了防守之外，毫無還手之力了。

「死丫頭，你就是孝敬老頭子一鍋狗肉，也是應該的，你還和老頭子嘔氣，老頭子可要告你師父，打你屁股子。」她嘔氣，那暗中人更堅持非吃狗肉不可。

羅雯君暗中罵了一聲：「好，現在算你狠。」打門中暗暗移向了狗肉鍋，他人剛到狗肉鍋附近，狗肉鍋下面的火花忽然

向外面一冒，捲向那四個漢子。

那四個漢子措手不及，被括了一身烟火……

同時，轟然一聲，牆上現出了一個大洞。

羅雯君可不替他取狗肉哩！嬌軀一扭，從洞口射了出去。

羅雯君聽耳邊有人罵道：「死丫頭眞要老頭子自己出手，說出去多難爲情！」

羅雯君脫出土屋，拔開脚步就跑。

身前人影一閃，道：「隨老夫來！」

羅雯君倒沒有使性子，隨着那人飛掠而行。

奔行之中，羅雯君但覺狗肉香味直向鼻中衝來，好像前面那人成了一塊狗肉似的。

奔行了一陣，前面那人停了下來，羅雯君也喘息着停了下來。

停下身來，才看清那人形貌，敢情，只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子，他手裏正端着那鍋直冒熱氣的狗肉哩！

那老頭子裂嘴一笑道：「涼了不好吃，乘熱吃了再走不遲。」

伸手鍋中，抓起一片狗肉，聞了一聞，笑口讚道：「眞燒得不錯！可惜，忘了帶酒了，姑娘，你也來一片。」

羅雯君想起狗肉就惡心，再見他抓得滿手油汚，更是惡心，哇！的一聲，轉過身去，酸水都吐出來了。

那小老頭子却哈哈大笑道：「狗肉乃是天下美味第一，小丫頭，你要不嚐狗肉之味，算是白來人世間走一遭了。」

那小老頭子的吃像還眞壞，不但嘴中發出一陣怪聲，而且還連口不絕道：「好！好！好美味，眞是行家好手藝，我老頭子已三十多年未吃到這樣好的佳作了。」

羅雯君又厭又煩，忽然拔起身子，飛奔而去，她決定不再跟那小老頭同路了。

山路崎嶇，天上又沒有一顆星星，簡直莫辨東南西北，羅雯君跑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出山的道路，一抬眼，前面又見到了一些燈光，身形一住……

「小丫頭，早知道你還想回去，老夫何必多管閒事。」小老頭端着狗肉盆子，忽然一下子冒出來，還嚇了羅雯君一跳。

「唉，你們年輕人就這樣好作弄我們老頭子，你看，爲了看你的熱鬧，狗肉都涼了。」

人家急了半天，跑不出山，他却在一旁直說風涼話，叫人怎能不氣，怎能不惱，羅雯君杏目一冷，瞪了那小老頭子一眼，轉身又向另一個方向跑了出去。

羅雯君這一折騰下來，東方天色已然現出了曙光，再一轉頭，前面可不是一條官塘大道。

羅雯君吁了一口長氣，走上官道，總算是脫身出來了！

走了一程，路上行人漸多，太陽也晒到背脊上了，行人的眼光直向她身上掃來，使她警覺到自己成了一個披頭散髮，衣衫零亂的女瘋子！

幸好前面路旁有一間飯舖，羅雯君一脚跨進飯舖，迎面走出一個小姑娘，向她招手道：「姑娘，請裏面來。」

裏面有一間小房子，有梳粧用具，還有一套衣服，衣服雖然是鄉下人穿着的粗布衣服，總比她身上那套七零八落的化子裝要好多了。

羅雯君梳洗已畢，換上了衣服，當那小姑娘出現時，她第一句話便問：「這是誰替我準備的？」

那小姑娘一笑道：「你問他呀！他正等着姑娘你啦！」

這是路旁小飯舖，沒有幾間房子，等她的人在外面叫好了飯菜。

當羅雯君見到那人時，臉上的神色可絕了。

原來，那人就是那可惡的老頭子。

桌上還擺着他的狗肉鍋，一陣陣的狗肉香直向羅雯君鼻中衝來……。

接風夜宴　比武奪魁

羅雯君頓時大感啼笑皆非，進退兩難，兩脚釘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那小老頭一笑道：「要吃什麼自己叫，吃完飯，老夫還有話和你說。」

人家笑了，羅雯君可不能再小家子氣了，也只有笑一笑道：「多謝老前輩。」

羅雯君叫了自己愛吃的菜，飯後，小老頭子道：「姑娘，你此番出來，可是要找一個人。」

這是她心中的一個秘密，師父密囑，連她自己父親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怎會知道這件事。

她眞是大大的吃了一驚，驚容表現在臉上，無需她承認，那小老頭子微微一笑又道：「老夫知道你要找的人在那裏。」

簡直太神了，那是不可思議之事。

羅雯君定了一定心，忖道：「別讓他唬住了，我且問他一問，再說。」

點了一點頭，不否認那小老頭說得對，羅雯君含笑道：「老前輩說說那人的姓名。」

少老頭子笑笑地道：「人家都叫她碧蘿夫人，老夫却叫她小珠兒！」

羅雯君輕聲問道：「她在那裏？」

那小老頭子道：「就在你昨晚逃出來的那地方。」

羅雯君一怔道：「老前輩此話可是眞的。」

那小老頭子一笑道：「你看老夫是說假話的人麼。」

羅雯君想了一想，覺得此老除了戲耍了自己一陣，不但沒有說過什麼假話，自己之能够脫險，實在不能抹殺他的助力。

不過，江湖中事，不能看得這麼單純，香餌釣金鰲的花樣多得叫人眼花撩亂，防不勝防。

羅雯君點不了頭，也搖不了頭，因爲她還看不透這小老頭子的深處。

她微一猶豫之下，小老頭子已是點着頭讚譽地道：「不諾，不輕信，多用頭腦，少用劍，你師父在你身上倒是眞盡了心力。」

又提起了她師父，羅雯君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老前輩，您是……」

那小老頭子道：「老夫妙手翻天，名聲可不大好。」

羅雯君的眼睛可亮起來了，肅然道：「您是宇……」

妙手翻天一搖手道：「心照不宣。」

羅雯君恭聲說道：「是，君兒但憑吩咐。」

妙手翻天一笑道：「別擺出這副叫人見心噁的嘴臉了，老頭子就怕這一套，你師父小時候就比你好多了，你知不知道，你師父就吃過老夫妙手調味的香肉！」

羅雯君一怔道：「我不相信。」

妙手翻天笑道：「那是她出家以前的事，你當然不知道。」

羅雯君搖了搖螓首道：「老前輩請言歸正傳吧！」

妙手翻天道：「好，老夫問你，你爲什麼要找尋碧蘿夫人？」

羅雯君道：「晚輩在是奉命行事，家師未曾明示。」

妙手翻天道：「你想不想要知道個中原因？」

羅雯君興奮地道：「老前輩知道？」

妙手翻天道：「知道其中內情的人不多，老夫是其中之一。」

羅雯君興奮中忽然冷靜了下來，更出奇的搖了一搖頭道：「家師不加說明，其中定有原因，晚輩還是不要知道的好。」

妙手翻天微微一蹙眉頭說道：「好吧，老夫不說了，不過，當你見到她時，別忘記把你師父那招『春夢了無痕』使了出來。」

羅雯君一震道：「家師也是這樣吩咐的。」

妙手翻天笑笑地道：「這就是了。」

羅雯君道：「她在『金銀帮』是什麼身份。」

妙手翻天回答道：「你見了她自然知道。」

羅雯君問道：「晚輩如何才能夠見到她。」

妙手翻天道：「立刻回到『金銀帮』去。」

羅雯君一楞道：「現在就回去？」

妙手翻天道：「現在有一個最好的機會。」

羅雯君也是冰雪般聰明的人，妙手翻天的話，她當然懂，點了一點道：「晚輩遵命。」

妙手翻天說道：「裝肚子痛，到裏面去。」

羅雯君心領神會的忽然「唉喲！」一聲，招手叫過店中那個小姑娘道：「我肚子痛，有煩姑娘……。」

那小姑娘笑道：「請到裏面去。」

羅雯君隨着那小姑娘走到後堂，那小姑娘把她領到一個中年婦人面前，道：「羅姑娘接替晚輩打入『金銀帮』，請前輩一施妙手。」

那中年婦人點了一點頭，便替羅雯君化裝起來，羅雯君幾次想問話，都被那中年婦人用微笑和搖頭止住了。

那中年婦人替羅雯君化好裝，接着又替那小姑娘化起裝來，……

那中年婦人替羅雯君化裝時，羅雯君心理上倒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反正是掩去本來面目，由她怎樣安排都行。

可是，當她看到那中年婦人與那小姑娘化裝時，却瞪着一雙秀目，嘴都驚訝得闔不攏來了。

敢情，那中年婦人正在把那小姑娘改變爲自己，只見她左一鈎右一揑，像是玩魔術似的，把那小姑娘就變成了自己。

然後她要羅雯君和那小姑娘把衣服對換穿了，又用鏡子叫她自己看看自己，羅雯君除讚嘆之外，她是說不出半個字了。

那小姑娘並不比羅雯君矮小，只是年紀輕，一臉天眞，故稱之爲小姑娘。

現在，羅雯君不但形貌完全變成了那小姑娘，那小姑娘的一臉天眞也出現在她臉上了，這叫她如何不吃驚。

那小姑娘變成了她，向着她一笑，道：「羅姊姊，你現在就是小妹胡若蘭了，我娘叫胡大娘，那打雜的漢子，是我娘舅莫八，我爹胡九峯，死於五年前，等會有一男一女兩個人來接你，你可以叫那男的張大叔，那女的桂姊姊就成了。」三言兩語，都交待清楚了。

兩人回到外面，眞胡若蘭成了座上客，羅雯君可就成了呼來喝去的小姑娘了。

好在小飯舖不是大酒家，總共就是那麼五六位客人，羅雯君應付得滿稱職。

忽然，胡若蘭暗中知會了羅雯君一聲，羅雯君一抬眼，見到一男一女兩人正走進來。

羅雯君乖巧的迎了上去，又是張大叔，又是桂姊姊的叫得一點不生分。

桂姊姊拉着她的手，笑道：「好妹子，一切都說好了，你現在就得隨姊姊去了啊！」

羅雯君故意失驚了一下，道：「就是今天？」

桂姊姊道：「就是現在。」

胡大娘過來道：「小蘭，那你就快去收拾一下吧。」

桂姊姊一笑道：「不用啦！大娘，你還怕裏面沒有更好的給蘭妹妹穿着。」

張大叔和桂姊姊坐都沒坐一下，就帶着羅雯君走了，桂姊姊對她可眞好，一路上就把她應該知道的事情預先告訴她了。

原來這桂姊姊是三夫人身前的紅人，三夫人身前四個心腹丫頭，以桂花爲首，次其是菊花、蘭花、荷花三人。

蘭花不幸於月前死於非命，桂花看中了小蘭，三夫人也點了頭，小蘭算是平步青雲，飛到枝頭上去了。

三夫人的年紀當然不會太大，但也不太小，約在二十七八歲之間，長得文文秀秀，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像小紅那樣全身充滿了惹火的媚力。

三夫人見了羅雯君，也沒多說話，只淡淡的點了一點頭，然後揮手說道：「先帶她熟習這裏的環境，明天你就敎她奠基的工夫。」

桂花道：「小蘭父親胡九峯母親胡大娘，都是練家子，小蘭也有練功，夫人是不是先看看她的工夫路數，然後因材施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夫人顯然也是一個很隨和的人，笑了一笑，頷首道：「好吧，小蘭，到前院去把你最拿手的施展出來。」

胡九峯胡大娘的家傳武功是什事路數，胡若蘭根本就沒提，該練什麼工夫呢？這却敎羅雯君作難了。

神態微一猶豫，就落到了桂花眼中，桂花可眞全心全意的護着她，忙又帮她說話道：「蘭妹子，你那套『飛花落葉掌』

』，很見功力，就使出那一套『飛花落葉掌』好了。」

天曉得，羅雯君功力雖高，她却不會什麼「飛花落葉掌」，一面轉身向院中走去，一面心中自作計較。

羅雯君人到院中，心中也就有了主意，先向桂花道：「桂姊姊，不敢藏私，另有一套『星月交輝』比『飛花落葉掌』還要有心得一點。」

桂花笑道：「好呀，你原來不就是藏私了麼！」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就練『星月交輝』。」

羅雯君展開身手，練了一套掌法，雖然功力不見怎樣深厚，但却有板有眼，是經過名家指點過的眞工夫。

三夫人點頭微笑道：「你的根基不錯，這套『星月交輝』掌法，不是你娘敎的吧。」

羅雯君暗暗吃驚於這位三夫人的精明，力持鎭定的欠身道：「夫人法眼無雙，這是過路大娘傳授給小蘭的。」

三夫人道：「她也沒留下姓名，傳下武功就走了。」這種情形，完全基於一個「緣」字，在江湖上是常有的事，羅雯君本來就想這樣回答，却不道三夫人先替她說了。

她這樣說，有什麼用心？

羅雯君心念一動道：「她說過她的姓名，只沒有詳說，她說她叫萬夫人，當時她是病倒在我們舖子裏，小蘭服侍她將近半個月，她臨走時傳了小蘭這套掌法。」

三夫人道：「那是多遠的事情？」

羅雯君道：「有三年多了。」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不再多問，揮手道：「好，你先下去，該練什麼武功，以後再說。」

莫非她看出了什麼破綻？起了什麼疑心？

羅雯君免不了有這種想法，桂花心中也是不釋，回到她們住處，桂花忍不住埋怨地道：「小蘭，你不該自作聰明，練什麼『星月交輝』。你看，夫人好像不高興了。」

羅雯君道：「桂姊姊，小妹是有什麼說什麼呀，桂姊姊你好，夫人也好，小妹一想起騙了你們就覺得罪過不安。」

桂花聽得心中一慰，點頭含笑道：「你說得也是，你先別怕，我替你去探探夫人口風去。」

桂花回來時，一臉笑容，道：「夫人很喜歡你的誠實，她說你這套掌法很好，只是有幾處地方還可以改進，增强威力，她正在替你動腦筋啦！」

羅雯君暗暗忖道：「不知這位三夫人是何許人物，眼力不錯，人的氣質也不壞，怎樣會成了三夫人呢？其中只怕大有文章。」

羅雯君想來想去，就是想不出其中道理，好在她是新來初到，今天沒有事做，任由她胡思亂想。

別看她們只是三夫人的貼身丫頭，除了服侍三夫人外，可也神氣得很，她們每人居然也有個使喚丫頭，服侍她們的起居飲食。

服侍羅雯君的丫頭叫小燕，年紀和她差不多，明顯的區別是，小燕雖也長得清秀伶俐，只是清中帶濁，資質上要差得很多。

第二天，三夫人就把小燕叫去了。

房中就只留下她和三夫人兩個人。

房中空氣有點令人感到窒息，三夫人臉上雖然還是保持着微笑，羅雯君察覺得出，她的微笑並不自然，是虛浮在緊張的心情上。

羅雯君也有點緊張了，暗中吸了一口眞氣，作了適當的備戰，她，可不敢絲毫輕視這位三夫人。

三夫人臉上保持着不自然的微笑，道：「小蘭，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羅雯君道：「十五歲了。」

三夫人道：「不止十五歲吧！」

羅雯君當然不止十五歲，她說的歲數是胡若蘭的歲數，但三夫人這一問，房中緊張的氣氛又升高了不少。

羅雯君心中作了最壞的打算，低頭不說話了。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替你易容的可是『秀才娘子』？」

人家可說把羅雯君的底牌都掏出來了，羅雯君只有不再否認，點頭一笑道：「夫人好犀利的眼光。」她雖然不知道那替她易容的中年婦人是誰，這時却不便說明，只有含糊其詞了。

三夫人道：「請敎姑娘眞實姓名？」

羅雯君坦然道：「小妹羅雯君。」

三夫人一笑道：「你的胆子倒是不小，昨晚剛逃走，今天就回來了。」

羅雯君笑了一笑，說道：「這叫出奇制勝。」

三夫人點頭道：「說得也是，就憑秀才娘子這手妙絕人寰的易容之術，除了我之外，別人實是很難看得出來。」

羅雯君見她只是談話，沒有進一步的行動，更顯得她高深莫測，當下心中也自忖道：「好吧，你不動，我不動，談就談吧。」一揚秀眉兒，接口道：「她的手藝有破綻？」

三夫人道：「沒有，這是天下最完美的手法，但她自己留了一點暗記，我知道她的暗記，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羅雯君一笑道：「我知道了，你們是朋友。」

三夫人點了一點頭道：「所以，你也是大姐我的朋友。」

羅雯君大感意外，又有點不放心地道：「不是陷阱？」

三夫人道：「絕不是陷阱。」

羅雯君道：「和合神君杜絕，雖享盡齊人之福，誰知多是同床異夢之人。」

三夫人道：「你說還有誰？」

羅雯君道：「七夫人就是別有用心之人。」

三夫人嗤笑一聲，道：「她，哼！……。」簡直不屑一談，只說了二個字。

羅雯君也只有笑笑而已。

三夫人話題一轉，道：「小妹，你有什麼事，要大姐帮你什麼忙？」

羅雯君心中計較了一下，道：「找一個人。」

「誰？」

羅雯君暗存機心道：「不知道。」

三夫人道：「你連要找的人都不知道豈不笑話。」

羅雯君道：「小妹自有道理。」

三夫人道：「能不能說。」

羅雯君說道：「不能說，但是能給你看。」

三夫人道：「什麼信物，大姐可否一看。」

「行！」羅雯君揮手之間，施了一招「春夢了無痕」。

羅雯君不敢過份相信三夫人，但也不能完全拒絕她，所以，改變了一下原來的構想。

想不到，眞想不到，三夫人看得面色一肅，問道：「小妹，你是止水庵主的什麼人？」

羅雯君大喜過望道：「你就是碧蘿夫人？」

三夫人臉上失去了光彩，也失去了平靜，長嘆了一聲，道：「江湖上已經沒有碧蘿夫人了。」

現在成了和合神君的三夫人，江湖上當然不再有碧蘿夫人了。

羅雯君吁了一口長氣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三夫人淡淡的一笑道：「小師妹，恩師玉體可好」

羅雯君一怔道：「你……你……」

三夫人更是一怔道：「我就是你大師姊呀！難道你不知道？」

羅雯君道：「小妹隨侍恩師十年，恩師從未提過另有傳人之事。」

三夫人黯然點頭道：「是！是我不肖，不能怪她老人家。」

羅雯君歉然道：「請恕小妹無禮，只能以常禮與大姊相見了。」

三夫人漸漸斂去臉上不自然的神色，但語氣仍是恭順無比的道：「她老人家有何諭示？」

羅雯君回答道：「她老人家要見你一面。」

三夫人全身輕輕顫動了一下，道：「能不能給我一點時間？」

「能。」

三夫人道：「我要三十天的時間。」

羅雯君說道：「行，家師還有話交代，在這三十天之內，小妹一切都聽你的吩咐。」

三夫人忽然向羅雯君欠身一禮道：「多謝君妹。」

羅雯君閃身避過道：「夫人，請不要這樣。」

三夫人乞求地望着羅雯君說道：「君妹，你雖然不願意承認我是你的師姊，我年紀比你大，你稱愚姊一聲大姊姊總可以吧。」

羅雯君應口叫了一聲：「大姊，小妹可否請問你一句話。」

三夫人道：「當然可以，有什麼話，請說。」

羅雯君問道：「你可眞是小妹的大師姊？」

三夫人搖首一嘆道：「碧蘿夫人以聲色動江湖，豈是止水門弟子應有的行徑。恩師不諒解，大姊姊亦有難言之隱，是以恩師亦絕口不提大姊姊了。」

羅雯君脫口道：「你有什麼難言之隱，在師父面前都不能說？」

三夫人聽了不由苦笑一聲，說道：「君妹，……。」

羅雯君不待她把話說出來，就發現到自己這話實在不該問，她連師父面前都不能說，現在又怎會說出來，忙接口道：「是，小妹問得冒昧，不提了。」

眉頭一皺，羅雯君又提出另一個問題道：「你怎樣又當上了和合神君杜絕的三夫人呢？」

三夫人道：「還不是中了他們詭計，被他們用迷藥迷倒，遭刦持而來。」

羅雯君一臉不愉之色，道：「你就這樣認了麼？」

三夫人無可奈何地道：「不認了又能怎樣，……不過……不過……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就是碧蘿夫人。」

羅雯君無由的大爲反感，冷笑一聲道：「一丘之貉。」

三夫人望了羅雯君一眼，眼中盡是淒然之色，只搖了一搖頭，放棄了解釋的念頭。

談話到此，羅雯君不想再談下去了，只怕越談越生氣，破壞了彼此之間的感情，立時換了一副歉疚之色，道：「大姊姊，小妹不會說話，請你原諒，小妹也該告退了。」

三夫人在她身後輕輕一嘆，自言自語，說道：「一丘之貉……一丘之貉……一丘之貉……」

羅雯君也暗自一嘆，快步離開了三夫人。回到自己房中，仔細分析剛才的一番談話。

這位神秘的大師姊，實在是個很難瞭解的人物。

她答應一個月之內，回山去見師父，這種情形之下，她怎能走得了。

想起來眞煩，羅雯君煩苦中忽然心念一動，脫解而出，忖道：「何不去和于大哥打個照面，必要時也有個照應。」

想到就去，好在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的貼身丫頭，她雖然新來初到，由於她身上的裝束、等於標明了她的身份，普通人等只有敬而遠之，誰也不敢找她的痲煩。

于化棠顯然甚是無聊，垂簾閤自坐在房中靜息。

羅雯君雖然也先叩了幾下房門，因房中沒有反應，房門又是虛掩，於是推門走了進去。

于化棠一睜眼，只見冒進來一個小姑娘，大感意外，偏偏那小姑娘又朝他一笑，叫了一聲：「于大哥！」

于化棠愕然道：「姑娘，你是……」

羅雯君一笑道：「小妹羅雯君，你不認識了。」

當然不認識了，但聲音却是一點不假，于化棠更是吃驚道：「羅姑娘，你怎樣又回來了。」

羅雯君道：「小妹現在是三夫人身前的貼身丫環，叫蘭花，也可以叫小蘭，可不再是什麼羅姑娘了。」

于化棠立時會心地改口道：「小蘭姑娘，是。」

羅雯君道：「小妹心中有一事，請于大哥見教。」

于化棠道：「什麼事？」

羅雯君道：「回想前晚你們送小妹出圍之事，小妹有請于大哥說個明白。」

于化棠暗暗一震道：「可是有什麼不妥？」

羅雯君道：「何止不妥，簡直就是存心在害小妹。」

于化棠一震，道：「這……」

羅雯君道：「難道你不知道？」

于化棠道：「我確實不知道，後來是什麼人救了你？」

羅雯君搖了一搖頭道：「不便再告訴你了。」

于化棠道：「你不相信我？」

羅雯君道：「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小妹還是保留一點的好。」

于化棠苦笑了一聲，道：「你的愼重是對的，多謝你，給了我一個啓示。」

羅雯君說道：「小妹現在的身份，除了小妹自己，只有你一個人知道，我告辭了。」

一轉身，不由得「啊！」了一聲。

門口正堵着一個大美人——七夫人小紅。

剛才他們的談話，她是不是聽到了？好不教人懸心。

七夫人朝着羅雯君一笑道：「羅姑娘！你的神通眞不少呀！」

糟糕！眞被她聽去了！

羅雯君望了于化棠一眼，于化棠目光堅定，向她點了一點頭。

羅雯君胆氣一壯，迎着七夫人小紅一笑，道：「夫人好利的神目。」

七夫人小紅笑道：「我要眼睛利，就不會被你們在眼前玩盡花樣，不過我的運氣倒是很好，該知道的事情總會碰上。」

羅雯君苦笑一聲道：「我們的運氣可就太壞了。」

七夫人小紅道：「你們的運氣更好，因爲我不是搗亂的人，而且說不定還能帮你們一個小忙，只是……。」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有個小小的條件。」

七夫人小紅嬌笑道：「知我者，你于兄也。」

羅雯君道：「什麼條件？」

七夫人小紅道：「大姊我請你到我身邊來。」

羅雯君道：「你身邊不是已經有人了麼？」

七夫人小紅回答道：「我要你這樣的人。」



羅雯君一脚把婦人掃倒地上。

羅雯君一時那能點頭：「這……。」

七夫人小紅道：「只要你點頭，我自有辦法把你要過來。」

羅雯君衡量了一下利害得失，似乎除了點頭之下，別無更好的辦法，她只有點頭了。

七夫人小紅的心中好不高興，一面笑，一面轉身離開了他們：「你們有什麼話，盡可繼續說下去，不會再有別人來打擾了。」

羅雯君並沒有留下來，她馬上就出去了。

七夫人小紅眞有一手，羅雯君前脚剛方回來，她後脚就到了，她找三夫人嘀咕了一陣，三夫人就點頭了。

羅雯君與三夫人的關係，三夫人是絕不可能點頭的，但三夫人居然點了頭。

三夫人一點頭，七夫人小紅就把羅雯君帶走了，根本不讓羅雯君與三夫人再見一面。

羅雯君心中這口氣好蹩，蹩得只有不答理她，也不說一句話。

羅雯君被七夫人留在身前，並沒有被敬爲上賓，而是列爲七夫人四大貼身丫頭之一，而七夫人却撥了一個人給三夫人，算是彼此交換使用。

夫人們的貼身丫頭，身份相等，無論走到那裏，都有一份禮遇，尤以七夫人的貼身丫頭，更被另眼相待，隨便一句話，都是言出必行的效果。

羅雯君當了七夫人三天貼身丫頭，使她發現了七夫人的貼身丫頭，可以算是丫

頭王了。

這種丫頭王，從某種程度看出，有說不盡的方便和說不盡的好處，對羅雯君來說，這是最最理想的身份。

同時，這種身份，也使羅雯君滿腦子迷惑，墮入了五里霧中。

七夫人明知她的身份，偏又給她這份方便，到底安的是什麼心？」

是欲擒故縱？抑別有用心？

不論如何，都不可掉於輕心！

羅雯君心生戒意，可就不敢亂動一步，甚至于化棠那裏她都避而不去。

七夫人找個空，悄悄的向她道：「于大哥要見你，快去一趟。」

七夫人開了口，她可不能不去了。

見了于化棠，她可忍不住劈頭便問道：「于大哥，你看七夫人安的是什麼心，他……。」

于化棠笑道：「這都是我的安排。」

羅雯君一怔道：「是你……」

于化棠道：「沒有七夫人之助，三夫人就別想離開這裏。」

羅雯君此行目的，她可沒有告訴過于化棠，于化棠的話教她大感意外，愕然道：「你怎樣知道的？」

于化棠說道：「當然是有人托我照顧你。」

「誰？」這可不是開玩笑，非問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

「妙手翻天！」

羅雯君這才眞的放下心中那塊沉重的石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你爲什麼要救三夫人？」輪到于化棠探求隱密了。

羅雯君故意使刁道：「你道三夫人是什麼人？」

于化棠道：「三夫人是個謎，連七夫人都不大清楚她。」

「那麼七夫人是怎樣一個人呢？」好像在和于化棠打太極拳，其實羅雯君是有那思路上的程序。

于化棠道：「她很複雜，一時也說不清楚。」

羅雯君道：「她可靠麼？」

于化棠雙手一攤道：「難說。」

羅雯君心頭一冷，臉色也變了！

于化棠道：「她也許會利用我，但絕不會害我。」

羅雯君接口替他補充一句道：「她忍不下心害你。」

于化棠望了羅雯君一眼，笑了一笑，道：「你的看法也有道理。」

人家在笑他，他却回答了這樣一句話，眞叫人啼笑皆非。羅雯君輕嘆一聲，道：「小妹不敢把三夫人的身份告訴你。」

于化棠道：「我有七夫人這種朋友，很難信任？」

羅雯君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于化棠一笑說道：「其實你是自縛手脚，你也不想一想，和會神君杜絕會不知道她是什麼人麼！她的自隱身份，實是含着羞於見人的心理，而和合神君杜絕之同意她這樣做，則必有某種顧忌，你說是也不是。」

不能說他說得沒有理由，羅雯君被動的點了一點頭。

于化棠又說道：「我來猜一猜，好不好？」

羅雯君料定他猜不出，點頭道：「好吧。」

于化棠道：「三夫人年約二十七八歲，江湖二十七八歲的名女人不多，有數的名女人中，只有碧蘿夫人突然在江湖上消聲滅跡，她很可能就是碧蘿夫人，你說是不是？」

其實最後一句話問得太多餘了，看羅雯君那驚悸的神色，就知道猜得完全不錯了。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七夫人精明過人，這能瞞得了她麼，也許她還握着三夫人的小辮子，所以，她要你過來，三夫人就不敢說半個『不』字。」

一件事說來說去，羅雯君簡直成了呆子，自己還以爲是天大的秘密，其實人家只隨便動動腦筋，就把這個秘密解開了。

羅雯君眞是大呆瓜麼？當然不是，她是因爲經驗不足，又疎於檢討才有此失。

這對她是一次很好的教訓，她微微一笑，心領神會的服了于化棠。

于化棠皺了一皺眉頭，道：「至於姑娘你爲什麼這樣替她出力，這就一時找不到答案了。」

這個答案，羅雯君自己還不完全知道，她當然不會說出來。

羅雯君不但沒有回答于化棠的話，反而問于化棠道：「于大哥，你是不是也有什麼隱秘？」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我有什麼秘密，我的秘密是人所皆知的秘密，那就是心不甘情不願，接受這種上賓欵待。」

「你也不要心不甘，情不願了，我們幫主已回，定在今晚與你設宴接風。」接話的是七夫人小紅，輕鬆的語氣中，含着一份隱隱的深憂。

七夫人小紅是一個打落牙齒和血吞的人，臉上除了笑容外，很少見到她把憂鬱的色彩抹在臉上。

于化棠一笑道：「你担什麼心？」

七夫人小紅淡淡的道：「他身邊帶回來了一個人，一個很美麗的俏美人。」

于化棠又是一笑道：「她最多排名第八，也搶不去你七夫人的位置。」

七夫人小紅望着于化棠微微一笑道：「那位小美人你也認識……」

是「誰」？她沒有馬上說出來，有點吊胃口的意味。

于化棠笑了一笑，沒有答話。

七夫人小紅搖了搖頭，說道：「你明明猜到了那小美人是誰，偏偏不開口問，其爲天下第一忍人的封號，應該非你莫屬了。」

于化棠道：「你把我看得太高了，其實我根本想不出來。」

七夫人小紅望了于化棠一眼，一字一頓道：「金瑛姑娘，不，現在該稱她于夫人了。」

于化棠淡淡的笑道：「你們幫主想做好事了。」

七夫人小紅楞了一楞，她心裏想什麼，沒有說出口來，點點頭道：「小妹朋友之情已盡，不打擾你們談話了。」

七夫人走後，羅雯君不服地說：「好像一點不担心脅夫人的安危。」

于化棠一笑道：「她原來就是他們的人，有什麼可担心的。」

羅雯君暗中「啊！」了一聲，忖道：「這也難怪他如此淡漠，敢情，他是傷心之人。」

她中心雖然甚是同情于化棠，口中可一點不放輕他，搖頭嘆道：「一夜夫妻，百日恩，于大哥，你的心腸也够硬了。」

于化棠道：「要不够硬，豈不要節節寸斷了。」

羅雯君爲之黯然者久之，輕嘆一聲道：「于大哥，可有用得着小妹的地方？」

于化棠搖了一搖頭，道：「多謝，你自己的事情可大意不得啊！」

羅雯君一面轉身向外走，一面道：「知道，我總得盡份心力。」

于化常對於夜宴之事，一點不着急，甚至也沒有去找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研究對策。

他不去找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却不能不關心他，所以他主動來找他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帮主回來了，弟妹也跟着來了。」

于化棠道：「他這着棋對小弟起不了作用。」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三，小兄一直沒有問你，你和金瑛之間到底發生了什問題，鬧得各自東西？」

于化棠搖頭道：「沒有什麼，我只是不喜歡她。」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婚姻豈可兒戲，你既然不喜歡她，當初便不應娶她，娶了她，你就要負起做丈夫的責任。」

于化棠回答道：「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什麼，你已經把她休了。」

于化棠目光一閃道：「不行嗎？」

神手擎天楊日輝無可奈何的一笑道：「清官難斷家務事，小兄不便說『行』與『不行』，不過這件事你作的太欠攷慮，小兄却不得不說。」

于化常道：「長痛不如短痛，小弟這叫壯士斷腕。」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金婆婆不是好惹的，你的長痛斷不了，却招來了無窮後患。」

于化棠一笑道：「小弟還沒有把金婆婆放在心上。」

神手擎天楊日輝聽了又說道：「武林公論……。」

于化棠哈哈一笑道：「公道自在我心，世人的看法說法，理他則甚。」

神手擎天楊日輝搖頭苦笑道：「老三，小兄眞不知怎樣說才好。」

于化棠抱拳爲禮道：「小弟對不起大哥，替大哥惹來不少麻煩，小弟向大哥道歉。」

神手擎天楊日輝吃吃一笑道：「拿得起，放得下，小兄佩服你這份豪氣，咱們不談金瑛了……」

話題一轉，接着道：「杜帮主今晚要爲你舉行一次盛大的接風夜宴，老三，這件事我們心理上不能沒有準備。」

于化棠道：「依大哥之見呢？」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他們很看重你，小兄也需要你，依小兄之見，你應該留下來，不過，不能隨便答應，你要爭取你應有的身價。」

于化棠點頭道：「小弟明白。」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就現在所知，今晚盛會除十三副帮主和七位夫人之外，還有四大壇主，和八大護法，這都是目前金銀帮的頂尖高手，各有各的絕藝，人人不好對付，憑你我兄弟二人之力，只能智取，不可力敵。」

于化棠道：「小弟理會得。」

神手擎天楊日輝接着便把十三副帮主，四大壇主，八大護法的武功藝業向于化棠作出了一番詳盡的分析。

至於，七夫人的虛實，神手擎天楊日輝就無以相告了。

有了神手擎天楊日輝的一番分析，于化棠本來穩定的心理更是穩定了。

可是，神手擎天楊日輝走後，于化棠房中出現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位不速之客是在于化棠把神手擎天楊日輝送出房門外一回身時發現的。

她，就是在于化棠離房瞬間之際，先一步進入了于化棠房中，她是一個丫環打扮的丫頭。

于化棠暗暗一皺眉頭，忖道：「此女居然連我的耳目都瞞過了，別看她只是一個丫環打扮，那身藝業可絕非等閑人物。」心中一驚，暗自提起了一口眞元內力，有備無患。

于化棠外表輕鬆得像沒事人一樣，向那丫頭點頭一笑道：「姑娘有何貴幹？」

那丫頭欠身一移，翻手取出一物道：「大俠可識得此物。」那是妙手翻天宇文及的信物。

于化棠現出微微一驚的目光，道：「姑娘是……」

那丫頭的口風可緊得很，只道：「大俠先回答婢子所問。」

于化棠道：「在下認識此物。」

那丫頭道：「此物原主人是婢子之朋友。」

于化棠道：「也是在下的朋友。」

那丫頭道：「此物原主人有一事相托大俠，大俠可願相助？」

于化棠點頭道：「姑娘請說。」

那丫頭道：「請大俠在今晚宴會之中，當衆脫下和合神君杜絕和第十三副帮主的左脚鞋襪。」

于化棠道：「什麼理由？」

那丫頭道：「查證他們左脚上的一個特徵。」

于化棠一震道：「什麼特徵？」

那丫頭回答道：「看誰缺少了小脚趾頭。」

于化棠止不住一陣心頭猛跳，道：「爲什麼要同時查證他們兩人？」

那丫頭道：「不同時查證，就無法分辨他們誰是誰。」

于化棠道：「姑娘可知道十三副帮主的身份？」

那丫頭道：「知道，他就是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

于化棠道：「他是在下盟兄。」

那丫頭道：「婢子知道。」

于化棠道：「丐幫弟子，經常打赤腳，應是人人皆知之事，隨便問一問就知道了。」

那丫頭道：「可是楊幫主從來不打赤腳。」

于化棠道：「他在未當幫主之前……啊！……你……你是說……」

那丫頭道：「你明白了就好。」

于化棠搖了一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丫頭道：「所以要證實，兩個人同時證實。」

于化棠沉思了半天道：「這件事很難做，要看杜絕的左腳不難，但是，在下不能也無法向楊幫主出手……」

那丫頭道：「不錯，這是一件很難的事，否則，也不敢有勞大俠相助了。大俠可知，要找尋他們兩人同時相聚的機會更難啊！」

爲什麼要同時驗看他們的左脚？

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兩人可能隨時變換身份。

如此說來，那丐幫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豈不大有問題？

這可是一件天大的公案，于化棠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這時，那丫頭一欠身道：「請大俠盡力相助，小婢告退了。」

她的身法可眞快，說走就走，于化棠叫了一聲：「姑娘！……」想和她多談談時，已是來不及了。

看來，這次夜宴大不尋常了。

晚宴雖然不尋常，但却相當吸引人，于化棠有點坐立不安，這個時候的等待，委實傷人的感情。

于化棠是貴賓，當他被請入大廳時，廳中已是一片人海，主人和合神君杜絕已先他而到，揚手爲禮相迎了。

和合神君杜絕神采飛揚，與上次相見時，又是一番不同的氣派。

他的左旁是一行列的十三大副幫主，右旁是看得人眼花撩亂的七位天仙夫人。

憑他的江湖聲望來平衡這項禮遇，實是太過火，太不倫不類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曾和和合神君杜絕交過手，而且勝了和合神君，因此和合神君很是看重他。

萬頭攢動中，于化棠也看到了金瑛，金瑛低着頭，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兩人沒有對上眼，更談不上心靈上的震撼。

一陣禮貌過後，于化棠就了貴賓席，貴賓席與和合神君的主位平行而設，和合神君的主席有七位美絕人寰的美嬌娥同席；于化棠的貴賓席只有他一位席位，席旁站了四個侍酒的美女。

那四位美女之中，居然有金瑛一份，這是什麼場合？什麼味道？眞愧和合神君杜絕想得出來。

更難得的是，于化棠居然無動於中，只談談望了金瑛一眼，目光就射向和合神君杜絕身上了。

和合神君杜絕沒有什麼開場白，只舉杯道了一聲：「請！」

一「請」就是三杯，于化棠酒到杯乾，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態度。

和合神君杜絕又一舉杯道：「老夫再敬你一杯。」

于化棠道：「請問理由何在？」

和合神君道：「敬你是一個『無名無利』的眞英雄。」

于化棠一舉杯：「多謝！」乾了。

和合神君杜絕再次舉杯道：「老夫還要敬你一杯……。」

于化棠用目色表示了他的問話，和合神君接着又說道：「老夫敬你是一個『忍人』。」

于化棠哈哈一笑，又乾了杯中之酒。

和合神君杜絕又把酒杯舉起道：「第三杯，老夫敬你是個『通人』。」

于化棠現出迷惑之色道：「何謂『通人』？」

和合神君說道：「通情達理，不拘世俗。」

于化棠一笑道：「好說！好說！」也乾了杯中之酒。

和合神君杜絕於是緩緩的道：「所以，你是老夫理想中的事業伙伴，老夫歡迎你加入本幫，……」

于化棠一笑截口道：「幫主且慢，在下不但未曾答應入幫，而且，事先亦未聽幫主邀請加入貴幫。」

和合神君杜絕點頭道：「現在老夫邀請你入會如何？」

于化棠笑了一笑道：「請問你給我什麼地位？」

和合神君杜絕道：「隨你自己要。」

于化棠開玩笑地道：「如果在下想當幫主呢？」

和合神君杜絕正色回答道：「君子一言！」

于化棠一怔，再也笑不出來了，也答不出話來了，他原只是說說笑話而已，想不到和合神君居然大方得出人意料之外，簡直沒了譜。

和會神君杜絕見他半天不接話，笑着又道：「于大俠眞有與趣權掌本幫幫主之位？」

于化棠騎虎難下，囁嚅地道：「幫主有何條件？」

和合神君道：「本幫志在江湖大業，老夫忝居幫主之位，常以才識不足爲憾，大俠如有意投掌本幫，正是本幫之幸，老夫之幸，那有什麼條件。」

世上眞有這樣便宜的事？

于化棠可是得寸進尺地道：「在下却有幾個條件。」

和合神君道：「理當如此，請說！」

看來是人家非讓他當這幫主不可，于化棠只有硬着頭皮道：「七位夫人請同幫主一併移交。」

這個條件太叫人難以接受了，可是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和合神君做得到，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行！」

于化棠愕然道：「幫主眞大方啊。」

和合神君笑呵呵地道：「人才難得，理當如此。」

于化棠說道：「可是在下不願不勞而獲。」

和合神君道：「你要先立功，而後正幫主之位，也行！」看來只要他點頭，怎樣都行。

面對面的問題，唯一破裂的途徑，只有一個「不」字，和合神君的字典裏好像就沒有這個「不」字。

于化棠道：「在下倒也不是要立什麼功，而是想各憑本事爭取這幫主之位。」

和合神君笑盈盈的道：「你要和老夫動手，在羣雄之前立威，行！」

于化棠道：「在下要動手的不是幫主一人……。」

和合神君笑道：「你是要我們大家打你一個人？」

于化棠搖首道：「在下倒也不是這樣狂妄的人。」

「你的意思是……」

于化棠道：「幫主之位，幫中之人，人人都有取得之權利，在下的意思是比武奪魁，給大家一個機會，如此取來的幫主，才是實至名歸的眞幫主，在下要當幫主，就要大家心服口服。」

和合神君杜絕沉思了片刻道：「這在某方面來說，很像各個擊破的謀略……」

于化棠算是抓住了和合神君杜絕的話題，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的條件算是沒有提……」

和合神君杜絕忙又搖手道：「算數，算數，老夫同意你的條件，其實，本幫臥虎藏龍，不乏才智兼優之士，幫主之位人人有望，倒是一種最好的鼓勵方式，老夫爲全幫着想，倒要謝謝你這條件啦！」

和合神君杜絕好像下定了決心，非把于化棠吸收於金銀幫的旗下不可，于化棠眞有這樣天大的價值麼？

于化棠被唬得一楞一楞的，簡直自己都迷糊了，不知誰在作弄誰？

「于大俠，還有什麼條件？」

有條件也只是作弄他，他連幫主之位都願意讓出來，于化棠實在想不出更難的難題，只有心不甘情不願地搖頭道：「沒有了，現在在下最需要的美酒佳餚，然後，借着酒興，過關斬將，取代你的幫主之位。」

和合神君杜絕呵呵一笑，舉杯道：「請！請！眞的，菜都快涼了。」

于化棠忽然向七夫人小紅拉手道：「小紅，過來，我們對飲幾杯。」

七夫人小紅也許人盡可夫，那是在不公開的情形之下，目前這等場合，于化棠這種行爲豈不是等於給和合神君的難看。

七夫人小紅一張臉眞紅得成了小紅，和合神君却是哈哈一笑道：「去！去！去！沒關係，去替老夫陪客。」

七夫人小紅笑着過去了，兩人併肩而坐，你一杯來，我一杯去，羨煞了多少人，也妬煞了多少人。

金瑛就站在于化常身後，于化棠好像不認識她似的，正眼也沒瞧她一眼。

別人看了于化棠只是羨與妬，金瑛的感受却是又羞又恨、又氣又惱，她可豁出去了，什麼也不顧的冷笑一聲，接着手幻千形萬象，「劈劈！啪啪！」給了于化棠一陣耳光。

于化棠一楞之下，勃然大怒，暴喝了一聲：「賤婢！找死。」右手一抬，揮袖間便把金瑛打得飛了出去。

金瑛在半空中悶「哼！」了一聲，落地之後，便一動也不動了。

七夫人小紅飄身出去，探了金瑛一下鼻息，說道：「給她一副上好棺木吧。」

于化棠眞是變了，變得這樣狠心，教七夫人小紅回座時，臉上都沒有了笑容。

多少人的目光，都燃起了怒火。

其中尤以羅雯君最是憤怒，幌身之下，就到了七夫人小紅身後，右手一探腰際，掌中扣了一把七首，她決心要替金瑛報仇，等待機會，給他一七首。

七夫人小紅何等機警之人，對羅雯君的心意更是瞭然於心，暗中又扯羅雯君的衣服，又使眼色，道：「小蘭，這不是你的事，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羅雯君暗暗一震，忖道：「說得也是，金瑛的死關我什麼事，我爲什麼要這樣激動，甚至把自己此行目的都忘了……」

其實她的厭惡于化常的理由是在潛意識裏，原來她暗中在愛着于化棠，把于化棠對金瑛的態度，當作于化棠對她的態度，而痛心的冒出了一股無名之火。

七夫人小紅的及時喝醒她，使她悚然一驚，低頭退了回去。

于化棠眞是這樣心黑手辣，無情無意的人麼？

有人是正面的看法，有人是反面的看法，也有人投着兩可的看法。

眞正知道自己的只有于化棠自己，他不能不痛下殺手，掃除金瑛這顆絆脚的棋子。

其實，于化棠現在的心情還是裝着惡面孔啃自己的心，笑着拿杯喝自己的血。

接風宴已經不是重頭戲了，重頭戲是改在了「金銀幫」的演武場。

演武場四週點燃了手臂粗的大火炬，照得全場如同白晝。

和合神君與于化棠賓主就坐，其中相隔了一張長桌子，保持了彼此之間的安全距離。

和合神君有六位夫人併在一起，于化棠也還留住七夫人小紅相陪。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只待吩咐比武就要開始。

爾虞我詐　擺脫控制

和合神君客氣的一抱拳道：「如何進行比武奪魁，請于大俠提供卓見。」

于化棠道：「在下是客，幫主是主，如何進行請幫主吩咐就是，不過……。」

說得客氣，但不是沒有意見。

和合神君微微一笑道：「于大俠請直言。」

于化棠道：「貴幫藏龍臥虎，人才濟濟，除了十三副幫主、四大壇主、四大護法，爲當然競爭者外，對於其他有眞才實學之士，似應准其參加競技，以示大公無私，不知幫主以爲如何？」

和合神君點頭道：「于大俠所見甚是，只是人數怕不少啊。」

于化棠道：「關於人數節制問題，在下有一個辦法，不知幫主以爲如何。」

和合神君道：「于大俠大才，請吩咐就是。」

于化棠道：「吩咐之說，在下不敢，愚意以爲凡下場競技奪標之人，其技藝水準，應有特定之標準。」

和合神君道：「于大俠所言甚是，如

何確立競技標準，有煩大俠一併見告。」

于化棠道：「幫主可在場中設下一三丈長的焰火大陣，陣中鋪以厚達一尺的火紅木炭，凡參加競技之人，除幫主身份尊崇例外，從十三副幫主起，必需赤脚先行通過焰火大陣，才能取得競技資格，參加競技……。」

和合神君點頭笑道：「好！好！好！」接一揮手，向下吩咐道：「準備焰火大陣。」

這時忽然有人接口道：「好是好，只是攷慮尚不週全，如果奴家等有心湊湊熱鬧，難道也要光着一雙脚兒通過焰火大陣不成。」

誰也想不到，說話的人竟是平日不苟言笑的三夫人。

于化棠欠身道：「夫人們個個身懷絕技，已是有目共睹之事，自可免於資格審查。」

三夫人搖頭道：「有例外，就不公平了。」

于化棠一時爲之語塞，訕訕的道：「夫人有何高見？」

和合神君一笑道：「于大俠，三夫人言外之音是說老夫不應例外不通過焰火大陣，你難道聽不出來麼！好！好！好！老夫沒有特權，一律先通過焰火大陣，獲取競技資格就是。」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幫主放棄特權，賤妾收回前言，其實，特權乃是弱者的外衣，女子不一定是弱者，既有心爭雄，便當與你們男子併肩同等，賤妾不才，有心與諸君一爭長短，就此先行獻醜了。」

金銀幫總壇所在之地，應用之物，一概俱全，競武場中早已準備好了焰火大陣，熊熊的火焰，把每一塊木炭燒得通紅，熱浪所及，遠達數丈。

三夫人長身而起，微微一提曳地長袍，露出半截欺霜賽雪的晶瑩玉足，輕輕一提氣，就上了焰火大陣，緩步而行，片刻之間已走完了焰火大陣。

玉足自是絲毫無傷，別說她玉足無雙，就她那微微高過玉足的長袍下擺，亦毫無異狀。

一陣掌聲把她送回了座位，她轉向于化棠微微一笑。

自幫主以下十三副幫主、四大壇主、四大護法，都一一走過了焰火大陣。

于化棠看得眞切，幫主和合神君與十三副幫主神手擎天楊日輝兩人的左脚，都完好無缺，誰也沒有缺少小脚趾。

于化棠偷偷向三夫人望去，只見她臉上亦是一臉迷惑之色。

于化棠一回頭，笑向七夫人小紅，道：「七夫人請！」

七夫人小紅伸了一下舌頭，說道：「我可……」

于化棠暗暗傳音道：「別怕，有我隨在你身後，保你大出風頭。」

七夫人小紅馬上接口道：「我可沒把握哩！」

于化棠笑道：「夫人是深藏不露，請別客氣了。」

七夫人小紅只有硬着頭皮提衫下場，于化棠隨在她身後丈遠左右，一路跟進。

七夫人小紅雙脚踏在赤紅的木炭上，竟然沒有絲毫灼痛的感覺，就像是踏在潮濕的落葉上，脚心還有着一種清涼的感覺，她雖手低，眼光可是很高，暗暗駭然忖道：「這于化棠可眞是深藏不露，護身神功居然能表達一丈開外，兼顧到我，我……我……」

她想到高興之處，心中一動，忽然想到金瑛的慘死，她可就高興不起來了。

金瑛和他還是名正言順的夫妻哩！我在他眼睛裏又算是什麼身份。

她不但高興不起來，而且還揑了一把冷汗，不知他將來如何對待自己。

于化棠通過火焰陣之後，又有二十個人通過了焰火大陣，其中有十二個舵主，四個副壇主，一個伙房裏的老伙夫、一個馬夫、二個車夫。

那一個伙夫、一個馬夫、二個車夫，都是幫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因此，這四個小人物，也就成了衆人口中的話題，衆目所視的焦點。

于化棠計數了一下人頭，够資格的人數，計達四十五人之多。

別看這小小的焰火陣只是一些燒紅了的木炭，眞要能毫髮無傷的走過它，最少非有當今江湖上一流高手的內涵不可。

一個小小的「金銀幫」，居然集有這樣的一流高手，如果眞能萬衆一心，朝着一個目標邁進，那可是一股極爲可怕的洪流。

當幫中弟子再無人敢出頭通過焰火大陣時，和合神君揮手叫道：「撤去焰火大陣！」

「且慢！且慢！還有老夫我沒有過陣！」妙手翻天宇文及穿了一身樵子裝束，從人羣中冒了出來，不管三七二十一，身子一躍，上了焰火大陣，一步一步走完了全程。

和合神君見他走完了焰火大陣，大方地一笑道：「歡迎！歡迎！但不知大俠上姓高名，尚請見告。」

妙手翻天老實不客氣的坐在于化棠旁邊的貴賓席上，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妙手翻天宇文及是也。」

妙手翻天宇文及算是江湖上過了氣的新聞人物，但却不是江湖上的震撼人物，和合神君只淡淡的一笑說道：「久仰！久仰！」

妙手翻天笑呵呵的道：「別客氣！別客氣，老夫這次可是來搶『金銀幫』幫主的飯碗了，幫主可別介意。」

和合神君還眞沒把妙手翻天放在眼裏，故示大方地笑道：「歡迎！歡迎！請！請！請出場吧。」

妙手翻天探手道：「先飛的是笨鳥，老夫可不是笨鳥兒，先看熱鬧再說吧。」

早年的打擂台和競技可不像今天的什麼比賽，有循環賽，淘汰賽，什麼什麼賽的各種方法，以求公平，那時祇講究最後的勝利，誰是最後的勝利者，誰就是出人頭地的英雄。

這種英雄的產生，可以一開始就跳上場去，連勝到頭，也可以投機取巧，保持體力，拖到最後，打別人一個精疲力歇，而榮登榜首。

妙手翻天口沒遮攔，正是最好的擋箭牌，和合神君只有哈哈一笑，道：「宇文

大俠眞是精打細算，檢定便算了，好！就叫他們先動手吧。」

接着一聲吩咐：「開始競技！」

場中就開始了拚鬥，大家的注意力也就集中在場中了。

于化棠與妙手翻天的眼睛當然也不能不望着場子上，其實他們暗中却用傳音神功，交接起來。

妙手翻天劈頭便問道：「老弟，你在出什麼花樣？可把老夫弄糊塗了。」

于化棠道：「看起來，題目好像是晚輩出的，但晚輩感覺到，晚輩是被牽着鼻子走。」

妙手翻天道：「你可要小心了。」

于化棠道：「晚輩已無後顧之憂，不怕他們的千變萬化了。」

妙手翻天忽然道：「三夫人可曾找過你？」

于化棠道：「有人用前輩信物找過晚輩，她是不是三夫人就不敢斷言了。」

妙手翻天道：「她就是三夫人小眉兒，她有何計劃？」

于化棠道：「她要找一個左脚沒有小脚趾的人，晚輩借題發揮，只是叫大家都把鞋襪脫下來了。」

妙手翻天道：「找到了沒有？」

于化棠道：「很令人失望。」

接口又道：「她此擧目的何在？」

妙手翻天道：「老夫也不大清楚，此女脾氣很怪。」

于化棠「哦」了一聲。

妙手翻天伸手暗中遞給他一件東西，道：「喏！老夫替你找到了這件東西。」

于化棠暗中一摸：「天呀！敢情就是那塊『泰山石敢當』的牌子。」他高興得一顆心幾乎就要從口腔中跳了出來。

于化棠又是感激，又是驚訝的道：「老前輩，那裏得來的？」當然不是那間茶舖，那間茶舖能給他一塊假的，定然早就出了毛病，這是必然的結果。

妙手翻天帶着幾分攷驗的語氣道：「你看呢？」

于化棠道：「不是丐帮就是李家。」

妙手翻天一翻眼說道：「沒有第三家了？」

于化棠道：「如果再有第三者出現，問題就更複雜了。」

妙手翻天簡短的道：「李家。」

于化棠道：「那他也應該來才對。」

妙手翻天道：「就快到了。」

兩人相視一笑，彼此會心的一笑。

于化棠輕嘆一聲道：「現在我最需要的是時間。」

妙手翻天道：「你最需要時間？」于化棠那句最明白簡單的話，在這個時候發出，有着最難瞭解的深度。

于化棠道：「我要練功，一種暗藏在這『泰山石敢當』牌子上武功。」

妙手翻天道：「我要早知道，早就給你送來了，其實我到手已有好幾天了。」

于化棠道：「以前我也不知道，才從啓示中有此瞭解。」暗中又把那塊「泰山石敢當」的牌子遞給了妙手翻天，代替了進一步的說明。

原來，那塊牌子忽然小了很多，就這談話之間，于化棠已暗中用眞元功力，將牌子外殼煉開，現在的小牌子，就是裏面取出來的，正面還是「泰山石敢當」字樣，反面却多了一些妙手翻天無法瞭解的圖案。

妙手翻天將牌子還給他道：「你要臨時抱佛脚？」

于化棠道：「有一個時辰就够了！」

妙手翻天微一沉思，道：「老夫有辦法了，咱們到場中比武去，……。」

場中比武的情形，十二位舵主和四位副壇主都已落敗出局了。

倒是那四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分據在場中四方，成了四位勝利者。

原來，他們比武時，雖然沒有明顯的分組，却一出場就是四個人，分成四對較量，現在是自己人比武，出場的先後，自然也是身份低的先上，先出場的是那四個小人物，現在留在場中的，還是那四位小人物。

當然，現在他們的身份，雖然還是小人物，而他們的武功成就已經不是小人物了。

四位護法上場，照樣敗下陣來了。

四位壇主上場，也沒能够把他們打下來。

那四個小人物，一共勝過二十四人了，每一個人都拚過六場，勝過六場。

「金銀帮」的壇主副壇主，可不是容易鬥的人物，他們居然也過了關，這可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

在他們四個人的臉上，也都出現了疲容……

妙手翻天飄身走落場中，笑道：「笨鳥兒都飛走了，四位也打累了，你們該休息休息，老夫向沒有下過場的領教。」話說得够明白了，他要鬥的是十三副帮主。

于化棠哈哈一笑，接口道：「小子不才，陪前輩走走如何？」

「如何」聲中，于化棠人已到了場中，抱拳道：「請！」

兩個人都是空手，一聲「請」字之後，便展開了一場龍爭虎鬥！

如以「金銀帮」的立場來說，他們兩人搶先出手，簡直不智之至，無論誰勝誰敗，都等於替「金銀帮」除去了一個競爭者，替「金銀帮」的副帮主們省了一分氣力。

尤其，七夫人小紅暗中更是直罵于化棠「莫明其妙」不止！

三夫人也是娥眉緊鎖，迷惑不止！

妙手翻天一搭上手，也就一點都不含糊，使出了眞實本領，一輪急攻，搶盡了先機，打得于化棠變顏變色。

于化棠倒也沒叫人看走眼，先是支持不敗之局，找到一個機會，猛然大喝一聲，氣勢一變，扳回先機，和妙手翻天打得難解難分。

他們可是眞打眞幹，別的不說，那強勁的勁氣，就遠達五丈開外，逼得觀戰之人，人人透不過氣來。

「金銀帮」沒有看輕過于化棠，于化棠有此功力，自是意料中事，倒是這個丐帮敗類，破了門的妙手翻天的功力也如此高明，大出場中人意料之外。

尤其，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現

在金銀帮的十三副帮主，一雙劍眉聳得天高，眼中一片迷惘之色。

照說，妙手翻天被逐出丐帮時，由於他巳是長老身份，一身功力列入丐帮高手之列，按照帮規，他的功力應該被追回六成，只留四成給他保身活命，同時，也制住他某處穴道，使他永無修復功力的可能，以防他反臉成仇，意圖報復。

這是，丐帮的帮規，絕無例外。

如今，妙手翻天這身功力，可就叫人心裏害怕了。

他們兩人打得可眞認眞，一拚就是二百多招，而且，都打得大汗淋漓，出盡了全力……。

忽然，他們的招式同時慢了下來……可不得了，竟然拚上了內功！

突然，單掌一搭，掌祇掌，就立在原地不動了。

奇怪的是，這時的于化棠的右手反而納入懷中，就以單掌相拚，而妙手翻天也不佔于化棠的便宜，把左掌插在腰上，也是單掌相對。

起先，兩人是大眼對大眼，連眼睛都對上了，到了後來，兩人却都把眼睛閉上了，似是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他們可做得眞像，連金銀帮帮主和合神君都沒有看出來。

其實，他們只是外表做得嚇人，根本不是在拚鬥內功，于化棠左掌插在懷內，正摸在令牌反面的圖形上，潛心一志的在參悟圖中的武功變化。

于化棠當然他也有他的一本經，他有他的瞭解和他的自信，否則，別人得到這面牌子，發現了這牌子的秘密，也不可能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把牌子上的武功參悟出來。

半個時辰很快的過去了。

忽然，李百萬經過通報之後，帶着四個人走了進來。

他還是那有錢人的樣子，臉上堆滿了笑容，抱拳高舉，一路道：「打擾！打擾！罪甚！罪甚！」

和合神君杜絕起座相迎說道：「李員外，來得正好，可以替我們做一個公證人了。」

李百萬目光一掠場中相持的于化棠與妙手翻天道：「他們爲了什麼？如此不顧死活的相拚！」

和合神君道：「爭帮主之位。」

「爭帮主之位？」李百萬聽了眞有點疑訝。

和合神君說了個大概，然後向神手擎天楊日輝含笑道：「楊副座，你也過來陪陪李員外。」他這種安排，確屬必要，因爲楊日輝排名第十三，離開李百萬遠得很啦。

神手擎天走過來一笑道：「老二，你終於還是來了，帮主非常欣賞你理財的長才，要大大的借用你，特別爲你又設了一個副帮主的職位，今後『金銀帮』的家當，又等於你的家當了！」

李百萬不置可否的一望正拚得勝負不分的于化棠和妙手翻天道：「聽說妙手翻天乃是丐帮破門長老，一身功力怎麼還有這樣了不起，長此下去，只怕老三要吃虧了。」

看起來，眞有點教人替于化棠担心，這時兩人背上的衣服都汗濕透了，但額頭上的汗珠，于化棠的比妙手翻天的要大的多，多得多！

當然，這又是妙手翻天的神功妙用，其實，于化棠全心全意用在令牌上的圖案上，人巳潛思入了忘我之境，連李百萬的來到，他都不知道，更不可能分心裝模作樣。

和合神君點頭道：「確實有點令人担心。」

李百萬道：「帮主，我們不能坐視我們老三落敗。」

和合神君道：「這個……這個……」

李百萬一笑道：「救我們老三，就是在下加入貴帮的條件，否則，貴帮的財務，請帮主另請高明。」

神手擎天楊日輝也道：「我們老三年紀輕，來日方長，帮主答應了老二吧。」

和合神君點了一點頭道：「可是誰能分得開他們呀。」

李百萬一笑道：「在下能！」

神手擎天楊日輝以一種非常瞭解的常態，担心地道：「老二……」

李百萬一笑道：「大哥，你儘可放心，說本身功力，小弟也許不行，如果小弟經過高人指教，那情形就不一樣了。」

神手擎天楊日輝一怔道：「老二，你是胸有成竹了。」

李百萬微微一笑道：「大哥應該知道小弟不是自不量力之人。」

神手擎天楊日輝點了點頭道：「這一點，大哥對你很清楚。」

和合神君說道：「那麼，就有勞李員外了。」

李百萬一拱手道：「在下現醜了。」轉身走向場中，直向于化棠與妙手翻天身前走去……。

他的步伐從容不迫，自然流露出一種飄逸的神態，這幾步路走得完全不像百萬家財身份的李百萬，與人一種陌生之感。

座中就有人，看得眼睛都直了，立時，沉迷於一種幻覺往憶之中。

她，就是三夫人碧蘿夫人。

三夫人腦中一陣迷惘，而李百萬巳經到了于化棠與妙手翻天兩人身前。

三夫人忽然大叫一聲，道：「且慢，」人也飛身而出，到了李百萬身前。

李百萬回身道：「姑娘是？……有何指教？」

三夫人雖然就是碧蘿夫人，但碧蘿夫人却不像現在的三夫人，見過碧蘿夫人的人無法從夫人身上看出她就是碧蘿夫人。

那是一個秘密，極少數人這個知道秘密！

李百萬的第一個問號，神手擎天楊日輝接口道：「老二、三夫人在和你說話。」意思是不可失禮。

第二個問號三夫人自己回答道：「李員外，你準備用什麼方法分開他們？」

三夫人顧慮的不是于化棠，于化棠是他們的三弟，這是衆所週知的事，怎樣他也不會此時此地對于化棠有所不利，她最担心的是妙手翻天，妙手翻天是她目前最可信任的人，她當然要護着妙手翻天。

李百萬道：「在下準備用釜底抽薪之

法。」

三夫人道：「何謂釜底抽薪之法？」

李百萬道：「他們兩人內力深厚，兩力合一，無人可當，所以，以力分力，以力釋力，都是下下之策，弄不好就是三敗俱傷。」

三夫人道：「那員外之法，是上上之策了。」有點冷言冷語的意味，不知怎樣的，她對他似是有了成見。

李百萬道：「在下不久前得到一種『玄玉天香』，能消弭人們胸中殺機於無形之間，滌盡俗塵，還我眞茹，而且中香之人，內力自收自斂，絕無任何不良後果，反而因禍得福，更收調攝之助，夫人以爲如何？」

三夫人一陣猶疑道：「這……」

「小珠兒，現在絕不能分開我們，你要盡其所能再拖半個時辰。」妙手翻天心中可急了，一股細如蚊蚋般的細聲，送進了三夫人耳中。

三夫人從猶豫中解脫出來，搖首道：「說得很動聽，萬一出了差錯呢？」

李百萬道：「出不了差錯。」

三夫人道：「我說的是萬一。」

李百萬笑道：「在下的『玄玉天香』不會有萬一。」

三夫人道：「眞的不會有『萬一』，那你就用你的『玄玉天香』吧。」

翠袖輕輕一拂，轉身走回座上。

李百萬只見她拂袖之際，衣袖似乎有意無意之間碰了一下妙手翻天和于化棠，他心中一動暗忖道：「她……她……在搗鬼！」

所謂「疑心生暗鬼」，李百萬此念一生，又加上三夫人臨走那種語氣，疑心加疑，李百萬可不敢一力承担到底了，接着，語氣一變笑道：「煩惱皆因强出頭，夫人既有『萬一』的顧慮，在下强賓不壓主，只敬謝不敏了。」

這種代人受過的當，他可犯不着去上，只有一笑退回座上。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老二，爲什麼不出手？」

李百萬道：「你沒聽三夫人的話麼，小弟覺得三夫人的話顧慮得是，小弟又何必强自出頭。」

和合神君點頭道：「這原是吃力不討好的事，那就讓他們拚吧，好在場地甚是寬廣，無碍繼續進行較技，」接着，向大家一揮手道：「繼續進行較技爭雄。」

三夫人又下場了，她下場後，却向李百萬一抱拳道：「李員外，有請賜教。」

和合神君搖手道：「夫人，不要擾了局，李員外可是客人。」

三夫人冷笑一聲道：「李員外是客人，難道于化棠不是客人，于化棠可爭帮主之位，李員外要無爭帮主大位之心，又何以來得這般適時，帮主，你就別自作聰明了吧。」

英雄難過美人關，男，懼內算不了什麼，和合神君哈哈一笑道：「是的，夫人所見甚是，只不知李員外意下如何？」

李百萬隨和地一笑，說道：「盛情難却，在下只有勉力奉陪了。」他居然下了場子。

這大出和合神君意料之外了，同時，神手擎天楊日輝也暗暗皺了一下眉頭，他不同意李百萬下場去鬥三夫人。所謂「好男不與女鬥」，何況，他根本沒有突破重重難關的希望，何不藏拙爲上。

李百萬到了三夫人面前，一抱拳說道：「在下藝業不精，尚望夫人手下留情一二。」

三夫人忽然一搖頭道：「你現在還不能和我動手。」

簡直是開玩笑，李百萬忍不住雙眉一皺道：「爲什麼？」

三夫人說道：「你還沒有經過資格審定。」

「什麼資格審定？」李百萬來得遲，當然不知道赤脚通過「焰火大陣」之事。

三夫人道：「馬上你就知道了。」

接着，喝聲吩咐道：「擺上『焰火大陣』！」

一呼百喏，「焰火火陣」燃起了熊熊烈火。

李百萬一撩衣襟道：「在下現醜就是。」兩脚一點，上了「焰火大陣」。

三夫人道：「李員外別心急，照規定是該赤脚上陣，你還沒有脫下鞋襪啦！」

李百萬原是脾氣最好之人，但事事發生枝節，頗有被戲弄的感覺，到此也不由臉色微微一變，微現不悅之色道：「夫人何不早說？」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現在說也不遲呀！」

李百萬巳是騎虎難下，吞回去一口忍氣，道：「好，在下遵命脫去鞋襪。」

他鞋襪一脫，當場便有兩人臉上立時變了顏色！那就是三夫人自己和妙手翻天，如果于化棠不是閉目在用功，那他也一定大感意外。

敢情，那個少了一隻脚趾的人就是這位李大員外——李百萬！

三夫人臉色一變之下，人便激動得脫口大叫一聲，道：「周天棄！我找得你好苦！」

李百萬一怔道：「你是誰？」

三夫人仰天長嘯道：「哈！哈！哈哈！我總算找到你了！」

李百萬疑訝併生的冷笑說道：「你是誰？」

三夫人幾聲長號之後，硬把心中一股怨恨的怒氣壓抑了下去，挫牙道：「我就是碧蘿夫人。」

李百萬道：「在下知道你就是碧蘿夫人。」

三夫人道：「我姓梁。」

李百萬道：「天下姓梁的女子上千上萬，誰知道你叫梁什麼？」

三夫人恨恨地道：「十年前我爲了你背師棄家……」

李百萬一笑道：「哦！你原來只是一個在下玩過的女人，哼！十年前在下玩過的女人，不上千也有數百，姓梁的，在下記不起了。」

李百萬有錢又有武功，在江湖上名聲甚是响亮，人緣也相當好，他這時的表現像是突然間變了一個人，他的每一句話都令人失驚發楞。

三夫人到底也是走南闖北見過不少世面的人，李百萬的這種態度，使她心中警

念大張，原該不可抑止的怒火，便忍着一口氣，用眼淚澆息在心頭，幽幽的道：「我叫梁蕙仙。」

李百萬的記憶裏好像就忘記了「梁蕙仙」三字，思索了半天，才突然記起似的「啊！」了一聲：「蕙仙，是你呀，你可想煞我了。」

名字想了半天才想出來，這句「想煞我了」的話，聽來教人不是好笑，而是笑都笑不出來。

李百萬的聲音忽然柔美得像唱歌樣地道：「蕙妹，現在我們總算又相逢了，也不爭什麼帮主不帮主了，讓我們從頭做起吧，來！我們回座去。」

他居然伸手去拉三夫人的手，三夫人冷笑一聲，退後了三步，道：「別忘了，我現在是三夫人！」

李百萬一笑道：「帮主夫人又怎樣，可以陪人上床，不能被人拉手？」

這種粗野沒有禮貌的話，也不知李百萬怎能說得出口。

這種話最叫人聽不下去的，第一個是和合神君，第二個是神手擎天楊日輝，他們兩人的目光都射出了冷芒，可是那冷芒在李百萬身上一落時，他們兩人立時倒抽了一口冷氣。

敢情，他們在李百萬身上發現了一件教他們胆顫心驚的東西——一顆赤紅色的扣子。

不知什麼時候，李百萬衣服上的第一顆扣子，變成了赤紅色。

這顆赤紅色的扣子，在和合神君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心中是一個極大的秘密，一個教他們心裏失去平衡的秘密。

李百萬伸出去的手，一下就拉住了三夫人的手，三夫人乖乖的由他携着手，似是聽話得很。

其實，三夫人一點也不想聽話，只是李百萬那一伸手，看來不快，但却在伸手之前有一股無形勁力罩住了三夫人身前三大穴，三夫人別說不能不聽話，就是想動一動身子都動不了，只有任由他拉住了玉手。

三夫人自從與李百萬分手以來，矢志報此辱身之恨，才化名碧蘿夫人行走江湖，以色相爲手段，追求着二個目標：一是找尋周天棄，一是致力武功上的精進。

十年歲月，她今天算是終於找到了周天棄，可是武功上的成就却叫她失望到了極點，在李百萬手下，還是不堪一擊。

三夫人心不甘，情不願，更身不由己的被李百萬拉在身旁坐了下去。

這時，和合神君與神手擎天楊日輝同時站了起來，向李百萬躬身行禮道：「屬下參見恩主！」

李百萬揮手道：「坐下。」

神手擎天楊日輝訕訕的道：「屬下不知恩主眞身，妄自尊大，請恩主賜罪。」

敢情，他也是不知道李百萬的眞正身份。

李百萬道：「因應之計恕你無罪。」

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才暗中吁了一口氣，欠身道：「謝恩主不罰之恩。」

場中變化，大出人意料之外了，假意運功的妙手翻天看得眞切，聽得明白，心中更是大爲震撼不已。

他只懷疑李百萬其人可疑，還以爲他是次要人物，想不到他竟是眞正的首腦。

這時，妙手翻天再也沉不住氣，暗暗傳音催促于化棠道：「老弟，你用功得怎樣了？」

于化棠道：「晚輩智珠巳得，隨時可以應變了。」

妙手翻天道：「那剛才的一切，你都看到了。」

于化棠道：「看到了。」

妙手翻天道：「你不覺得奇怪？」

于化棠道：「不，早在晚輩意料之中，只沒想到他這樣沉不住氣，就自暴身份了。」

妙手翻天道：「你要找的就是他？」

于化棠道：「正是他！」

妙手翻天道：「你與他……？」

于化棠道：「他是在下師兄……」

妙手翻天雙目一翻，忘了使用傳音神功，「啊！」了一聲……

當他警覺時，話聲巳經出了口，收不回來了。

座上李百萬微微一笑道：「兩位不必再裝模作樣了，請起來吧。」

妙手翻天挺腰而起，笑道：「李員外好，久仰！久仰！」

于化棠緩緩起立道：「二哥眞想不到你還是眞人不露相，兄弟可有機會了。」

李百萬笑道：「老三，只要你要，二哥的一切都是你的。」

于化棠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弟沒有這種胃口，吃不下這桌大菜。」

李百萬道：「那麼二哥就安排你去當當武當掌門人吧！」好大的口氣。

于化棠又搖搖頭道：「小弟不想當道士。」

李百萬道：「那你是一心一意要『金銀帮』了。」

于化棠再次搖頭道：「小弟也沒有興趣。」

李百萬道：「那你剛才出盡了花樣目的何在？」

于化棠道：「說來眞叫人好笑，小弟只是想帮三夫人找一個人，想不到找來找去，竟是二哥你。」

李百萬哈哈一笑道：「老三，你這件事可做得太好了，你可知道三夫人是二哥什麼人？」

于化棠道：「不敢妄測。」

李百萬道：「她就是你二嫂，早年小兄一事無成時就娶了你二嫂，在一次分手之後，便失去了連絡，你二嫂找小兄，小兄也找你二嫂，就是機緣不巧，始終難償夙願，當你二嫂化身碧蘿夫人後，小兄沒想到她就是你二嫂，要早知道她是你二嫂，我們夫妻早就團圓了，這次眞得謝謝你了。」

他明着向于化棠說明事實，暗中却希望三夫人能諒解他。

女人就是女人，就在剛才，三夫人還把他恨得要死，滿腔怒火，恨不得吃他的肉，寢他的皮，經他這樣一解釋，她的目光居然柔和起來，也沒有了恨意。

李百萬看得眞切，伸手一拍三夫人肩頭，暗中解開了她穴道，笑盈盈道：「蕙妹，你說我們該不該謝謝老三？」

三夫人顯然一下子改不過口來，却微微點了一點頭。

她這一點頭，可把關心她的人，都弄糊塗了，尤其羅雯君和妙手翻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李百萬樂陶陶的又道：「蕙妹，快把本來面目恢復過來，否則，再失散了，又要兩地相思，肝腸寸斷了。」

三夫人眞聽話，點了一點頭，從懷中取出一條手巾，在臉上拭擦起來。

只不過片刻之間，三夫人就完全變了一個人，一個比三夫人更美的人。

李百萬笑哈哈道：「對，這才是我的好妻子梁蕙仙，從現在起，你再不是什麼三夫人，而是我周天棄的唯一夫人了。」

梁蕙仙嫣然一笑道：「那你也該恢復本來面目了。」

李百萬連連點頭，應道：「應該！應該！」

他不是用的易容藥物，而是戴了一副人皮面具，一副精美得巧奪天工的人皮面具，所以誰都沒有看出來。

李百萬的本名是周天棄，周天棄的廬山眞面目，可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美男子，怪不得梁蕙仙被他兩句話一說，那股千年恨怨，齊化烟雲，飛得不知去向。

只見她望着周天棄，失魂落魄的痴呆了。

她眞是痴了，但還有清醒的人，那就是羅雯君，羅雯君忍不住幌身而出，指着梁蕙仙叱喝一聲道：「師姊，你瘋了麼？還聽他的那套甜言蜜語。」

周天棄倒是沒有着惱，只笑問道：「蕙仙，她是什麼人？」

梁蕙仙說道：「她是我的小師妹羅雯君。」

周天棄笑道：「小師妹，夫妻之間那有隔宿之仇，小師妹，你這抱不平可打得有點不對頭啊！」

清官都難斷家務事，羅雯君當場被周天棄說得張口結舌，望着梁蕙仙直搖頭，她還眞下不了台階呢！

梁蕙仙忽然向周天棄耳邊說了幾句話，周天棄點頭一笑道：「夫人的小師妹，也就是小兄的小師妹，君妹，你想些什麼，只要你說，小兄無不點頭。」

羅雯君衝出一口氣話，道：「我想當『金銀帮』帮主，難道你也讓我當？」

周天棄一笑道：「好，從現在起，你就是『金銀帮』帮主了。」

羅雯君愕然，道：「你眞給我當『金銀帮』帮主？」

周天棄面色一凝道：「小兄不是和你開玩笑。」

和合神君起座向羅雯君一抱拳道：「請帮主就座。」

羅雯君一扭頭道：「誰要當你這什麼鬼帮主。」

她原本是丫頭身份，站在丫頭行列之中，這樣一來，她也不便再回丫頭行列，扭頭走了二步，只有走到妙手翻天身旁。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女孩子的話，就是這樣當不得眞，一扭頭就能把自己說的話收了回去，小師妹，好！好！隨你的便，誰叫你是夫人的小師妹啦！」

羅雯君出頭反受辱，却又失去了立場，該死的大師姊，眞不是東西，怪不得師父連你的名字都不願提，她只有暗中恨恨而已。

周天棄三言兩語把羅雯君打下陣來，頭一回然後笑向于化棠道：「老三，小兄眞要謝謝你，可是你什麼都不要幹，你教小兄如何謝你才好？」

于化棠一笑道：「二哥，你眞想謝小弟？」

周天棄道：「一定要謝你。」

于化棠道：「那就請你帮我找一個人吧。」

周天棄笑問道：「老三，就這一件事麼？」

于化棠道：「就這件事。」

周天棄道：「找什麼人？」

于化棠道：「其人姓馬名天行，年約三十多歲，四十歲不到。」

周天棄道：「你找他做什麼？」

于化棠道：「他是小弟未曾見過面的師兄，十五年前奉命下山辦事，一去杳如黃鶴。」

周天棄道：「這多年來杳無音信，只怕巳經不在人世了。」

于化棠道：「小弟奉有嚴命，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如果敝師兄不幸被人害死，小弟便是復仇使者。」

周天棄道：「令師是……。」

于化棠道：「家師極少在江湖走動鮮爲人知，他老人家自號『臥雲村夫』。」

周天棄一站而起道：「老二，眞想不到你就是小兄的小師弟。」

話，誰都聽得出來，周天棄自認他就是馬天行了，但于化棠反而怔了一怔，道：「你眞是馬師兄？」

周天棄道：「如假包換。」

于化棠忽然長身而起道：「接招！」

周天棄哈哈笑道：「來得好！」

兩人的身子都同時起在半空中，手足相連，在半空之中旋轉起來。

他們足足旋轉了好長一段時間，都未落身下來。

只看得大家目瞪口呆，大氣都吐不出來了。

接着，只見人影一歛，周天棄與于化棠巳把臂座前，相對而笑。

忽然，于化棠道：「師兄，你到底是馬天行呢？還是周天棄？」

周天棄道：「少兄覺得周天棄這個名字很好。」

于化棠道：「師父要小弟請問師兄一句話……。」

周天棄一笑道：「咱們師門中事，留待將來慢慢再說吧。」

于化棠道：「師父有命，要小弟見到師兄時，必需請教師兄，小弟不敢有違師命。」

周天棄道：「好，那麼你就問吧。」

于化棠道：「天機圖可巳送交福建蒲田少林悟空禪師？」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你這不是明知故問。」

于化棠道：「這是師父的問話，請師兄回答。」

周天棄道：「沒有送到，小兄自己把『天機圖』參悟出來了，似乎再用不着送

到福建少林去找悟空禪師了。」

于化棠道：「師兄下山十五載，何以不回山覆命？」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回山路途遙遠，師兄那有時間啊！首先，師兄要參悟『天機圖』，其後，師兄要為師父光耀門楣，師兄那能分得開身啊！」

于化棠道：「師父可是等不及你為師門光耀門楣。」

周天棄反應奇快的道：「他老人家已經仙去了。」

于化棠點頭道：「師兄只要去年回山，就可以見到恩師了。」

周天棄道：「師弟不必悲傷，你已經找到了師兄，你的前途，有師兄替你一肩承担。」

于化棠道：「小弟之事，恩師已有安排，不敢有勞師兄分神。」

周天棄道：「師兄這就放心了。」

于化棠緩緩取出一面小牌子，雙手一捧，道：「小弟已奉師命，接掌本門門戶，請師兄參見師命金牌！」

那塊牌子，正面正是「泰山石敢當」，也正是妙手翻天送來的那塊牌子，只是現在那塊牌子小多了，除去外殼之後，成了一塊金光閃閃的金牌。

周天棄當然想不到，這塊金牌就是他已到手的那塊牌子，微微一怔道：「本門有幾面『金吾令』？」

于化棠道：「當然只有一面。」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這可就不對了。」

于化棠道：「有何不對？」

周天棄道：「小兄弟曾見過『金吾令』，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于化棠笑道：「可是這個樣子！」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金牌外殼，合而為一。

于化棠取出金牌時，只將外殼裂為四片，極易復合，而且一如舊觀。

周天棄道：「可容小兄一看？」

于化棠一推掌，把那外殼凌空送向周天棄，道：「請師兄過目。」

周天棄伸手接過金牌外殼，仔細一看，可不就是他已經到手之物，當然只氣得冒火三丈，一連冷笑了好幾聲：「好！好！好！……」

氣歸氣，但周天棄的涵養功夫確實高明，冷笑聲中居然把胸中怒火強行壓了下去，道：「小兄見過的正是這塊，不知師弟手中的金牌來自何處？」

于化棠道：「師兄，分開手中外殼便知。」

無需用力，微微一分，便將那外殼一分為四，周天棄笑得像哭一樣的道：「好啊！原來這『金吾令』還有外殼，倒把小兄騙了過去。」

于化棠道：「師兄此話怎講？」

周天棄道：「此『金吾令』本為師兄之物。」

于化棠一笑道：「不見得吧。」

周天棄道：「你從何處得來？」

于化棠道：「小弟不敢欺瞞師兄，這倒是得自師兄府上。」好像有點前言不對後語。

周天棄目光一亮，哈哈笑道：「師弟，這不正好證明了『金吾令』乃是為兄所有。」

于化棠道：「師兄並非護令尊者，如何能保有『金吾令』？」

周天棄說道：「當然是護令尊者所交付。」

于化棠道：「師兄不識『金吾玄機』，護令尊者豈會將『金吾令』交給你。」

周天棄道：「事實上他是交付給為兄了。」

于化棠回答道：「你用的定是非常手段。」

周天棄道：「老鬼不明是非，不識時務，為兄對他自然也用不着客氣。」

于化棠道：「師兄可知非法謀奪『金吾令』，罪不容誅？」

周天棄哈哈大笑道：「師弟，你從為兄之處將『金吾令』盜去，又當如何說法呢？」

于化棠道：「小弟奉有恩師遺命，乃是奉命行事。」

周天棄道：「誰知道你是不是假傳遺命。」

于化棠道：「恩師已將『金吾玄機』相授，足為明證。」

周天棄一笑道：「你是說你知道夾層之內又有金牌之事，不過碰巧罷了，不足為信。」

于化棠點頭道：「師兄如此說來，倒也成理……」

周天棄道：「所以，為兄不能以掌門之禮參見師弟。」

于化棠微微一笑，收回金牌道：「師兄所言甚是。」

周天棄又道：「但為兄可以和師弟一同參拜『金吾令』。」

于化棠道：「師兄，言之有理！」隨將「金吾令」放置桌上，退倒周天棄一旁，併肩而立，說道：「請一同參拜『金吾令』。」

周天棄點頭道：「好！」與于化棠一同拜了下去。

他們行的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禮，行禮之際，周天棄的動作較快了一點點，于化棠行完禮一抬頭，「金吾令」已經到了周天棄手中。

周天棄高舉「金吾令」，等於受了于化棠一拜。

周天棄道：「師弟，你已參拜過『掌門人』了。」

于化棠一笑道：「本門『金吾令』不像其他門派的權令，權令在手，便是掌門之人，本門掌門人必需身具『射日神指』之功，師兄會麼？」

周天棄道：「難道你會？」

于化棠道：「小弟初學乍練，不敢言精。」

周天棄翻過「金吾令」，一眼看到了那些圖形，他練成了「天機圖」上武功，身具「天機奇功」，一眼便看出那圖形便是「射日神功」，樂得一笑道：「原來，『射日神功』就在這金牌之上，那你練成射日神指的時間也有限得很了。」

于化棠老實得教人替他担心地道：「不錯，時間確實有限得很，師兄來到時，小弟才大功告成。」

周天棄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剛才與妙手翻天是在演戲。」

于化棠道：「多謝師兄手下留情，沒有在小弟緊要關頭，暗施殺手。」

周天棄冷笑一聲，道：「你知道就好，為兄要光明磊落的取得掌門人身份，也叫你心服口服，現在為兄，就開始修養『射日神指』……」

于化棠截口道：「小弟只修練了半個時辰左右……」

周天棄道：「小兄，也以半個時辰為限，半個時辰之後，為兄與你公平競爭『金吾令』誰屬。」

于化棠點頭道：「好，君子一言。」

周天棄道：「駟馬難追。」

接着選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走過去坐了下去，一招手道：「四大護法，與本座護法。」

眞想不到他口中的四大護法居然是那四個無名小卒：伙夫，馬夫和二個車夫。

那四個人身形一動，在周天棄四週各自佔好了方位，周天棄心神合一，用起功來。

妙手翻天搖頭而嘆道：「老弟，你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麼？老夫眞替你担心？」

于化棠微微一笑說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意到心盡，晚輩就可放手施為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老前輩，這也是一個你辦理貴門中事的最好機會，老前輩還不抓住這機會，更待何時。」

妙手翻天哈哈大笑道：「如非老弟提醒，老夫可坐失良機了。」

他就是這樣正經不起來，人已到了場中，還是那樣嘻皮笑臉，向丐帮帮主神手擎天楊日輝招了一招手道：「你過來，咱們談談。」

神手擎天楊日輝大馬金刀的端坐不動道：「妙手翻天，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嘻皮笑臉的向本座說話。」

妙手翻天還是那麼笑着臉道：「老夫的胆子實在算不上大，老夫還不敢以帮主之尊去當『金銀帮』的什麼十三副帮主，丟盡了丐帮的人。」

神手擎天楊日輝冷笑一聲道：「你已是丐帮逐徒，無權過問。」

妙手翻天笑笑地道：「說得也是，憑我『妙手翻天』四個字，實在不能過問你大帮主的事，但不幸的是老夫多了這個玩意兒，想不過問你大帮主的事，老夫也身不由己，這却如何是好？」

他手裏提着一個小牌子，其實不是牌子而是一個銅錢，一個當十文的普通銅錢，毫無稀奇之處。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屑的一揮手道：「多了這玩意兒你又能怎樣？」

妙手翻天道：「你可能沒有看清楚，再仔細看看。」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本座看清楚了，有話就快說，有屁就快放，本座沒有時間和你囉嗦。」

妙手翻天哈哈一笑，道：「你身為丐帮帮主居然不認識丐帮中的至高聖牌『富貴金錢』，你這丐帮帮主是怎樣當的。」

神手擎天楊日輝傲然道：「本座如何不識『富貴金錢』，只因身在『金銀帮』，無視於你『富貴金錢』的存在而已。」

妙手翻天這才面色一正，肅然道：「你身為丐帮帮主，憑此一句話，便是欺師滅祖，背帮叛道，護法弟子何在，與本座拿下這叛徒。」

神手擎天楊日輝哈哈大笑道：「宇文及，本帮主要辦你一個欺……。」

他只說了一個「欺」字……只見座下十三位副帮主中，忽的站起來四個人，一齊走到妙手翻天面前躬身道：「弟子參見護法尊者！」

妙手翻天一揮手道：「免禮，拿下叛徒楊日輝。」

事情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個「金銀帮」副帮主，居然是丐帮的高手，這對整個「金銀帮」說，可是一個了不起的撞擊。

可是，這時周天棄正在臨時抱佛脚修練「射日神指」，有他在此，和合神君又豈能輕舉妄動，因此，「金銀帮」雖是震撼無比，却無人敢作任何決定。

那四個同時也脫去了外袍，現出一身花子裝，再一抹臉，連容貌都變了，變成了丐帮四大金輪護法。

敢情，他們並不是眞的什麼副帮主，只是在那四個副帮主身上動了手脚，取代了他們的身份而已。

神手擎天楊日輝不由得臉色大變，一按桌子跳了起來，便向外面衝去……

丐帮四大金輪護法早已站好了方位，四人一聲大喝，就截住了神手擎天楊日輝，惡鬥了起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原是丐帮中近百年的特出人才，照說，丐帮這四個金輪護法未必能制得住他，只是，這個神手擎天楊日輝不是眞材實料的神手擎天楊日輝，只是一個易了容的西貝貨，那就絕不是丐帮四大金輪護法的對手了。

蠻神氣的神手擎天楊日輝這時一點也不神氣了，手忙脚亂之下，情急得大叫一聲道：「于老三，大哥對你不薄，你怎可袖手旁觀？」

于化棠笑着走了過去，妙手翻天一揮手道：「住手！」四大金輪護法住手退了下來。

神手擎天楊日輝氣喘吁吁地道：「于兄，你要救我。」原來是老三，現在又叫起他于兄了。

于化棠道：「這是你們丐帮中事，叫小弟如何救得了你。」

神手擎天楊日輝道：「我不是丐帮中人。」

「那你是什麼人？」

「在下裂掌開山金大山！」

「楊日輝何在？」妙手翻天幌過身來，接口問道。

裂掌開山金大山道：「這……」轉眼望着于化棠，希望于化棠說句話。

于化棠道：「說出楊帮主藏身之處，這是你唯一活命的機會。」

裂掌開山金大山道：「他在……」身子一幌，只說了二個字，就倒地而死。

于化棠一回頭，只見周天棄已經站了起來，含着微笑道：「叛我者死。」

妙手翻天怒喝一聲道：「你……」

于化棠截口道：「現在是晚輩的事了，前輩且退過一邊去。」

周天棄一笑道：「師弟，你眞愛管閑事啊。」

于化棠道：「給小弟一個面子，把楊日輝還給他們。」

周天棄道：「楊日輝對我已無用處，好，師兄給你這個面子。」接着向妙手翻天說了一個地點。

妙手翻天宇文及向于化棠一抱拳道：「多謝！後會有期。」帶着四大金輪護法，飛身而去。

于化棠向周天棄一欠身道：「我們可以動手了。」

周天棄身前那四大護法，忽然搶身而出，道：「恩主，請准屬下四人，先會他一陣。」

周天棄居然點了一點頭。

于化棠雙眉一軒，冷笑一聲說道：「好，在下就拿你們試試我的『射日神指』吧。」

他話聲出口，人也搶先出了手，那四大護法身形方動，只見于化棠屈指連彈，陣陣尖嘯中，那四大護法竟沒有一人遞得上手，便翻身倒斃地上。

這四個人，一路過關斬將，把四大壇主都打敗了，他們的身手，已是有目共覩，實非等閑之輩，想不到居然連于化棠一招都接不住。

于化棠這一手，大收殺鷄警猴之效，全場爲之一悚，緊張得連聲音都沒有了。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師弟，你好高的悟性，片刻時光，就已深得『射日神指』精髓，師兄今日不除你，日後，只怕沒有師兄混的了。」

于化棠道：「師兄好說，請！」

周天棄道：「接招！」

二人身子一合，便分不出誰是誰了。

二人都深得「射日神指」趣指，這一動上手，反而誰都不敢輕易使出「射日神指」，因爲「射日神指」雖然無堅不摧，但耗用眞力極巨，在他們初學乍練的今天，一不指中，便有後力不繼之弊，如此高手相搏，毫厘之差，立判生死，是以兩人都不敢輕易使用「射日神指」，只以個人原有武功相拚。

一陣急拚之後，忽然，「啪！」的一聲，于化棠的身子被打得飛了出來……

于化棠飛出的身子，一點地又撲了回去。

過不多久，又是一聲「啪！」于化棠又被打得飛了出來。

于化棠一聲清嘯，又撲了上去。

接着，只聽，啪！啪！……之聲不絕於耳，而于化棠的身子也就一來一往，飛撲不停。

于化棠顯然不是周天棄的敵手，衣服被打爛了，人也被打得臉青目腫，口鼻之間血跡斑斑，簡直成了一個血人。

唯一令人迷惑不解的就是于化棠傷得這般重，他撲回去的身形，一點也不見得呆滯，他就像是個打不死的人死纏不止。

一連挨了四五十下之後，于化棠伏在地上站不起來了，人站不起來，當然也就再也撲不過去了。

周　棄是打人的人，好像也和被打的人差不多，狼狽得像條死狗。

這時，三夫人和七夫人也都忍不住撲了上去，一人照顧一人，三夫人照顧的自是周天棄，七夫人却抱住了于化棠。

于化棠喝了二杯水，一挺腰又站了起來，向周天棄道：「師兄，小弟是不死不休，請吧！……」

七夫人欲制止于化棠，却被于化棠一掄掌，托出老遠之外。

周天棄哈哈一笑，道：「師弟，師兄眞服了你了，你的護體神功的火候，能擋得住師兄的金剛掌力，也可傲視天下了，不過，這次師兄可不再留情了。」

于化棠微微一笑道：「師兄的出手，何曾留過情來，……」

周天棄一掄雙掌，道：「好，讓你嘗嘗師兄的『天雷三劈』！」

忽然，碧蘿夫人横身擋住周天棄叫道：「大哥，你就饒了于師弟吧！」

「走開！」一揮手掃向碧蘿夫人。

原是乖乖巧巧的碧蘿夫人忽然身形一折，避過周天棄一掃之勢，雙手向周天棄抱去，口中同時叫道：「大哥，我們就同歸於盡吧！」

她的話有了問題。

敢情，她不是乖巧聽話，而是等待機會，等待一個可保消仇雪恨的機會。

周天棄大驚失色，雙掌一翻，擊向碧蘿夫人心口，大吼道：「去你……。」

「轟……」

一道火光，把碧蘿夫人和周天棄同時烟沒了。

烟雲消散後，地上多了二具殘缺不全的屍體。

那就是碧蘿夫人和周天棄。

周天棄死得好不甘心，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

七夫人小紅回到于化棠身邊道：「你沒事吧？」

于化棠嘆惜一聲道：「人算不如天算，碧蘿夫人死得冤，也誤了我的大事。」俯身收回了「金吾令」。

「她洗淨了自己的恥辱，死得一點不冤，小妹可以光榮的帶她回山了。」羅雯君收拾起碧蘿夫人的殘骸，走出去了。

七夫人道：「她誤了你什麼大事？」

于化棠道：「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用提了，紅姊，賤內在什麼地方？」

七夫人小紅道：「我已經命人把她埋了。」

于化棠道：「她沒有死，我要把她帶回家去。」

七夫人小紅道：「你這人行事古怪，好神秘啊！」

于化棠一笑道：「不是神秘古怪，實在是賤內已經受了周天棄的控制，我不表現得比周天棄更無情，你想，其後果還堪設想麼？」

七夫人幽幽的一嘆道：「餘下的這些人怎樣辦？」

于化棠道：「你看，不是有人出頭了麼。」

出頭的人，是第一副帮主。

七夫人小紅再一回頭，于化棠已經走得不見了影子。

（全書完）

精選短篇俠義小說

子母神雷

楊威·文
盧令·圖

坐山觀虎鬥　奸雄一旦休

中午時分，一條不大不小的船靠近碼頭，不消片刻，洪家集立即轟動起來！

兩名秀麗而苗條的少女，吸引住男人，那些玩把戲用的傢伙，小孩子最高興了；總之，相當熱鬧，相信許多歡迎的行列，也不容易及得上他們的熱烈情緒。

一名大約六十來歲的老者，相當健壯，與兩名女孩子拿着吃飯傢伙，一面走一面笑道：「各位鄉親父老，你們這地方眞好！」

「老伯伯，你那隻猴子會不會咬人呀！」一名小孩忍不住問道。

「不，小弟弟，我這猴兄弟本領好大，等會你就會看到他的本事！」老頭笑嘻嘻道。

「牠吃什麼？」小孩好奇問道。

「水菓比較多些！」老者很有耐性地答。

說着說着，已來到廣塲上。

只不過片刻功夫，玩把戲的已經開始，這老頭手法眞個新奇靈巧，一片熱烈的掌聲與喝采聲，歷久不散！

「好，各位鄉親，看看我們猴兄弟的手藝！」老者又鄭重介紹那位猴子！

小孩們立刻高聲歡呼！

「颼！」猴子身形輕巧敏捷，從老者肩上躍起，凌空一連三四個觔斗，倒觔斗、斜觔斗，花巧極好！

「好！」全掌塲聲如雷。

掌聲鼓勵下，猴子愈加起勁，洪家集的人何曾見過這種猴兒，所以圍觀的人羣，幾乎喊破了喉嚨，拍爛了手掌！

令人奇怪的是，這猴兒似乎見慣了如此場面，將牠本身應有的本領，發揮得盡緻淋漓！

突然，老者把手一拍，輕笑道：「猴兄弟，休息一下，讓師姊妹也有機會來表演幾手，給各位鄉親欣賞欣賞，讓你獨個兒出盡風頭，也太過份點吧！」

「吱！」那猴子似乎聽得懂老頭的話，一聲怪叫，凌空一個觔斗，又安安穩穩站在老頭肩上，搔首抓腮神情十分滑稽！

「各位鄉親，」兩名少女一齊走出場，一樣動作，向周圍來個羅圈揖，啓朱唇，發皓齒，輕笑道：「小女子姊妹二人，花解語，花解頤，跟着符老爹來到貴境，要幾下花招，給大家解解悶！」

人生得漂亮，話說得客氣，大夥兒頓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多謝多謝！」花家姊妹躬身爲禮。

「好！」這回喝采聲更大。

那位大姊花解語擺動腰肢，走到木箱前，取出兩把鴛鴦刀，折轉身來，向周圍觀衆一抱拳道：「小妹獻醜！」

「好！」洪家集的人，生性好武，無論這位花解語的功夫怎樣，但衆人心目中却感到極大興趣，因此發出焦雷般的歡呼來！

花解語微微一笑，展動嬌軀，頓時如彩鳳飛翔，巧燕凌空，再加上鴛鴦刀舞動

，光彩奪目，益發顯得美艷不可方物！

掌聲雷動，幾乎震破了耳膜！

颼颼颼，鴛鴦刀展到極處，只看到一團晶瑩奪目的光球滾動，大夥兒只看得眼花撩亂，不辨眞假；正在這時，突然刀光一斂，花解語已亭亭玉立在場中，並握雙刀，抱拳為禮。

「好刀法！」喝采聲又起，叫的人似乎已經是氣衰力竭了，仍然在拚命的叫！

「多謝各位捧場！」兩姊妹再次向觀衆鞠躬爲禮。

噹噹噹，銅錢滾滾，還有小孩子的糖菓，也紛紛投到地上，可想而知，他們欣賞的熱烈程度！

花家姊妹笑顏如花，錢多固然好，但得多數人的捧場，那是最值得開心的事！

二人正在手忙脚亂的收錢時，突然，一錠雪白耀目的銀錠由天而降，急抬頭望時，一名滿身錦衣的少年望住姊妹花微笑，銀子顯然是他擲的！

「多謝公子！」花解語含羞道，聲音很輕。

「哈哈，一位姑娘練得一身好刀法，小可欽佩得緊！」少年和悅道。

「公子見笑了，我們那幾手花拳繡腿，只不過混碗飯吃，騙騙各位罷了，還說什麼刀法功夫！」花解語低聲道。

依理說，跑江湖賣藝的，臉皮應該厚些；何以花氏姊妹尚有些少女的靦覥神情，看來她們做這一行業時間仍然不太長！

「二公子，你也來看把戲！」旁人叫道。

「嗯，她們玩得眞好！」錦衣少年含笑道。

「多謝公子厚賜！」老者這時上前表示謝意。

「三位今晚就住在雲來客棧如何，我去吩咐一聲，李掌櫃的一定給三位方便，明早小可再來請教！」錦衣少年彬彬有禮，說罷而去。

這時有位年老人笑道：「洪二公子家財萬貫，只要他肯帮忙，你們算是交了好運！」

「洪家集眞好，我們很喜歡這地方，最喜歡這地方的人情！」花解語笑道。

那錠銀子足足有五十両重，洪二公子出手大方可以想像到，一定不是普通人！

老少三人依言到雲來客棧住下，掌櫃的果然慇勤招待，必恭必敬讓到上房，跟着送來茶水，尤其是那桌酒菜，別說在小地方，就是通都大邑，也不容易有那麼精美，三人毫不客氣，完全接受下來！

晚上，花家姊妹同住一房，老頭另住一室，飯後閒談半刻，即分別入房休息！

第二天一早，花氏姊妹向例早起，到空地上練拳脚，興緻勃勃，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吃過早點，掌櫃的正在陪着閒聊之際，洪二公子滿面含笑走來，朗聲道：「三位還住得慣嗎！」

「太好了，出門在外，那能要求太高，洪二公子隆情厚誼，對我們一再帮忙，實在感謝不盡！」老頭開言道。

「算什麼，小可今日來，有一事相商，希望老伯與二位姑娘鼎力相助！」洪二公子道。

「哦！」三人面面相覷，他們不明白洪二公子，到底要他們帮什麼！

「我們這小地方，說大不大，也有不少人，尤其是少年子弟，喜歡練武，可是請不到好師父，所以到現在爲止，仍然無法開辦武館！」洪二公子道。

三人仍然莫明其妙，開武館與他們到底有何關係，心內雖在懷疑，反正對方會講，只有耐着性子聽下去！

「昨日見了姑娘刀法，小可有一想法！」洪二公子說到此處，稍爲頓了頓，望了二人一眼，然後繼續道：「假如不嫌棄地方小，想請三位開武館，教授本地少年子弟練武，未知尊意如何？」

「天，二公子開玩笑吧！」花解語叫道。

「開武館，做教頭，我們那有這樣好本事！」花解頤接口道。

「說來雖有唐突，小可的確是一番誠意，三位不妨勉爲其難，帮我一把！」洪二公子道。

「二公子，你的好意，老漢明白，你可知道，萬一有江湖朋友進武館來較量較量，那時萬一給人家打爛招牌，又如何下台！」老頭老老實實地說。

「老大爺請放心，我們的武館，決不會有這樣事發生！」洪二公子笑道。

三人聽了這話，雖未說什麼，目光中透露的神色却已說明白他們內心的不信！

「這事情容我再說明白點！」洪二公子又笑道：「我們開辦武館，實際上是經官方批准，訓練鄉民，並非一般私人武館，而且標明是公辦的，一般江湖朋友，詎肯找官家麻煩，三位現在可明白麼！」

「原來如此！」花解語恍然道。

「所以說，」洪二公子又道：「三位所教的弟子，只是爲了强健筋骨，鍛鍊身體，並非爲了到江湖上去爭强鬥勝。」

「嗯，這樣還好說些！」花解語顯然心內已搖動，只看他們二人如何答覆！

「很好，洪二公子意見很好，老漢首先贊成！」玩猴子的老頭首先答應，看來花家姊妹的動向仍然是由她們自己作主！

「洪二公子的好意，愚姊妹盡力而爲，鬧出笑話，可別怪我們呀！」花解語首先笑道。

「那裏的話！」洪二公子高興道。

洪家集頓時哄動，兩名賣藝走江湖的少女，竟成了當地教頭，這的確是天下少有的新鮮事兒！

尤其是一般少年子弟，益發感到興趣，漂亮的女師父教拳，他們還有不 學習的理由！

「洪家武館」招牌懸上，鞭炮劈劈拍拍還未放完，大門口已經是水洩不通。

只不過幾日時間，洪家武館已有三百門徒，其中還有二十六位女弟子！

說起來，這班女弟子，也就是因爲有了女師傅，她們家裏長輩才准許入館！

足足忙了一個月，才漸漸走上軌道！

花氏姊妹也透口大氣！

洪二公子與花解語也逐漸熟絡，黃昏時分，他們總在白鷺河旁散步！

「姑娘，今天我感到懊悔！」洪二公子突然冒出一句。

花解語給他無頭無腦的一句話，弄得

滿頭霧水，不知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只有愕然望住對方！

「看你整天忙着，簡直透不過氣來，我內心實在難過，這教頭的工作，太辛苦了！」洪二公子歉然道。

「原來是這理由，先頭還眞嚇了我一跳呢！」花解語嬌嗔道，頗有責怪意思！

「你不覺得辛苦？」洪二公子輕聲問道。

「世上又有那件事不辛苦，即使家財萬貫的富人，不須做任何事，吃了睡，睡了吃，他們反而病痛更多；如今我們雖然忙了點，並未感到難受呀！」花解語道。

洪二公子有點愕然，他眞想不到，一位年青姑娘，竟有此見解，尤其是如此美麗的少女，更加難得！

花解語似乎看透了這位二公子的心思，微微一笑道：「二公子大概很奇怪，我怎會有此想法吧！」

「嘿！了不起！了不起！看來姑娘還是位未卜先知的仙女吧！」洪二公子瞪眼道。

「別說得那麼玄，這道理簡單不過，人家女孩子，有教養的總遵守着婦德，不願大發謬論，無論如何，女孩子總要以貞靜爲主！」花解語侃侃道。

「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以後眞要多聽姑娘的話，也可以多學些做人的道理！」洪二公子此時已經是五體投地了！

「我不來了，你笑人家才眞！」花解語嬌羞滿臉，若不勝情之狀。

「哈……」洪二公子的確開心極了，忍不住縱聲狂笑起來。

「你好壞！」花解語輕聲罵！

洪二公子簡直連命都沒有了，他平時所接觸的女孩子，雖然也有漂亮的，那有像花解語這樣，無限風情中，將少女的嬌柔發揮得盡緻淋漓！

突然，一條人影由林中穿出，手中握着把明幌幌的鋼刀，猛往洪二公子頭上劈去。

「啊呀！」花解語大驚，駭得叫出聲來。

「來得好！」洪二公子身形微展，在間不容髮中，已讓開那刺客突如其來的一刀！

「今天看你死期到了！」那刺客第一刀失手，立即展開殺着，步步進逼！

「好大的胆，敢到洪家地頭上行兇！」洪二公子從容應付，似乎並未將對方放在心上！

花解語站在一旁，只見這刺客只有二十五六年紀，身形極其魁偉，滿臉于思，豹首環眼，活脫像張飛，所使的刀法，也是走的剛猛路子，氣勢雄渾，十五招過去，仍然無法取勝！

洪二公子顯然有極好的根底，雖然空手，仍然是游刄有餘！

三十招過來，洪二公子突然跳出圈子，望住對方笑吟吟道：「山西閻家刀法，在武林中本有一席地位，閣下得怕尚未得其眞傳！」

「你……」大漢顯然吃了一驚！

「哈哈，閻大哥叫你來的吧！」洪二公子笑道。

大漢微微一怔，突然放聲大笑道：「二公子果然不凡，俺大哥一再相讚，當今武林，洪家是人才濟濟，與之各大門派，不遑多讓！」

「勇靈君閻傑今日也會說客氣話，當眞是不容易！」洪二公子說罷，又是一陣大笑。

花解語站在旁邊心內震駭不已，她雖然知道洪二公子武功高强，却想不到高强到這種地步，這勇靈君閻傑在山西一帶，也算是江湖上强者，他哥哥迴龍刀派掌門，閻笠兩個字，更是威名赫赫的刀中之霸，想不到竟與洪家有交情，這倒是麻煩！

「今天多多冒犯！」勇靈君閻傑抱拳道。

「哈哈，閻老二的性情我知道，你要不自己試過，心內一定不會服氣，自家兄弟，這種小玩笑，又算得了什麼！」洪二公子顯然極端開心，與這位閻老二拍膊頭，稱兄道弟，忙得不亦樂乎！

「洪兄，你今天怎麼會有興趣，到這兒蹓躂！」勇靈君閻傑突然問。

洪二公子這才想起了花解語來，立刻「呀」的一聲叫道：「該死！該死！我竟忘了！」

花解語嘟起張小嘴，似乎滿肚子不高興！

「對不起，對不起！我竟忘了姑娘在此，該死！」洪二公子趕緊過來陪小心！

「沒有關係，你有好朋友來了，我不妨碍你，再見啦！」花解語說時，也不理會對方，自顧自往前走！

「姑娘別是惱了我吧！」洪二公子大驚，身形展處，攔在前面打拱作揖！

「嘿，自己有那麼好的武功，却拿我開玩笑！」花解語一面走一面淡淡說道。

「姑娘聽我解說好不好！」洪二公子急得滿頭大汗。

「也沒有什麼好說，我回去收拾東西，與妹妹立刻就走，在洪家堡呆着沒有什麼意思！」花解語淡淡道。

「天，姑娘這不存心要我的命嗎！」洪二公子急起來，聲音也提高許多。

「什麼，誰敢要你洪二公子的命……」勇靈君閻傑大踏步走上來，聲勢赫赫，似乎想打人！

「我的天！」洪二公子幾乎昏過去。

「你是什麼人，竟敢對洪二公子無禮！」勇靈君閻傑挺胸凸肚，大踏步地走過來。

花解語心內暗暗的笑，這姓閻的名氣大，想不到竟是渾人一個，今天倒要逗逗他，當下笑道：「我是無禮了，你敢怎麼樣！」

「大胆，待俺來收拾你！」勇靈君閻傑說幹就幹，鐵拳揮出，眞不是開玩笑！

花解語一雙妙目，似笑非笑望住這渾人，對於那拳頭，似乎未看到！

勇靈君閻傑微微一怔，但他性情渾直，只想到洪二公子的關係，對於其它人，誰冒犯朋友，他一定要管，因此那拳頭仍然去勢不變！

「砰！」一聲大响，勇靈君閻傑十分奇怪，花解語仍然若無其事站在那兒，這拳頭打在她身上，似乎失去效用，豈非怪事！

定睛看時，原來洪二公子的手掌上擋

在前面，怪不得花解語未曾受傷，這是什麼道理，勇靈君閻傑望住洪公子，茫然道：「二公子，你……」

「閻老二，你先到我家去等一會，這裏的事由我來處理！」洪二公子道。

「這是什麼話，自己兄弟，你的麻煩就是我的麻煩，我大哥時常教導，做人千萬要講義氣，來，讓俺試試小姐兒有什麼本領，敢來惹洪二哥！」勇靈君閻傑很認眞，鄭而重之將那柄單刀抽出！

洪二公子簡直氣昏了，對這渾人，他幾乎是束手無策，無奈之下，只好苦着臉道：「兄弟，你弄錯了，花姑娘是我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們之間，不是打架可以解決，因此，只讓我與她清清靜靜解說明白，那就好了，所以你先到我家吧，別在這兒，反而多添麻煩！」

「眞的，二哥別騙我，俺大哥要知道我對不起朋友，他會要俺的命！」勇靈君閻傑說時，那雙眼睛盯着花解語身上，仍然是一副拚命架勢！

「我的兄弟，親兄弟，你快走吧！」洪二公子今天幾乎氣昏了頭。

「你要小心啦！」勇靈君閻傑依依不捨似的，一步三回頭最後才向洪家走去。

花解語玉立亭亭站在微風中，櫻桃似的小嘴，高高翹起，看來可以掛個油瓶！

望見勇靈君閻傑鐵塔般的身形消失，洪二公子才走到花解語面前，深深一揖，莊重道：「姑娘，我決無欺騙你的意思，洪家雖是武林人士，但不想把鄉下人牽連在內，在他們來說，習武只不過爲了強身，並非想習成高強武功，在江湖上稱强鬥勝，所以你們來教導，再合適沒有！」

「我不信！」花解語嗔道。

「唉！」洪二公子深深嘆口氣道：「最近你太忙，我本想找個適當時間，詳細解說，誰知碰到這個渾人，幾手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

「算啦，我不恨你！」花解語突然甜甜一笑，頓時像春風解凍，大地回春！

洪二公子深深吐口氣，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傻兮兮的望住花解語，像看着件稀奇物兒般，眼睛眨也不眨！

「不認得我麼！」花解語嗔道。

「我心內想說的話，却不敢出口，人眞是麻煩，許許多多的煩惱，做人難！」洪二公子感慨道。

「我要回去啦！」花解語說時，也不理會對方反應，自顧自走回家去。

「姑娘，武館裏的事，煩你費費神，別走好麼！」洪二公子求道。

「慢慢再說吧！」花解語漫應一聲，不置可否。

回到武館，支開閒雜人等，花解語立即將妹妹及老頭召集在密室，詳細商議，並將日間所見說出。

「洪家高手如雲，我們想報仇，必須運用計謀，硬碰只怕不行！」花解語沉重道。

「殺一個是一個，殺兩個是一雙，這洪二公子對你似乎不錯，可以下手！」花解頤突然道。

「嘿嘿，今次報仇，我們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而來，無論用什麼法子，也要洪家家破人亡！」老頭恨聲道。

「大叔，多年來，辛苦了你老人家！」花解語說時，泫然欲淚！

「魔龍符青塵，平生怕過誰來，孩子別担心什麼，一方面我們用計，一方面用刀，洪家既然入彀，就不怕他們跑了！」

原來這老者不是別人，就是當年武林中人見人怕的魔龍符青塵；三十年前，接到火眼靈猿花蔭求救書，自關外趕回，花蔭已給洪澤民所害！

魔龍符青塵一方面傷心老友，另方面也只好携帶二女遠走邊荒，教導她們姊妹武功，今天才趕回中原，找尋洪家報仇雪恨。

要命老九洪澤民自殺害火眼靈猿花蔭後，在綠林道上聲望日高，儼然成爲黑道盟主，卜居洪家集後，娶妻生子，膝下三子——長子金剛劍客洪浩，二子銀燕子洪天培與三子鬼眼洪顯，都習得一身武功，在江湖上享有盛譽！

三人在密室內足足談論了兩個時辰，才決定今後行動方向，然後離開密室！

第二日，花解頤獨自一人，突然走上楓亭晚酒樓，與緻勃勃，飲酒品茶。

「這位姑娘不是武館的教拳師傅麼！」一名少年低聲道，聲音仍然有很多人聽到。

頓時引起輕微的騷動，左邊靠窗的那位客人，端詳了好半晌，立刻站起來，畢直走向花解頤座位。

花解頤早已看清楚，但此時却假裝未看到，仍舊自顧自飲酒吃菜。

「姑娘請了！」客人抱拳爲禮。

花解頤聞言，立即抬頭，一雙妙目滴溜溜朝前望望，這客人大約二十五六年紀，神色冷峻，看來不是好相與的脚色。

「閣下有何見教？」花解頤回禮道。

「小可想請教姑娘幾手高招！」年輕客人道。

「在這裏麼？」花解頤淡淡道。

「武功高强之士，隨時隨地都可動手，姑　既任教頭，當然不在乎這些！」年青客人道。

「好吧！」花解頤淡淡道。

「着！」年青客人輕叱一聲，兩枚燕尾鏢破空飛出，直往花二小姐面上打去。

「呀！」旁觀衆人大驚，眞怕那枝鏢傷了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所以情不自禁叫了起來。

但是，花解頤玉手輕招，兩隻筷子點出，那樣準法，兩枚燕尾鏢像觸了電，轉向天上射去，嗤嗤聲響，射入木柱上，足足有一半鏢身射入柱中。

「好手勁，試試掌法！」年輕客人說幹就幹，身形凌空縱起，鐵掌揮動，勁風颯然，朝前打去。

花解語絲毫不讓，右掌疾拍，立刻有股輕柔的掌風破空射出。

徐徐聲响，兩股掌力竟是不相上下，年輕客人臉色大變，目中煞光暴射，似乎動了殺機！

花解語端坐如故，而且伸手端起酒杯，送到嘴邊，輕輕吮着！

年輕客人再忍不住，左手倏發，喝道：「殺！」

他可不是說得好玩，雙手疾揚，十二枚袖箭已將所有退路封死！眼看一位如花

似玉的年青姑娘就要喪命在袖箭之下！

夾在十二枚袖箭中間，還有三顆淡紅的小丸子，看上去毫不起眼，混亂中根本無人注意！

花解頤早已想好對策，所以鎭定如恆，端坐如故，待袖箭飛臨身前不足一尺，隨手抽起桌子，往前迎去。

突然，小二身上的抹布給人搶去，隨手一擲，已捲去兩顆毫不起眼的小丸子，另一顆却轉向飛出去。

噗噗噗，十二枚袖箭全部插入桌面上，花解頤早已縱身一旁，所以看清楚那塊抹布動靜！

尤其是那年青客人，一副又驚又怒神色找尋擲抹布的人！

花解頤知道其中有古怪，一雙妙目盯着抹布瞬也不瞬！

「嗤！」抹布緩緩落地，另一顆小丸子同時已飛越窗口，剛好碰到窗外十丈遠近的大樹上！

「轟！」爆炸力量奇大，一顆合抱的大樹全部摧毀，樹葉滿空亂飛，饒是如此，前排窗門仍給震脫，整個酒樓一陣搖撼，幾乎要倒塌一般！

「天，原來是一顆霹靂子！」

「好厲害！」……

酒樓上的客人死裏逃生，立刻喝叫着，花解頤首當其衝，剛才若是讓小丸子撞到桌子，那是什麼後果她是想都不敢想！

「子母神雷！」聲音冷峻，正是剛才擲抹布的聲音，連那位年青客人在內，所有目光全循聲望去，認得的人齊聲叫道：「洪三公子！」

「正是子母神雷！」年青客人淡淡地說道。

「看來閣下是地靈君管冲！」洪三公子笑道。

「好眼力！」年青客人如此說，看來已承認自己是地靈君管冲。

花解頤渾身冷汗，她固然知道楓亭晚酒樓是屬於洪三公子管理，却想不到會遇到這位煞星，今日僥倖逃脫一死，可說全是洪三公子之助！

「地靈君來洪家集，想來必有什麼事！」洪三公子冷峻道。

「嘿嘿嘿！」地靈君管冲一副目中無人神態，花解頤都有點看不過眼，在她立場來說，自然希望殺了洪三公子，甚至於毀了洪家！

但是，地靈君管冲心狠手辣，即以他隨便使用子母神雷一事，已經是罪該萬死，花解頤心內暗自決定，此人是武林禍害，如不除去，多少武林高手都會喪生子母神雷之下！

洪三公子深深吸口氣，將心中怒火硬行壓下，然後朗聲道：「閣下今日之事，可以暫時記一筆帳；你來洪家若有所圖謀的話，我們洪家一定會接下，不至於令朋友們失望而歸！」

「好，洪三公主快人快語，三日後登門拜會，告辭！」地靈君管冲說罷，雙脚疾蹬，人已穿窗而出！

「這傢伙好辣的手，差點將我們所有的人炸死！」

「嘿嘿，洪三公子要不是手下留情，他今日別想離開此處！」

…………

衆人議論紛紛，感激之餘，自然而然，把個洪三公子捧上天去！

洪三公子淡淡一笑，不予理會，却含笑向花解頤道：「今日使姑娘受驚了！」

「多謝三公子救命大恩！」花解頤含笑道。

「說那裏話來，別說姑娘是我家請來的客人，爲了這座酒樓及在座諸位　親，也不容子母神雷爆炸；所以今日任由那廝離去，子母神雷的確不易招架，還是另行覓地約戰比較好！」洪三公子笑道。

「要不是公子，今天慘矣！」諸酒客紛紛叫道。

「諸位鄉親朋友，既然光顧小號，洪某忝爲地主，自然有責保護安全，害得各位受驚已經罪過！」洪三公子抱拳爲禮。

花解頤冷眼旁觀，心內暗暗吃驚，這洪三公子的確不是易與之輩，手段圓滑，而且很會利用機會，幾句話，這班人還不死心塌地服了他麼！

忙了老半天，敷衍完了客人，洪三公子這才轉向花解頤道：「姑娘，請到雅室坐，容我做東道陪禮！」

花解頤不好拒絕，她正想對方上鈎，當然是順水推舟接受邀請！

二人心思不同，表面上想與對方熟絡，因此兜了幾個圈子，立即熟絡起來。

依理說，洪三公子有財有勢，找個漂亮的老婆應當是很容易；但鄉下女人沒見過什麼世面，總嫌小家子氣；花解頤就大不相同，待人接物，應對得體，而且還有身不俗武功，洪三公子一見，立即心頭砰砰跳動，全力追求！

當花解頤離開楓亭晚酒樓時，已帶走了洪三公子的一顆心！

花解頤今日獲得完滿結果，也本來只想釣上洪三公子，誰知將洪家仇人引出；雖然驚險萬分，那的確够理想，如今是坐山看虎鬥，無論結果如何，洪家一定會大傷元氣，甚至於傷亡纍纍也是意料中事！

魔龍符青塵與花解語姊妹商量了好半天，他們又訂下新的策略！

洪家已在緊急行動——佈防、刺探敵情及邀請帮手同時進行。

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胸中怒火勃勃，望住這位三弟——鬼眼洪顯，表面上仍然沒有什麼，內心已決定好好揍他一頓！

「二哥，還有半里路程我們巡視地區已經完全走過，似乎對方力量仍未滲入中心地帶！」三公子鬼眼洪顯看來很自信！

「史大叔外號守拙先生，他一再吩咐我們小心，諒來敵方不是如此好相與，我們未發現什麼，可能是對方躲得好，因此仍須小心在意才好！」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道。

「是！」鬼眼洪顯對於莊內那位守拙先生史文重，一向是敬重有加，所以二哥一提，他立刻恭謹答應。

巡視完畢，二人已來到處濃密樹林邊上。

銀燕子洪天培早已想好了，此時立即輕聲說道：「三弟，我們何妨來個誘敵之計！」

「計將安出？」鬼眼洪顯心內一動，

覺得用計將敵引出來，比坐在家裏守株待兔好多了！

「我們二人做作翻臉，在林中隱蔽處大打出手，拚命流血甚至身受重傷，對方如在此處，一定不會坐失良機，待他們出來，我們就成功啦！」洪二公子銀燕子洪天培用傳音入密說出計劃！

「好計劃，就這樣幹！」鬼眼洪顯心內大喜，他本來在思索，可是總想不出好計謀，如今二哥的計謀確屬上策，在目前無法之下，這樣做才比較有希望！

「進去吧！」銀燕子洪天培說罷，一提氣，人巳掠上三丈開外樹頂，雙臂疾振，巳展開八步趕蟬輕功，疾如流星般在樹林中流竄！

「那裏逃！」鬼眼洪顯也不後人，全力施爲，往前趕去。

二人很快繞着樹林兜了個大圈子，雖不敢說巳經澈底看清楚，至少總有個底！

銀燕子洪天培眞氣一沉，身形微凝，鬼眼洪顯如飛趕到，看情況巳快撞上去！

「看掌！」銀燕子洪天培猛喝一聲，震天掌經巳施出，强烈的勁力刮得附近樹葉沙沙作响！

獨步宇內的絕學，如果練成十足火候，較之金剛掌，鷹爪功等無堅不摧的威力，不遑多讓，有些地方且有超過趨勢！

鬼眼洪顯自然識貨，而且自家兄弟，誰有什麼過人的絕學，怎會不清楚！

震天掌威力絕倫，無堅不摧，鬼眼洪顯豈肯硬拚，身形滑開七尺，五指輕輕轉動，遙點對方左手臂上曲池，三里、陽谿及商陽諸大穴。

銀燕子洪天培悶喝一聲：「好！」身形微偏，雙雙自胸前平推出去，一股有質無形的陽剛勁氣，有如排山倒海的滔天巨浪，轟轟發發捲出！

這一來，鬼眼洪顯實在不敢攖其鋒銳，眞氣一沉，人如鐵錘往樹下沉去，饒是避得快，右肩及髮冠仍給强勁的眞氣擊中，雖未受什麼傷，也有他受的了！

「那裏逃！」銀燕子洪天培反掌奇快，幾乎是同時墜下樹林，鬼眼洪顯的身形就在前面不遠！

「颼！」銀燕子洪天培存心要將這位同父異母的三弟毀之掌下，全力施爲，身形像一枝箭疾射前去，人未到，震天掌絕學——「天崩地裂」經巳施出。

「你！」鬼眼洪顯大驚，他深深感覺到，這位二哥不是施展什麼誘敵之計，而是全力狙殺，可以肯定他早有存心，這如何……是……好！

銀燕子洪天培悶聲不响，而出手愈重，還好重重樹幹阻擋，鬼眼洪顯趨避進退，頗有帮助，雖然相形見拙，勉强還支持得住！以銀燕子洪天培此時的心理，自然是愈快愈好，殺了鬼眼洪顯，他可以說是中伏，如若任由對方逃脫，以後別想有今日這好機會！

纏戰中，仍然是一追一逃，並無其他變化！

「二哥，你到底爲什麼要殺我？」鬼眼洪顯透過一口氣，乘個空隙出聲問道。

「誰要殺你，想到那兒去了，我們原先怎麼說的，轉眼就忘了麼？」銀燕子洪天培微笑道。

「到這時候，你還說這些話幹什麼！」鬼眼洪顯嘆口氣道。

「既然你誤會，我們就停手如何？」銀燕子洪天培說時，首先停手。

鬼眼洪顯仍然不敢相信，躲得遠遠的，一時不敢靠近來。

「有人來！」銀燕子洪天培突然指住前面叫道。

鬼眼洪顯見對方語態緊張，情不自禁往後看去，那有什麼人呢！這一來，他知道上當，急回頭看時，銀燕子洪天培手中巳拋出一顆小丸子，剛好擲到地面。

銀燕子洪天培此時站在十丈開外，笑容可掬，看上去毫無殺氣，鬼眼洪顯只注意他，忽視了那顆小丸子。

正在這時，巨變突生，一聲轟天大响，附近十幾棵大樹爆裂飛開，樹葉挾着威猛氣流，往四方八面疾射，昏天黑地，看不見其中景象！

當千鈞一髮之際，銀燕子洪天培往地躺去，雙手抱頭靜伏不動，待風平浪靜之後，他望都不望，施施然往林外走去！

這聲巨响遠近皆聞，洪天培根本不須費心，諒來洪家人巳經聽到，他內心暗自得意，老三竟然橫刀奪愛，今天所給懲罰，是罪有應得！

三十丈外濃密樹林中，突然人影一閃，正是魔龍符青塵，他親眼看到這幕骨肉相殘慘劇，巳經大感意外，而洪二公子也有子母神雷，更加令人莫測高深，突然，他想到其中原委，當日地靈君所放子母神雷一顆，給抹布捲去，事後大概給洪二公子拾去，今日使用出來，輕而易舉除去其弟，而且可以嫁禍地靈君管沖，在使用心機來說，洪二公子的確高人一等！

說起來，今日這場慘劇完全是魔龍符青塵與花家姊妹所做成，花解頤到楓亭晚酒樓，那是第一步，她們姊妹倆外表差不多，外人極難認清誰大誰小，消息傳到洪二公子耳內，再加上花家姊妹巧說，洪三公子命令所至，她只有伏首聽命，誰知他竟沒安着好心，盡情調戲……

洪二公子聽了這話，如何不火，而且他們只是同父異母兄弟，素來巳經積了許多怨仇，再給挑撥，如何不暴跳如雷！

計策施出，三人就預料有結果，所以洪家兄弟一路走時，魔龍巳經遠遠跟住，待他們在林中大打出手，他知道離間計巳經奏功。

待子母神雷爆炸，魔龍符青塵大吃一驚，驟然間，他幾乎震跌樹下。

這時，洪二公子滿身血污渾身上下的泥沙塵土，雖未受重傷，那狼狽像够瞧的了！他脚步踉蹌，撞撞跌跌朝家裏奔去。

「老三呢！」前面突然响起聲音，雖然說話的人並未用內家眞氣，但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威嚴，仍然令得洪二公子心頭大震，急抬頭望時，像貌堂堂的父親，當道而立，前後左右，十七八人，全是洪家高手，此時精銳而出，他們反應奇快，洪家在江湖上稱雄，果然有其不凡之處。

「他只怕……」洪二公子定下心來，立即裝作一副悲戚莫明之狀，慘切道。

颼颼颼，五條人影自林中穿出，身形矯捷，全是輕功見稱的天山五鷹，老大此時發聲道：「血肉模糊，不成人形，只尋

到三公子日常携帶的玉珮，請莊主過目！」說時呈上一塊手掌大小的玉珮，上面仍然沾着血肉。

這位威震江湖的大豪——要命老九洪澤民，生平出生入死，胆色豪壯，從未怕過，此時手也不禁顫抖擻着，接過玉珮！

在場所有隨從高手無不懍然，子母神雷威力無比，再好的武功，還禁受不住它的爆炸力，像 三公子的超越武功，而且素有鬼眼之稱，仍然給炸得血肉模糊，日後與他們對敵，不知如何應付好！

要命老九洪澤民眼中怒火越來越盛，他突然仰天高嘯，這下含憤而發，是如久沉火山，歷千萬年而意外給引發開來，聲音舖天蓋地延展開去，這下顯示了非凡內家氣勁，功力稍差一點的人，巳經禁受不住，用手掩住耳朵，仍然是心腦脹裂，不堪痛苦！

嘯聲延長一盞熱茶時分，才停止了下來！

要命老九洪澤民如今雖是名重一方的大豪，面對非常環境，立即引發他天生的狠勁，由於無法找到敵人，所以才會縱聲長嘯來宣洩內心的悲憤！

「子母神雷！」洪澤民恨聲道：「用來殺我兒子，神雷宮的人，我們沒有完的了！」

正在此時，洪府又傳來一聲爆炸聲，烟火冲天，顯然又是子母神雷惹禍！

「搜！」洪澤民毫不猶豫，龐大的身形當先衝去，每一個起落都有三丈，其餘的人雖然輕功不弱，始終無法與洪老頭並駕齊驅！

趕到洪府，人聲嘈雜，亂成一片，美奐輪奐的府第，此時巳變成一片廢墟！

那的確是子母神雷破壞所致，其它力量决不能在此短短時間內造成如此結果！

洪二公子內心暗暗震駭，眞的如此巧合，神雷宮的人趁此空隙施展霹靂手段，恰好遮瞞自己所下的辣手！

其實，這顆子母神雷乃是魔龍符青塵所放，他是有心人，當日地靈君管沖所發子母神雷，他與洪二公子一樣，也暗中拾了一顆，今日見到洪家高手空巢出動，知道這是好機會，再加上把火，令洪家與神雷宮的仇恨更加深一層，那後果嘛，無論是誰勝誰敗，雙方所遭受之傷亡，可以想像得到。

要命老九洪澤民呆視着那堆廢瓦殘垣，突然仰天狂呼：「神雷宮的奸賊，給我滾出來……」

這聲喚貫足了內家眞氣，遠遠送出去，只怕方圓千里之內，全聽得清楚。

可是，沒有神雷宮內人的踪影！

「這事只怕有古怪，」守拙先生史文重此時緩緩道：「神雷宮的人說話算數，他們說三日後決戰，怎麼施此暗算，令人費解。」

「這是不是子母神雷！」要命老九洪澤民吼道。

「看爆炸的威力，應該是子母神雷！」守拙先生史文重凝重道。

「嘿嘿，施放子母神雷，而且連續兩顆，除了神雷宮人外，還有誰能做到！」洪澤民怒道。

「這點，老朽暫時無法解釋，」守拙先生史文重苦笑道，他到底不是神仙，怎能推測出許多曲折，雖然如此，他那愼密頭腦，能够看出不是神雷宮的出手，那巳令洪二公子心底大爲震駭了。

「好，我們等三天。」要命老九洪澤民到底非同凡响，內心雖然狂怒，仍未失去理智，守拙先生史文重，一向言不輕發，發必有中，洪澤民十分相信，所以臨到無可奈何之際，還是聽信了他的話！

這時候，守拙先生史文重突然對四金剛道：「你們帶幾人到附近查查，看有什麼碍眼人，千萬小心，非到不得巳時，不可恃强動武！」

「是！」四金剛恭聲答應。

兩顆子母神雷將洪家攪得天翻地覆，如今却在無可奈何情況下，偃旗息鼓，等待神雷宮的人到臨。

魔龍符青塵與花氏姊妹十分滿意，今日結果，雖不能說十分圓滿，却也算不錯了。

三人正在談論之際，外面傳來一嘈聲。

「出去看看，到底什麼事。」魔龍符青塵首先站起來，往外走去。

花氏姊妹也相繼跟着。

「混帳，你們館主是什麼人！」聲音雄渾，正是四金剛在發威。

「你們是什麼人？」花解語一見他們，立即喝問。

「嘿嘿，竟然是兩名女孩子與個糟老頭子！」當先一名大漢笑道。

「滾出去！」花解語喝道。

「唔……」四人一齊放聲狂笑。

魔龍符青塵心內暗怒，這四個人憑着匹夫之勇，自以爲武功高强，看不起自己與花家姊妹，今日倒要好好地給他們個教訓。

「笑什麼？」花解頤冷峻道。

「我們是四大金剛。」當先那名大漢，除了身材高大外，那雙手比常人足足長上一截，花解頤知道此人就是四大金剛之首——鐵臂猿宇文節了。

「四大金剛就可以亂闖私人住所？」花解語怒道。

「不是私闖，而是奉命搜查。」左邊那名異得出奇的漢子，面上還有幾顆痳子，正是四大金剛排名第二的黑豹李奇了。

「奉何人的命！」花解語故意問。

「小妞兒，在洪家集，只有洪家人可以作主。」那名天日金剛凌風插言道。

「洪莊主之命，想來沒有人反對吧？」飛山虎賈寧洋洋得意，抬出要命老九洪澤民，以爲這下可以駭倒人！

這時候，花氏姊妹只要說出洪二公子，四金剛決不敢過份無理，如果這樣，四大金剛仍然毫無損失，所以花家姊妹仍然悶聲不响。

「滾！」魔龍符青塵怒喝聲中，踏前一步，伸手趕人。

試想，四金剛何曾受過這種待遇，立刻暴怒，尤其是飛山虎賈寧，脾氣最暴燥，吼道：「老鬼找死！」說時鐵拳迎面擊出，存心傷人！

魔龍符青塵這時再不客氣，施展向不輕用的絕學，魔龍手，長臂一探，奇快抓住飛山虎賈寧脈門，隨手擲去，飛山虎賈

寧應聲摔倒地上，連地皮都震動，雖未致死，却也够他受的了。

這一來，在場的四大金剛立刻大驚，眼前這糟老頭子，竟然是武林中絕世高手，齊聲吼道：「你是誰？」

「滾！」魔龍符青塵根本不理，揮手趕人。

四大金剛雖然知道對方不好相與，這時也只有硬起頭皮拚上一拚，鐵臂猿宇文節深深吸口氣道：「很好！宇文節今天捨命陪君子，領教高招！」

「哼！」魔龍符青塵只用鼻子哼着回答。

「看掌！」宇文節大喝聲中，已施展平生得意絕學長臂掌法，迎面擊去。

魔龍符青塵身形微長，巧妙無比的欺進身去，雙手轉了轉，眞像有魔法，鐵臂猿宇文節又摔倒，只怕較之飛山虎賈寧，傷得更重更厲害！

「沾衣十八跌！」天目金剛凌風情不自禁叫道。

「滾！」魔龍符青塵再次怒喝。

剩下黑豹李奇及天目金剛凌風二人，知道無法與對方拚鬥，當下只好回答：「很好，今日只好認輸，再見！」

二人將地上兩位兄弟揹回去！

武館又恢復寧靜，看來是暫時的寧靜，如果洪二公子遲些時候知道，說不定只好與洪家硬幹！

三人緊張了半天，未見四金剛來，不知他們有何打算，花氏姊妹反正已經準備拚命，雖然敵勢太强，爲了報仇雪恨，顧不了那許多！

這時候，四金剛與洪二公子，齊集在大廳上，要命老九洪澤民坐在上首，守拙先生史文重坐在一旁。

「天培，這男女老少三人，是何來歷？」要命老九洪澤民問道。

「是我師門中一位長輩介紹，他們本想遊戲風塵，是於我一再挽留，才勉强答應開館授徒，洪家有事，他們自然不容坐視！」洪二公子只好說謊，他總不能說請個走江湖賣藥的來開武館授徒。

「嗯，四金剛落敗，而且是一招受挫，這位老朋友果然不是凡俗之輩！」要命老九洪澤民十分欣賞！

守拙先生史文重安坐如故，他只是細心傾聽，至今未發一言。

「明天，是神雷宮約戰之期，」要命老九洪澤民恨聲說道：「我們要好好拚一場！」

「東翁放心，他們這次不來則已，要來的話，只怕不容易走出洪家！」守拙先生史文重淡淡道。

「哈哈，有先生坐鎭中軍帳，神雷宮何足道哉，吩咐厨房準備慶功宴！」要命老九洪澤民說時首先站起身來走入後廳！

洪二公子暗暗鬆口氣，全身冷汗已將衣衫濡濕！

守拙先生史文重望住這位年青人，露出和悅的笑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

洪二公子不理別個，急急奔出大廳，直往洪家武館跑去！

他眞不放心，花解語姊妹二人如有損傷，那可不是好玩的！

「洪二公子，今天什麼風，記得這地方呀！」花解語姊妹迎上前去說笑道。

「是我疏忽，累你們受無謂的騷擾！」洪二公子歉然道。

「洪家人多地方大，小心點總是好的，只是我們姊妹初來此處，難免受人家歧視，只可惜以你二公子的地位，辛辛苦苦開武館，造就本鄉子弟，替洪家培植勢力，這是何等眼光，那班人不知反而諸多阻撓，我眞爲你不值！」花解語侃侃而談。

「姑娘的讚譽令我汗顏，洪家有許多人，一時間尚未明白這武館由我主持，所以才有此誤會，以後再不會發生此事！」洪二公子鄭重道。

「我們受點委曲，算不了什麼，看在公子面上，我們會盡力做好！」花解語笑道。

「姑娘與老人家一身武功，四大金剛也非平常之輩，他們一招都接不住，你們的神功絕藝，眞令我欽佩得五體投地。」洪二公子笑道。

「好啦！好啦，再說下去，我們受不了！」花解語笑着推洪二公子一把，阻住他說下去。

這時，洪二公子心意已經達到，立即站起身來道：「告辭了！」

花家姊妹嘟起了嘴，裝作不高興之狀；正常情況下，洪二公子來去匆匆，少年男女熱戀中，的確過份點，女孩子不高興，這完全是合理之事！

洪二公子不敢回頭，糾纏下去，不知如何了結，神雷宮的來臨，那的確是件非同小可之事！

所有洪家之人，全在緊張忙碌！

約定的時候到了，洪家集廣場上高手雲集，守拙先生史文重佈置妥貼，然後也到門前等候大敵！

神雷宮的人影子不見，要命老九洪澤民心內暗道：「洪家已派人精密搜查，未見他們踪跡，莫非這班人根本已經離開了麼！」

守拙先生史文重似已看破老主翁的心事，微笑道：「神雷宮言出必行，他們今天應該會來！」

「嘿嘿，要是不來，怎消我心頭之恨！」要命老九洪澤民咬牙切齒道，他總以爲三子性命及洪宅爆炸，全是神雷宮人的手脚！

廣場上高手雲集，却沒有半點雜音，普通百姓早已避得遠遠的，因爲神雷宮的人，隨時會施用炸藥，試想，誰想冒這粉身碎骨的危險。

靜蕩蕩的天地，却有股沉重的壓力，令得在場諸人全有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轟隆隆，右邊山壁突然傳來爆炸聲，衆人急循聲望去，一行人衆魚貫走出，那聲爆炸，只是訊號，表示他們已經到了，這是神雷宮一貫的行事規則！

一共十二人，有老有少，地靈君管冲走在最後，這樣看來，走在前頭那位，身份最高，鬚髮皆白，就是不知道他的來歷及底細！

神雷宮一向神秘莫測，平常不會表露身份，所以江湖朋友並不了解很多！

「來的是何人！」要命老九洪澤民喝道。

「我們是神雷宮的人！」十二人一齊

答應。

「什麼身份？」要命老九洪澤民又問道。

「身份高低無關大雅，主要的我們是代表神雷宮赴約，與洪家了結一段恩仇帳！」首先那位老者道。

「好，殺了你們，再剷平神雷宮！」要命老九洪澤民恨聲道。

「是羣毆，還是單打獨鬥，我們是客隨主便！」當先老人淡淡道。

「好大的口氣！」要命老九洪澤民心內暗怒，神雷宮內的武器不用，竟然用武功決勝負，他們也太自負了！

「哈哈！」守拙先生史文重接口笑道：「好氣概，請神雷宮派三人依次較量一下，然後決戰，大家各盡所長，不受限制，你說好麼！」

「好！」爲首老者很爽快，似乎吃定了洪家，立即答應。

「史大叔，小姪請命第一場出戰！」洪二公子道。他要在衆人面前露一手！

守拙先生史文重點了點頭，微笑道：「小心在意，千萬不可輕敵！」

「知道了！」洪二公子說時，大踏步走向場中，揚聲道：「在下洪天培請教高招！」

「天字三號，你下場去試幾招！」爲首老者淡淡道。

「是！」一名高瘦子，大約四十上下年紀，踱步出場，神態平靜沉着，看來不是平凡之輩！

洪家衆高手此時密切注視對方，因爲神雷宮一向以炸藥揚威江湖，他們到底武功如何，至今是個謎，只是以前從未想過，只有重視炸藥方面的能力，今天他們似乎換一套花巧出現，怎不令人重視呢！

「看招！」天字三號說時，右手隨隨便便劃兩個圈子，輕飄飄的，毫無內勁！

洪二公子全神戒備，神雷宮名氣太响，不知他們有什麼花頭，所以臨敵之際，極端謹愼，不敢大意！

天字三號隨隨便便的兩招，原來只是表明先動手，免得洪二公子不好意思先出手，這樣一來，頗有先聲奪人之概，最少可以說，此人身負絕學，未把天下英雄放在眼內！

洪二公子明白之後，心內大怒，當下決定施展絕學，重創此人，陡地猛喝一聲：「殺！」震天掌中絕招——翻天覆地，天羅地網。

這下含憤而發，將震天掌的威力發揮得盡緻淋漓，轟轟發發，猛擊天字三號！

「好！」洪家衆高手一方爲自家人助威，再者，洪二公子此時所顯示的掌法，的確非同小可，大夥兒由衷的喝起采來！

天字三號身形微頓，神色更加莊嚴誠敬，雙掌緩緩往外推出，一股柔和的掌風吹出，正在此時，他又虛握着件東西一樣，搓了幾搓，突然雙掌倏發，迎空疾拍！

「轟！」這聲响，就像强力的炸藥爆炸，尤其是神雷宮的人，在場衆人焉得不驚！

洪二公子此時尚未知眞象，不敢冒險，身形暴退三丈，看清楚雙方並未施炸藥，只是掌力所發出的响聲而已，即使這樣，那也是掌法中的絕學——掌心雷。

神雷宮的人果然不凡，他們在武學上的成就，亦足以與當世之英雄決雌雄！

天字三號所發之掌心雷，僅只在不得已時使用，平常狀態，只是敷衍式的保持不敗而已！

五十招過去，洪二公子知道無法取勝，當下急施三招絕學攻退天字三號，立即跳出圈外，抱拳說道：「我們就此罷手如何！」

「很好，就此罷手！」天字三號說罷，施施然退回自己行列去。

神雷宮爲首那人朗聲道：「今次雙方不分勝負，作和議，可有異議！」

「公平，我們同意！」要命老九洪澤民答道。

「洪莊主，本宮有一冒昧要求，不知能否獲得同意！」爲首那人突然拱手道。

說起來，神雷宮有殺子毀家之仇，洪家決不會與對方協妥，但人家客氣，洪澤民總不能那樣沒有風度，當下和悅道：「閣下請說！」

「剛才本宮派出天字三號，只能算是比較次一等的高手，如此繼續下去，不僅是浪費時間，而且也令在場各位英雄觀之無味！」爲首那人侃侃而談，說到此處畧爲頓一頓，似乎等候洪家反應。

「依閣下之見又如何辦好？」要命老九洪澤民問道。

「我想與閣下比比拳掌功夫，首先，硬碰硬拚一掌，看老英雄稱霸宇內的神技，比我們神雷宮如何！」爲首那人指名挑戰。

試想，要命老九洪澤民能不答應麼，而且神雷宮是當今江湖上最神秘的門派，看情況此人是此行之首領，身份不低，與他比試，無論輸贏，都無負學武人士的心願，洪老頭立即答應道：「很好！我答應你！」

「東翁，我看還是派另外人去吧！」守拙先生史文重低聲道。

「哈哈，」要命老九洪澤民朗聲笑道：「先生好意，洪某心領盛情，闖蕩江湖數十年，生死原不放在心上，即使敗在神雷宮手下，又將就過得去了！」

「這……」守拙先生史文重無法之下，只有默然退下。

「老英雄果然氣概不凡，在下天字一號請教！」爲首那人此時報出字號。

「好極，老夫出手了！」要命老九洪澤民緩步出場，雖未凝神作勢，但他自然而然露出强烈的殺氣！

「請！」天字一號拱手爲禮，其它的不說，僅此謙謙風度也引起衆人好感！

但是，這一戰關係兩家勝負關鍵，洪家人尤其緊張，這神雷宮透着邪門，而且他們使用的子母神雷，任何人也擋不了，更別說這武功一道了！

要命老九洪澤民數十年未曾出手，今日面臨强敵，雄心頓起，他要施展平生絕學，與神雷宮高手決一高下！

此時，二人已相距八尺左右，正是出手最好距離，洪老頭深深吸口氣，調勻眞氣，陡地猛喝一聲，「殺！」右手遙劈，一股勁風破空衝出！

天字一號身形微微偏過三尺，避過掌力正鋒！

「咦！」旁觀衆人大感奇怪，此人既然提出硬拚掌力，又何必避開呢！

要命老九洪澤民微微一窒，左掌仍然伸在空中，望住天宇一號，似乎呆住了！

「比比內功！」天宇一號說時伸出右掌，緩緩往前按去，神態從容，這內力已令人暗自心折！

洪澤民自然不會退讓，凝勁待敵。雙掌緩緩接實，洪澤民暗中已提足十二成功力，內力疾吐！

「轟！」猛地一聲大震，烟沙滿天飛舞！

「莊主！」……

「爸爸！」……

塲中喚聲震天，亂成一片，但在漫天飛沙及昏天黑地之下，已經聽不清楚！

好不容易等待風平浪靜，大家才看到塲中情景，要命老九洪澤民及天宇一號，已經粉身碎骨，幾乎可以說經已化爲烏有，除了幾片碎布，什麼也看不見！

「爸爸……」洪家兩位公子奔向塲中，大哭大叫，撲倒地上。

「今天總算了結恩仇，神雷宮的人與洪家恩仇亦可以從此一筆勾銷了，告辭！」天宇三號說時，率領衆人後退。

「往那裏逃！」洪家衆高手羣情洶湧，分兩路追至。

「嘿嘿，你們要硬鬥麼！」天宇三號反身望住洪家衆人，手中展示一顆子母神雷，餘下十人一致行動，十一顆子母神雷，可以將全塲之人炸成粉碎，追趕的人羣呆在原地，又急又氣。

颼颼颼，前面突然冒出無數弓箭手，擋住去路，神雷宮的人呆在當地，等待命令。

「往莊內退！」天宇三號說時，轉身追趕洪家衆高手。

到這時候，洪家衆高手才弄清楚，眞正的高手是這天宇三號，他才是神雷宮此行眞正的領袖，那名手握子母神雷的不過是一名普通的人，却與洪澤民拚個同歸於盡！

剛才與洪二公子的一塲拚鬥，只不過爲了增加洪家人的信心而已，因此送了要命老九洪澤民的性命，一代武林大豪，就這樣死於一名無名小卒手中！

「快退！」守拙先生發號施令，展開輕功往前疾馳，神雷宮的人遠遠跟着，却也不敢太迫近，弓箭手知道這班人手中子母神雷的威力，所以也遠遠圍住！

守拙先生史文重的輕功高妙，遙遙領先，其餘高手也全力施爲，倒也趕得相當接近！

正在這時，神雷宮的人突然脚下一軟，直跌落去，「哎呀！」……之聲不絕。

轟隆隆，……震天動地的爆炸連續展開，地動山搖，看來這些陷阱之中，已經埋藏炸藥，洪家人先走，因爲認識暗號，所以不會跌下陷阱，神雷宮的人全是有眼瞎子，如何不中計！

守拙先生算無遺策，可惜洪澤民性情太剛，所以才喪命子母神雷之下，如今神雷宮來人盡殲，也可算是替莊主報了仇！

這塲大戰，花解頤姊妹與魔龍符青塵，躲在暗中坐山看虎鬥，要命老九洪澤民中計喪命，大仇算是報了，三人準備就此算了！三人商議結果，準備過幾天借故離開洪家集！

遭此大刦，洪家集的人趕着補救各方損失，大家忙個不了！

直到十天過後，才告一段落。

這段時間，洪二公子更是踪影不見！

「大叔，你看洪家會怎樣？」花解語首先發問，他們實在有點沉不住氣。

「經此一役，洪老鬼中計身亡，神雷宮也是全軍覆沒，只怕事情還未了；神雷宮再次來犯，洪家只怕要遭殃；史文重老兒定然會全力派人尋找神雷宮地址，這不是短時間可以辦到，我們等着看就是了！」魔龍符青塵道。

「等了十天，洪家人鬼影子也不見一個，我們留封信說明理由，今日下午悄悄一走了之好吧！」花解頤道。

魔龍符青塵沉吟半晌，覺得留在此處也無意思，點頭便道：「這樣也好！」

三人立刻忙碌起來，收拾自己東西！

尤其是花解語，芳心中也有絲絲的惆悵，洪二公子的深情欵欵，又何嘗未動心；但與洪家却有不共戴天之仇，只好狠心拋開私情！尤其是即將離去時刻，深心內仍然留下淡淡的影子，花解語雖然是江湖兒女，在情關上，仍然與平常女兒家毫無異樣，其中苦楚只有她自己身受了！

三人沿着灌河往前走，長竹園的青翠正映入眼簾。

颼颼颼，人影翻飛，將前後左右包圍住，全是洪家的高手。

洪二公子滿面愁容站在後邊。

守拙先生史文重排衆而出，朗聲笑道：「三位想悄悄的走了麼！」

「這是什麼話，我們又不是囚犯，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誰還管得了我們！」花解頤怒道。

「不錯，你們可自由走動，但殺害洪三公子與炸洪府之恨，却希望結算清楚然後再走不遲！」守拙先生史文重笑笑道。

「胡說八道，誰殺了洪三公子！」花解語怒道，心內也不禁暗暗吃驚，這老鬼的確不同凡响，他怎會懷疑我們呢，倒是個麻煩事情！

「嘿嘿，你們是火眼靈猿花蔭的女兒，這位老朋友，也是威震江湖的人傑，魔龍符青塵，你們來洪家，原是報仇雪恨而來，我們調查清楚，地靈君管冲所發兩枚子母神雷，全爲你們拾得，一枚炸了洪府，另一枚就是殺害洪三公子的兇器，我說錯了沒有！」守拙先生史文重道。

花解語深深吸口氣，恨聲道：「多說無用，有本事的，放馬過來，看我們怕了你不成！」

「我們當然要動手，否則，巴巴的趕來此處幹嗎，今天借此機會，正好領教一下三位神功絕學，那位打頭陣！」守拙先生史文重輕道。

「待我來！」一位身形頎長，神情冷峻的少年，與洪二公子頗有幾分相似，此時越衆而出，準備出擊！

「大公子，何須你親自出馬！」守拙先生史文重道。

「殺賊立功，我自應領頭作用！」洪大公子道。

「你才是賊呢！」花解頤聽了忍不住，出聲回罵！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你們三人一齊上吧！」洪大公子淡淡道。

「我來！」花解頤心內氣不過，立即衝出。

「你一個人麼？」大公子平靜道。

表面上很平淡，不知爲什麼，花解頤總覺得心底有股寒意冒上來，嘴內仍然强硬道：「一個人已經殺賊有餘，何必勞動第二位！」

「出手吧！」洪大公子雙眼望天，一副瞧不起人神態。

花解頤最受不了這個，她明知對方不是好相與，還要與他拚個死活，嬌叱道：「狂徒，拿命來！」纖指一陣伸曲，已將對方胸前曲池，章門，將台與七坎四大穴罩住，只要沾點邊，就能傷人取勝！

洪家衆高手，尚不知花氏姊妹底細，此時見了花解頤竟能施展如此精妙指法，心頭暗凜，面前三人，是個非同小可的勁敵，今日即使擒下他們，只怕自己也要損失很大！洪大公子表面很驕傲，其實很小心，見花解頤指法精妙，不敢怠慢，猛喝一聲道：「來得好！」雙掌平胸推出，一股雄渾的勁風破空衝出，朝前打去！

花解頤的手指根本近不了身，對方內家眞氣太過强勁猛烈，她不敢攖其鋒銳，側身避閃正鋒，右手疾探疾抓對方左眼！

洪大公子心內不由大怒，他自負神功絕學，今後是洪家之主，今日親自出馬，竟被一名女孩子糾纏了半天，豈不被人家笑話！他心內雖然大怒，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暗自調勻眞氣，右掌緩緩推出。

在塲之人，暗自奇怪，這一掌輕飄飄的毫無勁力，較之第一掌，差得遠了，這是什麼原故？

除非是有心人，可以看出，那隻手雪白透明，簡直有點 門，花解頤却不理會，心頭火發，全是進手招式，砰砰，與對方掌力接實，發出兩聲响！

突然間，花解頤感到不對頭，那隻手漸漸麻痹，由手掌、手腕而手臂，延展迅速，她不由大驚，急運起一口先天眞氣，護住心臟，蹬蹬蹬急退出塲，滿臉蒼白！

「妹妹，你怎樣了！」花解語急迎上去詢問。

「她中了寒風透骨掌！」魔龍符青塵道。

「好眼力！」洪大公子淡淡道，那種不可一世的神態，令人實在受不了！

這時魔龍符青塵默然走出塲中，他雖無法抵禦寒風透骨掌功夫，但在强敵環伺下，只有勉强出戰，準備一戰報答故友！

洪家衆高手深明其理，心內也不禁欽佩這位怪傑，江湖上所敬重的就是這種血性男兒！

洪大公子冷峻的眼神還露出感情的微波，望住這位老俠客。

「出手吧！」魔龍符青塵淡淡道。

「大叔，你！」花解語哭叫，她知道寒風透骨掌下，平常武功無法能相抗拒，所以急得叫起來。

魔龍符青塵此時已運足功力，凝神待敵，不能回答，而且也沒有什麼可說！

洪大公子緩緩舉起左手，衆人定睛望去，此時更加透明通亮，簡直看到掌中血脈經絡。寒風透骨掌力發出，當者披靡，到現在爲止，還未聽說有人能在掌下逃生，可想而知，是多麼厲害！

「大哥！」洪二公子突然叫一聲，跟着快步走上前去。

洪大公子聞言，仍未回頭，雙眼仍盯在魔龍符青塵身上，說道：「怎樣！」

「這一塲，由小弟試試手，平時那裏找到這樣對手！」洪二公子道。

「好，由你吧！」洪大公子說時收回右掌，散去功力。

洪二公子緩步走出，經過大公子身邊時，右手突然按向大公子背心，一股鮮血猛地噴起好高。

「你！」洪大公子厲吼一聲，身形急轉回，雙眼望住這位二弟幾乎噴出火來。

洪二公子經已退後五丈有奇，神色冷峻，望住這位大哥，默然不响！

「呀！」洪家衆高手大驚齊叫起來。

守拙先生史文重皺了皺眉頭，輕嘆一聲，轉身走去，離開了人羣，離開了洪家，他知道，今日洪家完了！澈底的完了！

「爲什麼這樣做！」大公子厲喝道。

「嘿嘿，你不知道麼，我只是一名棄嬰，表面上是洪家子孫，其實連外人都不如，最近我查出當年我父親正是洪老賊所殺，所以我要報仇！」洪二公子淡淡道。

「你！怎會知道！」洪大公子說時，再也支持不住，「砰！」的聲往後倒去！

洪家至此眞個澈底毀了！

花解語淚珠滾下，她已不能說什麼，望住這位洪二公子，露出太多的心思！

「姑娘，我們一起走吧！」洪二公子笑了笑，帮手拿起那包袱！

花解語默然無語，扶起妹妹往前走！

「慢點！」洪二公子說時，由懷中掏出顆碧綠通明的藥丸子送到花解頤口中。

「這是解藥！」花解語輕聲問。

「獨門解藥！」洪二公子輕聲道。

× × ×

灌河的水仍然靜靜的流動，洪家集的一段恩仇，遍地血腥，至此告一段落！

四人的影子映在水波上，其中一男一女的手已牽在一起！

「好孩子，今天多虧了你！」魔龍符青塵含笑道。

「老前輩見外了，你與兩位姑娘，當日不是我親自邀請，怎會令你們受傷！」洪二公子歉意地道。

「算了，她們姊妹倆，父仇已報，如今又有歸宿，我老漢也放下一頭心事！」魔龍符青塵笑道。

「大叔，你怎麼啦！」花解語急道。

「好孩子，日後我會找你們，塵世還有事待我去了結，今日只好暫別了！」魔龍符清塵說完，長笑聲中，人已掠出三丈，幾個起落，已經消失在濃密的樹林中！

「這位老俠士肝胆照人，難得難得！」洪二公子感慨道。

「我們姊妹，十幾年來教養之恩，他老人家挨了多少辛苦，如今正想報答萬一，他又走了！」花解語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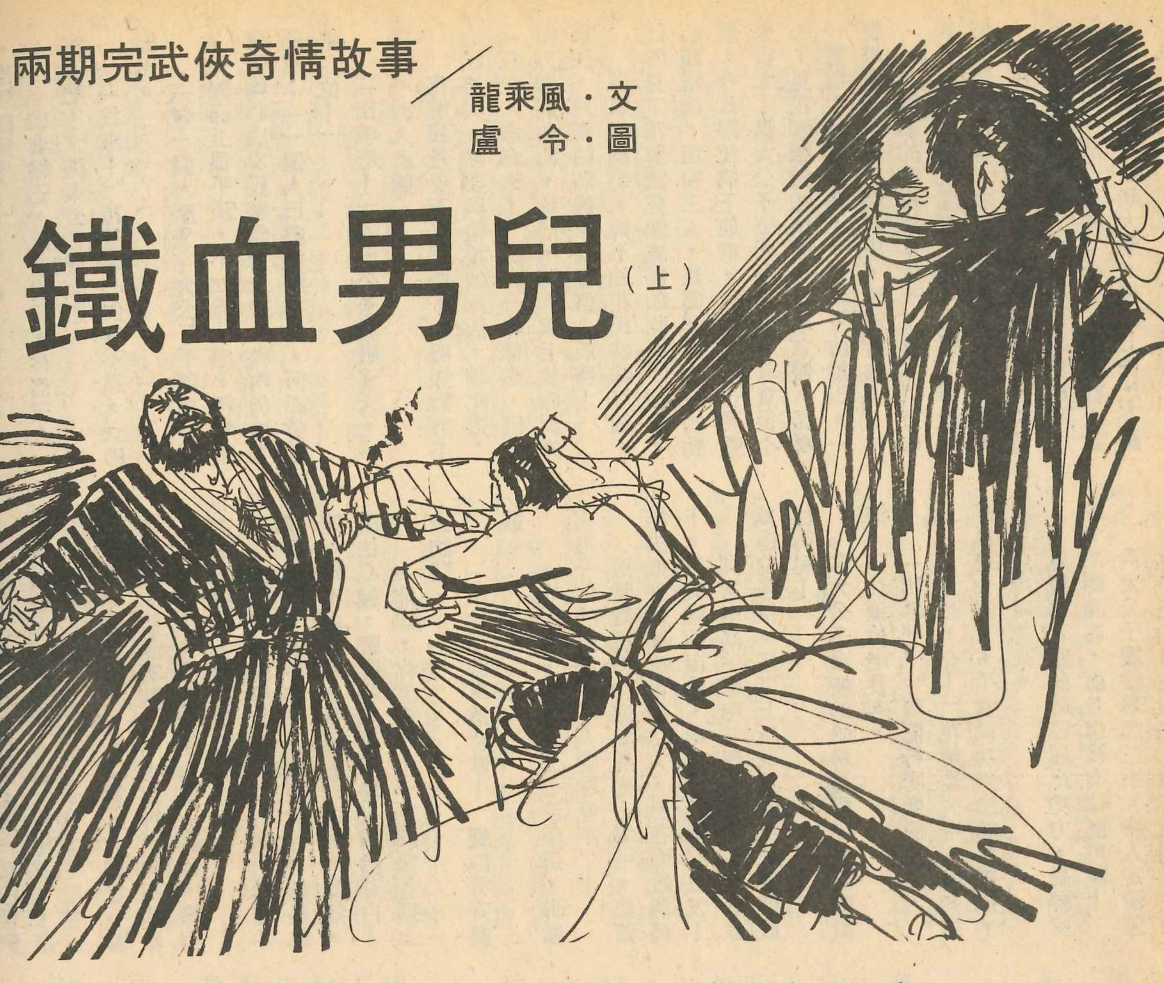
「施恩不望報，正是英雄本色，姑娘別難過！」洪二公好溫柔道。

花解語默默點頭，與洪二公子一離齊開了洪家集，去創他們的新天地！（完）

兩期完武俠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鐵血男兒（上）



擊敗二堡主　萬金垂手得

血洗金槍

（一）

八月十二，陰霾密佈，遠山傳來隱隱轟隆的雷聲。

天欲大雨而未雨。

這場雨一旦降臨，必然是驚人的滂沱大雨。

在西陵峽官渡口旁，一人快馬輕騎，悠閒地在崎嶇不平的石路上望東而去。

西陵峽，灘多水急，形勢兇險而景色壯麗。

范成大詩人曾對此早已有所描敍，詩云：

「江紋圓復破，樹色昏還明，連灘竹節稠，洶怒奔夷陵！」

又云：

「峽江饒暗石，水狀日千變；不愁灘瀧來，但畏濆淖見。」

只見峽谷高岩絕壁，江邊巨石林立，氣勢確然令人嘆爲觀止。

風裏來在江湖上打滾了十餘年，還是第一次來到這裏，心想天地之大，壯麗動人的景緻，眞是看之不盡。

雖然大雨將至，他還是沒有放在心上。世間上能令他放在心上的事，本來就沒有幾件。

就在他揚轡策馬，自得其樂之際，忽然聽得山角不遠處傳來一陣金鐵交擊的聲音。

風裏來眉頭一皺。

這個把月來，他已沒有和江湖上的朋友在一起，一直都過着優哉游哉的生活。

但這時候，這裏分明又是發生了一些痲煩事。

他不想管，欲掉馬頭而去。

但就在這時候，一人尖叫慘呼。

然後，又是一個粗魯不文的聲音響起：「小娃娃，別逞强了，老子不想殺妳，只想和妳做對小夫妻……哈哈哈……」

聽到這裏，風裏來胸中熱血頓時翻騰不已。

他策馬狂奔，直向山角處衝去。

（二）

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就在這山角後呈現在風裏來眼前。

二十六個黑衣大漢，正在圍攻着一個只有十來歲的青衣女孩。

她的臉龐已變成慘白色，嘴角間也在沁出了血。

在她身旁，還有兩個壯漢。

這兩人一個用斧，一個使一把雁翎刀，兩人的身上都已受了重傷。

但他們戰意極强，仍然不斷揮斧舞刀，誓與强敵週旋到底。

一個身材特別魁梧壯大的黑衣大漢桀桀怪笑：「你們還是乖乖認命好了！」

他赤手空拳走上前，突然動手。

一聲暴喝，用斧的吐血，使刀的頭骨折斷，兩人都在毫無還手之力的情況下，

死在黑衣大漢的手下。

青衣少女臉色慘白：「廖大叔！韓三伯！」

黑衣大漢獰笑。

「小娃娃，妳的叔叔伯伯，全是窩囊廢，可說是護花無力！」

青衣少女眼睛血紅，但却仍然沒有流出半點眼淚。

她昂起頭：「你再逼近一步，我立刻自行了斷！」

「自行了斷？」黑衣大漢大笑，「好！他娘的眞有種，但老子既然已看上了妳，就算妳馬上變成死人，老子也敢在衆目睽睽之下，來一次姦屍的壯擧！」

此言一出，衆皆放肆地大笑。

風裏來聽入耳裏，就算他現在本來打算要削髮爲僧，也得要先把這無恥之徒幹掉再說。

他本來就是個遊俠，現在雖然已三十五歲，但抱打不平之心，却和十五年前初出道江湖的時候，全無分別。

「住手！」

他一聲大喝，身如怪鳥般飛躍過去。

（三）

這黑衣大漢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風裏來。數十隻眼睛也同時在打量着風裏來。

他們眼中的神色，似乎是盯在一個死人的身上。

這可惡的黑衣大漢又笑了，笑得就像隻滿嘴血腥的野獸。

「尊駕何許人也？」

「過路人。」

「噢，原來尊駕是路經此地，倒不知道目的地是何處？」

另一個黑衣人插嘴笑道：「看來若非西天極樂世界，就是他奶奶個熊，要闖進閻王殿去。」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風裏來臉色一沉：「你們又是何許人也？」

那黑衣大漢嘿嘿一笑：「咱們可不必像你一樣，連姓名都不敢說出來！」

語音一頓，冷笑接道：「咱們是霸君堡的人！」

風裏來神色漠然。

「好一個霸君堡，竟然有爾等無恥敗類！」

黑衣大漢怒喝：「他奶奶的，你這老小子是不要命了，竟然敢插手干涉咱們的事！」

「上！」

一聲令下，二十幾個大漢卽圍攻風裏來！

風裏來冷笑不迭。

他的刀在腰間，但他却很有信心，根本連刀都不願拔出來。

一個黑衣人揮刀撲前，一式「千波萬影」，疾削風裏來的面門。

但風裏來視如不見，竟似完全沒有把他的刀放在眼內。

這人心想：「這次你死定了。」

那知心念未已，他手裏的刀不知如何，忽然已落在風裏來的手上。

這時候，他才感覺到右腕之上一陣劇痛。

等到他驚覺到右腕劇痛的時候，自己的刀已反過來刺在自己的咽喉上！

×　×　×

露了這一手功夫，霸君堡的人終於看出，這人武功不弱。

但他們還是沒有把風裏來放在心上。

常言道：「好漢怕人多。」

這老小子武功再高，本領再强，也畢竟只是一人而來，在此衆寡懸殊的形勢下，算來算去，他還是非要腦肝塗地而死不可的。

他們都是滿懷信心，蜂湧般一起撲前，要把風裏來斬殺於亂刀之下。

在他們的想像中，這人的性命，必然很快就會被「擠出」。

可是，他們算錯了。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老小子」，就是江湖上大名响鐺鐺的風裏來。

雖然他們人數衆多，但在風裏來的眼中看來，那只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

不到片刻，這一羣不知死活的惡漢已倒下了一半。

餘下來的另一半，你瞧我，我瞧你的，又再瞧瞧風裏來，再瞧瞧那身材特別魁梧的黑衣大漢。

這黑衣大漢叫雷無敵，在這一羣人之中，他儼然是個領袖人物。

這時候，他也已看出，這個陌生的過路客絕對不容易對付。

但到了這田地，他已不能再縮着頭，只好硬拚了再說。

「拿棒來！」他壯着嗓子，大喝。

一根比他還高的狠牙棒送到，他揮舞幾式，虎虎生風，氣勢倒是不弱。

風裏來却凝視着遠處滔滔江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就像個已看厭了猴子戲的觀衆。

雷無敵怎按捺得住？

「老子宰了你……」

他厲聲呼喊，急步衝前，狠牙棒的威力發揮到了頂點。

但在他心目中的「頂點」，在風裏來眼中看來，却是稀鬆平常得很。

他的狠牙棒還沒有沾着別人的衣角，風裏來已伸爪插穿了他的胸膛，一擊直接命中心臟！

（四）

雷無敵連一招也接不下，就死在這陌生人的手下。

餘下來的漢子，已有人褲襠濕了一大片。

他們平時嗜賭如命，但這時候要用自己的性命來下賭注，而且看來又是輸多贏少，自然誰也不敢再作孤注一擲。

樹倒猢猻散，他們現在只恨自己沒有四條腿！

×　×　×

那青衣少女，梳着一對又長又大的辮子，辮子上縛着一雙黃蝴蝶結。

黃蝴蝶結已沾了血，那是從那兩個漢子身上濺出來的。

風裏來急以金創藥爲她療傷，

這個梳着大辮子的少女終於哭了。

風裏來嘆了口氣，道：「乖孩子，別哭，我知道妳一定有不少寃屈的事在心裏，慢慢的說出來，讓我看看能不能帮妳一把？」

少女哽咽着，終於把事情說出。

原來她叫辛紅蝶，而父親却是金槍震三湘辛九橋，乃山西大同府金槍鏢局的總鏢頭。

風裏來一凜。

辛九橋在武林上可是個大有名氣的人物。

「令尊威名赫赫，霸君堡的人怎會這樣待妳？莫不是他們之間，結下了甚麼怨仇？」

辛紅蝶淚流滿面，咬牙道：「霸君堡在這兩年內，不斷的殺人放火，搶刼鏢隊，咱們鏢局的鏢車巳給他們刼了三次。」

風裏來點點頭。

「這件事我在江湖上也略有所聞。」

辛紅蝶接道：「我爹按捺不住，終於去找夏侯德算帳。」

風裏來眉頭一皺。

「夏侯德是霸君堡的總管。」

「不錯！」辛紅蝶咬着牙，恨聲說：「這個一直都和我爹存有心病，在他還沒有成爲霸君堡總管的時候，巳想把金槍鏢局踩跨。」

「現在他巳投靠在霸君堡門下，背後勢力大了，自對金槍鏢局大大的不利。」

辛紅蝶噙着淚說：「我爹終於找到了夏侯德，還把他打傷。」

風裏來道：「夏侯德武功雖然不弱，但比起令尊還是有所不如的。」

辛紅蝶道：「只恨我爹當時沒有把他打死，以致種下萬刼不復的禍根。」

「此話怎講？」

「我爹手下留情，那知三個月之後，這惡賊却夜襲金槍鏢局，把我家二十餘口老幼，誅殺殆盡！」說到這裏，辛紅蝶巳是泣不成聲。

風裏來急問：「令尊呢？」

「在暗襲鏢局之前，他巳給一個叛徒暗算，身負重傷。」

「這可惡的叛徒是誰？」

「他叫金唯武。」

「小金槍金唯武？」

「正是這奸賊！」辛紅蝶含淚說：「若不是他在背後刺了我爹一槍，他老人家也不會死在夏侯德的掌下！」

「他可是你爹的衣鉢傳人？」

「這才可惡！可恨！可殺！」

「看來，他必然早巳和霸君堡的人有所勾結。」

「咱們一直都以爲他是個正人君子，我爹甚至有意把我許配給他，誰知，他根本就是個衣冠禽獸。」

風裏來緩緩道：「人心難測，這四個字是永遠都不會錯的。」

辛紅蝶以衣袖一抹眼淚，才接着道：「血洗鏢局的時候，我剛好和廖大叔、韓三伯在一起，事變傳到我們耳中，他們就立刻帶着我飛奔亡命。」

風裏來點點頭，道：「他們做的很對，妳是辛鏢頭的唯一血脈，絕不能死。」

辛紅蝶道：「但夏侯德却一定要我死，這是斬草除根！」

風裏來嘆息一聲：「這是他們做事的原則，否則讓妳逃了出去，他們連睡覺的時候也闔不上眼睛。」

辛紅蝶道：「咱們本巳可逃脫，但到了這裏的時候，不愼露了行藏，又給這羣可惡的傢伙纏了上來，廖大叔、韓三伯爲了保護我，也斷送了性命。」

她說到這裏，不由又再悲泣起來。

風裏來默然。

辛紅蝶又道：「在兩天前，霸君堡主聲言，無論是誰把我抓回霸君堡，都可以領取萬兩黃金的獎賞……」

風裏來聞言，眼中陡地發出異彩。

「甚麼？黃金萬兩？」

「嗯……」辛紅蝶一怔，「你……」

風裏來大笑：「哈哈這倒是妙哉！」

辛紅蝶一驚，身子正待後退，風裏來巳突然出手，點了她身上五處穴道。

他點的全是人身痺痳大穴，辛紅蝶連看都看不清楚，人巳癱軟下來。

辛紅蝶滿臉驚疑之色。

「你是誰？爲甚麼這樣子對我？」

風裏來得意的大笑：「我是個窮光棍，窮了大半輩子，但這一次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辛紅蝶面如土色。

「你是爲了那萬兩黃金的賞格？」

「對了！」風裏來沾沾自喜，笑道：「我不比那個色淫淫的混蛋，看見了妳，就想和妳做對小夫妻，但却很渴望撈點油水哩。」

他的目光陰晴不定，老是瞧在辛紅蝶的俏臉上：「萬兩黃金可不是個小數目，豈容錯過？」

「呸！」辛紅蝶嘶聲怒叫起來：「我以爲你是個正人君子，誰知道居然也是個見利忘義的東西！」

風裏來悠然一笑，道：「妳隨便怎樣罵都不妨，妳罵千萬句，我絕不會少了一兩肉，但妳這小妮子，却是個寶藏！」

辛紅蝶氣得連罵人的說話都罵不出來了，只恨自已武功低微，一連串遇上這許多倒楣的事，到頭來還要任由別人擺佈。

但這時候，她反而不哭了。

她咬着牙，暗自發下了毒誓，只要一天不死，總要給這些可惡的惡賊好看。

這時候，雷聲隆隆，傾盆大雨終於迎頭而下。

風裏來一聲尖嘯，那匹神駿的馬兒立時四蹄翻飛，疾奔而來。

他把辛紅蝶輕輕挾起，折回原路而去。他的目的地，是霸君堡！

× × ×

江水滔滔，命運如謎。

將來的事，誰能逆料？

宇內一奇

（一）

雷聲隆隆，大雨茫茫，四周景色都是黑沉沉的。

風裏來單騎匹馬，來到了萬財賭坊。

萬財賭坊在這附近一帶，是唯一的賭坊，每天不分晝夜，大開中門，無論是誰，只要有錢就可以在裏面賭個不亦樂乎。

風裏來冒着這陣大雨來到這裏，却並不是爲了要賭錢。

他是來找人的。

他要找的人，就是霸君堡的總管先生夏侯德。

× × ×

夏侯德不但是霸君堡的總管，也是這賭坊的總管。

無論甚麼事，他都有權管一管，甚至操掌着生殺之權。

沒有人敢開罪他。

就算他在別人的面龐上抹擦靴底，別人也只能逆來順受。

誰敢在他面前說半個「不」字，那可有得瞧了。

現在，天色不大好。

他的臉色也和今天的天氣一模一樣。

× × ×

雷三保身子筆直地站在賭坊的後園裏，巳整整站立了大半個時辰。

他渾身上下，早巳被雨水所濕透。

他的臉龐左腫一塊，右腫一塊，連鼻子都快要一分爲二。

倘若不是這場滂沱大雨爲他洗臉，他現在的臉孔必然是血肉模糊，教人連口鼻都分不清楚。

他在吃苦。

他吃苦是因爲雷無敵死了，而他却還活着。

在後園的一座方亭裏，一個穿着綢面黃袍，儀容修潔的中年人，正冷冷的盯着雷三保。

「三保，你的遠房兄弟雷無敵死了，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慚愧？」

雷三保吸了口氣，道：「報告總管，屬下慚愧，屬下無能！」

這個衣飾煌然的人，就是夏侯德。

「瞧你這些飯桶，煮熟了的鴨子，竟然也讓牠飛掉，傳揚出去，咱們還有甚麼臉？」

雷三保喘着氣，道：「報告總管，那突如其來的傢伙實在很邪門，就算咱們再拚，恐怕……」

「閉嘴！」夏侯德厲叱。

語音一頓，皺眉問：「你們可看出這人的武功來歷？」

雷三保苦笑搖頭。

夏侯德冷冷一笑：「甚麼事情都不知道，虧你們還有臉回來見我！」

就在他把雷三保罵得狗血淋頭的時候，一個黃臉漢子從外面匆匆走了進來。

「報告總管，外堂有人求見。」說着，雙手遞上一張拜帖。

夏侯德拿過拜帖，一看之下，勃然怒道：「他媽的，這拜帖上無名無姓，他是誰你清楚沒有？」

黃臉漢子一怔，答不上話。

只見那拜帖上，只是繪着一塊元寶。

夏侯德冷笑一聲：「這人莫非就叫元寶？」

黃臉漢子連忙點頭。

「對了，他自稱是個財迷心竅的人，名字就叫大元寶。」

「甚麼大元寶小元寶的，這厮準是吃錯了藥，撵他出去！」

黃臉漢子面露喜色：「屬下手癢多時，多謝總管！」

他叫伍二痲，在萬財賭坊裏，他的確是個很喜歡打架的人。

只要有機會揍人，他就會很高興。

對於這一份差事，他當然是搶着去幹的。

× × ×

伍二痲去得快，回來得更快。

他去時健步如飛，但回來的時候，整個人就像是給人挖去了腸臟的蚯蚓。

一個面露微笑的青衣人，像是老鷹抓小鷄似的，把伍二痲子「送」了回來。

站在夏侯德身旁的幾個黑衣漢子，他們的臉都變了顏色。

其中有兩人甚至巳搶步上前。

「退下去！」夏侯德却把他們喝止。

伍二痲子面如土色，剛才的興奮巳拋到九重霄外。

青衣人淡淡一笑，輕輕的把伍二痲放下。

「閣下想必是夏侯總管？」青衣人的視綫，停留在夏侯德的臉上。

夏侯德點點頭，道：「不錯，區區正是夏侯德，未知閣下高姓大名？」

「姓名這種事，只是世俗之見，人爲甚麼一定要有名字呢？」青衣人的臉上，現出了一股冷傲的神色。

夏侯德也不以爲忤，只是淡淡的說道：「尊駕既不欲透露姓名，區區也不便相强。」

青衣人悠然一笑：「但爲了方便稱呼，你不妨叫我大元寶。」

夏侯德乾咳一聲：「既然如此，也是一樣。」

每個人都聽出，甚麼「既然如此，也是一樣。」之類的說話，根本就是敷衍之詞，這八個字說了和不說，都是一樣。

其實這青衣人就是風裏來。

只聽得風裏來悠然笑道：「莽莽江湖，最傻瓜的就是不要錢的人。」

「你是不是這種人？」

「當然不是，」風裏來聳肩搖頭，道：「自出娘胎以來，我從來就不幹任何的傻事。」

夏侯德看了他半天，緩緩道：「聽尊駕的語氣，你是爲求財而來的？」

風裏來點點頭：「這裏是萬財賭坊，在下的來意，正是爲了萬兩黃金而來。」

「萬兩黃金？」夏侯德神色一變，但隨即淡然笑道：「這倒不難，只要尊駕手風一順，無論是牌九、骰子，都可以很容易的就贏它黃金萬兩。」

風裏來搖搖頭。

「我不是來賭錢的，贏錢雖然容易，但輸起來的時候，更是容易百倍。」

夏侯德雙眉一軒：「既不賭，如何能取萬兩黃金？莫非……」

「夏侯總管是明白人，當然應該知道在下何以有把握來領取黃金萬兩。」

夏侯德點點頭，道：「人呢？」

風裏來悠然一笑，道：「實不相瞞，在下曾經殺傷過貴堡不少好手。」

直到這時，雷三保才總算認出眼前這人是誰。

剛才他實在是給夏侯德打的頭昏眼花，風裏來的樣子，他竟是一直未曾加以注意。

「報告總管，屬下等就是給這個大元寶……」

他的「報告」只是說到這裏，就再也「報」不下去。

因爲夏侯德又巳在他的臉上重重摑了

兩記耳光。

雷三保呆住，不敢再說半個字。

只聽得風裏來淡淡一笑，道：「在下是個財迷，只要有錢可拿，除了宰掉自己的事萬萬幹不得之外，你就算叫在下賣掉祖宗也是不妨。」

「兄台言重了，」夏侯德大笑，「小弟就是欣賞你這麼爽直的人，即使是敝堡堡主，也同樣會喜歡兄台這種實事求是的人。」

「哪裏！哪裏的說話。」

「還是那一句，人呢？」

「在下也是一句，金子呢？」

夏侯德沉吟半晌，道：「這萬兩黃金的賞格，是敝堡堡主頒發下來的，只要你交出辛紅蝶，敝堡堡主絕不會少了閣下一兩金子。」

「這個請恕在下無法冒險，」風裏來臉色一寒，一副小人得志般的嘴臉，「人在我手，不見金子，說甚麼都動不了我的心。」

夏侯德臉色凝重，道：「既然如此，咱們不妨一起去見卓堡主。」

風裏來點點頭：「行！」

這時候，大雨漸漸化爲小雨，但天色還是一片灰暗。

（二）

霸君堡主姓卓，提起了「玉面霸主」卓君爾的名頭，倒是挺嚇人的。

卓君爾成名極早，在十八歲的時候，便已憑掌中一劍名動江湖。

現在，他還不算老，才不外四十來歲，人正壯年，本是大有可爲的時候。

但在三年前，江湖上却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謂卓君爾練功走火入魔，容顏盡毀！

武林中，誰都知道，「玉面霸主」本是個英俊瀟洒的美男子，一旦容顏毀滅，對卓君爾的打擊，自然是極其嚴重。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

古往今來，不論男女，只要是正常的人，莫不如此。

自從卓君爾容顏大變之後，一直鬱鬱寡歡，平日深居簡出，甚至在霸君堡中，亦鮮有人能見他一面。

這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他這一改變，霸君堡的一切也隨着改變起來。

原來並無擁有實權的夏侯德，現在幾乎已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堡中權貴」，而堡中也隨着漸漸增加了不少武林高手。

論實力，霸君堡是增強不少。

但這些高手，却絕大部份來自黑道、綠林，其中還有不少殺人不眨眼、屢被官府緝拿的江洋大盜。

這股力量，是令人爲之側目的。

同時，也是令人憂心忡忡的。

× × ×

風裏來甫到霸君堡後，就被視爲「上賓」。

八個體態輕盈，風姿綽約的翠衣丫環，慇勤侍候。

擺設在他眼前的，是鮮菓、美酒、佳餚、樣樣不缺。

無論他想要甚麼，這裏似乎絕不會讓他失望。

卓堡主還沒現身，風裏來被安排在這修飾富麗堂皇的大廳等待着。

大廳正中，鋪着一張色彩繽紛、手工精緻絕倫的地氈。

識貨的人，一望而知，這是來自波斯古國的貢品。

在數十盞琉璃燈照耀之下，廳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那麼奪人眼目。

驀地，廳中突起樂聲。

樂聲清婉動人，在廳中繚繞、飄揚。

十六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從廳後屏風載歌載舞而來。

她們的舞姿是那末輕盈。

她們的歌喉是那末婉轉。

她們在唱——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

× × ×

這是李白的絕句清平調。

太白此詞，絕妙，也是絕愴。

名花雖好，總有凋零之日。

美人如玉，總有遲暮之時。

風裏來一陣愴然，不由舉杯，一仰而盡。

這十六個女孩子的歌舞還在繼續。

在這時，又有一羽衣女郎，從屏風後飄然起舞，如仙子下凡般出現在風裏來眼前。

那十六個女孩子已是令人魂銷意蕩。

但這羽衣麗人甫出現，她們的光華立刻就完全被掩蓋過去。

她大約年華雙十的年紀，腰似柳，體態輕盈、婀娜。

她明眸皓齒，襯着鵝蛋般的臉孔，再加上一頭流雲般柔美的秀髮，玉一般的肌膚——

她一動一靜，簡直是無處不美。

最難得的是，她那美麗的臉龐上，根本就完全不施脂粉，但皮膚却細緻光滑有如羊脂白玉。

她雖然是個舞者，但却並不屬於取媚於人的那一類。

她是美麗的，但也是冷艷逼人的。

她美極、也冷極。

雖然她在人前輕歌曼舞，但却像是一朶高不可攀的雲彩，無論是誰想把她摘下來，都不啻是在作白日夢。

歌聲中，舞影前，風裏來的人已如在白日夢裏。

（三）

歌舞已停。

但歌聲何以繞樑三日？那曼妙的舞姿也必將永遠存留在風裏來的腦海中。

羽衣麗人，已和那十六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一起消失在那屏風之後。

風裏來痴痴的凝視着那屏風，似已渾然忘我。

甚至直到一個錦衣高冠，臉上蒙着一塊黑紗的人，坐在他對面一張紫檀大椅上的時候，他仍然像個白痴一樣，目光仍然逗留在那道屏風之上。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風裏來是不是已經爲之動情了？

× × ×

風裏來沒有醉。

他也沒有眞的變成白痴。

他的視綫，終於轉移到這個形態高貴的錦衣人臉上。

只是，他看不見這人的臉，他只能看見一塊沒有人能看得穿、看得透的黑紗布而已。

錦衣人忽然淡淡一笑：「聽說閣下叫大元寶？」

風裏來眨了眨眼：「尊駕想必是卓堡主了？」

錦衣人輕輕的點頭。

「不錯。」

風裏來緩緩道：「卓堡主是不是對在下的名字感到不滿意？」

卓君爾搖搖頭：「不！你喜歡叫自己大元寶也好，大金磚也好，跟本座都沒有甚麼關係。」

風裏來似是鬆了一口氣。

「卓堡主果然是個很明白事理的人，在下佩服！佩服！」

卓君爾淡然一笑：「你是來佩服我的？還是想來賺取金子的？」

風裏來道：「實在的說一句，我最佩服的人絕不是堡主閣下。」

卓君爾的聲音很平靜，好像一點也不意外，更沒有半點的生氣：「你最佩服的人是誰？」

「當然是我自己！」風裏來用拇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傲然道：「天下間能在瞬息間賺取黃金萬兩的人，絕不會多，而在下却是其中之一。」

卓君爾點點頭。

「你佩服得對！」他忽然輕嘆口氣，緩緩說道：「就連我也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賺取黃金萬兩，兄台的本領，當然是值得任何人佩服的。」

風裏來忽然皺了皺眉，苦笑說道：「唯一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一兩是屬於自己的黃金。」

卓君爾道：「這個還不容易？本堡主要的是辛紅蝶，只要你把她帶來，萬兩黃金立時雙手奉上。」

風裏來搖搖頭，道：「這樣不行。」

卓君爾道：「兄台有何高見？」

風裏來道：「江湖人最重信諾，但卓堡主一直不肯以有面目示人，叫小弟又怎能放心把她帶到貴堡？」

卓君爾道：「然則兄台要怎樣才能把她帶到本堡？」

風裏來沉吟片刻，道：「先付區區酬勞半數，如何？」

卓君爾默然半晌，突聽一人大聲叫道：「霸君堡是甚麼地方？豈容你說來便來，說去便去，而且還要帶着五千兩金子離去，此事傳出，豈不是要笑掉所有江湖好漢的牙齒？」

廳中驀地闖進了一個灰袍金靴的大漢來。

這人三十五、六歲年紀，正是屬於「豹頭環眼，虎背熊腰」的那一類壯漢。

卓君爾、夏侯德並未制止這壯漢的舉動。

風裏來微微一笑，上前抱拳爲禮：「這位壯士，想必是貴堡的二堡主，也就是昔年雙刀平六寨，一拳打死南嶽神君的宇內一奇高孫伯？」

壯漢聞言，似是面容一寬。

「不錯，俺就是宇內一奇高孫伯！你是何方神聖？」

「區區叫大元寶。」

「呸！分明是她媽的一派胡言！」

「高二堡主此言差矣！」風裏來淡然一笑，緩緩道：「區區此次冒昧前來貴堡，並不是爲了攀交情，而是爲了萬兩黃金而來。」

高孫伯冷然道：「俺不管你是爲何事而來，若不報上眞實姓名，就是大大的不該！」

風裏來道：「二堡主既然一定要問在下的眞實姓名，也無不可，只可惜在下向來是個吃硬不吃軟！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大笨蟲。」

「好極！」高孫伯狂笑，「這話可是你說的，俺早就想試一試近來的掌力是否有進，你既要做俺的活靶子，那可是死而無怨。」

風裏來道：「縱然化爲飛灰，在九泉之下，區區也不敢埋怨一言。」

「說得好！亮招子罷！」

「且慢！」一直一言未發的夏侯德突然插口道：「爲求公平起見，萬一大元寶兄台贏了，那又如何？」

高孫伯目中閃過一絲憤怒的神色。

「他怎贏得了俺？這豈不是廢話？」

「但萬一他贏了呢？」

「哼！倘若俺敗在他手下，這二堡主的職位，俺寧願讓了給他。」

「這個使不得！使不得！」風裏來似乎大吃一驚，臉上的表情就像個正在「打呵欠」的人，忽然發覺有堆狗糞正迎着嘴巴飛了過來。

「不！」夏侯德臉上掠過一絲陰沉的神色，「高二堡主的決定很合理，倘若他敗在你手下，這二堡主的職位，兄台實在是不必推讓了！」

高孫伯盯着他，眼中已露出了怨毒的神色。

顯然，夏侯德與高孫伯兩者之間，心中是存着芥蒂的。

但風裏來却仍然搖頭：「雖云名利俱是人之所欲，但區區只對利有興趣，有名無實的事，休要加在區區身上。」

高孫伯怒道：「何謂之有名無實？」

風裏來道：「這個不談了，區區最有興趣的，還是金子。」

說到最後四個字的時候，他的目光又盯着卓君爾臉上的一塊黑紗。

馬車裏的雪飄

（一）

堡主卓君爾的答覆，並沒有讓風裏來失望！

他說：「你贏了，五千兩金子馬上可以拿去，至於是否成爲本堡二堡主的事，全由閣下自己決定。」

風裏來道：「一言爲定。」

卓君爾道：「絕不反悔！」

高孫伯同時大喝：「看掌！」

「呼」的一聲，喝聲如雷，掌聲也如雷。

霍然間，整個大廳已被一股激蕩的掌風所充斥，高孫伯的本領着實不容漠視。

× × ×

說時遲，那時快！

高孫伯的外型並不瀟洒，但掌法却並不完全屬於粗枝大葉的一類。

他的身勢極快，掌法更快。

在霎眼間，他已連環步，左右掌交加，最少攻出了十七八掌。

這人掌力之雄渾，招式之虛實莫測，着實令人爲之嘆爲觀止。

顯然，高孫伯是身負奇技，絕非浪得虛名之輩。

但風裏來却是那麼氣定神閑。

雖然面對着高孫伯猛烈絕倫的攻勢，但風裏來却人如其名，他的身子就像是一陣風，來也無影，去也無踪。

高孫伯臉色一沉，知道對手並非易與之輩。

他的好勝心本來就極重，這時候更是不顧一切的決心求勝。

「嗨！」一聲猛喝，苦練多年的內家罡氣，突然排山倒海般向前送出。

在方圓二丈之內，已完全給他的罡氣所籠罩。

他不相信，這個叫「大元寶」的人，能承受得下這種沉實的掌力。

但他錯了。

風裏來不再游鬥，居然滿懷信心地，遞掌一拚。

兩人出掌的速度都極快，有如電光石火。

衣袖獵獵飛揚，兩人俱如在狂烈的風暴之中。

倏地，高孫伯的身子，發出了一陣顫抖。

他心裏明白，自己已豁出了十成的內家其力，換而言之，他已是全力一拚。

這許多年以來，已沒有幾人能使他盡出眞功夫、眞本領。

在霸君堡中，除了堡主卓君爾之外，他是對任何人都不會折服的。

在這一戰之初，他認爲這個「大元寶」縱然身懷絕技，但只要自己盡展生平所學，必可把他擊敗於大廳之內。

可是，這一掌拚出了眞火，也分出了高下。

風裏來右掌平伸，臉上的表情看來還是那末悠閑，似乎完全沒有使出半點力量，只是額上微微冒出汗光而已。

但高孫伯可慘了。

他拚了這一掌，腑肺血氣翻騰不已，連眼珠子也幾乎凸出眼眶之外。

風裏來淡笑，收掌。

他是雙腿紋風不動。

但高孫伯却嘴吐血箭，身子再也把持不住，踰踉後退盈丈。

風裏來臉上猶自掛着可惡的微笑，抱拳對高孫伯道：「高二堡主，承讓，得罪了！」

高孫伯連肺都氣炸了。

他紅着眼睛，嘶聲叫道：「你休說這等風涼說話，俺是打你不過，這二堡主的職位，從此就是你的！」

接着，又向卓君爾道：「卓大哥，這裏的事！小弟是管不了，這多年來涪育之恩，小弟依然是沒齒難忘！」

卓君爾霍然長身站立：「高二！」

高孫伯充耳不聞，帶傷離開大廳。

夏侯德長嘆一聲：「那是自取其咎，與人無尤。」

轉目向風裏來望去，接道：「兄台藝高人胆大，小弟是折服萬分，這二堡主之位，委實是非兄台莫屬。」

風裏來眉頭一皺。「還是那句老話，區區只對黃金最有興趣，至於二堡主這個職位，咳咳！咳咳！咳……」

卓君爾忽然輕輕擊掌。

兩個白髮老僕，輕步上前。

卓君爾道：「爲這位壯士備馬。」

「是！」兩老僕齊聲領命而去。

卓君爾又再輕輕擊掌。

「傳帳房林四先生。」

不到半盞茶時光，一個面容清癯，身穿一襲青布長袍的老者，在兩個黑衣武士的陪伴下，來到了廳中。

這老者就是帳房的林四先生。

卓君爾淡淡的對林四先生說：「這位壯士叫大元寶，那萬兩黃金的賞格，已非他莫屬。」

林四先生沒有說甚麼，只是微微的點了點頭。

卓君爾又對風裏來說：「那萬兩黃金，以銀票支付如何？」

風裏來點頭一笑：「只要能兌現金子，銀票也是一樣。」

林四先生面色一寒，道：「從本堡拿出來的銀票，從來沒有出過半點岔子。」

風裏來道：「那是最好不過。」

卓君爾道：「你現在可以跟隨着林先生到帳房支取那萬兩黃金的銀票。」

風裏來一怔。

「區區現在要的只是五千。」

「五千又怎樣？一萬又何妨？」卓君爾陡地大笑，「你若甘願屈就二堡主之職，這點小小的數目，又何足掛齒？」

風裏來神色一凜：「別人說霸君堡不啻是座金山銀鑛，直到如今，區區方才深信不疑。」

卓君爾揮了揮手，道：「金銀財帛，在本座眼中看來，本來就是揮之不盡，取之不難的東西，你若是個財迷，那麼這裏就是你的天堂，你的世外桃源！」

風裏來笑了。

他的笑容很貪婪，就像隻剛吃掉一隻肥鷄，却還嫌未飽的老狐狸。

（二）

身上帶着十張銀票，而每一張的價值都是黃金千兩，這種滋味，風裏來還是第一次嚐試到。

他的步伐也隨着變得更穩重起來。

貪財的人，往往也是視財如命的人。

從現在看來，他無疑也是這種人。

林四先生把這十張銀票交了給他，一雙眼睛流露出來的光芒，也不知道是羨慕？還是妒忌？

雖然他掌管着不少財富，但這些財富却並不屬於他的。

即使他在霸君堡裏幹三輩子，也絕對賺不到這筆鉅大的財富。

風裏來很大方。

他給了林四先生一點賞錢，那是一錠十兩的大元寶。

林四先生捧着這錠大元寶，眼神裏絕對沒有半點的感激。

假如你在湖邊看人釣魚，那人釣了一尾十斤重的大魚，而他却從魚兒的身上剝下一片魚鱗送給你，你會否滿足？

也許有人會滿足。

但林四先生却絕不是這種人。

只不過，他知道無論自己滿足也好，不滿足也好，這個叫「大元寶」的人是萬萬不能開罪的。

因爲說不定有一天，他眞的會成爲霸君堡的二堡主。

× × ×

卓君爾囑咐「備馬」。

但預備好的却不僅是馬，而是一輛由四匹健馬拉動，氣派豪華，無與倫比的大馬車。

身上懷着萬兩黃金銀票的人，也的確很够身份坐上去。

所以，風裏來一點也沒有感到詫異。

但等到他鑽入寬敞車廂裏的時候，却不由他不爲之呆楞下來。

（三）

設計精緻的車廂，色調是以猩紅爲主。猩紅的氈子，猩紅的軟墊，兩旁還掛着兩對式樣別緻，鑲着銀邊的紅罩燈子。

車中有小几，几上有金樽、水晶杯子，還有七八種精巧的美食、鮮菓。

這已足以迷住天下間每一個財迷。

但令到風裏來爲之呆楞的，却絕對不是這些東西。

因爲他剛鑽進車廂裏，整個身子的每條神經都已給一個人攝住。

他並不健忘。

而且就算他可以忘記世間上每個人的臉孔是怎樣子的，也絕對不會忘記蜷伏在這車廂裏的絕色麗人。

她就是大廳中那個羽衣舞者。

× × ×

車輪滾動，車廂裏却並不感到有着甚麼震盪。

顯然，這是一輛經過精心設計的馬車，它可以使坐在車子裏的人更舒適，而且不會感到疲倦。

而且，在這麼一輛舒適的馬車上，就算你本來已很有倦意，但等到你離開它之後，說不定一切的倦意都會爲之消除。

因爲在這種車廂裏，實在是一個憩息的好地方。

打瞌睡固然可以，呼呼大睡，亦無不可。

但現在，即使風裏來已經八個晝夜沒睡過覺，恐怕他也無法睡得着覺。

他怔怔的凝望着她，就像隻忽然發現窩裏生下幾隻金蛋的呆鴨。

他吸了口氣，想站起來。

但這裏是車廂，他的身子還沒站起，頭頂上的一串風鈴已幾乎給他撞扁。

麗人失笑。

但她只是輕輕一笑，臉上又回復了那種既不怒，也不喜的神情。

車行不急，風裏來既不知道車把式是何許人也，也不知道這輛馬車何去何從。

最混帳的是，連他自己都沒有命令趕車的人去甚麼地方。

他似已眞的變成了一隻糊塗荒唐混帳之極的呆鴨。

其實，他並不是那種不能抵抗誘惑的人。

但這一次，他忽然發覺自己眞的受不了。

剛才他也許不是想站起來，而是想衝破車頂，飛越翠山而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像個初上書塾的學生，鼓起勇氣發問：「妳叫甚麼名字？」

她回答，說出了兩個字。

「雪飄。」

「芳名雪飄？」

「嗯。」

「這名字很好，最少，比我的名字好一百倍。」

「相公的名字是……」

「元寶，姓元名寶。」

「這也不錯，總比有名無姓的好。」

風裏來一怔：「姑娘……」

雪飄神色愴然，微喟道：「我是個孤兒，從小時直到現在，只有名字，却沒有姓氏。」

風裏來默然。

車中一陣子的沉寂。

雪飄忽然爲他斟酒。

她只斟了一半就停下，因爲風裏來突然握住了她那雪白的皓腕。

他凝視着她，呼吸不知如何，急促起來。

雪飄沒有掙扎，却用力的搖頭：「我只是個卑下的舞孃，本來我連跟你坐在一塊都不配。」

風裏來目光茫然。

「但妳現在已在這裏，這是誰的主意呢？」

「是卓堡主。」雪飄垂下了臉，臉上已嫣紅，「他看出相公有點喜歡我……」

說到最後一句，她的聲音簡直就和她的心跳聲差不多大小而已。

但風裏來却聽見了。

他既聽見她的說話，也聽見了她心房跳動的聲音。

他好像眞的痴呆了，就像個十六歲的少年初次墮入情網。

窗子早已被猩紅的厚絲絨布遮蓋着，他們看不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也絕對看不見內裏的旖旎風光。

雖然這一切都是卓君爾故意安排下來的事，但他們的結合却是那麼自然，就天雨滋潤大地時的情景無分軒輊。

× × ×

車行速度，一直緩慢不急。

直到車子終於停下來的時候，天色已晚，但下之久矣的雨點也已完全絕跡。

展望明天，該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高城第一個死人

（一）

翌日，晴。

當風裏來睜開眼睛的時候，刺目的陽光已透過窗子，照射到他的臉龐上。

昨夜，他並不是在車廂裏渡過。

他們來到了一個叫綺碧園的地方，被一羣招呼慇勤的伙計，帶到一座很華麗的廳院裏。

那時候，雨已停。

風裏來和雪飄的關係也已很親暱。

然而，沒有人用不尋常的眼光去看看他們。

因爲，他們都已知道，這個叫「大元寶」的人，將會成爲這裏的主宰。

——綺碧園其實距離霸君堡並不遠，最多還不超過三里。

——綺碧園是在一個叫「高城」的地方裏的。

但現在，「高城」裏上上下下每個人都知道，這地方很快就要更改名稱了。

「高城」本來也不叫「高城」。

但自從高孫伯掌管着這地方，它就叫「高城」。

然而，到了現在，又已時移勢易。

高孫伯敗在「大元寶」手下的事，已傳遍了整個「高城」。

高孫伯已離開了霸君堡，以後再也不是霸君堡的二堡主。

「大元寶」將會取其位而代之。

所以，將來掌管着這地方的，也必然是「大元寶」，而不再是高孫伯。

因此，「高城」將會被易名。

新的名稱，當然是「大元寶城」了。

× × ×

黃金萬兩，固然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

巨大的權勢，又何嘗不是絕大多數江湖人所夢寐以求的？

一個人若忽然既有財，又有勢，那眞是「光宗耀祖」的事。

風裏來在不久之前，還是個一無所有的流浪客。

但現在，他忽然變得甚麼都有了。

他不但有財有勢，還有一個可愛的伴侶。

更何況，他的人正值壯年，俊雅風流，武功高强，一切一切，都正如日方中。

人生到了這個境界，該是最完美不過的了。

然而，月有圓缺，人的命運也往往無法捉摸。

眼前的事如此，將來的事，又有誰能逆料？

（二）

今天早上，風裏來吃得很飽。

綺碧園的老闆，特別親自前來，慇勤侍候。

這人叫朱愼，現在剛好五十歲。

他長得不算矮，但給人的印象還是矮了一點。

那是因爲他的身軀肥胖之故。

他不斷的向風裏來自我介紹，連鄉下裏還有兩個老婆的事都搬了出來。

風裏來不喜歡這種人。

而恰好他現在已知道，只要自己下令叫他滾，這姓朱的傢伙就得馬上夾着尾巴乖乖的滾出去。

他正想下一道這樣的命令，坐在他身旁的雪飄却輕輕的對他說：「朱老闆是個很能幹的人。」

風裏來立刻把一塊已塞進嘴裏的小羊腰肉放下，怔怔的望着雪飄。

「這話是誰說的？」

「現在當然是我說的。」

「但從前呢？」風裏來的眼睛流露出一種奇怪的光芒，「我知道以前一定也有人說過這句話，否則妳不會這樣子說。」

雪飄嘆了口氣：「看來你這人既不愚蠢，也不容易對付。」

風裏來道：「妳是來對付我的？」

雪飄「嗯」的一聲，說：「你現在若不把肚子塡滿，我就馬上要對付你。」

風裏來大感興趣。

「妳要怎樣對付我？」

雪飄淡然一笑。「此事不可傳六耳，附耳過來。」

風裏來只好把頭側過去。

他以爲雪飄一定會在自己的耳朵上咬一口。

他已有了準備，而且覺得這也是個享受。

男人本來就是天生的賤骨頭，有人喜歡給女人罵。

更有人喜歡給女人咬一口，或者是乾脆給她揍一頓。

誰知道他猜錯了。

雪飄並不是要咬他一口，而是眞的有話要對他說。

她的聲音很細小，連蚊子飛過所發出的聲音也不如。

風裏來聽完她講的說話之後，忽然笑了。

他笑得很厲害，幾乎連眼淚都給擠了出來。

他笑，朱老闆也笑。

他笑得越厲害，朱老闆的笑聲也隨着響亮了不少。

陡地，風裏來不笑了。

他剛才的笑聲突如其來，不笑的時候也像是臨崖勒馬一樣，立刻就完全停止了一切的笑聲。

朱愼也立刻不笑。

風裏來緩緩的從椅子上站起來，仔細地觀察朱愼。

「朱大老闆，你剛才看見了甚麼事？笑得這麼厲害？」

朱愼答不上。

「是不是你剛才看見我笑，所以也陪笑一番？」

朱愼的面色已變得很尷尬，但終於還是點了點頭，說：「這……這好像……好像是的……」

「噢，這也難怪，我笑，你不笑，那是無禮。」

「對！對！對！」朱愼疊聲說。

風裏來在他的面前繞了一個圈子，又說：「所以，剛才我忽然不笑，你也立刻不笑了？」

朱愼的額上已在冒汗。

「是……是的，因爲你不笑，我若還在笑，那也是無禮……」

風裏來點點頭，却又忽然放聲大哭。

他哭得很厲害，而且還好像很傷心似的。

朱愼呆住了，似是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

雪飄嘆了口氣，却沒有說甚麼。

朱愼以手拭汗，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也不知道這位兄台爲甚麼忽然這麼傷心。

風裏來哭了好一會，忽然又止住了哭聲，而且還「霍」的一聲坐了下來，喝酒、吃肉。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像是兩枚三丈長的釘子一樣，一直都緊緊的釘在朱愼的臉上。

這時候，他又那裏有半點兒傷心的樣子？

朱愼呆呆的站在哪裏，渾身不舒服，好像內急。

但又無法馬上去茅坑一樣。

風裏來吃了兩塊肉，一塊牛、一塊羊，又喝了半杯酒、一杯茶，然後，再吃了兩顆甜得難以形容的龍眼。

但他的目光依然不變，依然像是大官看小偷一般，一直緊盯着朱愼那胖而圓的臉。

「剛才我哭，你看見了沒有？」風裏來忽然問。

他不但問，而且還把水晶酒杯往桌上一拍。

那就像是在一拍驚堂木。

但酒杯畢竟不是驚堂木，這一拍之下，碎片橫飛，倒比驚堂木還更嚇人。

朱愼的臉色已發靑。

「快回答，你看見我哭沒有？」

「看見。」朱愼的聲音在顫抖。

「混帳！」風裏來破口大罵，「既已看見我哭，你何以不哭？」

朱愼張大了嘴巴，却是半天還答不上話來。

風裏來怒目圓睜，喝道：「我笑，你不笑，是爲無禮，我哭，你不哭，也同樣是無禮！」

朱愼臉如土色，忙連聲道：「是！是！是！」

風裏來吼叫起來：「朱大老闆，你準是每天晚上都吃八斤豬油，蒙了心肝，竟敢在我的面前如此無禮，你他媽的該當何罪？」

他在强辭奪理，但却有如泰山壓卵，朱愼連半句話都駁不上來。

朱愼渾身發抖，忽然「噗」的一聲跪下。

「老朱知罪！老朱該死！求二堡主給老朱一個機會，日後老朱自當操你祖宗十八代！」

（三）

人在江湖，十分有趣。

江湖上可怕的人雖然很多，但有趣的却也不少。

風裏來有時候很可怕，但有時候却很有趣。

朱愼亦然。

在「高城」，每個人都知道，綺碧園的朱老闆，平時是個很易相與的人。

但等到他動手揍人的時候，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風裏來一直都在把朱愼弄得團團亂轉，幾乎是要他笑便得笑，要他哭便得放聲大哭。

而朱愼的表現，也一直是那麼懦怯，似乎比起怕事的小兔子還更怕事。

到最後，他看來就像是已給嚇破了胆的磕頭蟲。

但君可曾知，世間上有一件事，名曰：「裝蒜。」

這個朱大老闆就是精於此道　高手。

——「老朱知罪！老朱該死！求二堡主給老朱一個機會，日後老朱自當——」

這些完全是懇求饒命的說話。

但誰也想不到，他最後的七個字却是：「操你祖宗十八代！」

這已不單是罵人的說話，而且也是「找死」的說話。

此言一出，不是「找大元寶去死」，就是「自己爲自己找了一條直通九泉之路」了！

× × ×

罵人的七個字剛剛出口，朱愼也已出手。

他的眼角在跳動，人也像是潛伏已久的猛獸，突然一撲而起。

他那狹小而細長的眼睛，驟然收縮，就像是兩把可以插穿銅牆鐵壁的錐子。

「霍！」

九枝透骨釘，如閃電般飛出。

他似已抱着必死之心出擊，透骨釘剛撒手，左腕又已亮出一把靑光四射的尖刀，直刺風裏來的咽喉。

他人雖肥胖，招子却半點也不含糊。

但風裏來更不含糊。

當九枝透骨釘向他激射過來的刹那，他以閃電般的速度，從桌上抓起一隻燒得很香的，鷄，那些透骨釘於是全都射進燒鷄上。

朱愼以尖刀疾刺風裏來，風裏來却以桌上一個水晶瓶子相迎。

颯！

尖刀沒有刺入風裏來的脖子，却刺進那水晶瓶寬闊的瓶口內。

朱愼急棄刀，以指爲劍，急戳風裏來左脇下要害。

刹那間，指影重重。

在重重指影中，只有一指是實招。

在他的經驗中，世間上絕少人在這種指法裏，看出那一招是實招。

他當然希望這個「大元寶」也和別人一樣看不出來。

只要這一指擊實，這個「大元寶」立刻就得要像元寶般跌倒在地上。

對朱愼來說，這是決定勝負生死存亡的一指。

但這一次很不有趣。

他這必勝必殺的一指，竟然指在一顆還沒有剝殼的龍眼上。

朱愼楞住。

就是這麼一楞，風裏來已從水晶瓶中拿起朱愼的刀，「噗」的一聲刺入朱愼的咽喉上！

× × ×

「蓬！」

一聲震人心絃的巨響，朱大老闆成爲了「高城」裏今天的第一個死人。

「高城」已在動盪中。

朱愼的死亡，並不是動盪的結束，而是動盪的開始。

（下期續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天下有雪

（一）



學究兩大派　庶可弭妖氛

少林寺前

蕭秋水記得有一次，曾問過他的弟兄們，活着，爲了什麼？

李黑沉吟半晌，答：「生要盡歡。」

胡福愼重地說：「死能無憾。」

其他是鐵星月和大肚和尙都答了：「但求義所當爲。」

「只願無枉此生。」

他也曾問過唐方。那時在江邊，風色好美。唐方說：「我是那水，如此流去，沒有人問它流去那裏。」唐方抿嘴蹙然一笑道：「你是小風帆，若沒有船，流水，它就無心了。」

想到這裏，蕭秋水心裏就一陣痛，覺得他自己對不起唐方。唐方，妳在那裏？

他也用這一個問題，問了燕狂徒。

燕狂徒聽了他的話，像從來沒有見過他這個人似的，然後也像是從來也沒想過會有這個問題似的，瞪了他老半天後，抓腮搔腦，忽然舒出了一口大氣，反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我是活着的嗎？」

蕭秋水被這反問得一愕，道：「我們能走路，會說話，當然是活着的。」

燕狂徒問：「能走路，會說話，就是活着嗎？」燕狂徒繼續問：「那麼爲什麼不能走路，不會說話，就不算活着？」「人生短短數十荏苒，跟天際流星閃逝，無甚分別……天地萬物，究竟幾十年，就算傲嘯烟雲，又算不算做活着？」

蕭秋水無辭以對。

燕狂徒笑道：「我想岔了。你問我的，我實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只得照實答罷：我年幼的時候，很苦，一天到晚，只夢想做大人物，鮮衣怒馬，咤叱風雲。年青時懷大志，要做大事，找各家各門比武，以爲自己才能，在世間可謂有數的十人之內，一切事情都自恃有解釋，要成爲武林第一人。壯年時，覺得天下間許多事，原來是虛幻的，但又不甘落實和平凡，便愈發興之所至，無所不爲。暮年時，便遭各大門派之截殺，倖得不死，居然才有些珍惜起生命來……」燕狂徒苦笑了一下，聳了聳肩，又道：「你若問我一生得到了什麼？沒有。只是我一生無過可悔，僅痛快二字而已。」他又補了一句：「尋求痛快，普通動物也曉得；你問我這個，實在是問錯了人。」

蕭秋水默然半晌，自嘲地笑笑，說道：「那麼問先生另一件事，可一定問對人了。」

燕狂徒睞睞眼睛，捉狹地道：「這可不定囉。何況你問的，我不一定答。」燕狂徒與人抬槓，蕭秋水實奈不得他何，唯有誠懇的道：「我們第二個要去的地方，先生至此總可以相告了罷？」

× × ×

燕狂徒瞪了他一眼，沉默良久。

× × ×

沉默良久之後，燕狂徒終於說話了。

「少林、武當。」

× × ×

少林派在數百年來，一直是武林的泰斗，不少武學大宗師，都出身少林，直至現在，十個武術名家之中，至少有七個跟少林武技，或多或少有些關係。

而武當係近百年來，張三豐崛起之後，若論內家心法、上乘氣功，以上勢大人衆，精英輩出，武當一直在武林前三名之內。

燕狂徒要找少林、武當，爲了什麼？

——蕭秋水便這樣地問了。

× × ×

「我要告訴現存的少林、和武當一句話。」

「現在各大門派中，死傷散亡，所存無幾，這是武林中歷刦盡大難，但極少見之凋局，在這種弱肉强食，羣强併立中，已經產生百年來未見之僵局：此刻女眞人入侵中原，兩朝立據，宋方居然不求戰勝，而女眞人之後，又有韃子虎視眈眈。江湖中你虞我詐，各銖兩悉稱，鬥得你死我活，到頭來必兩敗俱傷。眼下權力幫與朱大天王，已鬥得强弩之末。『四大世家』、『七大名劍』、『三大劍派』、『三大奇門』，……也所剩無幾，潰不成軍。『十六門派』早已是一盤散沙，試問這種局面，這幾百年來，幾曾有過？……」

「少林、武當，畢竟是武林兩大宗主，在這番詭譎風暴中，死的多，傷的也多，但兩派根基，紮得深，植得厚，究竟還是不可動搖的。……所以我要他們兩派聯合起來，不要再像麥城擂台之會，兩派門得不亦樂乎，別人也瞧得不亦快哉！」

「——兩派要聯合起來，第一點：就是將兩派武功，無私地拿出來，讓其弟子兼修兩家之長。如此五年之內，兩派便足有當日『權力帮』或『朱大天王』的實力，十年之內，可重新領袖武林……」

「我要做這件事，便要趁現在，少林還有個抱禪，武當還有個卓非凡。而且乘我還未死……」

「這件事你覺得怎樣？」最後，燕狂徒這樣地問蕭秋水。

× × ×

蕭秋水跳了起來。

他整個地跳了起來。

要不是他的手不能動彈，他好想去擁抱燕狂徒，去握燕狂徒的手。

他現在感覺到那烏江的日頭，那濺起的水花，他兄弟們和唐方在馬上激烈而意興風發的衝殺。

他忘了那些兄弟曾出賣過他。他忘了那些兄弟所剩下已無多。他忘了記憶裏的孤寂與屈辱。……而他現在面對的燕狂徒，已不像他前輩，反而像他的兄弟。他大聲說：「我！」

「我……我早知道是這種事，你就算再綁住我雙腿，我爬着也要跟去！」

× × ×

「那末，先去少林還是先上武當？」

「只到少林。」

「那末武當……」

「武當就在少林。」

「？」

「此刻武當俗家子弟中，相傳最卓犖不凡的人物，卓非凡，已到了少林；他正與少林南院的護法地眼，只求少林抱殘而不遇。我此時去，正當他們興頭上，難保不招致疑竇。只是此時不去，尙待何時。何況我若去了第三個地方後，就不一定再能管這勞什子事了。」

蕭秋水聽得心下一沉。他在這路上已經是第二次聽得狂傲不羈的燕狂徒，說起辦「第三件事」的難以逆料，全無信心。

× × ×

他們到了少林寺時，已是暮秋十月梢。大地萬物，十分蕭索。

威震天下的少林寺，並不似想像中那末宏大莊嚴，不甚高的山門，幾個少林小沙彌，在門口打掃落葉而已。想達摩高僧東渡而來，在少林寺創下佛門禪宗，並授予各種健身壯體强魄養氣的武功，使得少林寺成爲求佛法義理的重地，也成了武林所奉的聖地。

少林寺面對奇岩峻石，令人望而却步，但寺內却十分簡樸清雅，寂靜得連掃樹葉的聲音，以及遠處院內傳來幾聲練武時叱喝聲也顯然無比寂寞。

燕狂徒一到廟門，便不耐煩，說：「要是我來這裏當和尙，一定留長頭髮，在門口敲鑼打鼓，來個聞者下馬，再加個老貓燉盅……哈哈哈，既然要出家，就不拘俗，何必戒這戒那？」

蕭秋水揹着他走，眼看到了少林，這「老前輩」却出言不遜至極。一個掃地的沙彌聽了，瞪了他們一眼，返身便跑了進去。燕狂徒笑笑，也不理會，只催蕭秋水快些進廟。

蕭秋水不禁遲疑：「咱們也不通知人家一聲嗎？」

燕狂徒笑啐道：「下帖子麼？我可不會寫字！」

蕭秋水總覺有些不妥。這時山門內忽跨出兩人。這兩個灰衣僧人出得門檻，呆了一呆，一人粗聲吆道：「什麼東西，在少林寺前亂說話？」

這兩人若前來好好說還生罷了，這般一喝，燕狂徒可最受不住氣，罵道：「和尙是什麼東西，頂上沒毛的老道罷了！」

他此語一出，說得又亮，在少林門內門外的和尙僧人，無一不勃然大怒。而且在院內樹蔭下，正有一道人與一僧人對奕，旁邊圍有幾僧幾道，也紛紛倏然色變。

那兩名灰衣僧人，因知今日有武當派的道友來寺，更是怠慢不得，處處要表現少林寺那武林宗主的氣派才行，豈料偏生有人在今日搗亂，自己二人司掌山門，豈能失了少林的威風？那粗聲大氣的和尙叱道：「何方妖輩，敢來少林撒野？」

另一個黑和尙也道：「豈有此理！少林寺豈是容你胡鬧的地方，快回去！」

燕狂徒忽然笑嘻嘻地問了一句：「你要剩下幾隻牙齒？」

兩僧一呆。燕狂徒向那大嗓門的和尙說：「你破鑼般的嗓子，令人生厭，待我打掉你幾隻牙齒，只剩下八隻臼齒吃東西，便不算虧待你了。」又轉頭向另一個和尙道：「你留人一條退路，我就只打落你一枚犬齒就好。」

兩僧怒極，這番話簡直沒將他們放在眼裏。兩僧齊大喝一聲，那大聲說話的僧

人搶先出手，「少林神拳」，直飛擊去。

他一拳擊出，不少僧人都在旁邊嘖嘖稱嘆，心裏暗忖：鐵石師兄的拳法，又精進了許多，難怪被派守山門重任了……可是就在這時，那坐在青年肩上的老者，只一揚手，却有兩聲響，兩僧踣踉而退。

鐵石哇地一吐，足足吐出了二十二隻牙齒來，而另一個和尙，用手向口腔一挖，一枚牙齒鬆脫落於掌中。衆皆駭然。

此人出手之迅快無倫且不說，而出手間即擊中兩人，難得的是同樣出掌，輕重大異，更可怕的是鐵石和尙的臼齒，一隻未落，而滿口牙齒，却恰好只被摑下一枚犬齒。

——不管敵人如何犀利，但到少林來撒野，絕容他不得！

當下僧衣閃動，數十僧人，在片刻間已佈好陣勢，各佔方位，少林鐘聲，徐徐敲响。燕狂徒打量了一下和尙們敵視的目光，拍拍蕭秋水額頭，笑道：「是不是？我都說，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看人家把我們當什麼來辦着！」

蕭秋水心裏極崇敬少林派的宗主地位，很不願無理鬧事，當下說道：「燕先生，有話好說，這個時候，還是免傷和氣的好……」

燕狂徒猶有餘怒，道：「你看到的了，是他們先來挑衅……」

蕭秋水嘆道：「前輩你說過，若武林中人人爲爭强鬥勝，不能化干戈爲玉帛，今後數十年將是神州未有之慘局。」

燕狂徒想了一想，終於道：「好，依你一次！」便揚聲道：「喂，諸位和尙兄弟、道士老友，我們不要打了好不好？談談正經事——」

忽然有兩人掠出山門，這兩人一掠了出來，山門上的銅環被急風震得嘎嘎亂响。這兩人十分龐碩，人一站攏上來，幾乎一人等於兩個半以上的人。其中一人只喝了一聲，而且只有一個字：「滾！」

燕狂徒一生，豈有被人如此喝過，這一聲喝下來，蕭秋水的心，也沉了下去：這兩人看來似是少林寺中輩份極高的僧人，而燕狂徒一生桀傲不馴，這一聲「滾」，這兩人勢必要付出代價。

燕狂徒的臉上忽然沒了笑容。那碩壯的僧人，也不知怎的，被他那股迫人的氣勢，駭退了半步。這僧人佛號「天斗」，與其師兄二人爲少林寺鎭山監守的「雷霆二僧」。

這師兄叫做天象，生得穆然有威，脾氣也燥，不過較有風範，見此人目光一厲，竟如此奪人心神，知非常人，便道：「這位老丈，却不知敝寺有何冒犯之處，勞駕老丈來騷擾敝寺？」

燕狂徒臉上的凌厲之色忽去。忽涎着笑臉道：「我來此目的無他，不過是他媽媽欠我的一筆債未還淸。」他說「他媽媽」的時候，目光向天象瞧去。

天象聽得一呆，便向天斗看去，天斗聽得燕狂徒所言，也是楞了一楞，原來他未出家前，他媽媽的確欠了人家一屁股的債務未淸，如今人家追上門來，却也難堪得很，這愣得一愣，懵然道：「這……這……眞的？……」

却見燕狂徒嬉皮笑臉，皺眉聳肩，正在向他做着鬼臉，心裏頓時明白了過來，可謂無名火三千丈，氣得漲紅了臉，狂吼一聲，右手漲得厲紅，粗大了整整一倍，一掌向燕狂徒推了過來。

他這一掌推出，場中都充滿讚嘆之聲、可羨慕的神色。原來這天斗和尙打的是「大手印」，這一掌比起鐵石的「少林神拳」，可又不知高明精深了多少倍，所以連鐵石也喝了一聲采，心裏恨不得這一掌能把燕狂徒的胸膛打癟下去，只是他的牙齒剩下沒幾顆，一聲喝采，也叫得極爲含糊了。

燕狂徒見衆人叫好，便有意折辱這個和尙。

天斗一掌向他冲來，蕭秋水見這和尙居然不知死活，敢對燕狂徒下重手，心中想保全此人，不忍見他莫名其妙死於燕狂徒手下，忽一脚踢去！

天斗掌劈燕狂徒，則也有暗自留心這青年有何異動，不料蕭秋水一出脚，只見沙塵濛濛一片，「砰」地一聲，已中了一脚，倒飛出七八尺遠，奇的是，心口處一陣熱辣辣痛，片刻便過，運功一試，竟些毫沒有受傷。

燕狂徒低聲冷哼道：「你若不聽話，偏要出手，待我連你腿上的穴道也封了，可怨不得我！」

蕭秋水知這狂人說得出做得到，只好說：「好，我依你，但你切勿下殺手！」

燕狂徒冷笑道：「他們跟我無怨無仇，這只不過口舌之爭，我心裏淸楚得很，只是我的爲人，這些芝麻綠豆的小事，我偏要嘔一口氣，……教訓教訓他們便了，殺了——倒汚了我的手！」後面兩句，說得特別大聲，在場的人都聽得一淸二楚。

蕭秋水情知這人脾氣，暗嘆一口氣，再不語言，唯有靜待情形的發展。

蕭秋水以「忘情天書」中的「土掩」技法出脚，一脚踢走了天斗，而不傷他，若天斗知機，當可免受辱，可惜天斗的脾氣，可謂「死牛一邊頸」，他運了「大手印」厲不可摧的功力，却給蕭秋水一脚踢走，可謂在同門以及武當派道士面前摔了個觔斗丟了臉，這口氣那裏嚥得下？於是猛吼一聲，雙掌一分，漲大二倍，掌心赤紅，透背可視，這次是冲着蕭秋水來的。

誰知他雙掌眼見要印上蕭秋水胸膛時，那青年肩上的怪老人，驀然一翻，一伸手就把自己提了上來。

天斗只覺自己臉上一陣刺痛，不禁呱呱大叫起來，接着才知道那怪老人竟是扯着自己的左耳，將整個人擒了上來。

只聽燕狂徒喝道：「滾！」

說着隨手一甩，偌大一個身形，眞的給他扔出了丈餘遠，「叭」的跌在地上，還咕溜溜的滾了幾個轉，勉强站起來，又「啪」地坐倒，一摸左耳，只見一掌都是鮮血淋漓，一時氣得幾乎要哭出來，再按下去，才知道耳朵還在，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

燕狂徒笑着睇他：「你叫人滾，現在你嚐嚐『滾』的滋味。」

這時場中的人，多半看得眼睛發直，原先在觀棋兩名道人，已掠至門前，門前圍了一大羣僧人在觀戰。這些僧人有老弱不堪的，或尙年幼的，煮飯、伙夫、打雜

、掃地、畜牧、茶種的皆有，這些和尙等，在少林寺只領份閒職，佛學既不多體悟，武功也平庸，在這等寂寞生涯裏，正恨不得天天有人打架給他們看，更何況今日捱揍的似乎是平日對他們氣頤指使的天斗師兄，他們一面看着，一面在臉上設法不要顯出幸災樂禍的表情來。

天斗可也眞慓悍，他一旦能動時，就一躍而起，這時他十分小心，警惕地接近燕狂徒，既留意老的，更提防小的，心裏正暗罵：不知這一老一少，在使什麼妖法！但他還是以爲自己的一雙手掌，終能把對方打得氣斷肺痨！

他第三次發動時已蓄全力，嗚嘩怪嘯，雙掌併發，天象知師弟可能不適，也掠上來，「小般若掌」直戮而出，一面大叫道：「看招！」

這人未出招前先招呼一聲，甚是光明磊落。蕭秋水對這天象頗有好感，見他眉揚日威，他日必有所成，很不希望燕狂徒傷他，當下暗運腿功，準備必要時相救。

燕狂徒見這人使的是佛門極厲害、而潛力也最無可限量的「小般若禪功」，心裏也是覺此人年紀輕輕，頗爲難得，却看也不看，一拳打去，一面又喝了一聲：「滾！」

這一拳就打在天象的手心上，其時天象正運使「小般若禪功」，這種功力，運用使手掌半天之範圍內，有一層淡淡的白霧，這佛門內家功力，可以說是無可抵禦，但燕狂徒這一拳打下去，天象只覺對方拳上，既似有勁，又似無勁，驟然之間，連他掌上所發出去的勁道却消失無踪了。

他自己却給一種超乎自身的大力捲起，橫撞出去，恰好撞向師弟天斗的「大手印」上，他心中一慌，暗叫：今番糟矣！却不料自己雙掌，隨着那股莫名的震盪，傳自手臂，「呼」地拍了出去，跟「大手印」一對，「格格」二聲，天斗被「小般若禪功」直逼了出去，「叭」地又跌到了丈外地上，滾了三四個跟頭，才勉强止住滾勢。

只聽那老人哈哈大笑。天象心中猛想起巳逝的掌門師父說過一種駭人聽聞的絕世武功：「薪盡火傳」神功！心念一動，幾乎叫出聲來。

天斗又霍地跳了起來，頓脚指着天象罵道：「你幹什麼？打起自己人來着！」他給天象震得連摔幾跤，很是沒臉，只好破口大罵。他却不知掌力是天象的，但令他摔觔斗的還是燕狂徒所捲帶至天象身上的巧勁。

這時場中忽躍下兩名道人，這兩人雖不碩頎，但甚高大，兩人行至燕、蕭身前，幾比燕狂徒騎在蕭秋水肩上還高，足足遮住了日頭，只聽一道人冷哼道：「兩位師兄，且讓貧道來代勞代勞罷。」

另一人道：「天斗師兄請休息一下，讓咱們也來見識一下這位老先生的奇功異招。」語音竟似是强忍住揶揄的笑意。

武當．少林

天斗不聽猶可，一聽更火。原來這兩名道人，也是武當派鎭守山門的，都是掌門子弟，一個叫大風，一個叫金風。那金風道人見天斗跌得狼狽，說話中便禁不住透露嘲笑之意。

天斗怎肯在武當派面前失威，大喝一聲，漫天掌影，先護住已身，衝至蕭秋水身前，才一掌陡然翻出，向上托去！

他這一掌是「天斗北罡」，掌力極大，而且上下兼顧，既可防燕狂徒撲擊，亦可禦蕭秋水側擊；大風、金風二人見這和尙使出此招，不禁笑意一歛。

不料燕狂徒還是一探手，迅速而精確地，又拑住了他右耳，「呼」地一聲，又將他拋了出去，滾出了七八丈遠：這次，眞箇噫噫哎哎，一時爬不起來。

金風、大金對望一眼，知是勁敵，「嘯嘯」二聲，兩劍同時拔出，左指天，右朝地，劍勢嗡動不已，兩人脚步不丁不八，向左右散開，又漸向前推進。

燕狂徒只看了一眼，亦笑罵道：「又是『兩儀劍陣』！武當待客，不會玩點新花樣麼?!」

兩道臉色一沉，呼嘯一聲，兩劍迅若遊龍，左刺「天柱」，右刺「華蓋」！

燕狂徒一見劍勢，只見兩劍雖筆直刺來，但劍身不住嗡動，看似快直，但劍意曲伏不定，以這二道年紀，居然能將「兩儀劍法」使得如此精妙，已經實在非常難得。

可惜他們遇到的是燕狂徒。

燕狂徒一出手，就拑住劍鋒。

他以兩隻手指，挾住劍鋒，就似一桿打在蛇的七寸上；劍勢立止，連劍身的彈動，也消解于無形。

他左邊一挾即中，但右邊的清癯道人，居然迴劍反刺，削向燕狂徒手脈寸關尺之處！

燕狂徒低喝一聲：「好！」他若縮手，兩儀劍陣威力立成；若不收手閃躲，只怕要傷在此人劍下。

可惜他遇到的是燕狂徒。

燕狂徒一揚手，就打飛了大風的劍。而且在未抽手打飛大風的劍前，還拗斷了金風道人的劍。

他用的是同一隻手。

大風呆如木鷄，金風更汗如雨下：他現在才知道他笑得有多可笑。

燕狂徒揮揮手道：「去吧，年紀輕輕，有此功力，已經不易了。」

× × ×

大風道人忽然長揖到地，拜謝道：「多謝前輩不殺之恩……」

燕狂徒揮手不耐地道：「去罷，叫你們的卓師叔來，我有話對他說——」

他這句話才講到一半，大風忽然欺近，「砰砰」二掌，打在他胸膛上。

燕狂徒在這刹那間，非常震訝，尤其是兩件事：一，這中年道士居然巳會使武當正宗「先天無上罡氣」，這種內功，非三十年以上的苦練無法學得，這道人居然會使！二，這道士看來神淸骨秀，却如此險詐！

旁人中了這兩掌，早巳震得五臟六腑離了位，這一下事出倉然，連燕狂徒也不及閃躲，但畢竟來得及運功護體，這兩掌擊在燕狂徒胸上，比平常人給女人撒嬌時敲搥兩下，沒什麼不一樣。

燕狂徒却大喝一聲。

大風只覺如晴天霹靂，當堂震住。

燕狂徒本可出手殺了他，但想起他答應蕭秋水不殺人的允諾，當下正正反反幾記耳光，就摑了過去，罵道：「虧你還是武林正派子弟，却作出如此卑鄙暗算的行爲！」

金風見燕狂徒如此當衆羞辱師兄，便要衝過來，另外天斗、天象，都怒叱撲來，四下僧人，也磨拳擦掌，這時只聽一人道：「是什麼東西，敢辱我派弟子！」

× × ×

燕狂徒停止了掌嘴，兩條人影一閃，立將滿天星斗中的大風道士接了過去；燕狂徒只見身邊團團圍了八個道士，手執長劍，各佔方位。圈外四角，又有四名道姑，凝劍向着自己。無論那一個角度，都絲毫沒有闖出去的機會，燕狂徒却皺眉啫道：「又是『四象八卦劍陣』，怎麼武林中都是這些煩人的老陣勢……放下放下，讓我坐着來跟雜毛們玩玩兒。」

蕭秋水自是不肯離去，他知道燕狂徒一雙腿因眞氣走岔，才告癱瘓，目前功力未復，而武當派的「四象八卦劍陣」是天下聞名的。

燕狂徒低聲道：「我們早約好過，這是我的戰役，你不准插手，你若不走，我便點了你的腿上穴道。」

蕭秋水暗嘆一聲，放下燕狂徒，默默行了開去。當先的一名鐵臉老道，見蕭秋水離開，正中下懷，道：「是啦，不關事的便走開。」他們初還憚忌這老人的武功，但見他一雙腿風癱，而揹他的人又行開去，還怕他飛上天？當下更大爲放心。

其中一名道士，較爲老成持重，問：「老先生若要見我師叔，爲何不先通報姓名？」

燕狂徒不耐煩地道：「反正見你們這些師叔師伯師公什麼的……總有勞什子的關要過，待我把你們統統都放倒後，看他還出不出來！」

這十二道人一聽，更是火上加油，一名黃臉老道說：「既是如此，便得罪了。」「刷」地一聲，十二人劍如銀虹，方位走動，令人眼花繚亂。

燕狂徒冷笑道：「憑你們也得罪不了我。」

前面行八卦陣的八人終於按捺不住，一齊出劍，好似八條銀龍，前、後、左、右、上、下、中、側，八柄劍不但攻出了八招殺着，也封鎖了燕狂徒的一切活路。

× × ×

燕狂徒坐在地上，他不能動。

「八卦劍陣」的創始人張三豐說過：八卦劍陣一旦發動，而且調訓的好，功力匀稱的話，足可以抵擋比他們任一人都强二十倍以上的敵手。

就算比他們結陣中任一人都强卅倍的高手，也很難擊散這個陣勢。

——何況「八卦劍陣」外，武當派卓非凡還加了個「四象陣」。

這十二人一旦發動，可謂天衣無縫。而燕狂徒只是一個不良於行的老人。

但就在「八卦劍陣」甫一發動，他們就聽到倒下去的聲音。

四個人倒下去的聲音。

燕狂徒不知何時，竟出了陣，「四象陣」還未發動，就給燕狂徒破了。

八名道人，心下一沉，就在這刹那間，心意稍怯，燕狂徒一手拍地，陡地昇起，一手抓住一名道人的肩膊。

八名道人，身法尚在遊走，他一人給燕狂徒制住，「砰」地撞中一名同伴，那同伴又撞着了另一夥伴，那夥伴又絆着了另一人……如此八人在片刻間都跌作一團，燕狂徒拍了拍手，微微笑道：「十幾年前，這陣我也破了一次，殺了三個人，這次你們進步了……」

這名震江湖的大陣，不知困盡多少英雄，降盡多少高手，却給燕狂徒擧手投足間盡破。

而且還附加評語說：「進步了……」

這時武當大風，少林天象聽燕狂徒的說話，乍想起一人，念及一段武林舊事，齊齊失聲叫道：「你！你是燕狂徒！」

此語一出，大衆皆驚。

× × ×

楚人燕狂徒的名字，在二十年前，可謂驚天動地，被公認爲「武林第一人」，在兩年前再度出現，也鬧得天翻地覆，而今又居然在此地出現。

燕狂徒橫掃了大風天象等一眼，淡淡地道：「小子，還算你有見識！」

大風給他橫了一眼，心下一寒，但在他心裏隨即而生的念頭是：一個人的武功若能無敵於天下，那該多威風！眞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天象却想：天下竟有這等深湛武功，燕狂徒也可以學得，我又豈有苦練不得的道理……

這一僧一道，俱是武當少林的精英，天賦奇慧，却都因燕狂徒而生志氣，不過想法却不同。他日在武林中各造成了一番風雲際遇。

其他的人聽得居然是昔日名動八表，叱咤風雲的楚人燕狂徒來到，都駭怖茫然，不知所措。

× × ×

忽聽天象吆道：「就算你是燕狂徒，胆敢私闖少林寺，我們也要領教一下。」

燕狂徒心下裏暗佩服這和尚的胆色，却笑道：「難道你未領教過麼？」

天象大步踏了出來，唸了一聲佛號，忽然一聲隨着一聲佛號，又走出十七名僧人出來。

燕狂徒搖了搖頭，笑道：「人越來越多，欵式却越來越老，有什麼用？……我看這『十八羅漢陣』，却也不必擺了。」

但是他的話說完的時候，「十八羅漢陣」已經佈上了，而且已經發動了。

燕狂徒長嘆中出手。

他不願殺傷這些和尚，但是少林羅漢陣，强悍密實，要破而不流血實非易事。

但是他出手一擊，十八羅漢居然吃了下來。

羅漢陣未破，依然對他發出排山倒海般的壓力。

燕狂徒微感詫異，又出了手，十八羅漢再接了一記，陣勢微挫，但瞬即恢復。

燕狂徒這才知道這數百年來，飲譽江湖的「十八羅漢陣」，確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

燕狂徒第三次出了手。

這次「十八羅漢陣」仍然未破，但燕

狂徒已等於破了。因爲他已看出了這陣勢的「罩門」。

人有罩門。正如蛇的七寸、象的耳、鱷魚的肚子一般，都是牠們的「罩門」。

陣勢亦有「罩門」，正如一頭公牛，把牠激怒後，反而覷出牠的破綻，一予刺入牠的腦門去。

燕狂徒出了三次手，激怒了這頭「牛」，他也看出牛的武器在那裏。

——天象。

這年輕而軒然的僧人，便是這陣中的「牛角」，陣中一切所蓄發的力道，全爲了給這一對「角」試鋒。

發現了這一點後，燕狂徒只要再多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只要他下一次出手，向準天象。

他很不願意傷害這勇氣十足的和尚，但他亦不願意自己的名譽受損。

——天下豈有人造的陣勢能困得住我楚人燕狂徒的！

他只好出手。

就在這時，一人用一種很平靖的聲音道：「大師，你何不令陣勢停下？」

只聽一個聲音悻悻道：「停！」

十八羅漢立即停止，身形僵立不動，但仍然包圍着燕狂徒，燕狂徒滿不在乎地斜睨上去，只見山門上端然站着兩個人，一僧一俗。

燕狂徒眯着眼睛笑了。

他要找的人來了，至少來了一個。

× × ×

那俗家子弟四十開外，滿臉春風，膚帶棗色，神色十分安然，正是武當俗家子弟中，號稱「聲望最隆，地位最高，武功最好，人緣最廣」的首席高手，「劍若飛龍」卓非凡。

另一僧人却大目無眉，臉長而狹，望上去一雙眼睛如兩盞綠火一般，正是南少林寺監地眼大師。

× × ×

燕狂徒笑道：「你們來了，好極好極，我正要找你們。」

卓非凡含笑道：「多謝燕前輩手下留情。」

燕狂徒大笑道：「若他們再不停手，我留情就留不住面子囉。」

卓非凡道：「其實前輩只要出手一招，陣中就難免死傷了。」

地眼大師在擂台會中，親眼見大水老人被這狂人三聲震死，不由他不暗自惶慄，但又不服卓非凡所言，冷冷地插口道：「若非卓施主叫停，現在究竟是誰躺在地下，也未可預見呢。」

燕狂徒忽然繃緊了臉色，揚聲大叫問：「少林寺的主持呢？少林寺沒有主持了嗎？」

這樣呼嚷了幾聲，少林、武當的子弟臉上，俱呈尷尬之色，皆望向地眼。地眼大師强忍一口氣，道：「北少林方丈已撒手紅塵，南宗少林主持也赴極樂西天……老衲忝爲少林代理……」話未說完，即聽燕狂徒逕自嚷道：「和尚大師、天正老僧，想當年，你們與我一戰，何等胆色，何等威風……而今你們死後，竟將大好少林的位子，空懸無人麼？」如此反覆仰天叫嚷了幾次，目中無人，可謂已極，地眼氣得鼻子都歪了。

卓非凡輕咳一聲，道：「燕前輩，此刻少林主持就在你面前，請不必呼叫。」

「爲什麼不叫？」燕狂徒每一句話都响遏行雲，並指着天象道：「我寧見少林寺讓這小和尚當主持，也不想看見那些利慾薰心的人來沽名釣譽！」

地眼大師忍無可忍，跨前一步，叱道：「狂徒！你這是什麼意思？」

燕狂徒根本就不去答他的話，向卓非凡道：「你快把老和尚抱殘請出來，只有他，還有資格聽我的話。」

卓非凡苦笑道：「在下這次來，也是想拜會抱殘神僧，只是連地眼大師也數十年未見神僧，實不知他還在不在世間！」

燕狂徒嗒然道：「若他不在，我的話武當算有人聽了，但少林却又有誰聽？」

地眼大師湊前一步，正待發作，但回心一想，燕狂徒武藝高强，得罪不得的，只好强忍怒氣，道：「阿彌陀佛，有什麼事，燕前輩只管說，老衲還作得起主。」

燕狂徒冷冷地道：「你作得起主？你本是南少林的僧人，而今北宗樹倒猢猻未散，你趕快跑來這裏，要自立爲宗主，可謂不自量力之至，少林僧人不說話，我可說得！我就是瞧不順眼！」

地眼登時只有吹鬍子突眼珠的份兒，明知武功奈何他不得，出手只自取其辱，給他這一番搶白，臉色一陣青、一陣白。

卓非凡身爲少林朋友，實瞧不過去，輕聲一咳，又道：「燕前輩，地眼大師是一宗之主，亦是有道高僧，先生如果給面子在下，當然更應尊重大師方是。」

燕狂徒斜睨了他一眼，道：「你的兒子好卑鄙，你的人倒不賴！」

提起卓勁秋，卓非凡心裏一陣沉痛，嘆道：「犬子在擂台種種劣行，我亦有所風聞，他已遭報應……唉，都是我教養無方之過。」

燕狂徒點點頭道：「先不談你兒子。談談正事：你們少林、武當，再不聯合，只怕禍亡無日了。」

此語可謂「危言聳聽」，衆皆動容。

地眼冷笑了一聲，燕狂徒厲聲道：「你有話要說，不會用嘴巴說麼？却用鼻子來哼，乾脆也用鼻子來吃草料好了！」

地眼給他一輪又一輪叱喝，實在難以抵受，罵道：「你自恃武功高强就罵得人麼？老衲高興用鼻子說話，你管得着！」

燕狂徒倒是一笑，道：「噯，對了，這還倒有點掌門人的威勢。」便不去理會他，逕自向卓非凡道：「你們武當的武功，要學少林的；少林的武功，也要向武當公開，如此才可免此大刼。」

就算燕狂徒這番話說出來，在場的人明知是對的，只怕也難以聽得進去——少林和武當，雖然友好，但畢竟各有淵源，是兩大派系，而且時有明爭暗鬥，因同爲出家人，多爲有道高人，故不致演變成其他幫派私鬥血流成河事件，但也不無衝突，更是誰也不服誰的，兩派人物，早有心使己派聲勢壯大，壓過對方；而今燕狂徒這一說，兩邊的人，臉上都是尷尬之色。

卓非凡乾笑一聲道：「燕先生言之有理。少林武功，博大精深，武當該當好好學習才是……我也常向地眼大師請教少林

外家功力法門，得益非淺……不過嘛，若將兩家武功公開切磋，恐傷感情……若交換練習，練功要門，又大相逕庭，恐畫虎不成，貪多嚼不爛，乃是習武大忌……」

燕狂徒叱道：「胡說，閉門造車，拘泥不變，攪小派別，氣狹心窄，才是習武者大忌！……武當功夫，重內家修爲，多走陰柔一路，當然也有外家純陽的功力修爲；少林曾側重於外家武功，走陽剛一脈，內家功夫呼息打坐，雖有兼修，但仍不離強勁的路子。你們二派，正可互相參照，互爲奧援！」

卓非凡聽了這一番話後，大爲所動，但江湖武林的派系觀念，豈能在一時三刻間便能消解？卓非凡當下道：「前輩好意，在下心領。少林、武當，本就守望相顧，又何需反在武功上刻意求功呢……」

燕狂徒截斷冷笑道：「守望相助？在長板坡上，衆目睽睽下，武當、少林爲了個『神州結義』盟主之位，爭得個頭破血流。」說着用手一指地眼，又回指卓非凡，道：「他弟子、你兒子，兩人打得不亦樂乎，叫天下英雄笑脫了大牙……這叫互爲照顧麼？嘿、嘿！」後面兩下笑聲，不僅不像笑聲，反而像狠狠地罵了兩聲。

卓非凡道：「我們兩派子弟中，確有爭強鬥勝的，疏於管敎……但兩派武功，大相逕庭，而且各有淵源，同時並學，可能弄巧反拙！」

地眼也道：「少林是少林，武當是武當，兩派可以共同禦敵，但再友好也不能將武功交換！」

燕狂徒冷笑道：「有什麼不能，『四象八卦陣』，若加個『十八羅漢』和『兩儀劍陣』，就未必困我不住！」

這一句話倒是說得卓非凡乍然一醒，心想：說得倒也有理！他一直爲「兩儀劍陣」的威力不够，和「四象八卦陣」的漏洞而苦惱，殫精竭智，却也想不出辦法來改善，以爲已到了陣法的極限，燕狂徒這般一提，他倒是如同電殛，全身一震，只是傳統的派別觀念依然太深，腦子裏亂烘烘的，彷彿他先輩的高手的聲音都在喊道：不可能的！怎可能呢！武當的武功，怎可參證於少林？

這時地眼道：「不能！絕對不可能！佛道不同，怎可混爲一談？」佛道妙諦，自是不同，所練功法門，以及過程目的，自是大相違背，燕狂徒火樣般的眉毛一揚道：「不同？」忽然「呼」地一掌劈出！

這一掌推出時，手陡然腫大一倍餘，而且隱透紫紅，在旁的天象失聲呼道：「大手印！」這密宗「大手印」功夫，反而讓禪宗少林練到了爐火純菁，但燕狂徒這一招使來，更是登峯造極，却不知燕狂徒怎學得來？

地眼大師對燕狂徒甚懼，但「大手印」是少林武功，他自問尚破得了，當下「嗖」地一聲，「參合指」指勁破空彈出。

掌心之處，正是「大手印」的練功罩門，只要射破掌心，「大手印」不攻自破！就在指風就要射到燕狂徒的手心之際，燕狂徒手腕的袍袖，忽然捲揚起來。

這袖裾激揚，如波浪一般，刹那間已將「參合指」消解於無形。這次到大風道人禁不住脫口呼道：「『千山重叠』！」

原來從武當山南巖宮上眺望，可謂千山重叠，而武當派張眞人將一股內息，隨着峯勢運轉，大可以以陣勢壓敵，小亦可以一擊一拂之力應用之。燕狂徒以袖風將「千山重叠」的綿延功力展衍，竟是這種絕學之上乘。

燕狂徒以「千山重叠」，引去「參合指」的純力，地眼眼見燕狂徒掌巳及胸，他畢竟是一代宗師，猛一吸氣，胸膛竟癟了下去，燕狂徒這一掌便告擊空。

燕狂徒雙腿癱瘓，無法追擊，由於他生得十分雄壯高大，坐起來也可擊到對方胸部。只見燕狂徒易掌爲爪，赫然竟是少林派的「金剛佛爪功」！

地眼這下避不過去，胸前衣襟，便給抓住；地眼是什麼人，低頭一偏，便以光頭頂了過去！

地眼大師的「鐵頭功」，可不是一般的「鐵頭功」，別人最多只能開碑裂石，他却可以碎斷劍鋒！

那時劍鋒正刺往他的腦門去！

握劍的人也絕未料及地眼的頭並未穿窟窿，反而是劍崩了口！

當時握劍的人是齊公子！

「四指快劍」齊公子！

連齊公子的快劍也被地眼大師的頭一頭撞斷過！

但他這一次，的確是撞中了燕狂徒的肚子！可是那不像肚子，却像一團棉花！

這團棉花却吸住了他。

他猛然想起，武當有一種內功，叫做「九轉玄功」，能動練到了全身各個部份，柔軟自如，而且能藉人之力生力，反擊對方。但這時他巳快要窒息了。

只聽到燕狂徒的聲音道：「是不是？少林加武當，是不是比少林，或者武當好得多了？」

說完之後，地眼就覺頭部一鬆，終於又吸着了空氣，沒眞的暈了過去。

懷抱天下

這時少室山上的和尚與道士，全都震訝於燕狂徒的蓋世神功。只有燕狂徒自己心中，有一陣悽然，因爲他發覺自己的功力，眞箇大不如前了。蕭秋水也有些感覺得出來，顯然燕狂徒博學精微，以少林、武當的武功三兩招便制住了地眼神僧，但是這比起昔日在擂台下燕狂徒以三聲大喝，震死大水老人，眞不可同日而言。

卓非凡道：「前輩神功絕世，懇請前輩點撥在下幾招。」說着「刷」地拔劍，斜架於肩胸之前，動作十分瀟洒俐落。

燕狂徒笑道：「你不服氣？」

忽然平平昇了起來。

燕狂徒昇起了六七尺高，笑道：「聞說『劍若遊龍』卓非凡，最高的是劍法，然後是輕功，第三種功夫還不知道。我就跟你比輕功、比劍法！」

「比輕功？」卓非凡瞟了他雙腿一眼，誠懇地道：「以劍法決勝負便好了。」

燕狂徒笑道：「你是怕我雙腿不能動，比不過你？」

卓非凡不卑不亢地道：「若前輩雙腿自如，在下自然不是對手。」

燕狂徒大笑道：「好，好，你不想佔人家的便宜……但你可曾聽說過，少林派

有一種輕功，叫做『一葦渡江』？」

地眼好不容易才透過一口氣，聞言又變色道：「『一葦渡江』只是敝派其中一招名稱，那裏是什麼招式？」

燕狂徒搖首唏唏地道：「那你的見識，未免得太窄了。如果天正在，他就會知道，『七十二絕技』外，輕功便要以『一葦渡江』見長。」他一面說着一面默運功力；在關廟，他就是因眞氣走岔了，所以無法使出「一葦渡江」來險些吃了大虧。

待他功力運行了一轉，神功陡發，便道：「你不信麼？我試給你看！」

倏然縱身撲向卓非凡。

卓非凡大驚，驀然一掌拍出。

他出掌輕忽，但變幻莫測，暗蓄強勁，實得武當內家拳的精萃。

燕狂徒忽然半空一折，掠向一名僧人，在間不容髮從容閃過卓非凡一掌。

那僧人是少林的高手，橫杖便砸，但一杖砸下去，才驚覺自己手中已沒有了禪杖。

禪杖不知何時巳被奪去。

燕狂徒並沒有對付他，却用禪杖一點地，又撲向卓非凡。

卓非凡正想拔劍，禪杖尾巳敲向他右眼「內關」穴去。

卓非凡不及拔劍，唯有飛退。

燕狂徒大笑一聲，「登」地一响，禪杖折而爲二，他左手杖首，依然追擊卓非凡腕穴「外關」，右手杖尾，往地上又是一點，直追而去！

卓非凡的輕功叫做「千里不留痕」，一旦使出來，快如急烟，呼嗖地直溜了過去，躍過廟牆，直入寺中，左穿右插，却未撞上一物。

但他逃得快，燕狂徒却追得更快。

他雙腿雖不能行，但每次藉杖尾之力一點，即能趕上，他右手鋼杖，始終不離卓非凡手腕穴道三寸之遙，卓非凡也一直未能將劍拔出來。

兩人一追一退，無疑是等於較量起輕功來。

只是其他的少林、武當子弟，在後面無論怎樣追趕，都是望塵莫及。

兩人一追一逃，到了一處院子，這裏是一般下等做粗重工作，不入禪房的閒雜和尚，這些和尚一般來說，不是犯了戒規，就是頑冥不靈，或垂垂老矣，或痴呆愚鈍，所以這裏便是他們自生自滅的地方。

當燕狂徒和卓非凡一先一後掠進來時，大部份僧人，都停了手邊的工作，見一俗一道如蝴蝶飛來飛去，眞是錯愕難解。

只有四五個又老又癟的乾瘦老頭兒，逕自在澆水淋菜，挑糞劈柴，對場中兩人的絕世輕功，宛似未見。

× × ×

無論卓非凡如何騰挪閃移，都無法逃脫燕狂徒的緊追不捨。

他的內力純厚，迄此也不免有些急促了，但燕狂徒一點也不會——他只有拐杖輕輕一點，立即就能借力飛躍，而且控縱自如，一點也不耗力。

他現在才知道少林的「一葦渡江」有多厲害。

「少林派的內家借力打力，眞正發揮時，以佛澈道，覺迷爲悟，比武當的內家罡氣還持久，——你這可知道了罷？」燕狂徒一面追擊，一面說話：「我因不耗力，才能說話，你武當內家氣息，可能做到這點？取他人之長以補己短，怎能坐井觀天！」

卓非凡汗涔涔下，眼角忽瞥見一青年在院裏一個角落，看着自己，他認識這青年便是在寺門外，跟燕狂徒一起來的，心中不禁一凜，怎麼這青年的輕功比自己還厲害？他素來謙沖，但內心頗爲自負，今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句話，胆意一挫，燕狂徒的杖尖便打中了他上臂的「臂儒穴」。

燕狂徒一擊即中，一中即收，又坐了下來，將雙杖一丟，笑道：「我點你穴道用的是什麼武功？」

卓非凡神色慘然道：「是武當派『三十九橋齊點頭』。」

原來武當計有八宮、二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廟、三十九橋、十二亭、二十七峯等勝景，適才燕狂徒施的就是「三十九橋齊點頭」的點穴法一直將他迫住，最後並將之制住。

燕狂徒一笑，隔空「嗖」地一指，將卓非凡臂上穴道解開，道：「這是『參合指』。」

這時部份的少林、武當高手，巳然趕到，氣喘咻咻的看場中情形，卓非凡雖然瀟脫嶔奇，也不免勘不破這點，當下將頭一昂，向燕狂徒抱拳道：「前輩武功，實遠勝在下，但少林武當二派的武功，各有其宗，萬萬不可混淆一起。」

燕狂徒怒道：「瞧你還算個聰明人，怎麼如此糊塗？要怎樣你才能相信……拔你的劍罷！」

卓非凡端然道：「在卜縱然拔劍，也斷非前輩之敵……這一場不必比了：少林武當的武功，只要苦練，便成大器，今日若少林和敝教掌門尚在，便不致令前輩失望了。」言卜之意是，我的武功不及你，但並非武當、少林的武功不如你，若天正、太禪在，就不致如此一敗塗地了。這番意思，燕狂徒自是聽得懂；他怒不可遏，這時大部份的僧道，巳趕了過來。

燕狂徒咆哮道：「難道你們眞的要等別人卒先融會貫通你們兩派武功，過來殺了你們，才能覺悟？」

只見僧道們個個神色冷然或木然，或譏誚之色，或惶恐之顏；卓非凡淡淡地道：「少林、武當二派武功深遠廣博，擧天之下，只怕除前輩之外，又有誰能盡學？……前輩是杞人憂天了。」

一人懶洋洋地道：「何止是杞人憂天，簡直是胡說八道。」

又一人粗聲粗氣地道：「何止胡說八道，是痴人說夢話。」

又一人蒼濁的聲音道：「何止痴人夢說，簡直是滿口胡柴！」

又一人急急忙忙地道：「不是！不是！是亂吹法螺！是亂吹法螺！」

又一人淡淡閒閒地道：「我說都不對，是吹牛皮，吹大氣！」

× × ×

說話的是五個和尚，看來耳又聾、人又老，眼睛都老得快睜不開了，駝背哈腰，顯得痴愚無比，燕狂徒却整個人沉靜了

下來，像冷硬的岩石一般地，他問：「誰是抱殘？」

此語一出，衆皆大震。抱殘是寺中高僧，輩份猶在死去的天正之上，但已足有數十年未現法踪，難道竟是在這樣做些下濫粗作的雜僧？

只見一個老人，雙手正合抱着一綑柴，道：「抱殘？我是抱滿懷冰雪啊！」

燕狂徒雙目似毒劍一般地盯着他，道：「你是抱雪？」

那僧人哈哈大笑，便是不答之答。另一個僧人却道：「抱殘？何必一定要抱殘？老衲抱月，可不可以？」

燕狂徒的態度居然較爲尊敬，道：「可以。」

另一個僧人道：「他叫抱月既然可以，我叫抱花當無問題了？」

燕狂徒也答道：「沒有問題。」

又一僧人道：「他無問題，那我叫抱風，不會惹着你罷？」

燕狂徒便道：「不會。」

剩下一個又老又懶又瘦又矮的白鬍子老僧嘆道：「既有『風花雪月』，那老僧只好是抱殘了。」

燕狂徒道：「原來風花雪月，到頭來還是要殘凋的。」

抱殘眯着眼道：「紅塵俗世，又有那樣不凋不殘的？要殘的，總是要殘的。」

× × ×

燕狂徒和「風花雪月殘」五僧的對話，却嚇壞了一衆僧侶道士。

原來抱殘一代，是天正大師的師叔伯輩，在少林輩份甚高，跟燕狂徒是屬同一時候。這現下的「懷抱五僧」，是當年之時，咤叱風雲，少林派中五大高僧，如今隔了數十年，居然未死，却是在寺中澆花淋水，一念及此，不少曾對這五個看來又老又聾又啞又沒用的頭大氣指頤使、吆喝斥罵的管事僧人，却嚇得雙腿不住打哆。

燕狂徒知這五老非同小可，而今自己雙腿不便，又武功減半，實不可輕敵，但他生平素來好勝，敵强愈强，當下依然故我，道：「沒想到你們五人居然還沒死。」

抱殘懶洋洋一笑道：「豈止少林而已？武當九疑、九死、九生三人，也不是一樣沒死！」

卓非凡一聽，幾乎喜得跳了起來，顫聲問：「神僧說的，可是眞的？」原來卓非凡的武功，直接由大師兄守闕指點。他入門較晚，唔心奇高，才有今天名譽地位。他却知除了太禪之外，武當先輩中還有當年五大長老，其中鐵騎、銀瓶已死，却未料九生、九死和九疑「三九眞人」尚在人間！他本來正深恐自慮，武林危局日艱，自己無法獨承大任，而今知派內尚有這等高人活着，不禁放下心頭大石，狂喜不已。

× × ×

燕狂徒冷笑道：「看來兩派留下來的高手，倒還不少，我算是白來了。」

抱殘道：「施主請便，老衲不送。」

燕狂徒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聲，返身用手一拍地上，便要撐躍離去，忽聽蕭秋水急道：「前輩！」

燕狂徒不耐煩地道：「什麼事？咱們狗拿耗子，還多說些什麼！」

蕭秋水道：「前輩不能走！……難道眼睜睜讓那朱大天王得逞麼？」

燕狂徒也奇道：「得逞什麼？」

蕭秋水道：「前輩所料不差，朱大天王已兼而學得了少林、武當兩派之長，如兩派再不奮發深研，恐怕日後就會爲朱大天王所趁。」

抱殘淡淡瞥了蕭秋水一眼，問：「小子是誰？」

燕狂徒冷笑道：「什麼小子，他就是蕭秋水。」

懷抱五老齊齊「哦」了一聲，合什唱偈：「阿彌陀佛。」衆僧都吃了一驚，這時蕭秋水雖崛起不到五年，但名頭甚响，卓非凡心裏也忖道：「難怪這青年輕功那對好，原來是蕭秋水！」

抱殘懶洋洋地道：「聞說蕭少俠武功爲人，都是上品，但這信口開河的話兒，還是少說爲妙。」

蕭秋水急道：「大師，晚輩所說，句句眞言……」

抱殘當即打斷道：「朱大天王手下中，的確不乏少林、武當破教出門的叛徒，朱大天王從中學得一些，那也沒什麼了不得的。」

抱月笑道：「就算是燕先生的幾下子，也是仗着武功高强，若單止用少林、武當的武功，只怕要制住我們幾個老骨頭，還難得很哩，更別說朱舜水那幾下三脚貓功夫了。」

蕭秋水直是搖頭，正要辯駁，燕狂徒却霍然回身，冷笑道：「衡山一戰，五位忘了麼？」

抱雪淡淡地道：「沒有忘，三十年前，衡山一戰，老衲師兄弟五人，確是敗在先生手下，但四師弟說的沒錯，若論少林、武當武藝，燕先生却還未必是老僧五人之敵。」

燕狂徒一生好戰好勝，當下冷笑道：「口說無憑，何不試試？」

那五人見燕狂徒要動手，臉上都露出一種很奇怪的神情，這神情既似驚喜，又似期待，亦似十分茫然。

抱殘道：「終於要動手了。」

抱花道：「好久沒動過手了。」

抱風道：「今番不動手，他日只怕已沒對手了。」

抱月道：「燕先生值得我們動手。」

抱雪道：「我們正好試一試『懷抱天下』。」

燕狂徒豈理會他們說些什麼，雙手一展，兩袖白茫茫的勁氣，隔空狂飆般湧了過去！

× × ×

在一旁的天象，大吃一驚，因爲他認得，這白茫茫的掌勁，就是他在少林年青一輩中，唯一個練得的而且最驕人的「大般若禪功」。

——燕狂徒如何練得？

「大般若禪功」是佛門正宗，罡勁未到，勁風疾起。

五老若急風中的飛絮一般，擺動不已起來。

倏地五人，一齊出掌，五道不同的勁氣，硬生生將白茫茫的罡氣抵住。

但是燕狂徒盤膝的身子，却平平向五人探了過去。

五人臉色凝重，一齊坐下，平平出掌，緩緩推出。

燕狂徒也平平降落下來，雙掌依然平推而出。

燕狂徒雙掌的白茫茫罡氣，與五老淡黃色的掌力，宛若一道牆一般，各不相讓，而五老與燕狂徒，就隔着這一道牆。

掌勁的牆！

燕狂徒以一敵五，但白茫茫的掌力，絲毫不顯低弱，反呈高張。

六人僵在那裏，中間一團厚厚的勁氣的牆。

燕狂徒鬚髮幡張，五人如同朽木。

然而他們彼此都望不見對面。

一張葉落下，無數張枯葉落下。

深秋的楓葉，原已深紅，忽全失去生機，片片落下。

落葉飄近氣牆時，忽然粉碎於無形。

這是什麼殺氣，竟連飄若無物的樹葉，也粉身碎骨？

就在這時，抱殘稍稍震動了一下。

接着抱月也飄動了一下，然後是抱風、抱雪、抱花……都稍動了一下。

白牆的壓力，忽然減輕。

五老的「大金剛掌力」立時推進。

但這一推進，如墜深淵。

無底的深淵。

五老腦子裏同時想起武當有一種登峯造極的內功，叫做「弱水柔易九轉功」。

這種功力源自「道德經」中的一段話：「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無不知，莫能行。」

五老所發出的至剛掌勁，一齊被吸住，宛若掉入泥淖之中，不能自拔。

然後燕狂徒忽然十指急彈，如狂潮一般的指風，自四面八方的包圍起來，將他們吞噬。

自古以來只有以衆圍寡，燕狂徒却以一人功力，反柔爲强，以弱勝强，包圍五大少林高手。

却在這決定勝負的刹那，五老的掌力倏然變了。

他們驟然撤去了掌力。

在這狂潮如萬濤排壑之際，居然撤去了掌力，是極端荒謬的事，雖則撤去掌力，確能使掌力不致於連人帶身而「泥足深陷」。

只是五老撤去掌力的同時，大張雙手，展開懷抱。

燕狂徒以少林「阿難陀指」壓擊，忽遇到一種至大至剛的功力，「阿難陀指」就消失於無影。

地眼忽然叫道：「懷抱天下，懷抱天下又重現於少林了！」

× × ×

「懷抱天下」是什麼，只怕知道的人、已不多。

天眼之所以知道，是因爲南宗少林主持和尚大師曾對他說過：「少林正宗禪功中，以『懷抱天下』，天下萬禦，但當今之世，只怕難有此絕世才華的人練成。」

當時地眼不服，便問道：「連方丈師兄您也不成？」

和尚大師搖首道：「不成。無！」

地眼大師又問道：「那麼，北宗方丈呢？」

和尚大師當時這樣說：「天正師兄，才華卓絕，當今少林之中，只怕唯他一人可以練成，怕也要在三十年後的事了。」

地眼聞言一震道：「三十年後？那時縱然練成，恐怕也……」

和尚大師知他要說什麼，當下接道：「年老力衰，也是在所難免的事……除非是有同等才華功力的人，共四人以上，可望在二十年內練成……但普天之下，又那有如許人……」

地眼大師未眞箇見識過「懷抱天下」的神功，他在少林已算是識多見廣，其他的人，還是初聞「懷抱天下」的名字！

× × ×

這「懷抱天下」一出，燕狂徒就變了臉色。

他雙掌往地上一拍，躍開。

這時五老的雙目，一齊睜了開來，精光暴射。

瞧他們的臉色，也不知是欣喜，還是失望。

——他們的「懷抱天下」禪功，確實破了燕狂徒的少林、武當合併的武功。

他們理當高興才是。

只是燕狂徒的武功，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懷抱天下」的破解已立，反擊未至，燕狂徒却說走就走，脫離了禪功的範疇了。

——說走就走，這是何等絕世的功力，「懷抱天下」又焉困之得住？

× × ×

燕狂徒雖未被「懷抱天下」擊倒，但確實給這無限禪功擊退。

他撤出禪功的包圍，是用了他的「玄天烏金掌」，擊於地上，發出反震，以地面以力虛接了「懷抱天下」的實擊，以借力退身來引開了「懷抱天下」的虛擊，始能逃過一刦。

他此際若再出手，一番苦戰，未嘗不能敗「懷抱五老僧」。

但他知道他已敗了。

自己要以本身功力，使出少林、武當武功來勝過五老，勝不過，而使其他武功，便算敗了。

燕狂徒一生難得一敗，但敗了絕不賴。何況他已證實了一切事：五老將少林武功，練到了出神入化，眞有高手借少林、武當二派功力來襲，少林也有實力，足可抵擋得住了。

——連他也攻之不下，況且別人。

少林既然可以，武當自也有充份的潛力應付。

證實了這點，燕狂徒已不覺有再戰下去的必要。

× × ×

五老猶自忧心於燕狂徒宛若神人的蓋世奇功，他們却不知道燕狂徒的功力，因身體一再受重創，已大打折扣，不復當年了。

——否則少林加武當的長處，眞的不是少林武功精練的對手？

這就很難說了。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與花豹因憤於摯友秦步歌兄妹被獨孤無樂慘殺，乃先找祖尙，追問獨孤無樂下落，要爲秦氏兄妹報仇，但祖尙不肯相告，及至受制始說出獨孤無樂藏身之處，話剛說出，屠龍已指揮弓箭手亂箭射來，以圖殺人滅口，花豹當場斃命，祖尙亦被屠龍所殺，常護花奮起力戰，殺退衆弓箭手，始未遇害。突然，屋牆倒塌，磚瓦紛飛，灰塵漫天，常護花鎭定如恒，背柱而立準備應變，這時曹昊出現鬥場，常護花一見，便責以大義，曹昊反唇相譏，屠龍隨即指揮手下，圍攻常護花。常護花豪氣干雲，殺開一條血路，直攻屠龍，鏖戰多時，屠龍漸感不支……

雷神鞭爆炸

無情僧重傷

曹昊鐵塔也似就立在那邊不遠，聞言大笑。「鐵胆屠龍的胆子，難道不是鐵打的？」

說話間屠龍身形又已三變，常護花的變化與他並沒有不同，只是更迅速。

這三變之後，他的劍距離屠龍的腦門已更加接近，屠龍已感覺寒意侵肌，之前的威風已經不見，但一聽曹昊那句話，怒火立時又冒起來。「姓曹的，少廢話！」

這個人外表雖然冷酷，性情實在很急躁，而且氣量甚狹隘，衝動之下，立即失了分寸。

常護花已經看出來，所以方才有「不是教訓」這句話。

他說屠龍的身形不實用，其實只是在挑動他的情緒，然後抓住那剎那的空隙。

屠龍現在當然明白，但先機一失，要從常護花這種高手的劍下奪回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劍與刺俱都險辣之極，在兩人周圍的黑衣人完全沒有插手的餘地，甚至接近也成問題。

曹昊站得並不近，在他的面前始終空開來，每一個黑衣人都清楚得很，沒有什麼比擋在曹昊身前更加危險。

曹昊到現在好像仍然沒有出手的意思，腳步在屠龍一喝之後，已開始移動。

他第三步才踏出，「哧」的一下異响，常護花一劍已劃破了屠龍的頭巾！

那條頭巾一斷下，立即被劍氣摧成無數片，飛舞在半空，驟看來，就像是一羣青色的蝴蝶。

從幽異中飛出來的蝴蝶。

頭巾飛脫，屠龍的頭髮亦飛散，驚呼聲中，身形飛魚般倒翻。

常護花緊追在後，身形亦倒縱出去，也就在此際，曹昊一聲暴喝：「打！」手一揚，兩顆血紅色，鷄蛋也似的東西脫手飛出！

那兩團血紅色的彈丸左右劃了一個半弧，突然相撞在一起，霹靂一聲，爆炸開來，爆出了一團奇大的火焰。

常護花眼角一瞥見，欺前追擊的身形已斜裏偏開，那周圍方圓半丈都被火舌波及，屠龍的身形稍慢，衣衫的一角立時着火燃燒。

他身形疾轉，鋼刺一劃，一聲裂帛，那一角衣衫迅速被削下。

他的面容一寒，冷笑道：「不錯。」

曹昊大笑道：「我這不是出手了。」

笑語聲未落，那團火焰已落在地上，仍然在燃燒。

常護花半轉身子，目光落在那團火焰上，道：「好一種火器。」

曹昊道：「這句話，你已經說過多次了？」

常護花道：「你也許記錯了，這還是第一次。」

曹昊一怔，奇道：「我的記性一向不錯。」

常護花道：「這之前，我記得只是對我的一個好朋友這樣說過。」

曹昊總算明白，道：「現在站在你面前的只是你的敵人。」

常護花冷笑道：「你難道就只有這一下子？」

曹昊笑道：「當然不是。」雙掌猛一合一開，一股火焰疾向常護花迎面撲去。

常護花身形急閃，火焰箭也似從他的面頰旁邊飛過，站在他後面的幾個黑衣人，一眼瞥見，急忙讓開。

那股烈火急射兩丈，眨眼間消失於無形。

屠龍的鋼刺都有形，雙刺立即迎上常護花的身形，左右刺向要害。

常護花長劍倒挑，「錚錚」的震開來刺，急回，「哧」地猛一股火焰已射至，這一劍急回正好迎上這一股火焰。

火焰落在劍鋒上，竟然就在劍鋒上繼續燃燒，常護花劍急抖，那團火焰從劍上飛開，射向屠龍的面門。

屠龍仰身急閃，身形一翻，雙刺與身形齊轉，刺向常護花。

他雙刺才刺到一半，又一朵火焰向面門射來，一朵緊接一朵，接連七朵。

屠龍身形大亂，一變再變，好容易才閃開這七朵火焰的撲擊。

火焰當然是來自曹昊，本是向常護花撲擊，但都被常護花以劍挑飛，反射向屠龍。

屠龍閃開撲擊的火焰，冷笑道：「火霹靂就是如此，急烈而欠準繩？」

曹昊大笑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不是我的火器不準，只是這位常公子的劍太快？」

屠龍悶哼，曹昊笑接道：「這地方本就不適合我的火器施展。」

屠龍冷笑道：「那你到來幹什麼？」

曹昊道：「不是我要來，只不過不能不來。」笑語聲中接連又三團火焰射出。

常護花閃一團，劍接兩團。

那兩團火焰「嗤嗤」的在他的劍上飛滾，劍都是刺向屠龍，迅速如閃電。

屠龍一退再退，雙刺急擋，曹昊的火焰同時緊追着常護花的身形。

常護花身形搶在火焰之前，曹昊九團火焰連珠般射出，一團緊接着一團，最先的一團始終差那三尺，追不上常護花。

屠龍急退四丈，兩旁黑衣人慌忙左右閃開，只待讓過屠龍，將常護花截下，可是九團火連環射至，奪目而凌厲，不由他們不再退下。

再前兩丈，常護花劍上的兩團火焰已熄滅，隨被追射前來的九團火焰亦一一消失於無形，曹昊一聲長嘯，掌一探，又三團火焰飛出！

常護花仍然緊追在屠龍的身後。

那九團火焰一滅，兩旁立時有七柄長刀砍來，常護花沒有擋，身形拔起，劍一挑，接下了從後面射來的兩團火焰，接一個風車大翻身，從屠龍頭上翻過！

屠龍雙刺方待往上插去，第三團火焰已迎面射來，偏身急閃。

火焰從他的身旁射空，常護花也從他的身旁落下，屠龍的雙刺也不慢，立即刺過去。

「嗤嗤」的破空聲響，常護花騰身閃開雙刺，劍一旋，火焰脫出劍鋒，急射屠龍面門。

屠龍雙刺方待接下，已瞥見常護花的劍乘隙刺來，急忙閃避，雙刺一去接常護花的劍，一去襲常護花胸膛！

常護花的劍刺到一半突然又改變了方向，身形同時翻滾，劍尖一挑，竟又將飛向屠龍的一團火焰接回，再刺向屠龍！

劍光火光齊閃，屠龍雙刺方動，「噗」的那團火焰已落在他的胸膛上，燃燒起來！

屠龍驚呼未絕，常護花人劍已奔馬般欺入，雙刺急封，珠走玉盤也似一陣亂响，劍刺交鋒已經在百次之外，屠龍胸膛的衣衫亦盡化成烈火。

烈火灼膚刺痛，而且擾亂了屠龍的視綫，他既急且怒，但被常護花的劍苦纏着，擺脫不得。

曹昊也似乎因爲兩人太接近，恐怕火器再誤傷屠龍，沒有再出手。

火光劍光刺光飛閃，兩條人影剎那彷彿合成一條，突然又分開，屠龍即時猛一聲慘叫。

三股鮮血從他的胸膛射出，火光中更加奪目，他一個身子倒飛半丈，猛一旋，疾倒在地上，一個身子瞬息裹在烈火中，卻不見他再有任何的反應。

常護花同時半身一轉，劍向曹昊當胸刺去，曹昊的右手往腰間一抹，「嗆啷啷」一條十三節軟鞭抖出，迎住了來劍。

那條十三節軟鞭每一節都是精鋼打就，閃亮奪目，粗如兒臂，一抖開，即捲起一陣急勁風聲，奪人心魄，若是給砸中，不難骨碎肉綻。

常護花一劍眼看就要刺在鞭梢之上，那剎那突然一吞，疾縮了回去。

曹昊哈哈大笑，十三節軟鞭緊追常護花的身形，怒龍般飛捲前去。

常護花對於這條軟鞭似乎甚爲忌憚，竟然不敢用劍去封擋。

曹昊追前三丈，大笑道：「老朋友到底是老朋友，還沒有忘記這條雷神鞭的妙用！」

常護花悶哼一聲，又退了半丈，曹昊雷神鞭護住身子，繞着常護花疾轉一圈，十三節軟鞭突然一合，盡嵌在一起，變成了一條棍子也似，一探，向常護花當胸插

去。

這十三節軟鞭每一節之間都相連着鋼鍊，一抖開來，長逾丈三，這下合在一起，連柄也不過七尺半，兩人之間的距離立時縮短了很多。

常護花的劍立時尋隙抵瑕，從鞭勢中空門刺進去，曹昊閃身讓開。

兩人交錯而過，曹昊突然叫道：「快走！」

這一聲極低，那些黑衣人相距丈外，鞭風呼嘯中，當然聽不到，常護花却是聽得清楚，當場一怔，脫口道：「曹——」

曹昊霹靂一聲斷喝，接連三鞭，看似凌厲，但其間顯然留有分寸。

常護花看在眼內，心念一轉，連出十一劍，一面壓低聲音，道：「爲什麼？」

曹昊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常護花方待問，曹昊已亂鞭擊下，一面道：「我們之外，還有其他人，你絕非他們對手！」

常護花鞭影中穿插，一面還劍，一面問道：「到底……」

曹昊截道：「別再躭誤，東牆外有馬，我以火器佯作追擊你，阻止其他人截擊，快！」

常護花當機立斷，道：「好！」連刺十六劍。

曹昊裝作被迫得手忙脚亂，常護花乘機一個鯉魚倒穿波，疾竄了出去！

曹昊立時大喝一聲：「要走，沒有這麼容易！」一揚手，兩顆紅色的彈丸疾飛出了去，霹靂暴响，在半空相撞，爆炸開來！

這兩顆霹靂子相撞得無疑早了一些，非獨追不上常護花的身形，反而將一旁欲衝上前去的黑衣人嚇了一大跳，慌忙收住了脚步。

曹昊接又兩顆霹靂子擲出，第一顆從常護花的右肩頭飛過，第二顆接從常護花左肩上貼面射空！

這兩顆用的力道却又大了一些，繼續飛前去，擋在常護花身前的黑衣人一眼瞥見，慌忙左右讓開。

飛前了差不多兩丈，兩顆霹靂子只差寸許交錯飛過，並沒有相撞在一起，非獨阻不了常護花，反而替他闢出了一條路！

常護花本來還有些懷疑，現在已一掃而空，身形如箭飛射，眨眼間，已經掠到了東牆之下，身形一挺，疾往上拔起來。

四顆霹靂子相繼在他脚下爆炸。

常護花牆頭上一凝，身形一翻，已自掠了下去。

又兩顆霹靂子在牆頭上相撞，但顯然已起不了作用，一聲馬嘶，接從高牆外响起來。

曹昊心頭一鬆，身形却沒有停下，緊追了過去，追上了牆頭。

幾個黑衣人相繼掠了上去。

× × ×

東牆外停着十多匹健馬，由兩個黑衣人看着，常護花身形凌空一折，落在一匹健馬的鞍上。

那兩個黑衣人刀已出鞘，左右立即上前，常護花的劍遠比他們的刀快，劍光一閃，再閃，兩個黑衣人仰身疾倒了下去。

常護花接一聲叱喝，羣馬驚散，一齊奔出！

馬蹄敲擊在長街的青石板上，密如驟雨亂打芭蕉，常護花一騎奔在當中，有馬羣開路，前面縱然還有其他人攔阻，也應可以一衝而過。

長街上一片空蕩，家家戶戶都已緊閉上門戶，馬羣毫無阻攔，很快便已衝到了街口！

一聲竹哨，即時响起，無數弩箭，左右射來！

常護花輕嘯一聲，身形從鞍上倒翻而回，這刹那之間，悽厲的馬嘶聲已响徹長空。

常護花身形落地，目光及處，只見那十多匹健馬已無一倖免，被亂箭射成刺蝟一樣，一匹匹浴血倒地哀鳴！

左右旋即湧出兩排黑衣人，將倒地的馬屍拖過了一旁，動作迅速而俐落。

他們每一個都赤着半邊身子，手臂肌肉墳起，一聲不發，也沒有理會常護花。

常護花也沒有理會他們，屏息靜氣，劍隱肘後，木立不動。

曹昊那邊翻過高牆，落到地上，看見這種情形，亦自收住脚步。

那些黑衣人拖開馬屍，隨即左右散開，消失在橫街左右，一陣法器敲擊聲緊接傳來。

常護花劍眉一皺，仍然沒有動。

法器聲响中，兩排紅衣僧人左右轉了出來，年紀全都在三旬左右，一個個手持法器。左右各九一共十八個紅衣僧人，隨即在長街兩旁肅立。

法器倏的停下來，霹靂猛一聲，擋着長街那道高牆陡然四分五裂，瞬息塌下。

高牆後，是一個院子，却已經被硬硬闢開了一條直路，將隔開的兩條長街接起來。

四個紅衣僧人緊接在高牆內跨出來，年紀比較方才那十八個大一些，但更加魁梧，兩隻手掌尤其粗厚，每根手指都有似香蕉一樣。

一頂金碧輝煌的肩輿接從那條直路抬來，抬着那頂肩輿的是八個紅衣僧人，健步如飛。

肩輿上坐的也是一個僧人，滿面皺紋，鬚髮俱白，年紀應該在七旬過外，披着一件金綫袈裟，端坐肩輿上，眼蓋低垂，神態看來倒也慈祥。

常護花雖然意料之中，看見這個老僧人，還是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與之同時，蹄聲暴响，在長街的另一頭，八騎駿馬如飛衝進，馬上各坐一個錦衣少女，面蒙錦紗，跟着又八騎駿馬，後面拖着一個珠光寶氣，華麗已極的車廂。

那個車廂珠簾低垂，四壁嵌着七色寶石，陽光下閃閃生輝，眩人眼目。

駕車的竟然也是兩個女孩子，一式錦紗蒙面。

八騎左右開路，馬車從中駛進，在長街當中停下。

一見這馬車，曹昊面色大變，一欠身，退到高牆下，一種難以言喻的畏懼畢露無遺。

常護花應聲回頭一瞥，面色亦一變。

肩輿這時已停下，老僧人眼蓋緩緩張開，目光落在那輛馬車上忽然一聲冷笑。

常護花目光應聲轉回，正與老僧目光相觸，心頭不由得一寒。

老僧花白的鬍子倏的一動，笑笑道：「好，小伙子，有你的。」

常護花沉聲道：「惡僧無情？」

老僧笑得更開心。「你這個年紀，見面即憶起我這個老頭兒的並不多。」

常護花冷笑。「你是這個組織的一份子我可不覺得意外。」

惡僧無情笑問：「這個組織？什麼組織？」

「天地會。」

「我還以爲你尚未知道。」惡僧無情一捋鬍子。「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知道了還敢與我們作對？」

常護花冷笑。「這大概因爲我又知道，你們並不是眞的能够上天入地。」

「答得妙。」無情打了一個哈哈。「但除了這兩件事之外，天下地上，相信沒有什麼我們做不來的了。」

常護花只是冷笑。

無情上下打量常護花，歎息道：「年青多金，英俊瀟洒，好像你這樣的年青人，死了實在可惜。」

常護花有些詫異的道：「傳說中，你不是這種會說可惜的人。」

無情又一捋花白的鬍子。「人老了，心腸據說都會軟一些。」

常護花道：「那我請你老人家讓路，大概也不會是全無可能的了。」

無情道：「路是人走出來的，而且在你小伙子面前已經有這麼多條路可供選擇，那還用得着我老人家再將路來讓？」

常護花尚未答話，無情話已經接上。「左是路，右是路，回頭也是路，何況你還可以歸順天地會？」

「我已經殺了你們這麼多人。」

「活着的，從來都是比死去的有價值得多。」

常護花倏的一笑。「你老人家這般年紀想不到還未分得出什麼是廢話。」

「我方才的原來都是廢話。」無情解下了頸上那串佛珠，手數着嘟喃一聲：「罪過——」

常護花半身一轉，目注那輛馬車。「要上一起上好了。」

馬車那邊一些反應也沒有。

無情目光亦向那邊遙射過去，淡淡的笑笑。「連八駿飛車也被驚動，若不是你本領太好，應該就是我這個老頭兒眞的已經被認爲太老了。」

常護花冷冷道：「你們向稱行動迅速，消息靈通，彼此之間竟然全無連繫，豈非笑話？」

無情道：「什麼笑話也好，拿下你再說。」

常護花身形急動，突然掠出，天馬行空般直取無情。

兩旁紅衣僧人並未出手阻止，無情亦視若無睹，冷冷的看着常護花人劍飛來。

這一劍快逾閃電，直取眉心，無情看着右手的佛珠陡然揚起。

那串佛珠也不知是什麼打就，烏光閃耀，「叮」一聲，正撞在刺來的劍尖上。

常護花只覺一股奇大的力道從劍上透來，身形不由往後倒飛出去，他半空擰腰，身形一旋飛回，劍再刺向無情的眉心。

無情「哦」一聲，佛珠一揚，又將常護花的劍震開。

常護花的身形這一次並沒有震開多遠，脚尖沾地，立即開展，一枝劍洒出漫天光彩，向無情罩下。

無情一串佛珠在手中上下飛旋，烏光飛閃，「叮叮噹噹」，一陣珠走玉盤聲响，將常護花的攻勢封在外門。

常護花脚步迅速移動，攻勢一變，一劍千鋒，從不同的角度襲向無情。

無情悠然盤膝坐在肩輿上，雙手幻出千百掌影，佛珠盤旋，混身上下，珠光閃耀。常護花出劍雖快，竟然無法攻進珠光內，旁觀各人却已被這劍影珠光炫得有些發花。

曹昊看在眼內，濃眉深蹙，脚步移動，向常護花那邊接近，那些黑衣人這時候亦紛紛走出來，看見那輛馬車，無不面露驚訝之色。

馬車旁邊那八個錦衣蒙面少女始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駕車的兩個也沒有例外，目光却全都集中在常護花與無情身上，雖然看不到他們的表情，但從這目光亦看出，她們俱都很緊張。

兩旁紅衣僧人最初並沒有什麼表示，這時候也不免露出了詫異之色。

無情僧的目光却越來越寒。

千鋒突歛，束成一劍，常護花一聲輕嘯，一劍疾向無情刺去。

這一劍毫無變化，却凌厲之極，大有無堅不摧，擋者辟易之勢。

無情的目光刹那彷彿冰結。

「錚」一聲，這劍刺入珠光，那串佛珠竟然被這一劍刺斷，烏光迸射，一顆顆佛珠四散。

劍勢未絕，繼續刺前，也就在那刹那，無情已離開了那座肩輿，倒掠開去。

劍正刺中無情方才置身的地方，「嗡」的突然又彈出了千百道劍影。

那座肩輿立時在劍影中片片碎裂。

抬肩輿的八個紅衣僧人面色大變，手一探，拔出了一柄緬刀。

那四個負責開路，年紀較大的紅衣僧人同時一聲虎吼，擋在常護花身後，十八個手執法器的僧人亦自圍了過來。

無情身形倒掠，有如行雲，輕盈飄忽，一退兩丈，再一提，上了一座假山。

他姿勢未變，盤坐如故，森冷的目光，閃電般劃破長空，落在常護花面上。

「好——」無情白鬚猛一揚，「十年來，能够將我迫離肩輿的，只是你一人，念在你這一身武功得來不易，老衲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那些紅衣僧人本欲撲前，聽得無情這樣說，都停了下來。

常護花冷冷的盯着無情，道：「不必多言。」

無情道：「天地會威震天下，以你的武功，絕對有一席位置。」

常護花冷截。「我看你不是聾子，怎麼好像完全聽不到我的話？」

無情一怔，大笑。「果然是一條好漢，那我就容你一個全屍。」一頓接嘴：「龍虎豹象。」

四個開路紅衣僧人宏應一聲，他們正

是無情的護法四尊者，天龍天虎天豹天象。常護花目光才轉，四尊者已欺前，暴喝聲中，齊擊出一拳。

袈裟與出拳同時獵然飛捲，拳風呼嘯，直撞向常護花。

常護花倒踩七星，劍一旋，急劃而出，裂帛一聲，竟然將拳風削斷，他的身形再一轉，騰空一劍四式，分攻龍虎豹象四僧。

四僧旋風般一轉，讓劍勢，出鐵拳，空氣中又一陣激盪，四襲袈裟同時暴揚。

常護花身形與之同時轉動，方向一樣，長劍劃出一道光輪，劃向來拳。

劍風尖銳，拳風激盪，並未接實，已經異聲大作，動魄驚心。

裂帛聲暴響，拳風又被劍削斷。

常護花身形不停，猛一提，乘隙從四僧當中就拔起，再一翻，掠上了瓦面。

一團紅影即時落在他面前，正是無情僧，姿勢不變，盤膝坐在屋脊上。

常護花看在眼內，心頭一凜，劍還未刺出，無情僧已一聲暴喝：「下去！」雙袖一揚。

一股勁風隨袖而起，壓向常護花面門，常護花一陣窒息的感覺，衣衫微揚，驚呼未已，無情雙拳已穿袖而出，凌空猛一引！

常護花再也禁受不住，硬硬被迫下了瓦面，龍虎豹象已在街道上等着他，暴喝聲中，八拳齊出。

常護花的身形居然還有變化，迎着拳風一個風車大轉，從四僧頭上翻過！

十八個手持法器的紅衣僧即時有九個把手一揚，九面銅鈸帶着攝人心魄的「嗚嗚」聲飛向常護花。

常護花身形變化已盡，劍勢却方展，「叮叮」聲中，一連震飛了七面飛鈸，再閃二面，斜斜的落下。

那九面飛鈸仍然在上空盤旋「嗚嗚」作響，無情即時亦有如一隻紅色的怪鳥也似在半空一旋，左四右五，一連拍出了九掌。

每一掌都正拍在一面銅鈸之上，那九面銅鈸給他的掌力一催，旋轉得更急勁，方向亦轉，一齊再向常護花飛去！

常護花身形才着地，龍虎豹象已四面攻來，一擊即退，拳風却迫死了常護花的身形，四僧才退，九鈸就旋轉斬到了！

「嗚嗚」聲攝魄勾魂，幾乎是同時襲到，常護花閃兩鈸，劍擊三鈸，仰首再讓一鈸，左來一鈸已閃避不及，劃破左胸而飛近。

傷口竟深逾寸半，長及一尺，鮮血怒激！

常護花身形一亂，但仍然再挑飛一鈸，還有一面飛鈸却無論如何是閃避不了！

這一面飛鈸直削向常護花的小腹，若是削中，就是不死，也要重傷。

龍虎豹象亦同時撲回。

千鈞一髮，一條鋼鞭突然從旁飛出來，「叮」的撞在飛鈸的一角上，飛鈸的去向立時一偏，一旁激飛了出去。

是曹昊的雷神鞭，他右手出鞭，左手同時射出四顆霹靂子，分別飛射向撲來四僧。

那四顆霹靂子飛到一半已爆開，火光閃射，四僧也不是省油燈，都及時抽身後退。

曹昊旋即擋在常護花身前。

常護花死裏逃生，捏一把冷汗，也不管左胸傷口，搶在曹昊身前。「曹兄，不要管我。」

曹昊一笑。「已經管了。」

常護花一怔，道：「我擋住他們，你快走。」

曹昊搖頭，道：「應該我擋住他們，你走。」

常護花沉聲道：「這不是你推我讓的時候。」

曹昊急道：「你既然知道，還不快動身。」

常護花道：「不成，現在你的身份已揭露，不走就是死路一條。」

曹昊笑笑道：「我已經一把年紀，死不足惜，你走了，最少還有替我報仇的一天。」

常護花尚未答話，曹昊又道：「你非獨年輕，而且武功也在我之上。」

「可是——」常護花搖搖頭。

曹昊又截道：「再說，我一身火，他們近不了我，我也都還有脫身的機會。」

常護花不能不同意曹昊這些話，曹昊笑接道：「有這三個理由，是不是應該你走，我留下。」

常護花激動的道：「曹兄，你……」

曹昊道：「你一向做事爽快，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語聲一落，左手一翻，一瓶金創藥盡倒在常護花的傷口上。

「這個藥很不錯。」

常護花心情激動，說不出話來。

那些紅衣僧人也沒作聲，只是詫異的望着曹昊，對於曹昊的背叛，他們顯然都大感意外。

那些黑衣人更就是一個個目定口呆，他們不少是曹昊屬下。

無情由左面瓦面飛到右面瓦面，又盤膝坐在那裏，到現在才笑出來。「妙極妙極！」

曹昊肘一推常護花。「快走！」

這句話並不高，無情却聽得清楚，大笑。「老衲在這裏，誰還能跑得了？」

曹昊仰首道：「還要看看曹某人的手段。」

無情道：「你一身火器非同小可，但難不倒老衲，何況街上還有八駿飛車！」

曹昊道：「總要闖一闖！」

無情大笑：「有胆識，好漢子！」

「佛爺過獎了，」曹昊一抖，雷神鞭分為十三節，毒蛇般颼颼的在身前一盤。

無情大笑不絕，顯得根本就不將曹昊放在眼內，曹昊本來性烈如火，現在却顯得異乎尋常的冷靜，緩緩道：「你還不快走，是要我白白死在這裏？」

常護花道：「好，我走。」說走就走，身形拔起，掠上旁邊高牆，無情的笑聲即時一頓，喝一聲：「截住他！」

那些紅衣僧人一齊拔起來，曹鈸的霹靂子把握時間，脫手飛出。

霹靂一聲暴響，一個紅衣僧人不顧前衝，飛鈸護身，那知道火光一閃，便爆出一團火焰，半身衣衫旋即着火燃燒起來，

他驚呼落地，接連幾個翻滾才將火焰壓滅，半身肌肉已然被燒得通紅。

其餘紅衣僧人已雙手護目，被迫了下來，其中四人那刹那發出了四枚飛鈸。

龍虎豹象也沒有例外，但四拳齊發，立即將火焰迫開，身形再往上掠出。

無情話說出口，枯瘦的身子旋即大鳥般凌空追撲過去，他一動，曹昊亦動了，十三節雷神鞭凌空飛擊，兩顆霹靂子搶先擲出。無情身形才飛出一半，霹靂子已經爆炸，兩團火焰遮斷了去路。

雷神鞭同一時向他的小腿纏來。

無情身形沒有停下，一股勁風隨着身形移動，疾湧前去，竟然將火焰硬硬迫開，他的脚接一縮，雷神鞭以一寸之差竟然落空。

這個人內外功造詣之高，實在不可思議。

曹昊的身形並沒有停下，半空中又是四顆霹靂子擲出，却是擲向無情的要落下的瓦面。

霹靂聲響，那片瓦面化為一片火焰。

無情的去勢顯然已盡，正向這片火焰落下，可是就在將要接觸火焰之際，雙袖一振，竟然又拔起來。

曹昊已置身高牆上，看見這種情形，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他並沒有因此退縮，霹靂子連珠射出，身形飛快撲前，雷神鞭毒蛇般凌空纏去。

龍虎豹象與那些紅衣僧人相繼撲上，但與曹昊無情之間已有了距離。

曹昊絕無疑問已成功截下了他們，却截不住那八個錦衣蒙面的少女。

那八個錦衣蒙面少女四人離鞍而起，追向常護花，四人勒馬回奔，八駿拖住的馬車却往前行，迅速馳過長街，轉入左面的街道。

馬車的去向，也正是常護花的去向，八個少女四個追在常護花身後，四個從另一方向兜截，絕無疑問，常護花不論從那一個方向離開，都很難擺脫逃去的了。

久戰之後，又傷在飛鈸下，他的身形顯然已沒有之前那麼敏捷，那些隨後追趕的少女輕功雖然是沒有他的高强，他也不能够將她們拋離。

曹昊都看在眼內，但亦已無計可施，他到底只是一個人，將無情與那些紅衣僧人截下，已盡了他最大的能力。

霹靂子連串炸開，無情才從那一片火焰拔起，幾蓬火焰已迎面向他飛來。

他奮力至此已盡，但變化未盡，身形倒翻，還是讓開了那幾蓬火焰。

曹昊雷神鞭緊接攻到。

無情脚尖沾地，新力已接上，以他身手的敏捷，絕不難將鞭勢震開，可是他沒有這樣做，身形又倒掠開半丈，已到了飛簷邊緣。

曹昊窮追猛打，雷神鞭繼續飛擊，這一次無情不再退，雙袖一拂，曹昊的鞭勢在半丈之外已被他震回。

他沒有欺前，反而望着曹昊一笑，道：「好，姓曹的果然不錯。」

曹昊目的只是要將他截下，應聲亦停手，道：「未及老佛爺萬一。」

無情仰天大笑。

那些紅衣僧人這時候已紛紛掠上來，將曹昊包圍在當中，曹昊却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

龍虎豹象本待撲上去，但看見無情那樣，亦停了下來，他們不動，其他僧人更就不會動了。

無情大笑了一會，目光一落，笑聲一沉，道：「姓常的是你的什麼人？」

「朋友。」曹昊顯得異常冷靜。

無情道：「以老衲所知，你的朋友並不少。」

「好朋友却不多。」

「相信並不是只得常護花一個。」

曹昊點點頭，無情接問：「你有很多個好朋友，却不知有幾多個兒子？」

「只得一個。」曹昊眼角的肌肉一下抽搐。

無情又問：「聽說你很愛護這個兒子，將他的性命看得比自己的還要緊。」

「這是事實。」曹昊沉着聲音。

「你這個兒子現在在那兒？」

「在總壇。」曹昊緩緩的回答，常護花的武功怎樣他也很清楚，只要飛車追不上，那四個錦衣少女應該截他不住，而那些黑衣武士大都已被他召到這兒來，剩餘的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以常護花的見識，應該知道八駿飛車的厲害，知所趨避的了。

只要他能够將無情截下來，常護花應該絕對可以逃出生天，所以他樂得與無情談下去。

無情好像一些也看不出曹昊的心意，笑應道：「我以為你已忘記了這回事。」

曹昊淡然道：「佛爺突然談起我的兒子，是不是要提醒我，除非不要那個兒子的命，否則就不應該助常護花離開。」

「就是這個意思。」

曹昊反問：「佛爺覺得我那個兒子如何？」

「英俊瀟灑，武功雖然不大好，已足以傲視濟南城。」

曹昊笑笑道：「很多人都是這樣說，也應該不會錯。」

無情道：「無論誰有一個這樣的兒子，也應該引以自豪。」

「也難免溺愛一些，」曹昊搖搖頭。「所以他變壞了我也沒有發覺。」

無情笑接道：「到你發覺他與我們現在在一起的時候，自難免大吃一驚。」

曹昊道：「到我發覺那其實是你們的圈套的時候，更加就不知如何是好。」

無情道：「我們實在很想借助你老人家對火器的經驗，而除了這個辦法之外，又別無他途。」

曹昊笑笑道：「但我那個兒子若是早已壞開了頭，相信你們也不會這麼容易成功。」

無情細看了曹昊一眼。「不管怎樣，他終究是你惟一的兒子，你當然不想他受到任何的傷害。」

曹昊道：「何況他雖然變壞，對於我這個父親，到底都並不太壞。」

「你現在這樣做，他知道了，一定很難過，而他既然沒有利用價值，你應該知道，將會有什麼結果。」

曹昊又笑笑，那種笑容說不出的蒼涼，無情笑接道：「曹家三代單傳，就此絕

後，你不覺得可惜？」

「有些。」曹昊又搖頭。「不過天意如此，亦是無可奈何！」

「不是天意，是你一手做成！」無情亦自搖頭：「這些年來，你一直都很服從，今天爲了一個常護花，父子都賠上性命，老衲也替你可惜。」

「佛爺一向無情，現在却是變得如此感情豐富。」

「只有一個解釋，老了！」無情笑了笑。「所以說話也多很多。」

「的確多了一些。」

「這豈非遂了你的心願？」無情目光一轉，那邊非獨已不見常護花，連那四個錦衣少女也不見了。

曹昊反而露出了疑惑之色。「佛爺要離開，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無情笑笑。「的確不是，你火器雖厲害，合龍虎豹象十八羅漢四大金剛之力，足以將你截下有餘。」

曹昊並不否認，眼睛詫異之色更濃。

無情接道：「但八駿既然追出去了，又何必我老人家再出手？」

曹昊笑笑道：「馬車只能夠在大路上奔馳，八駿的輕功，未必追得上。」

無情道：「姓常的小伙子實在很不錯，以他的輕功，八駿的確遠遠比不上，可惜他挨了一鈸。」

「皮肉之傷，算得了什麼？」曹昊盯穩無情。

「而且你那瓶金創藥也不是凡品。」

曹昊心頭一動，脫口道：「鈸上……莫非……」

無情笑截道：「很好，這些年來你非獨暴躁的脾氣收斂了很多，而且已懂得用腦。」

曹昊追問：「鈸上到底……」

「只不過塗了一些密宗聖藥。」

曹昊面色一變。「毒藥？」

無情笑笑道：「這個藥很奇怪，絕不會有痲痹的感覺，所以沾上了的人，絕不會發現，到發覺的時候，却是很快就要倒下來。」

他目光再轉，又笑笑。「現在他應該發現的了。」

曹昊面色再變，無情接道：「這當然是手到拿來，到時若是其他的人不反對，老衲會再給他一個最後的機會，他若是歸順，服下解藥後，非獨不會有生命危險，而且毒性一變，反增進內力。」

「若是不歸順？」

「那麼，十二個時辰之後，這附近就會多了一個活死人，一個白痴？」

曹昊面色慘變，他看得出無情並不是在說笑，也聽說密宗眞的有這種毒藥。

無情笑接道：「你說這種毒藥是不是非常奇妙，稱得上聖藥。」

曹昊說不出，一雙手青筋畢露。

無情搖搖頭。「常護花看情形一定不願意歸順，爲這樣一個無可救藥的人賠却性命，你們父子二人値得麼？」

曹昊道：「我已經一把年紀，早一些上路遲一些上路，也沒有多大分別。」

「你那個寶貝兒子好像二十五也還未足够。」

曹昊道：「還差十四天。」

「看他的體魄，活到七十應該絕不成問題。」

曹昊道：「佛爺眞的已經太老了。」

「哦？」無情反問：「那你說，他能够活多久？」

「十來二十天，應該絕不成問題。」

無情不由得怔住，曹昊沉痛的接道：「這個孩子已罹絕症，一直以來我却都沒有發現，到了兩個月之前，才在他的眼神看出。」

無情懷疑的望着曹昊。

「那完全是因爲被人以重手點了三陰絕脈，自己又沒有發覺，及早救治，」曹昊感慨道：「聽他說，年前曾經調戲一個女孩子，結果却將那個女孩子迫死，在那個女孩子臨死之前，在他的胸膛連撞了三拳，當時他却未覺有什麼不妥，三日後才有些不大舒服的感覺。」

無情道：「那個女孩子是什麼人？」

「沒有說，他只是從那個女孩子的出手看出好像是辰州言家殭屍拳的路數。」

「三陰絕脈不錯是言家的獨門點穴手法，這種手法不錯奇特，但也不易下手。」無情沉吟道：「那必須在近距離，出手要迅速、準確，却又不能太用力。」

曹昊道：「據說就是這樣了。」

無情道：「但以你那位公子當時的情形，却是不難被點過正着。」一頓轉問：「怎麼不聽他提及？」

曹昊道：「因爲我根本就沒有對他提及。」

無情道：「你果眞能够肯定他是必死無救。」

曹昊道：「他不是我見的第一個傷在言家殭屍拳下的人，若是早三個月發現，而又有言家高手在旁，也許是會有救。」

無情笑笑。「何況就是有言家高手在旁，也未必肯出手。」

曹昊道：「他也知道那個女孩子不是尋常人，所以這些天來，一直都沒有離開總壇。」

「可惜他還是不够聰明，若是他能够一發覺不大妥當就來找老衲，老衲雖然不懂得解穴，要將他的命多留三頭個月，應該絕不成問題，而在這一段時間，即使找不到言家的人，也應該有一個解救的辦法了。」

「這也許就是天意！」

「老衲離開總壇的時候，却不曾聽說你們父子有這個困難。」

「連他我也沒有說，何況其他人。」

「你應該盡最後的人事，想想有沒有辦法解救。」

「我只是想到，他就是活下來，對其他人也沒有多大好處，而死了，對他來說，亦未嘗不是一個解脫。」曹昊又笑笑。「若果爲了保住他的命，殺幾個言家的人，我更加不同意！」

「你只有這一個兒子。」

「這句話我已經聽得太多！」

無情大笑。「看來，這倒是你的大解決。」

曹昊點頭，無情語聲一沉。「那佛爺就索性成全你！」

探手便待劈出。

曹昊即時一揚，一股火焰從袖中射出，射向無情面門，無情手一抄竟然將那股火焰接下，雙手一陣互搓，竟搓成一團！

這完全是一種高深的內功表現，是無情用內功將那股火焰束起來。

曹昊看在眼內，心頭怦然震動。

「還你！」無情雙掌陡震，那團火焰反射向曹昊。

兩人相距兩丈過外，那團火焰飛出了兩丈，却竟然還成球狀，曹昊不敢硬接，只因爲他一身火器，一個應付不好，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他偏身才閃開那個火球，無情一頭大鵬鳥也似凌空撲下。

曹昊一聲長嘯，身形倒退，雙掌暴展，左右各打出十數顆霹靂子，却不是迎面射向無情，反而從無情兩側射過，然後弧形一折，在無情背後相撞，化成一大蓬火焰，隨着無情身形的移動，疾湧了過去！

無情一聲「好！」身形凌空一個風車大轉，疾往上拔起，火焰從他脚下飛過，落在瓦面上，又熊熊燃燒起來。

曹昊同時拔起，雷神鞭飛捲，凌空纏向無情。

無情身形飛舞，半空中一連換了九個姿勢，再一個翻滾，已到了曹昊身後！

曹昊頭也不回，霹靂子反掌打出，身形一落，雷神鞭旋即向後揮去！

無情左袖一拂，霹靂子才化爲火焰，便已被他捲飛天外，右掌接一抄，竟然將雷神鞭的鞭梢一節抄在掌中！

曹昊半身亦已轉過來，看在眼內，面色微變，無情大笑道：「你鞭中雖然藏着火藥，兵器硬碰不得，老衲這却是以柔制剛！」一頓，無情接一聲暴喝：「脫手！」一股內力透出，旋即往後一奪！

曹昊雷神鞭果然脫手，一股得意的笑容同時從他的嘴角出現。

無情目光何等銳利，思想尤其敏銳，一發覺這條雷神鞭奪得這麼容易，已知道大大不妙！

這個念頭才現，他已經將抓在掌中那條雷神鞭擲出，也許在這刹那，那條雷神鞭已節節相擊，爆炸開來。

無情的反應不能說慢的了，鞭脫手同時，身形已撲出，但還是慢了一些。

火光一閃，他右掌就覺一凉，右半邊身子却有一陣灼熱的感覺，回頭一看，那隻右掌已然皮開肉綻骨碎斷，右半邊身子却着火燃燒起來！

他雙手練的是密宗大手印，當眞是堅如鐵石，却也只是「如」而已，並不是眞的鐵石一樣。

那條雷神鞭內藏的火藥却眞的能够開山裂石！

無情目光及處，已知道一隻右手是沒希望保得住的了，也顧不得所謂尊嚴，左手一把將着火的半邊袈裟撕下，擲下了長街。這斷掌之痛，若換是別人，只怕已慘叫連聲，無情却連呻吟也沒有一句，左手並指點出，一連封住了右臂四處穴道！

曹昊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雷神鞭脫手，身形已飛落長街，往相反方向奔去。

那一衆僧人看見無情受傷，齊皆大吃一驚，這一驚之下，便被曹昊從一旁奪路奔過。

——未完——

練功秘訣之三十四

螳螂爪

靈空子・文

螳螂爪爲練習掌側與腕部力量之功夫，略似觀音掌，而發勁之處，則完全不同，蓋彼則貫力於小臂，從上向下平切，貫係剛勁，此則以最短之手法，從一折腕間，而制敵人之死命，有如螳斧之斫物，故名曰螳螂爪，在拳法中稱爲斫掌，實係柔勁，而柔中帶剛，最爲得用。

練習之時，疊磚數十塊上鋪桑皮紙厚約三寸左右。人立近磚處，將小臂伸直，大臂則緊貼脅際，貫全力於腕，手離紙約三寸，大指向上，掌外緣向下，行時先運腕力，將側掌向上一揚，至指尖朝天爲度，一揚之後，亟折腕向下，用掌側向磚面之桑皮紙斫去，左右兩手，可互行或並行之，每日晨昏二次，每次斫數百下，（斫數之多寡，可依練習之時日遞加，初練時大約百度，以後每日多加若干度，或隔數日加若干度，至每次五百度爲止。）

初時固無功效之可言，一年之後，大約一掌斫下，紙下之磚，碎去數塊，至能將一疊磚完全斫碎爲度，然後再將磚面之桑皮紙加厚三寸，抽去磚一二塊，依法練習，亦至斫碎爲度，然後再減磚，加桑皮紙，直至桑皮紙厚二尺以外，其下剩餘一磚，亦能應手而碎，則所練死勁，已告完成，更須變換方法，而練活勁，死勁活用，實爲最難，練時先用瓦一片，直豎地上，靠根處各用一磚夾持之，使不至傾側，然後舉手斫之，初上手時，瓦不碎而倒，習至若干時以後，瓦碎數片而倒，更若干時，瓦能依手掌所斫處飛去一角，始倒地，須練至豎瓦於地，兩面不必用磚夾持，舉手斫之，應手飛去一角，而本身非但不倒，且並不搖動，則功已七成，更易以最薄之磚，如法習之，依次易厚磚，至能斫最厚之城磚後，更易以石，石能應手飛去而不倒，則螳螂爪之功始告大成。

但此功以寓剛於柔之故，費時較其他功夫爲長，至少亦須七八年，若天資魯鈍之人，則非十數年不克有成也，練成此功之後，臨敵時，但須貫足加力於腕掌之間，無人能敵，若在平時，並不運力，則其掌與常人無異，即着人身，亦不至受傷，實比別種死手爲佳，其初步所以必用桑皮紙者，即所以練其柔勁，隔碎磚，又是練因柔致剛之力，剛柔並濟，妙造自然，宜非各種死手所能及矣。此功盛行於南方，澄錫毘陵等地，代有聞人，尚有螳螂十三爪之法，則係拳法而非功夫，當另篇述之。

毒龍妖燕續篇

高皋·文
盧令·圖

風雷鬼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易敏在兪妲孃幫助下習成培元寶訣，功力大增，他們一行繼續北上，到達庫倫，莫山基前來迎接，並安置他們在賓館住下，不久罕特王叫人請兪妲孃入宮，但却沒請易敏同去相見，兪妲孃甚表不滿，但易敏勸她獨自去見王爺，而易敏和荷花在賓館苦候多日，也不見王爺和兪妲孃踪影……幾天後，罕特王在國師哈密達陪同下召見易敏，只見罕特王一臉倦容，而國師哈密達更是無理指責易敏的不是，易敏百口莫辯，易敏想對罕特王陳述因由，却被旁人阻止，罕特王被人挾持，無可奈何……

重逢如隔世

哈密達道：「王爺，這小子滿口胡言，分明是心存鬼胎，咱們不能放過他！」

罕特王擺擺手道：「易敏，本王不想爲難你，你走吧。」

易敏道：「多謝王爺，但在下的妻子呢？」

哈密達道：「姓易的，王爺不願爲難你，你休要得寸進尺，老實告訴你吧，公主巳經離開了庫倫，她不會跟一個鄉下人共同生活的。」

易敏怒喝道：「你胡說，兪妲孃跟我是恩愛夫妻，她不只是要跟我共同生活，還會以能做鄉下人的妻子爲光榮。」

哈密達道：「姓易的，你是中原人，應該知道甚麼叫齊大非偶，不要痴心妄想了，你走吧，要是王爺一旦改變了主意，你就走不成了。」

易敏道：「我不會走的，除非你們交還我的妻子。」

哈密達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王爺，我跟你說過，姓易的不是好打發的，

約法定三章

你去歇着吧，此事交給我來處理。」

不待罕特王首肯，他以雙掌擊出兩响，兩名身着白衣的少女，立即由帳幕之後轉出，她們一言未發，每人架着罕特王的一條手臂，逕行進入帳幕之中。

顯然，罕特王年邁力衰，似巳大權旁落。

此時廳上的氣氛大變，隱約之間露出一股嚴厲的殺機。

哈密達忽然陰森森的獰笑道：「中原武林沒落了是不是？」

易敏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哈密達道：「一個鄉下人，竟然能夠名滿武林，在江湖上掀起極大的風浪，你能說中原武林沒有沒落？」

易敏哼了一聲道：「你這是坐井觀天，見識太少了，中原藏龍臥虎，豈是你能評估的？」

哈密達道：「閣下能够在中原興風作浪，必然還有幾分斤兩，拿一點好瞧的讓咱們見識見識，可以吧？」

易敏道：「當然可以，你劃下道來就是。」

哈密達的雙掌再度一擊，一名身材高大，狀如鐵塔的大漢應聲進入廣場。

此人膚色黝黑，肌肉賁起，一雙深深凹進的眸子，射出兩股灼灼逼人的神光。

易敏瞧到此人，不由心頭一懍。

他走過不少時日的江湖，會過不少成名露臉的高手，他却認爲只有此人才是一個可怕的勁敵。

哈密達見易敏露出怯意，忍不住得意的笑了起來，道：「他叫痴虎，在本座手下只是一個二級武士，去吧，姓易的，好戲還在後頭，希望不要叫本座失望。」

易敏並不是當眞害怕，只因初次見到這等巨人，難免有些愕然而巳。

再說，當前的景况，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如果不能以武功折服這般蒙疆武士，不要說討不回他的妻子，只怕連生命也會擱在這裏。

虎狠當前，無法避讓，除了捨命一拚，實在別無選擇。

於是他緩緩走到場中，暗吸一口眞氣，在痴虎身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

塞外苦寒，此時雖然只是初秋，寒風吹在身上就巳經有點不太好過。

但痴虎的全身上下只有腰部圍着一張虎皮，莫非他是鋼筋鐵骨，莫非他跟兪妲孃一樣，練有刀槍不入的絕藝？

他左手執着一塊鐵製盾牌，右手是一柄長約八尺的斬馬大刀，兩樣都是重兵刄，當得是江湖少見。

遇到此等平生罕見的勁敵，易敏絲毫不敢大意，伸手一摸腰際，將從不輕用的天羅棍解了下來。

雙拳一抱，向痴虎打了一下招呼，然後手握棍梢，嚴陣待敵。

痴虎從來不講江湖禮數，口中一聲暴吼，斬馬刀帶起獵獵勁風，攔腰一刀劈了過來。

攔腰一刀的同時，他的左手也沒有閒着，鐵盾以泰山壓頂之勢當頭全力一砸。

此人身強力猛，一招使出便如疾雷劈出，現在是一招雙式，刀盾齊施，這等威勢，縱使是在中原武林也不易多見。

易敏身負絕頂武功，培元寶訣與磨盤神功的結合使他的護身罡烝堅逾金鋼，痴虎雖是慓悍，應該傷他不得。

只是他從未見過如此強悍的對手，也不明白單憑這護身罡烝能否接下痴虎的刀盾，因而脚下一滑，閃身避讓過去。

一招佔到上風，得勢決不饒人，痴虎欺身上步，刀盾再度進擊。

別看他身材高大，身手可靈活得很，而且換式不必撤招，力道更是一招比一招沉重。

如此一來，易敏可就越來越糟了，他一直在逃避，一直在場上打轉，快要轉上兩大圓圈了，他一招都沒法遞出。

哈密達瞧到痴虎佔盡上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道：「姓易的原來是浪得虛名，本座高估你了，啊……」

他原是在敞開大嘴，得意的狂笑，誰知他忽然笑聲一窒，變爲一聲驚呼。

難道佔盡上風的痴虎竟然出了意外？

不錯，痴虎的確出了意外，他死了，而且死得十分慘烈。

因爲易敏不願再逃了，如此逃下去終非了局。

其實說他「逃」是寃枉他了，他只不過藉閃避來測驗他的護身罡烝能够承受多少壓力而巳。

當他測出痴虎的刀盾並不能傷他，他自然不必再作閃避了。

此時痴虎的斬馬刀是劈向易敏的頭頂，鐵盾帶着雷鳴之聲，橫砸他的腰部。

易敏左手九星劍斜斜划出，頓時克察一响，一條斷臂帶着鐵盾砸向地面，他的右手也沒有閒着，天羅棍迎面一挑，一股強悍無比的罡烝，將斬馬刀捲了回去，刀背劈中痴虎的頭頂，一顆大好頭顱竟被砸得稀爛。

他只是還擊了一招，一招之下痴虎便斷臂爛頭。

此等武功當得是天下罕見，勿怪哈密達會驚呼出聲了。

易敏似乎有些過意不去，向觀戰的哈密達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國師，痴虎逼得太緊，以致在下收手不及。」

哈密達氣得哇哇大叫道：「不要得了便宜賣乖，姓易的，本座要不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枉稱國師了。」

他正要撲下大廳，廳後帷幕一盪，一名面呈青白之色，約莫十六七歲的少女走了出來，她是哈密達的女兒，名叫吉妲。

「等一等，爹，讓女兒去對付他。」

「好，爹要活的。」

「爹放心，錯不了的。」

吉妲眉目如畫，亭亭玉立，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孩子，只可惜她那青白色的面頰，將一切美好都破壞了。

她走出大廳，步上廣場，在易敏身前五尺之處一站，一言未發，只是以一雙清澈如水的眸子向易敏瞪視着。

她這是幹甚麼？是相面，還是相親？

不管她在作些甚麼，易敏並未忘記這是兩軍陣前，生死一搏的所在。

而且易敏在第一次前來大漠之時，就巳聽過吉妲的大名，知道她是一個馳名大漠的女巫師。

因而他不敢絲毫大意，暗中運起培元寶訣，澄神定慮，等待事態的演變。

他這一招弄對了，吉妲的確在變。

她的臉色原是青白的，現在竟然隱隱泛起紅光。

她的眸子原是清澈的，現在變得綠芒森森，精光迫人，它緊緊抓着易敏的眼神，一瞬不瞬的向他瞧着。

易敏的目光並未退縮，來了個投桃報李，也捕捉着吉妲的一雙眼神。

約莫半盞熱茶時分，吉妲臉上的紅色加深了，眼中的綠芒却在逐漸消失，也跟面色一樣變作兩股深紅之色了。

她的身軀起了輕微的顫抖，像是震驚，也像是憤怒。

吉妲是一個修持頗爲高深的女巫，在塞外一向都是得心應手，只要施展巫術，從來沒有出過差錯。

現在她竟然弄出差錯來了，因爲她不該一上來就使用攝心大法。

攝心大法是一項高深的巫術，施術者用自己的本命元神去控制對方，然後才能

指揮如意，隨心所欲，那麼受術者就變作她的傀儡了。

她決未想到易敏習得培元寶訣，不只是本命元神强固無比，而且週身佈滿罡炁，如同一座鐵山，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撼搖的。

她無法控制易敏，自己的元神却受到極大的震撼，幾乎反客爲主，就要受到易敏的控制。

她驚懼，憤怒，在極度恚怒之中，竟然咬破舌頭，噴出一蓬血雨。

血雨化作一團烈火，迎風暴漲，高與人齊，挾着一片風雷之聲，向着易敏全身罩來。

「吉妲，使不得……。」

也許吉妲使的這項巫術會傷害到她自己，因而哈密達才想出聲阻止，可惜他阻止晚了一步，場中已經發生驚人的變化。

烈火撲向易敏，他自然不能束手待斃，立即提足磨盤神功，全力一掌推出。

一記轟天巨响，烈火竟然被他的神功擊散，但見火星四射，如同滿天花雨，景象壯觀已極。

只不過這是魔火，只要一滴沾身，必然會被燒得屍骨無存。

於是肅立兩旁的武士紛紛逃避，原本肅殺詭異的鬥場，立即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了。

混亂給了易敏一個大好的機會，他如果想逃，必然沒有人願意攔阻。

只是他沒有逃，而且不退反進，彈身前躍，出掌像風一樣，一把扣着吉妲的腕脈，並一連點上她三處重要的穴道。

哈密達也在撲向吉妲，因爲這位女巫已經口噴鮮血，負有極重的內傷，他是想予以搶救。

可是他沒有易敏快捷，因而眼睜睜的瞧着愛女落入別人的掌握。

他在丈外停下脚步，厲聲叱喝道：「放手，姓易的，莫非你不想活了！」

易敏淡淡道：「別唬人，哈密達，你應該明白巫術奈何不了在下。」

哈密達實在想不透易敏爲甚麼不懼巫術，仍然色厲內荏的道：「你太自信了，姓易的，本座身爲國師，名滿邊疆，如果奈何不了你，豈不枉稱法王了，而且你的妻子還在本座的手裏，莫非你也不顧她的死活？」

易敏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夫婦此次出塞，原就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再說一命換一命，我的妻子如果有個三長兩短，你的女兒也不想活了。」

哈密達冷哼了一聲，說道：「那也不見得……」

他說話之際，右手同時伸向懷裏，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取出一塊一寸寬，三寸長木片。

他取出的是甚麼？莫非他也要施展巫術？

易敏不明白哈密達想做甚麼，不過却可以斷定他必然不懷好意。

先下手爲强，不管哈密達想要做什麼，一縷强勁無比的指風，已由易敏點了出去。

嗤的一聲响過，哈密達手中的木牌已被擊得飛了起來。

指風强勁，疾如彈丸，擊飛一塊木片，並不能算作出奇。

出奇的是哈密達，易敏這一指分明只是擊飛木片，他竟然一聲狼嚎，翻身便逃，連女兒都不要了。

易敏想不到哈密達會這樣，錯愕半晌，忍不住搖搖頭道：「這人眞怪，他爲甚麼要逃？」

被他制住穴道的吉妲忽然撇撇嘴道：「他一點都不怪，怪的是你。」

易敏一怔道：「哦，我怎麼怪了？」

吉妲道：「你擊毁了他的本命神牌，至少他要重行修煉百日，不逃怎麼辦？」

易敏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姑娘的傷勢不要緊吧？」

吉妲撇撇嘴道：「放心，死不了的，不過我累得很，就算是你的囚犯吧，你總得找個地方讓我歇歇。」

易敏道：「這個當然，只是令尊擄去了在下的妻子，唐突芳駕之處，還請多多原諒。」

吉妲道：「我沒有怪你，到那兒去快走吧。」

易敏知道吉妲受了內傷，縱使傷勢不重，也得及早歇息，因而身形一轉，領着吉妲逕向賓館奔去。

「易公子……」

易敏剛剛舉步，身後忽然响起呼叫之聲，扭頭一瞥，原來是蒙族悍將莫山基。

「莫兄有甚麼指教？」

「不敢，末將只是向公子報告一點消息。」

「哦，請說。」

「適才收到快馬傳書，王子將於明午回宮。」

「好，王子到達之後，請莫兄代爲先容。」

「是。」

「哦，莫兄，在下能不能去見見王爺呢？」

「王爺由於體力日衰，已經不大問事了，王子明午就到，公子有事何不待明午再說？」

「好吧。」

「公子請回賓館歇息，末將告退。」

「莫兄請。」

×　×　×

「相公，見到罕特王爺沒有？一去就是大半天，也不怕把人急死。」

一去大半天，結果還有女同行，荷花的確有點着急，而且神色之上還有些酸溜溜的。

易敏當着吉妲不便解釋，扭頭對桃花道：「洪大嫂，這位吉妲姑娘的身體有些不大舒適，請妳立刻找一個房間讓她歇歇吧。」

桃花道：「好的，吉姑娘請。」

待桃花帶走吉妲，易敏才將在王宮的經過說了出來，講到緊張之處，荷花竟然忍不住哇哇大叫。

「啊，相公，當眞嚇死人了，你原該帶咱們一道去的。」

「妳不要緊張，我不是好好的回來了麼？」

「我看多少有點僥倖，你如果不搶先擊毁哈密達的本命神牌，還不知道會出什

麼怪事呢！」

「這倒也是。」

「你準備將吉妲怎樣？」

「用她換人。」

「辦法是好，不過她是一個女巫，看守她只怕不太容易。」

「我已經制住她三處重穴了……」

「那有什麼用？只要她能够施展巫術，就誰也看她不住。」

「這個……咳，妳有沒有更好的法子呢？」

「有，餵她一顆雙頭蠱她就插翅難飛了。」

「妳也有雙頭蠱？」

「是大姐給我的，想不到當眞派上了用場。」

「咳，荷兒，她是巫師，下蠱對她會有用麼？」

「當然有用，這跟武功一樣，各派有一同的秘傳。」

「好吧。」

吉妲三處重穴被制，已經是一個無拳無勇的柔弱女人了，現在再給她服下雙頭蠱，就算借她三分胆量，她也不敢興起逃走的念頭。

不過易敏認爲身在異域，隨時都可能遭到意外，因而仍令神槍十二傑分班守衛，將住處作嚴密的戒備。

次日午餐之後，易敏正與荷花及洪雁夫婦在起居室中閒談，洪牂及蕭蕭在一旁侍候。

此時在院中巡視的莊如城奔了進來，衝着易敏雙拳一抱道：「稟師父，魯魯巴博王子求見。」

易敏啊了一聲道：「快請。」

魯魯巴博進來了，瞧他滿身風塵，必然是剛剛到達。

「兄弟，啊，不對，我應該叫你姐夫，對不起，姐夫，因爲東邊出了一點小亂子，所以就擱了幾天。」

巴博王子豪邁熱情，跟往日沒有兩樣，他們寒暄一陣之後，立即將話扯到了正題。

「哈密國師太過份了，他竟敢擄去我的姐姐！這件事姐夫不要管，我會找他討回公道的。」

「晚了，你早回來兩天我可以不管，現在我擒住了他的女兒，擊毁了他的本命神牌，我不管他就會放過我？」

「啊，姐夫，看來你的武功更加精進了，也學過培元寶訣？」

「是的。」

「那你就不必担憂，只要習得培元寶訣，巫術就不能對咱們構成傷害，何況咱們還擒下吉妲。」

「可是俞妲孃她……」

「不要緊，我會派人去托托山找哈密達，不怕他不乖乖的把姐姐送回來。」

「俞妲孃已有身孕，我很担心，要找你就得快一點。」

「好，我立刻派人去托托山，姐夫且請歇息，咱們待會再聊。」

魯魯巴博告退之後，易敏悄悄吁出一口長氣，他的確十分担心俞妲孃，現在總算安心一點。

洪雁道：「易大俠，適才那位就是王子？」

易敏道：「是的，他就是魯魯巴博，啊，對不起，洪大哥，他來去匆匆，我來不及替你介紹。」

洪雁微微一笑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還會見面的。」

他們說話之間，張啓先忽然氣急敗壞的奔進來道：「稟師父：吉妲逃走了！」

易敏愕然道：「你在說甚麼？吉妲逃了？」

張啓先道：「是的，師父，弟子聽到房內一聲怪叫，及打開房門一瞧，吉妲已經不見了。」

荷花接口道：「這怎麼可能呢？你有沒有在附近找找？」

張啓先道：「稟師娘，附近都找遍了，沒有見到這個女人。」

荷花道：「相公，咱們再找找看。」

易敏搖搖頭道：「不必了，她既然還能施展巫術，咱們如何能够找到？」

荷花櫻唇一噘道：「三處穴道受制，還中了咱們的雙頭蠱，她居然能够逃走，這女人實在可怕。」

洪雁道：「易大俠，此事非同小可，你最好馬上去跟王子商議一下。」

荷花道：「這樣不太好吧，王子滿身風塵，他必須清洗一下，咱們現在去打擾他似乎不太適宜，再說，吉妲是一個女巫，她施展巫術逃走，王子知道了又能怎樣？反正王子要派人去找哈密達，咱們不必急在一時。」

易敏點點頭道：「對，還是晚一點去找王子。」

他雖是要晚一點去見王子，自己却坐立不安，一直愁眉雙鎖，來回不停的走動着。

好不容易的等到傍晚，才見到王子派人來請。

「公子，你這一向可好？眞有點想死細娃了……」

來人是細娃，風騷依舊，美艷如昔，她見到易敏之後，似乎心花都怒放了。

她原是還有話要說下去的，及見到易敏的臉色，不由得不把話嚥住。

易敏勉强擠出一點笑容道：「王子呢？細娃，我有急事要見他。」

細娃道：「是王子叫我來請你的，咱們走。」

易敏道：「別忙，細娃，有幾個人我要跟你介紹一下。」

他將洪雁夫婦及荷花替細娃作了一番介紹，然後說道：「細娃，我想帶他們三位去見王子，方便麼？」

細娃道：「不方便，王子是在密室，他那個地方非經特許是不能進去的。」

洪雁道：「咱我不必去了，易大俠請吧。」

王子是在密室跟他相見，的確不方便有外人在場，只得跟着細娃向王宮走去。

離開賓館之後，細娃就靠了上來，小鼻子一掀，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沒良心的，離開我沒有多久，就接二連三的弄了幾個老婆，壓根兒就把我丢到九霄雲外去了，是麼？」

易敏苦澀一笑道：「細娃，咱們雖然不能結成夫婦，至少也可算做知己，妳這

麼冤枉我，就不怕我會寒心？」

細娃的嬌軀向他緊緊一貼，然後幽幽一嘆道：「不要生氣，易敏，我是跟你說着玩的，唉，只恨我爲甚麼要當巫師，否則，哼，誰也別想把你搶去。」

易敏道：「人之相交貴在知心，何必一定非做夫妻不可？」

細娃道：「這麼說，你當眞沒有忘記我？」

易敏道：「易某平生不打誑語，難道妳還不相信我的爲人？」

細娃甜甜的一笑道：「我當然相信，哦，易敏，有幾句話我不知該不該說？」

易敏道：「說吧，細娃，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顧慮的。」

細娃道：「不管你娶多少妻子我都不反對，也無權反對，只不過你不能在床上放一根毒針，無論你怎麼小心，都難免會被毒針扎住的。」

易敏怔道：「細娃，妳說的是誰？」

細娃一嘆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粗心大意，你有幾個老婆？難道你不會想一想麼？」

易敏沉吟半晌道：「俞妲孃秉性方正，從無害人之心，荷花個性隨和，百依百順，我想不出妳說的是誰。」

細娃道：「你太忠厚了，易敏，忠厚不是壞事，但不能善惡不分，哦，快到了，此事以後再說。」

語音一頓，接着說道：「王子並不是在秘室，因爲有蠱王竺法在場，王子特別交待只請你一人前來，爲免尊夫人面上過不去，所以我扯了一個謊。」

此時他們已經接近王宮的後廳，沿途三步一崗，五步一卡，他們自然不便再說體己的話兒了。

廳上已經擺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王子魯魯巴博，國師蠱王竺法，酋長莫山基，桑格，列根，陀支等都在廳上相候。

易敏走進大廳，王子立即迎了過來，說道：「姐夫，我替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本族的國師竺法，也是姐姐跟我的傳藝師父。」

竺法年約七旬，身材瘦得像一根竹竿，一頭蒼蒼白髮，配着一身黑袍紅帶，看來十分醒目。

易敏趨前幾步，抱拳一揖道：「晚輩易敏參見前輩。」

竺法頷首微笑道：「少俠敦厚樸實，大智若愚，是人間罕見的奇男子，妲孃沒有嫁錯。」

魯魯巴博道：「師父，九星寶劍可是徒兒送給姐夫的呢。」

竺法微微一笑道：「算你有眼光，來吧，易敏，咱們之間就不必客套了。」

酒菜已經擺在桌上，的確不應該再作虛僞的客套，易敏雖是滿腹心事，也只好先入席再說。

酒過三巡，魯魯巴博道：「放開一點，姐夫，我已經派人去托托山了，我不相信哈密敢不交出姐姐。」

易敏道：「適才發生了一點意外，吉妲逃走了。」

魯魯巴博面色一變道：「當眞麼？姐夫？這是不可能的。」

易敏道：「按情理說，的確不太可能，除非……」

竺法道：「除非有人替她解開穴道，而且給她服食雙頭蠱的解藥。」

細娃道：「國師，這是不可能的。」

易敏道：「爲甚麼不可能？」

細娃道：「解開吉妲被制的穴道可以，下蠱解蠱絕不可能。」

竺法說道：「細娃說的不錯，在塞外，除了老夫與妲孃，沒有人能够施放雙頭蠱。」

易敏道：「前輩，要是妲孃將雙頭蠱送給別人呢？」

竺法道：「這更不可能，她在學藝之初，就在祖師 前發過重誓，送解藥可以，送蠱就違犯誓言了。」

細娃櫻唇一噘，瞅着易敏輕哼一聲道：「你受騙了，駙馬爺，吉妲根本就沒有被下雙頭蠱，而且她是被人解開穴道然後放走的。」

易敏神色不變的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咱們先不管別的，當務之急是怎樣把妲孃安全的救回來。」

魯魯巴博道：「哈密達本命神牌被毀，在巫道修持上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打擊，他可以重建本命神牌，但不能在短期內恢復法力，咱們只要去一趟托托山，一切問題自可迎刄而解。」

易敏說道：「好，咱們明天一早就動身。」

魯魯巴博道：「對不起，姐夫，我不能陪你去，其實去的人也不必太多，只要師父跟你兩個就够了。」

細娃說道：「王子，我想就便看看我娘。」

魯魯巴博道：「妳去也好，駙馬人地生疏，也需要有人照顧。」

飯後易敏原想跟着巴博作一次長談的，但不斷有人向他稟報軍政事務，只好辭出。

走出大廳不遠，細娃追了上來，道：「慢點走嘛，駙馬爺。」

易敏道：「還有事麼？」

細娃噘着嘴道：「怎麼，沒有事就不能來？」

易敏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怕王子不滿意而已。」

細娃道：「易敏，到現在你還沒有弄清楚我跟王子的關係，咱們只是王子與部屬，承他瞧得起，把我看做親信，但是除了公事，絕對沒有私人的交往，否則他就不會讓我侍候你了。」

易敏道：「可是他却不讓我娶妳！」

細娃道：「這你不能怪他，咱們巫門的確有巫師不能嫁人的規定，其實只要你喜歡我，我倒不在乎什麼名份。」

易敏一嘆道：「愛人而不能結合，巫門的規定太不合情理了。」

細娃道：「不要管這些了，我問你，你如何處置床頭的那根毒針？」

易敏道：「荷花本性不壞，只是心胸狹窄了一點，我想她所以如此，多半是一個妬字在作祟。」

細娃道：「這可不行，心胸狹仄的人，很難明大義，識大體，再加上一個妬字，那就什麼糊塗事都做得出來了。」

易敏道：「這個……」

細娃道：「這件事不必着急，待救出公主之後再辦不遲。」

易敏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細娃道：「我不送你了，今晚早點歇息，明天一早我來接你。」

易敏道：「好，明早見。」

回到住處之後，易敏將洪雁夫婦找來，當着荷花的面作了一番交待。

「洪大哥……」

「易大俠有什麼吩咐？」

「洪大哥，不要再大俠大俠的好麼？如果你把小弟當做朋友，就稱我一聲兄弟吧。」

「好好，兄弟，老哥哥都聽你的。」

「大哥，小弟明天一早要去托托山，這裏一切請大哥多費一點心。」

「咱們是在作客，倒也沒有甚麼要操心的，只是……」

洪雁語音未落，荷花就搶着接上了口，道：「相公，你去托托山做甚麼？」

易敏道：「去找俞妲孃。」

荷花道：「我也要去。」

易敏道：「不行，由此地去托托山，要經過不少荒山叢林，這條路難走得很，而且托托山是哈密達巫教的總壇，當然是危機四伏，所以妳不能去。」

荷花櫻唇一噘道：「不，你能去我就能去，我怕危險難道你就不怕？」

易敏道：「不要孩子氣，荷花，我去是因爲我有自保的能力，但要我再分神照顧妳，只怕就無能爲力了。」

荷花道：「我不要你照顧，我一定要去。」

易敏面色一沉道：「荷花，妳幾時學得這樣不講理了的？我說不能去就是不能去，記住，我走了之後，這裏一切由洪大哥作主，妳不要跟洪大哥增加麻煩！」

荷花聞言一呆，眼眶一紅，淚水跟着落了下來。

易敏這幾句話說得很重，而且聲色俱厲，不給荷花留一點餘地，當着洪雁夫婦，她自然要感到無地自容了。

洪雁連忙打圓場道：「易兄弟說的對，托托山如同龍潭虎穴，弟妹犯不着去冒這個險，至於這兒的事，咱們商量着辦就是。」

桃花也陪着笑臉道：「別傷心，荷妹子，男人說話就是這麼粗魯的，咱們去院子裏走走，不要理他們。」

她將荷花拉出去散心，總算把這場不愉快的談話結束了。

× × ×

這是一個陰沉沉的天色，三匹長程健馬，迎着寒風由庫倫南下。

馬上人是蠱王竺法，易敏及細娃，第一天他們趕到多倫投宿。

晚餐之後，細娃找了一個機會對易敏悄悄道：「晚間不要閂房門，我有話要跟你說。」

易敏道：「有話現在說不行麼？」

細娃瞪他一眼道：「不嘛，我要待會再說。」

易敏是故意逗她的，她當然知道說話只是一個借口，無非前度劉郎今又來，重續舊歡而已。

細娃是艷麗的，而且十分可人，易敏雖然不是浪子，仍然感到她清新可喜，他當然不會拒絕。

待夜深人靜之後，她來了，這位姑奶奶好像飢渴已久，因而動作顯得十分火爆。最後，她長長一吁道：「易敏，你知道我爲甚麼要去托托山？」

易敏道：「那還用說，我的事妳能不帮麼？」

細娃道：「你的事我當然會帮忙，但主要的還是爲我自己。」

易敏道：「爲妳自己？我不懂。」

細娃道：「你想想，四眼法王是我的祖師，他將我安置在王子的身邊是要我監視王子並蒐集王室情報，我一向只是敷衍，他對我已經不太滿意，這回帶着你們去找他，更是公開背叛，他能够饒我麼？」

易敏眉峯一皺道：「細娃，這是我害了妳了，我有點想不明白，他也是國師，爲甚麼不跟王室合作？」

細娃道：「他麼，跟你那位如夫人荷花一樣，心眼兒太小了，在塞外，兩大巫教各劃疆界，分庭抗禮，而且一直明爭暗鬪，鬧個不停，王子時常居間作調人，他却認爲王子偏袒蠱王，日積月累，他跟王室也就較上了勁了。」

易敏道：「原來如此，但妳說去托托山是爲妳自己，我還是不懂。」

細娃道：「我要脫離巫教，不再當女巫師了，這不是爲我自己麼？」

易敏道：「妳爲甚麼要這樣？」

細娃道：「因爲我要跟你走，跟你去中原。」

易敏愕然道：「妳要跟我去中原？這是眞的？」

細娃說道：「當然是眞的，你要不要我？」

易敏道：「求之不得，怎麼會不要？不過事情只怕沒有這麼簡單。」

細娃道：「怎麼不簡單？你說。」

易敏答道：「脫離巫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就算咱們能够克服，還有王子，還有……」

細娃道：「還有公主，是嗎？其實最主要的一關是公主，別人都管不着，但公主豁達大度，面冷心慈，這一次我爲她去拚命，難道她不該投桃報李？」

易敏道：「說的也是，咱們一關一關的去闖吧。」

此後他們一路南下，按站投宿，每晚細娃必然都移樽就教，雖然他們日日都在沙漠中馳騁，但夜夜春宵，也就不以爲甚了。

這天到達圖古里克，已是托托山的勢力範圍，細娃的神色不由凝重起來。

晚間她照例溜到易敏的房子，雖是歡好依舊，易敏却感到有些不大對勁。

「細娃，妳是怎麼啦？」

「我……沒有甚麼。」

「別騙我，分明妳是心事重重，強顏歡笑，莫非你在害怕？」

「唉，多年積威之下，教我怎能不怕？再說他總是我的師祖，我這是欺師滅祖的行爲啊。」

「不，細娃，照我的瞭解，哈密達殘暴乖張，自私自利，身爲國師，却不忠於王室，這是他自取滅亡，關妳甚麼事？」

細娃長長一吁道：「你說的固然不錯，但在我們的立場却不能不有所顧忌，這樣吧，我帶你們進山，除非爲了自保我不動手，好麼？」

易敏道：「好，有蠱王跟我就够了，不過有一件事必須要妳幇忙。」

細娃道：「我知道，救公主，你放心，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

經過這一夕詳談，細娃的神色開朗了許多。

翌晨他們由圖古里克往東行，三天後的一個晌午，終於趕到了托托山。

托托山並不高大，只是林木葱鬱，叢莽遍地，是一個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

這種荒凉的所在，根本無路可走，到那裏去找巫教的總壇？

這就要依靠細娃了，她從小就住在托托山，現在又是大白天，自然難她不倒。

她領着蠱王及易敏，穿越過無數叢林，最後到達一片山坡，她忽然停下脚步。

易敏怔道：「細娃，是不是累了？」

細娃道：「不是，你瞧瞧前面。」

前面？前面任什麼都沒有，只看到白茫茫一片。

易敏愕然道：「這怎麼會呢，荒山野嶺之中那兒來的大海？」

細娃道：「這不是大海，只是巫教中的一種禁制。」

易敏啊了一聲道：「妳能破解？」

細娃搖搖頭，目光却向蠱王竺法瞧去。易敏明白細娃心意，也扭頭瞧向竺法。

這位白髮蒼蒼的蠱王，對這項禁制似乎十分重視，他已垂眉闔目，口中喃喃的在唸着咒語，良久，他的週身忽然出現一圈淡淡的紅光。

紅光由淡而濃，最後變成一片鮮紅，他雙目倏的暴睜舉步向茫茫的霧中投去。

易敏脚步一挪，正待跟上竺法，却被細娃一把拉着道：「去不得！」

易敏道：「咱們跟着竺法師走也不行麼？」

細娃道：「不行，必須等待國師破去禁制，咱們才能前進。」

細娃既然這麼說，易敏只好等待了。

此時蠱王竺法的身形，已經隱入白霧之中，隱約間只見到一點淡淡的紅光。

易敏正想詢問禁制如何破法，一股扣人心弦的噪噪怪叫，忽然由白霧中响起。

細娃面色一變道：「是我娘……」

易敏道：「那就糟了，妳娘遇到了蠱王，必然有一場拚鬥，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那該如何是好？」

細娃一嘆道：「蠱王法力高深，我娘必然不是敵手，只希望國師手下留情，不要傷我的娘性命。」

她語音未落，但見紅光騰挪，白霧翻滾，兩大巫教的高手，已經狠鬥起來。

易敏瞧不到相鬥的情形，但那雲流霧旋，以及刺耳的怪異聲，却使他大爲緊張。最後他忍不住嘆口氣道：「子不語怪力亂神，我却不相信鬼神之事，現在……」

細娃道：「現在你相信了？」

易敏道：「現在麼，我只能說一個人只要行爲方正，無愧暗室，何必管那些鬼神之事！」

細娃撇撇嘴道：「書呆子。」

她語音甫落，前面忽然响起一聲驚天動地的巨响，一片奇景接着在眼前出現。

那是一幢房屋，雕樑畫棟，美奐美倫，建築的確雄偉，幾乎較庫倫郡王府的王宮還要勝過幾分。

這自然是巫教的總壇了，單就宅第的華麗，就可知道哈密達作威作福的一般。

這爿府第是遠境，如果往近一點瞧，另是一幅慘不忍覩的景象。

血腥遍地，橫屍處處，趴在地上的有數十人之多，活人却只有一個。

這個人是蠱王竺法，適才他們獨鬥羣邪，竟然獲得空前的勝利，只是手段太過毒辣了一點。

這也難怪，兩大巫教明爭暗鬥已久，原是難以並存的，好不容易等到哈密達的本命神牌被毁，他自然要犂庭掃穴，澈底消滅這個强敵了。更何況奉有王室之命，師出有名，他自然不願意放過對方一人，以免留下一條禍根。

不留下一條禍根沒有人反對，只是其中一個是細娃的娘，不看金面看佛面，看在細娃的份上無論怎樣也得放紅蓮一馬。

可是鬥場之上，哈密達的門下沒有一個活口，那些全身焦黑，死狀奇慘的屍體之中就有紅蓮一個。

不過蠱王竺法還是手下留了情，紅蓮雖然也倒在地上，她還是完完整整的，並不像別人那般慘狀。

在白霧消失，禁制破解之際，細娃就已撲了過去 她很容易的找到了紅蓮。

「娘……」

這一聲像巫山猿啼一般的呼喚，終於將紅蓮喚醒過來。

蠱王竺法果然留了情，紅蓮竟然還活着。

「細娃，娘……不行了……」

「不，娘，妳只是受了傷，妳不會死的。」

「是的，娘只是受了傷，但……傷勢很重，而且多年修持被蠱王所毁，今後，唉，生不如死，叫娘如何還能活下去？」

「娘，當巫師有甚麼好？女兒正要告訴祖師，從今天起不再當巫師了。」

「細娃，妳瘋了！」

「我很正常，所以我不願意再當巫師，娘，妳想想，咱們都是女人，女人的正常生活是嫁人，女兒還年輕，我不願意把大好青春平白的浪費。」

「這麼說妳是有了意中人了？」

「是的，娘，所以妳老人家不必灰心，咱們會奉養妳老人家的。」

紅蓮的精神似已好轉，由細娃扶着坐了起來，她抬起失神的雙目，向走近細娃身旁的易敏瞥了一眼道：「是他？」

細娃道：「是的，娘，他叫易敏。」

易敏向紅蓮抱拳一禮道：「易敏見過伯母，細娃，快將伯母安置一下，咱們救公主要緊。」

他語音甫落，前面的房屋之內忽然傳來兩聲巨响，紅蓮一怔道：「你們快去瞧瞧，我不要緊的。」

細娃道：「好的，娘，妳在這兒歇歇，咱們去去就來。」

雖是母女情深，她也不敢再作躭擱，嬌軀一擰，領先向房屋急馳。

令人不解的是，偌大的一幢巨厦，竟然找不出半絲人跡，莫非這一巫教的門下全部都喪生在鬥場之上？

不！至少還有兩個人沒有出現，他們是哈密達父女。

再說，適才那兩聲爆炸分明是有人所爲，莫非哈密達父女要跟俞妲孃同歸於盡？細娃想到這些，易敏何曾沒有想到，他們互相瞧看一眼，兩人的臉色也都顯得十分凝重。

走在後面的蠱王竺法嘆了一口氣道：「細娃，快帶駙馬到後堂去吧，他們也許還能說幾句話……」

易敏細娃同時心頭一震，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後面急馳。

細娃輕車路熟，帶着易敏很快的趕到後堂，及舉目向堂上一瞥，兩人一起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堂上倒着三個人，一個胸前插着一柄飛刀，露在外面只是一個刀柄。

另兩人倒在上首，雙方相距約莫有兩丈。

這兩人被炸得殘缺不全，死狀奇慘，這的確是一個同歸於盡的慘劇。

莫非被易敏細娃不幸而猜中？

不，被炸的是哈密達父女沒有錯，但胸部插着飛刀的却不是俞妲孃。

她是誰？

是荷花，一個心眼狹窄的小婦人。

她是怎麼來的？爲甚麼她能够進入巫教的總壇？

還有，她怎麼會跟哈密達父女同歸於盡？俞妲孃又在那裏？

這些疑問在易敏的腦海中一掠而過，他無暇細想，就縱身向荷花撲去。

「荷花……荷花……」

「相……公……」

荷花已氣如游絲，不過她還沒有死。

「相公，我……對不……起你……」

「別這麼說，荷花，妳是怎麼來的？妲孃呢？」

「吉妲……是我……放走的，我……當來找她……她却要……扣留我，當人質，所以，所以……」

所以怎樣她說不下去了，因爲她已經嚥下最後的一口氣。

易敏放下荷花的屍體，仍然眼巴巴的向她瞧看着，他說不出是愛是恨，腦海却感到一片空白。

良久……

「相公……」

好熟習的呼喚，溫柔、甜蜜，還帶着一絲絲的顫抖。

易敏猛一旋身，雙臂倏的一伸，將一具溫馨柔媚的人體一把抱了起來。

「妲兒，是妳，這些日子，可苦了妳了。」

「只要能見到你，吃一點苦算得了甚麼？」

「妳是怎麼被哈密達擄來的？」

「哈密達買通宮女，在茶裏放了迷藥，相公，荷花妹子她……」

「我本已擒獲吉妲，却被荷花私自放了，她又暗中來到此地，哈密達不念她放走吉妲的恩惠，並要將她當作人質，於是他們就拚了起來，我沒有瞧到他們拚鬥，依情理判斷，荷花先中了飛刀，然後擲出兩粒天羅珠，結果兩敗俱傷，落得同歸於盡，唉……」

「荷花妹子爲甚麼要這樣？」

「人都死了，咱們就不再追究了，細娃，公主是妳救出來的？」

「是的。」

「好，去看看妳娘，此間已經沒有事了，如果妳娘能够騎馬，咱們儘快離開此地。」

「好，我去瞧瞧。」

紅蓮的傷勢不輕，但蠱王竺法却是療毒治傷的聖手，只要經過兩天療養，她的行動必能跟常人一樣。

於是他們將荷花就地埋葬，並將巫教的死者予以掩埋，當晚他們只好住在此地了。

久別勝新婚，這是人生之常情，何況易敏跟俞妲孃還是刧後重逢，枕蓆間的歡娛，自然較往昔熾熱幾分。

這是他們重逢的第一晚，這一晚却使易敏有些詫異。

「妲兒妳變了，變得跟細娃一樣。」

「甚麼？跟細娃一樣，好哇，你這是不打自招，快說，你到底跟細娃作了些甚麼？」

一個不會說話的人，最好少說話，否則言多必失，易敏不幸犯了這項毛病，被俞妲孃抓住了話柄。

「咳，妳別多心，我只是……只是隨便說說。」

「相公，不是我多心，是你自己說出來的，再說紙包不住火，這種事你怎能瞞我？」

「這……好吧！」

易敏坦白地告訴她了，而且是從頭說起了。

俞妲孃聽完故事之後，忽然面色一整道：「相公，我不是醋娘子，不會阻止你娶小，何況你們的淵源如此之深，我自然更不會從中作梗，不過你只能娶小，懂不懂？」

易敏微微一笑，道：「懂，當然懂，妳是大婦，天下女人雖多，却沒有一個能動搖你的地位。」

「這話可是你說！」

「是我說的，而且說話算數。」

這回俞妲孃總算是吃了定心丸了，在一聲嬌笑之後他們又緊緊的擁抱起來。

第三天紅蓮果然好了，他們不再躭擱，立即束裝上道。

臨行之前他們放了一把火，使哈密達的巫教遭到澈底的毁滅。

× × ×

大廳中點着兩盞巨大的獸脂油燈，照得滿廳明亮，簡直像白晝一般。

大廳的中間擺着一張矮桌，上面放着一些茶點。

矮桌的三面各有一個矮櫈，魯魯巴博，易敏，及俞妲孃分別坐在矮櫈上面。

除了這三位主要人物，左右站着的還有兩個，一是細娃，一是雅足。

雅足是一位姑娘，也是魯魯巴博的床頭人，這位王子還沒有立妃，因而雅足只是宮女的名份。

（未完）



魔刀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玉樓向沈勝衣、張千戶、秦獨鶴、韓奇等人講述「無雙譜」一書內容，乃是所載製造面具的方法及其所用材料等等。講述完後，便把一盒用料遞給衆人傳閱，個個都覺得新奇、簡易、實用。於是，沈勝衣便趁機向白玉樓提議，以白冰作藍本做一個實驗，給大家開開眼界。白冰雖很不願意，但經不起沈勝衣甜言善誘，終於答應。白冰在沈勝衣的侍候下，進入一個密室，白玉樓隨後跟進，即依法泡製，結果做成三個面具，與白冰的相貌毫無二致。白玉樓本想多做一個，可是白冰怎樣也不肯了，沈勝衣只好打圓場，於是作罷……

酒後吐眞言　自承是賭徒

白玉樓道：「你當然第一個同意。」

沈勝衣道：「那事實令人很不舒服，莫說冰兒，就是我也受不了。」

白冰道：「可不是，將面具掀起來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要將臉皮也一起剝掉一樣。」

白玉樓看了兩人一眼，說道：「既然你們都反對，我這位易容大師，只好罷手了。」

他隨即將那三張面具放在錦盒內，冷不防白冰搶過了其中一張，往沈勝衣面上套去

白玉樓忙叫道：「冰兒不要胡鬧。」

沈勝衣也正要將頭偏開，白冰却嚷起來。「這可是我的條件之一，要沈大哥戴着它走到堂外，跟張老前輩他們見面。」

沈勝衣一呆，苦笑道：「你不是全都要我伴着你到處去遊玩？」

白冰道：「我沒有說全都是那樣，沈大哥，是你答應的，喏，快戴上——」

沈勝衣再看白玉樓，白玉樓却帶笑搖頭道：「冰兒一定要這樣，我可也沒有辦法。」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只好讓白冰將面具戴上，於是就變成了一個與白冰完全一模一樣的大美人。

他實在高大了一些，加上一身男人裝束，所以雖然面貌與白冰一樣，多看幾眼，還是像一個男人。

這個男人只不過實在太美。

白冰「噗哧」的笑了出來，一面問：「沈大姐，要不要我替你梳一個美人髮髻呀。」

沈勝衣歎着氣問道：「這是第二個條件？」

白冰道：「心裏是想的，但又怕你生氣……」

沈勝衣截道：「現在我已經够生氣的了。」

白冰道：「這有什麼不好，你可到那兒的銅鏡瞧瞧，幾曾見過這麼漂亮的美男子。」

沈勝衣道：「你這其實是稱讚自己漂亮。」

白冰俏臉一紅，轉問道：「爹，你看他像不像我的哥哥？」

白玉樓笑道：「連相貌都一樣，怎麼會不像？」

白冰接一皺鼻子。「沈大哥，你不要害怕，我只是要你戴上半個時辰。」

「半個時辰？」沈勝衣幾乎眞的要昏過去。

白玉樓細意打量了沈勝衣一眼，道：「眉毛可要露出來才像，現在看來，美是美，雖免令人有些心寒。」

那張面具是將那種東西敷在白冰臉上弄出來，眉毛的部份與面色當然完全一樣，看來就像是兩條眉毛都給剃掉，與常人

迥異，也顯得有些詭異。

白冰隨即打了一個寒噤，道：「爹，你給他弄好一點。」

白玉樓還沒有同答，沈勝衣已又道：「這是第二個條件？」

「不是——」白冰立即搖頭。

白玉樓接道：「但無論如何，這種易容術的確是既簡單，又迫眞。」

說簡單，那實在很簡單，只不過將錦盒裏的東西燒溶，待將要完全冷却的時候，覆在模子上，完全冷却之後便變成一張面具。

但要製造那種東西却就不簡單了，此亦無雙譜之所以名爲無雙。

到現在爲止，事實也沒有第二樣類似這樣的東西出現。

白冰隨又道：「爹，那以你看，張老前輩他們看見沈大哥會怎樣說話？」

白玉樓還未作答，她已經一把拉住沈勝衣往外走。

× × ×

張千戶秦獨鶴韓奇看見沈勝衣變成那樣子，齊都怔住，沈勝衣若是連衣衫裝束也換過，他們當然不敢肯定，但現在相貌雖然不同，衣衫裝束仍然是原來那樣，再加上他們已知道白玉樓進去是要白冰做模子，弄幾張面具，那還不一眼認出來。

白冰尤自嬌笑着問他們：「你們看這個人是誰？」

張千戶秦獨鶴相顧一笑，秦獨鶴故意上下打量一遍，道：「他的樣子跟你完全都一樣，是你的哥哥？」

白冰嬌笑不絕，看來開心極了。

張千戶揉擦眼睛，接道：「他若是換過女孩子的衣服，保管與你一樣漂亮。」

白冰說道：「他本就跟我一模一樣的嘛。」

張千戶笑接道：「男孩子這樣美，總覺得不怎樣像一個男孩子，但他若是女孩子，只怕沒幾個男孩子配得上。」

白冰奇怪道：「爲什麼？」

張千戶目光自下而上，接用手跟自己一比，道：「這麼高的男孩子本來就已不多，我們幾個豈非全都比他矮了一截？」

白冰一仰首，點頭道：「幸好他是一個男孩子。」

張千戶接道：「你還沒有給我們介紹，令兄叫什麼名字？」

白冰一怔，沉吟道：「他啊……」

張千戶奇怪的道：「令兄叫什麼名字，你做妹妹的怎麼也不清楚？」

他的態度看來很認眞。

白冰立即嚷起來：「怎麼，不清楚，他啊，不就是叫做白糖？」

話口未完，她已經忍不住大笑起來，沈勝衣竟然到現在也無反應，繃着臉呆立在那裏。

張千戶一笑。「白糖，這個名字倒是甜得很。」接一擺手。「坐啊。」

沈勝衣緩緩坐下去，白冰已經笑彎了腰，白玉樓那邊看着也只是微笑。

白冰笑了好一會才停下道：「你老人家雖然是裝模作樣，但我仍然很開心。」

張千戶笑道：「這位糖兄一直都繃着臉龐，只怕就不大開心的了。」

白冰隨即俯下半身，替沈勝衣剝下了那張面具，沈勝衣仍然繃着臉。

白玉樓走了過來，看了沈勝衣一眼，道：「冰兒，你這位沈大哥這一次是眞的生氣了。」

白冰側着腦袋，左右打量了一遍，仍然一臉笑容，道：「這只是裝給你們看，沈大哥氣量怎會那麼狹隘？」

白玉樓點頭。「胸襟廣闊這倒是事實，至於是不是裝給我們看，可不敢說。」

白冰一皺鼻子，道：「沈大哥從來就不會生我的氣。」接着搖了搖沈勝衣的臂膀。「是不是，沈大哥——」

沈勝衣繃緊的臉不覺鬆開，露出了一絲笑容，白玉樓看在眼內，搖頭道：「你難道不能够再繃一會兒？」

沈勝衣揉了揉臉龐道：「想是想，只是臉皮實在已很不舒服。」

白玉樓笑道：「你這樣寵她，叫她怎會害怕你？」

沈勝衣道：「她連你這個做爹的也不害怕，要她害怕別人，可是難比登天。」

白玉樓只是笑，張千戶忽然道：「在未見到白大人之前，老夫實在有些心驚膽顫。」

白冰微笑問道：「因爲我爹是一個大官？」

張千戶頷首。「一般小官的氣燄已經不得了，這麼的一個大官，說不定眞的要先捱幾下板子才能見得到。」

白冰道：「早知如此，我方才叫爹爹先擺擺官威，來一個大刑侍候。」

張千戶道：「但你莫要在一旁，否則一看，就知道只是嚇人的了。」

秦獨鶴接道：「好像白姑娘這樣善良可愛的女孩子實在不多。」

白冰臉一紅，躲到沈勝衣身後，沈勝衣笑道：「她什麼也不怕，就是怕別人稱讚她，我敢說，她的臉現在一定已紅起來了。」

秦獨鶴含笑點頭，這個一向孤陋，甚少言笑的老人，今天非獨說話多了，笑容也多了。

張千戶目光落在白玉樓手上的錦盒上，道：「那張面具就是由錦盒裏的東西弄出來的？」

白玉樓一笑，打開盒子，拿出了另兩張一模一樣的面具。

張千戶驚歎道：「這種易容術果然獨步天下，不愧有無雙之稱。」

秦獨鶴亦自道：「那若是落在壞人的手中，的確不難引致天下大亂。」

韓奇突然道：「那雖然非常相似，却沒有眉毛，看來很怪異。」

張千戶笑道：「整張臉都可以變出來，要將眉毛變出來還不簡單。」

韓奇想了想，道：「是不是在面具近眉毛的地方開兩個洞？」

白玉樓道：「不錯是這樣，那當然要開得恰到好處，再加以修飾。」

張千戶道：「之後只要再換上一樣的裝束，應該便大功告成了。」

白玉樓點頭，白冰隨即道：「那還要是跟我差不多高矮的人。」

「當然了。」張千戶笑顧沈勝衣。「好像你這位沈大哥的身材，無論相貌怎樣相似，看起來也都是不像的。」

白冰皺起鼻子，又笑起來。

白玉樓正色道：「現在唯一可慮的只是，錦宮城是必亦知道是無雙譜的存在的作用，會不會考慮到我們會有此一着？」

沈勝衣道：「相信不會。」

「老弟你憑什麼這樣說？」白玉樓甚感詫異。

沈勝衣反問：「你可有想到錦宮城爲什麼讓那些相貌與無雙一樣的司馬仙仙襲擊小艾，讓我們知道那些他們的存在？」

張千戶沉吟着道：「那件事之前，我們已經在司馬長吉那兒見過那些司馬仙仙，而必然會懷疑到，爲什麼他要製造出那麼多同一個相貌的女人，對他來說那些司馬仙仙已經一些作用也沒有。」

沈勝衣道：「這還是表面的。」

張千戶頷首接道：「他也當然會考慮到我們在向大人面前提及這件事，憑我們特强的記憶，絕不難將司馬仙仙那個貌相繪出來，白大人也當然一眼就認出，因此只留意這個相貌的女人的出現，以爲他的計劃是放在這個女人的身上，而他也就利用這個女人轉移我們的注意，進行他的另一個計劃。」

沈勝衣道：「也就因爲手上有這個女人，他是必認爲我們的注意定會完全集中在那方面，甚至認爲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找尋這個女人的下落，從而疏忽了其他。」

白玉樓點頭道：「那當然也不會考慮到冰兒那方面的了。」

沈勝衣道：「既然如此，又怎會考慮到你利用無雙譜，在製造冰兒的替身？」

白玉樓想想，道：「他怎會知道，冰兒對我的重要？」

沈勝衣笑了。「這件事京師地面，大概沒有人不知道，你不要忘記，他重回中土已有多時，對於你的事怎會不清楚？」

白玉樓道：「那他應該早就採取這種行動的了。」

沈勝衣笑道：「你莫要忘記，對冰兒你一直很小心，尤其經過紅梅盜刦奪冰兒一事，你這座府第的防守，可以說固若金湯！」

白玉樓笑了起來。「那倒要看錦宮城如何進來。」

「他一定有辦法的，否則他也不會製造無雙的再生！」

白玉樓摸着鬍子，道：「那會是什麼辦法？」

張千戶道：「他有一柄魔刀。」

白玉樓道：「我已經吩咐人盤問府中各人，有關他們的出身，都有一份完整的記載，藏在秘密的地方，就是他已經變出了一些人混進來，也難以逃過這次的盤問的。」

張千戶道：「白大人這一着果然厲害，只怕他沒有將人變出來，乃是將人收買了去。」

白玉樓道：「老前輩放心，冰兒易容的事絕不會給洩漏出去。」

沈勝衣接道：「有人給他收買了去，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白玉樓目光一閃。「你是說，可以利用他將消息送到錦宮城那兒？」

沈勝衣緩緩道：「我們着人拿着畫像到處去打聽無雙下落的消息。」

「只是消息？」

「還要付諸行動，一切都要弄得煞有介事。」

× × ×

錦宮城的消息果然靈通，在白玉樓着人拿着畫像外出打聽後不到半個時辰，一張字條已秘密送到他的秘窟。在他身旁的只有玉蝶枇杷兩個人，那個相貌與無雙一樣的司馬仙仙並不在。

他看完了那張字條，遞給玉蝶，枇杷在玉蝶之後張頭探腦，也看在眼內。

玉蝶細看了一遍，道：「一切在你的意料之內。」

「白玉樓是絕不會忘記這個女人的。」錦宮城笑笑。「四個得力助手，還有錦衣衛，再加上京師的十二個捕頭，數以百計的捕快，看來他是悉力以赴了。」

玉蝶皺眉道：「司馬仙仙進來這裏之前，在附近有沒有露過面？」

「當然沒有了。」錦宮城打了一個哈哈。「你以爲寡人在離開嘉興之後才想到這一着？」

「還好，那位司馬仙仙總算還有些用處。」玉蝶冷然一笑。「否則我實在替她擔心。」

錦宮城一笑問道：「你覺得她還有些用處？」

玉蝶道：「最低限度沒有人看見她進來這裏，現在她還能保住性命。」

錦宮城道：「一個完全不能在京師露面的人，寡人却想不出，對寡人還有什麼用。」

玉蝶道：「你以爲現在將她放出去有什麼後果？」

錦宮城道：「不久她就會給趕回這兒來，沒有比這件事更糟的了。」

玉蝶道：「你待要怎樣？殺掉她？」

錦宮城一笑。「你眞的不知道？」

「假的。」玉蝶倏的打了一個寒噤。

錦宮城轉問：「枇杷，你呢？」

枇杷怪笑着從後面轉出來。「同主人，我已經準備好笛子了。」

錦宮城含笑點頭。「很好，你去替我將她請到這兒來，」一頓又吩咐。「莫忘了先去準備酒菜。」

枇杷詭異的笑應一聲，一步一跳的走了出去，玉蝶隨即手一揚，那張字條從她的手中飛出，突然變成了一蓬紙屑，散落在地上。

× × ×

酒菜在司馬仙仙到來之前已經準備好，對於自己的命令能够迅速的執行，錦宮城總是覺得很開心。

所以司馬仙仙看見他的時候，他一臉笑容，因爲失敗而引起的不快已然絲毫也找不到。

「是不是有什麼好消息？」司馬仙仙不由這樣問。

「我們已不用再等候下去，你說，這是否好消息？」

司馬仙仙輕「哦」一聲，一笑道：「這是的，再下去我要瘋了。」

錦宮城點頭道：「等候的日子的確是很難過，你實在比寡人幸運，寡人已等了二十年。」

司馬仙仙搖搖頭。「我實在不敢想像你這些日子是怎樣過的？」

「所以寡人的外貌比實際的年紀要老得多。」錦宮城一擺手。「坐——」

司馬仙仙在一旁坐下，在她面前桌子上已經預備了一杯酒。

錦宮城接舉杯。「喝酒——」

玉蝶亦舉杯，司馬仙仙看看他們，舉杯又放下，錦宮城接道：「祝我們馬到功成。」仰首將杯中酒喝盡，隨手一招。

玉蝶的動作一樣，司馬仙仙却只是看着他們，沒有動。

錦宮城放下了杯，奇怪道：「怎麼不喝？」

司馬仙仙道：「我們的人還沒有到齊呢。」

「你是說祖松？」錦宮城一笑。「他已經喝過酒，動身先去了。」

司馬仙仙歎了一口氣。「君無戲言，你到底還不是做皇帝的材料。」

錦宮城一怔，沉默了下去。

玉蝶忽然問道：「你到底發現了些什麼？」

司馬仙仙又將杯舉起。「這是罕有的女兒紅，只怕已過百年。」

玉蝶道：「不錯，這是難得一喝的好酒。」

司馬仙仙歎息道：「你們要殺我，何必糟蹋這種好酒，何不讓我先將好酒喝完，齒頰留香，然後含笑而去？」

玉蝶道：「你在說什麼？」

司馬仙仙道：「這杯酒之內若是沒有滲進什麼，你替我喝掉。」

玉蝶冷笑道：「你好利的眼睛。」

「我的眼睛並不利，只是鼻子還不錯。」司馬仙仙皺了皺鼻子，又將杯放下。

「你嗅到什麼？」

「只是這杯酒混進了一些東西。」司馬仙仙又笑笑。「我十歲已懂得喝酒，十五歲已能分辨出每一種酒的氣味，百年的女兒紅雖然罕有，我最少已喝過三埕。」

「哦？」玉蝶有些兒懷疑。

司馬仙仙笑接道：「家父是釀酒的，我是在酒缸裏泡大的。」

玉蝶看了錦宮城一眼。「你怎麼連這些也不清楚？」

錦宮城道：「這是小事。」

玉蝶搖頭道：「這只是大意。」一頓一歎。「小心天下去得，大意寸步難行，現在可到我寒心了。」

錦宮城笑道：「這就是大意，也只因爲寡人從來都沒有將她放在心上。」

玉蝶道：「還好，你是在這裏出錯。」轉顧司馬仙仙。「酒中沒有毒，我們不是要殺你。」

司馬仙仙笑笑。「我即使再沒有用，你們也無須在這個時候殺人，好像你們這種聰明人，是絕不會做沒有用的事的。」

玉蝶道：「你也是一個聰明人，最低限度比我們意料中的聰明。」

司馬仙仙道：「這所以，現在我已經知道你們在打什麼主意。」

「是麼？」玉蝶冷笑。

司馬仙仙目光轉在枇杷面上，道：「你大概已經將笛子準備好了？」

枇杷倒退了一步，叫起來。「這個女人是一個妖精，知道我心裏在想什麼。」

司馬仙仙道：「你們要殺我，用不着這麼麻煩，要我變成活死人，當然是因爲我這張臉還有用途。」

玉蝶道：「你越來越聰明了。」

司馬仙仙搖頭歎息道：「可惜祖松不在，否則他應該知道警惕。」

祖松的語聲即時傳至。「我的鼻子也很好，一嗅到酒氣，肚裏的酒蟲便已經催促我這邊走來。」

語聲一落，珠簾一開，祖松搖搖晃晃的鑽出來。

司馬仙仙笑問道：「你喜歡喝酒？」

「喜歡得要命，」祖松鼻翹不停的抽動。「百年女兒紅，好酒哇！」

司馬仙仙把杯推向祖松道：「來喝掉這一杯。」

祖松搖手道：「這一杯是我們未來的聖上賜給你的，我可不敢當。」

司馬仙仙道：「你今天不喝，總有一天會喝的。」

祖松笑起來。「我跟你不同，你只得一張臉有用，而我却整個人都有用，就是眞的有一天要喝，到那天再說。」

司馬仙仙冷笑。「我眞的只有一張臉有用？」

錦宮城應道：「是眞的。」

司馬仙仙又一聲冷笑，一揚手，那杯酒脫手飛出，一股酒箭先從杯裏飛出來，射向錦宮城，身形同時倒了出去。

錦宮城半身一側，酒箭從他的面前射過，他右手接一抄，接住了隨後飛來的酒杯，身形同時暴起，搶越那股酒箭，手中杯一翻，酒箭直射入杯中，點滴不少。

司馬仙仙這時候已退出三丈，雙手暴翻，十指如鈎，向自己的臉上抓去，她是知道脫身不得，知道那張臉仍有用，才决意毀去，以作報復。

錦宮城去接杯，玉蝶却追向仙仙，她若是以爲仙仙要逃走，搶先到出口截擊，一定阻不了司馬仙仙毀容的舉動。

但她竟似看出仙仙的心意，只是緊追着仙仙，手中已抓住了一雙玉筷，不偏不倚，也正好是時候，夾住了仙仙的雙掌。

司馬仙仙一呆，雙掌一沉，從玉筷中脫出。

玉蝶的玉筷當然絕不會夾不住仙仙的雙掌，只是不想傷害仙仙分毫。

仙仙當然明白，掌一脫身形立即往後，再一翻，雙掌又往臉上抓去。

玉蝶的玉筷又挾來，仙仙雙掌翻飛，始終擺脫不了玉筷的糾纏，一退再退，雙脚突然撞上了一團軟綿綿的東西。

那團東西隨即嚷起來。「哎唷！痛死我了。」

仙仙不用看，只聽見聲音，已知道那是侏儒枇杷，一股寒意由心底冒上來。

枇杷當然並不是眞的痛得要死，一臉惡作劇的笑容，雙手隨即將仙仙雙脚抱了一個結實。

那刹那仙仙的感覺，就像給無數條大毛蟲抓到了身上，一連打了十多個冷顫，雙掌方待往枇杷頭頂擊下，玉蝶已乘她這手忙脚亂的刹那，一雙筷子自指腕而上，將仙仙雙手的穴道完全點閉。

仙仙一陣絕望，目光及處，只見錦宮城有如御風飛行，來到了自己面前。

錦宮城左手一探，捏住了仙仙的面頰；捏開了仙仙的嘴巴，右手那杯酒接往仙仙嘴裏倒下。

仙仙完全沒有掙扎拒絕的餘地，恐懼的瞪着一雙眼睛，喝下那杯酒。

錦宮城將酒倒盡，左手鬆開，倒掠回座位上，玉蝶亦退了回來，筷子往桌上一放，道：「人就是這樣，敬酒不吃，總是喜歡吃罰酒。」

錦宮城道：「這種酒攝魄勾魂，她拒絕也是值得原諒的。」

語聲甫落，那邊枇杷已一聲怪叫，滾球也似滾了過來。

仙仙一直都揮不開枇杷抱着雙脚的手，這時候突然掙開來，一脚將枇杷踢開，這一脚踢得並不高，有氣無力，枇杷却仍然滾得那麼遠，滾過屏風滾得無影無踪。

仙仙同時緩緩倒下，有如醉酒，眼睛中的恐懼緩緩消失，變得空白，然後她的面上露出了笑容，白痴也似的笑容。

祖松一直在呆望着，這時候倏的拍起手來，連聲道：「精采……精采極了。」

錦宮城笑問：「你一些也不害怕？」

祖松笑道：「這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

錦宮城點頭。「你的確是一個很有用的人。」

祖松搖搖晃晃的走了過去，坐下，若無其事的倒了一杯酒，仰首喝下，連聲「好酒」，讚不絕口。

玉蝶冷笑道：「仙仙喝的酒就是由這個壺倒出來的。」

祖松道：「那麼藥一定是塗在杯裏，否則這杯酒已給聖上打翻。」隨又倒了一杯喝下。

錦宮城打了一個哈哈，玉蝶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祖松連盡三杯，才問：「什麼時候動手？」

「明夜三更。」錦宮城笑笑。「白玉樓一定想不到我們竟然會這麼快動手。」

祖松道：「那今夜非要喝一個痛快不可了。」

說着一把將那壺酒提起來，却不再往杯裏斟，索性直往嘴裏倒。

玉蝶道：「酒多的是，也沒有人跟你爭奪。」

祖松道：「恐怕喝酒的時間却已沒有多少。」

玉蝶道：「你是担心回不來？」

「有些——」祖松一面喝酒一面應。「一切本來非常順遂的，但現在非獨步驟大亂，而且所有的行動，都顯然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錦宮城笑了笑。「事情所以落到這個地步，也就是因爲我們太謹愼。」

祖松搖頭道：「我不清楚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只知道若是眞的太謹愼，應該不會出現任何的錯誤，而即使出現漏洞，在開始的時候總應該能夠將之堵塞住，絕不會弄至不可收拾。」

錦宮城沉默了下去。

「所謂謹愼尙且如此，不謹愼的情形下，後果實在不堪想像。」祖松又將酒往嘴裏倒。

玉蝶忽然問：「你不是要告訴我們，你打算退出？」

錦宮城接道：「你現在後悔退出，仍然來得及。」

祖松嚥了一口酒，道：「我並不是那麼容易後悔的人，也不想喝那種攝魄勾魂的酒。」

錦宮城笑問：「你也不怕死。」

祖松道：「好像我這種人，生與死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分別。」

「你還要賭下去？」

「你應該知道，我是一個眞正的賭徒。」祖松一笑。

「很好！」錦宮城輕捋鬍子，「那你繼續喝你的酒。」

祖松以行動回答，一陣奇怪的笛聲也就在這時候吹來。

笛聲似有若無，非常低沉，若非傾耳細聽，實在不容易聽清楚。

吹笛的是枇杷，短笛尺八，雙手輕快的按動，神態看來是那麼興奮，又那麼詭異。

倒在地上的仙仙笛聲中緩緩站起來，姿勢之美妙一如笛聲，一臉如痴如醉的表情。

混在酒中的藥絕無疑問已發生作用。

枇杷吹着笛子從屏風後面轉出，繞過桌子，一步一跳的往外走，仙仙飄然跟着枇杷，有如天仙，却更似冥府中偸走出來的幽靈。

祖松在笛聲中酒喝不停，仰着臉，眼望着承塵，彷彿無動於中，又彷彿不忍看見仙仙這樣子。

笛聲消失的時候，壺中酒亦盡，祖松看來亦有些醉意，搖搖晃晃的走到玉蝶身旁，取過几子上的另一壺酒，一面喝一面走了出去。

錦宮城沒有理會，玉蝶也沒有，好一會，玉蝶才問：「這個人只怕也有：：」

「寡人也許看錯了很多人，但這一個，肯定是不會看錯的。」錦宮城歎了一口氣，一擺手，「你也出去，讓寡人冷靜一下。」

玉蝶也沒有再說話，飄然離開，錦宮城目送她穿過珠簾，看着那道珠簾完全靜止，頹然靠坐在那張龍椅之上。

他突然感覺一陣前所未有的疲倦，連動一根手指的氣力也沒有。

可是他的腦海並沒有平靜下來，思潮起伏，這之前許多沒有考慮到的問題現在也考慮到了。數十年的悲歡亦緊接的湧上來！

——未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七步滴血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鄧大牛帶領「傾國夫人」，「十八地獄索魂使」和「上窮碧落一隻鷹」來到魚池村想救回鄧瑜，但王實却輕易地一一打敗了他們，鄧大牛見狀不得不將所有房地契約交給王實，王實當場銷毀了，村民十分高興，把王實當着大英雄看待……鍾虹不告而別跟着白衣公子離去，把徐佩英留在客棧中，徐佩英感懷身世，悲痛不已，上吊求解脫，適時一柄七首飛來，割斷繩索，徐佩英跌在地……魚池村的居民正在興高彩烈之際。王金突然來報，那吸血鬼又帶人來了，其中一個是陌生的……

宿酒還未醒　身陷絕谷中

王金口中說的兩男一女，指的是「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和「傾國夫人」三人，原來那天所有的魚池村民都跑到別處去避禍，王貴不放心，就叫他悄悄回來看個究竟，因此他認得他們三人！

王實一聽是鄧瑜和那三人來了，便笑道：「不要慌，他們都是我的手下敗將，大概不是尋仇來的——他們在哪裏？」

王金道：「已到村口上了。」

王實抓起龍刀道：「我去看看，你們不要跟上來，去通知大家躲在家裏不要出面，免生意外。」

他快步出門，還沒有走出幾步，迎面就碰見吸血鬼鄧瑜一行五人乘騎抵達，其中三人正是「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傾國夫人」，而另外一個竟是他師兄鍾虹！

他們師兄弟分開不過一個多月，不過王實可萬萬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師兄，一時又驚又喜道：「師哥，是你呀！」

鍾虹微微一笑道：「師弟，你想不到吧？」

王實高興的笑道：「正是，眞想不到會在這裏見到師兄——師妹呢？」

鍾虹道：「不知道，咱們三人下山的頭一天就分道揚鑣了，我不知道她現在人在那裏。」

他說話的時候，吸血鬼和上窮碧落一隻鷹四人已一齊滾鞍下馬，很客氣的向王實拱手爲禮，好像早已不把王實當作敵對人物了。

王實想不到師兄怎麼會跟他們在一起，心想既然他們認識師兄，這件事就更加沒有問題了，當下還禮不迭道：「恕罪，恕罪。」

鍾虹下馬道：「師弟，這四位是我剛結識的朋友，聽他們說十多天前與你有些小衝突，因此我今天帶他們來跟你見見面，希望你們雙方能盡解前嫌，大家做個朋友。」

王實唯唯應是。

吸血鬼鄧瑜向他深深一揖道：「這位王大俠，我鄧某人今天鄭重向你道歉，過

去我鄧某人確實幹了一些不光彩的事，好在我已覺今是而昨非，希望王大俠不究既往，咱們重新結交，大家做個朋友。」

王實聽了很是高興，却訕訕一笑道：「鄧爺肯折節下交，是我王實的榮幸，只是鄧爺今後切莫叫我王大俠，我師哥最了解我，我是個沒甚麼出息的人，跟『大俠』兩個字相差太遠了。」

鄧瑜連連拱手道：「那裏，你太客氣了，你是三絕老人的高足，我鄧某人能够與你們師兄弟結交，實在是我三生修來的福氣！」

語聲微頓，又道：「你說跟『大俠』兩字相距太遠，更是客氣話，以你的技藝，放眼天下武林，只怕也找不出幾個對手，要說你不是大俠，那天下就更找不出一個大俠客啦！」

那傾國夫人接口笑道：「是呀！不瞞你說，我們三人在武林中已很難找到對手，可是那天却被你打得落花流水，若說不配稱爲大俠，那我們三人就連小嘍囉也够不上了。」

王實忙道：「好說，好說，小可以爲武功高强並不就是大俠，只有那爲正義而捨生，爲天下蒼生的福祉而肯拋頭顱洒熱血的人，才配稱爲大俠——師哥，你說是不？」

鍾虹笑道：「不談這些。師弟，你下山至今也有一個多月了，怎麼還呆在這裏，難道你不想下江湖去闖一闖？」

王實道：「要啊，小弟剛剛還跟我大伯說明天就要離開這地方了，如今師哥來了正好，咱們一道去尋找三位師兄姊。」

鍾虹道：「要走，現在就走，鄧爺要請你去城裏吃飯呢。」

王實道：「吃飯不必了，小弟這些天把肚子都吃壞了，你知道咱們在山上很少吃太油膩的東西，突然大吃大喝，小弟受不了啦！」

鍾虹哈哈笑道：「師弟，你還是不太懂事，這話怎好當着朋友面前說出來？」

王實羞澀一笑道：「師哥說得是，小弟口沒遮攔，笑話一筐籮，好在鄧爺四位都是朋友……」

鍾虹道：「你快去打點一下，馬上跟我走。」

王實應了一聲，連忙去見大伯王貴，告訴他來的是師兄鍾虹，他已與鄧瑜交上朋友，今後魚池村可以太平無事了，然後說出要與師兄一起走，一切交代清楚之後，便回自己屋裏打點行裝。

他的行裝，其實是一塊布巾包着幾件衣服和幾十兩碎銀，因此很快就揹着包袱出了屋子。

鍾虹見他仍不改土裏土氣的樣子，不禁啞笑道：「師弟，你該做幾件較體面的衣服穿穿才是。」

王實又羞澀一笑道：「不用了，小弟本就是莊稼漢，再體面的衣服穿到小弟身上，那還不是紙菩薩戴鐵帽？」

鍾虹道：「你的坐騎呢？」

王實回答道：「我沒有坐騎，買不起呀。」

鍾虹道：「這可麻煩，我們五人都騎馬，你一人怎好步行？」

王實道：「不打緊，你們只管走，小弟跟得上。」

鄧瑜道：「這不成啊，我們專程來請你去城裏吃飯，那有讓你步行的道理？這樣好了，我步行，這匹馬讓給你。」

王實連連搖手道：「不！不！不！鄧爺別管我，我是走慣了路的人，騎馬反而不習慣，你們就請上馬，我在後面跟着就是了。」

鄧瑜搖頭道：「斷無此理，這個絕對不可以，要不，咱們倆共乘一騎如何？」

王實道：「不，鄧爺，你眞的不必客氣，我還是用兩條腿走路比較習慣——走呀，走呀！」

爲了表示自己喜歡步行，口中叫着，自己就先拔步往前走。

於是，一人步行五人騎馬，直奔樂山縣而來。

魚池距樂山縣城，騎馬要一整天才能到，他們五人因見王實步行，不便跑得太快，所以這天下午，看看太陽快下山了，才走了一半的路。

鄧瑜便向鍾虹道：「鍾老弟，看情形今天趕不到城裏了，前面不遠有座白鶴道觀，咱們不如去那道觀借宿一夜，明早再走如何？」

鍾虹點頭道：「使得。」

六人再往前走了一段路，由鄧瑜領路轉入一條山徑，向上行約一刻時，來到一座山上，果見山上有一座規模不大不小的道觀。

王實也知道這座白鶴道觀，當下問道：「這白鶴道觀現在誰在主持？」

鄧瑜道：「好像是大通道長吧。」

王實道：「小時候，我聽人說過這白鶴道觀的道士不大正派，曾經發生强姦婦女的事。」

鄧瑜道：「正是，後來那些賊道被官府的捕快一網打盡，現在的道士都不是原先那些人。」

說話間，六人已到道觀門口，早有一個老道士出觀迎接，向他們施禮道：「無量壽佛，歡迎諸位光臨白鶴道觀。」

鄧瑜下馬問老道士道：「你可是大通道長？」

老道士稽首答道：「貧道正是，請問老施主是……」

鄧瑜道：「我是樂山縣城的鄧瑜。」

大通道長驚喜道：「哦，原來是鄧老施主，久仰久仰。」

鄧瑜道：「我們六人今晚想在貴觀借宿一宵，使得麼？」

大通道長笑吟吟道：「貴客光臨，貧道歡迎都來不及，怎說使得使不得啊！」

鄧瑜道：「那麼，還要麻煩道長爲我們整治一桌酒菜，明早上路，自當略致薄謝。」

大通道長連聲應着，便把他們請入觀中，奉過茶水，略談片刻，即命道士領他們去客房歇息，說道：「諸位施主先去歇歇，等酒菜準備好了，貧道再來奉請。」

王實被引入一間清淨的客房，但他不想歇息，只想和師哥單獨見面談談，他放下包袱，正要出房去見師哥之際，鍾虹倒先來了。

鍾虹笑道：「師弟，累麼？」

王實道：「不累，小弟正想去找師哥

談談呢。」

鍾虹微笑道：「我知道你有許多話要說，咱們找個地方聊聊吧。」

於是，師兄弟出了客房，來到觀中一座涼亭上坐下，王實立刻問道：「師哥，你是怎麼認識那吸血鬼鄧瑜的？」

鍾虹道：「我其實不認識他，他也不配與我結交，我認識的是他們的主人。」

王實一怔道：「鄧瑜這老小子是樂山縣的首富，他還有主人麼？」

鍾虹道：「有，他雖是個富豪，其實是某一位大人物的部下，而且地位還比不上『傾國夫人』三人哩！」

王實驚訝道：「哦，那位大人物是誰呢？」

鍾虹道：「提起這個大人物，那眞是乖乖不得了，他的武功高深莫測，他的勢力遍佈天下，他的財產更是多得無法計算。嘿嘿，他簡直就是一個武林之主，我算是服了他啦！」

王實道：「他究竟是何許人？」

鍾虹神秘一笑道：「我先不能告訴你，你只要相信我的話就行了。」

王實道：「是，既然師哥如此羨慕敬佩他，那他必定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

鍾虹道：「咱們師兄弟投効他，這一輩子甚麼都不用愁了。」

王實呆了呆道：「投効他？」

鍾虹道：「正是，所謂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他這個人，正是咱們投効的對象。你看我騎的那匹五花馬，就是他送的見面禮，他還送了我十顆明珠和一百兩黃金，對我的禮遇，眞如曹阿瞞之待關雲長，太使人感動了！」

王實道：「因此師哥就投効他了？」

鍾虹點頭道：「是的，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爲人非常正派，否則我也不肯爲他効力。」

王實道：「他要師哥來找小弟？」

鍾虹又點頭道：「不錯，他希望你也能投入他麾下，因此特命鄧瑜和『傾國夫人』三人前來邀請。」

王實爲難道：「師哥，師父他老人家要咱們去尋找三位師兄姊的下落，咱們豈可撇下正事不做，却去投効於人？」

鍾虹道：「話不是這麼說，尋找三位師兄姊的下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事，咱們可一面爲這位大人物効力，一面留心查訪呀。」

王實道：「那位大人物要咱們替他幹甚麼？」

鍾虹道：「就做他的部下，接受他的指揮。」

王實道：「他是幹甚麼的？」

鍾虹說道：「他是一位維護武林正義的大俠客，爲人古道熱腸，見有不平，便會拔刀相助，許許多多的人都樂於爲他効勞。」

王實道：「傾國夫人三人也是他的麾下麼？」

鍾虹道：「是的。」

王實道：「我看他們三人和鄧瑜那老小子均非善類，那位大人物羅致部下，良莠不齊，只怕有些不牢靠，師哥最好莫輕信於人，免得上當受騙。」

鍾虹不悅道：「師弟，聽你這樣說，倒像是你比我聰明多了？」

王實忙道：「不，師哥別誤會，古人說的嘛，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小弟現在不妨把鄧瑜的行徑說給你聽……」

當下，將鄧瑜如何欺壓善良的那些勾當一一描述一番。

鍾虹道：「你不能單憑這幾個人的行徑就斷定那位大人物不是好人，我可以向你保證，他確確實實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咱們投効他絕對沒錯。」

王實道：「可是，師父他老人家常常說上樑不正下樑歪——」

鍾虹笑道：「師弟，不是我批評師父他老人家，他的武學固是當代之最，但若論學問和見識，那却是平庸得很，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云云，乃是迂腐之言，有句話說龍生九子不成龍，那位大人物麾下衆多，當然免不了有少數幾個品行不良的人，不能够因鄧瑜一人而一桿子打翻一條船呀。」

王實道：「師哥說的也是……不過，小弟笨頭笨腦，只怕不能對那位大人物有多大助益，我看還是算了吧。」

鍾虹又露不悅之色道：「怎麼？我這個做師哥的親自來邀請你你也不答應？」

王實道：「師哥莫生氣，你知道小弟是個木訥呆板的人，我一個人到處混混還可以，若是去受聘爲人辦事，那是一定弄不好的。」

鍾虹道：「你不必傷腦筋，只要聽命行事就行了。」

王實苦笑道：「那更糟糕啊。」

鍾虹眉頭一皺道：「你打定主意不接受？」

王實婉轉地道：「師哥，咱們師兄弟雖然剛剛下山，尚無一些聲譽，畢竟咱們是三絕老人的徒弟，眞要幹甚麼，咱們都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有道是『寧爲鷄口不爲牛後』，咱們何苦去依附於人？寄人籬下？」

鍾虹冷笑道：「我敬佩那位大人物的爲人，願意助他一臂之力，這怎麼說是依附於人、寄人籬下？」

王實低頭道：「對不起，是小弟失言了。」

鍾虹凝視着他逼問道：「你乾脆一句話：答不答應跟我去見他？」

王實搖搖頭道：「小弟不去。」

鍾虹站起道：「好，那就算了。」

說罷，步出涼亭，要回房去了。

王實跟上去道：「師哥，小弟有個疑問一直想不通……」

鍾虹冷冷淡淡地道：「何事？」

王實道：「咱們三人在山上時，你和師妹一直形影不離，師父和小弟也覺得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將來大可結爲美眷，怎麼這回下了山，你却和她分道揚鑣？難道你不喜歡她麼？」

鍾虹一哼道：「你完全弄錯了，我與她只是師兄妹的關係，不涉其他！」

王實愕然道：「是麼？」

鍾虹忽然停步轉身，換上一副和氣的笑容道：「如果你喜歡她，我不但不反對，而且樂於成全。」

王實臉上一紅道：「不，不，師妹冰

清玉潔，仙姿玉質，只有你才配得上她，我看她對師哥也很有意，你千萬不能辜負了她——」

鍾虹截口道：「不對，我從來不曾對她生過一絲兒女私情，我不管她喜不喜歡我，反正我是不可能娶她爲妻的！」

王實確知他和師妹情深意蜜，在山上習武的那段日子裏，曾幾次撞見他們偎依在一起，現在聽他推得乾乾淨淨，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一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鍾虹一笑道：「如果你對她有意，不妨去找她，我保證她一定願意嫁給你！」

王實回答道：「不……她現在人在何處？」

鍾虹道：「離開的那一天，她說過要回家去見她大伯，你不妨去她大伯家裏找她。」

語聲一頓，又道：「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去會晤那位大人物，明天一早，你可單獨上路，不必跟我們去樂山縣城了。」

王實心中充滿愧疚道：「師哥，這件事你千萬不要生氣……」

鍾虹「哈！」的一笑，伸手拍拍他的肩膀道：「怎麼會？人各有志，何況咱們還是師兄弟呢！」

順手一拉王實的手臂，道：「走，咱們回房去歇歇吧。」

王實回到自己的一間客房，和衣在床上躺下，兩眼呆呆的瞪着房樑，心裏一直在問：「爲甚麼？」

——爲甚麼師哥說從不曾喜歡過徐師妹？

——爲甚麼他的態度有如此驚人的轉變？

——難道他們在山上就已鬧翻了？

——不，下山那一天，他們還有說有笑，親密得一塌糊塗呀！

——但是，就算師哥說的屬實，徐師妹對他有情那是毫無疑問的，爲甚麼她下山之後也毅然與鍾師哥分道揚鑣，毫無難捨難分之態？

——唉，鍾師哥，徐師妹，你們兩個到底在耍甚麼鬼把戲呀？

× × ×

掌燈時分，白鶴道觀的道士已整治好了一桌酒菜，由大通道長親自相陪招待。

酒菜相當豐盛。

大通道長顯然把鄧瑜視爲從天而降的財神爺，恭請鄧瑜坐上位，連連向他敬酒，態度慇懃親切極了。

鍾虹看了笑道：「鄧爺，這位道長對你如此客氣有禮，明早上路時，可得多奉獻幾個香火錢啊！」

鄧瑜哈哈笑道：「當然！當然！」

大通道長被鍾虹一語道破心意，居然臉不紅氣不喘，笑嘻嘻道：「鄧老施主富可敵國，但肯發發慈悲，敝觀可就受用無窮了。」

傾國夫人抿嘴而笑道：「鄧爺，大家都說你富可敵國，你到底有多少財產？」

鄧瑜聽到這一問，神色有些尷尬，笑笑道：「那是誇張之詞，其實鄧某人不過薄有積蓄罷了，哪裏够得上富可敵國四個字！」

大通道長道：「鄧老施主太客氣了，誰不知你老在蜀西一地是位大財主，每個大城市都有錢莊，土地房舍更是不計其數，別的不說，單是你老在瀘州開的那家大酒坊，每天生產大麯五千斤，行銷全蜀各地，據說每月就有三萬兩以上的銀子可賺，眞可謂日進斗金哩。」

鍾虹道：「原來瀘州大麯是鄧爺開設的，那是聞名天下的好酒呀！」

大通道長道：「咱們這桌上的酒，便是瀘州大麯，施主喜歡的話，請多喝幾杯吧。」

鍾虹端起一杯酒，轉對王實笑道：「師弟，你和師父一向愛喝這瀘州大麯——來，咱們師兄弟乾一杯。」

王實雙手端杯道：「多謝師哥。」

他的確愛喝瀘州大麯，已經喝了好幾杯，當下又是一口一杯，大覺過癮之至。

鄧瑜笑道：「要是王……王老弟願意的話，從明天開始，鄧某人免費供應，你高興喝多少就喝多少，如何？」

王實知他指的是受聘之事，欠身笑了笑道：「鄧爺盛意心領了，以後有機會當去找你叨擾幾杯便了。」

鄧瑜道：「老弟，今天有令師兄和這三位高手在座，鄧某人也不便隱瞞，老實說鄧某人經營的各項生意，其實都不是我的，而是令師兄向你提起的那個人的，鄧某人不過代爲管理經營而已。」

王實感到意外道：「哦……」

鄧瑜道：「那位爺在全國各地都有龐大的生意，鄧某人所管的不過是他其中一小部份罷了。」

王實道：「哦……」

鄧瑜道：「老弟要是願意跟令師兄一起去，那是一輩子的榮華富貴，將來鄧某人見到你時只怕還得給你下跪磕頭哩。」

王實不解道：「這却是爲何？」

鄧瑜苦笑道：「因爲鄧某人在那位爺的麾下地位並不高，比在座這三位高手還差着一大截呢。」

王實看了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一眼，忍不住脫口問道：「三位在那位爺的麾下是甚麼樣的身份？」

上窮碧落一隻鷹答道：「實不相瞞，我們只是他的二等侍衛而已。」

十八地獄索魂使接口道：「令師兄是一等侍衛，月餉一萬兩銀子，要是你願意進去，身份月餉便與令師兄相同。」

王實暗暗抽了一口冷氣，思忖道：「我的天，月餉一萬兩銀子，普通一個人辛苦一輩子只怕也賺不了一萬兩銀子吧？」

雖是如此，他仍不動心，反覺那位大人物出手如此大方必有緣故，可能不是好路數的。

鄧瑜端起一杯酒道：「老弟，我敬你一杯。」

王實道：「我也敬你。」

兩人同時乾下一杯，那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和傾國夫人也各向他敬酒，他對喝酒倒是來者不拒，一杯一杯的乾了下去。

鄧瑜又開始游說道：「老弟，人生在世，不圖名也要圖利，你的師兄弟天授福份，得以拜三絕老人爲師，學得一身超凡入聖的武藝，如今若是願意投入那位爺的麾下，那才是相得益彰，英雄有用武之地

實用柔道學

混沌書生・文

八　犧牲式空投法

有不少人以爲這類招式的名稱的來源是由於在使用它們時，進攻者犧牲了自己的身體的平衡，以達成把對手摔倒的目的。這是錯誤的見解；沒有一位可以稱爲柔道家的柔道者會故意地把自己的平衡犧牲掉不理的。不過他會在環境須要之時，犧牲了他的站立姿勢的。而從這一點中，此類招式便得到「犧牲式」的稱號了。

犧牲式空投法又分爲兩大類：

1在此類中，進攻者在完成了此式之後，他自己是側躺了在地上的。

2在把對手摔倒之後，進攻者仰臥了在地上。

在這兩類中，都包含了很多招式，而每一圖都是很奇特、很有效而且隱藏着很大的危險性的。爲了最後那一點之緣故，我在這裏只介紹其中一式——撐腿後空投法——它是屬於第二類的。

一、撐腿後空投法

在很多柔道會中，各學員都是被禁止自由練習此式的，因爲要在安全練習之時，所需的空位是很大的。因此如果你要練習之時，應先查查會中的規章，以及先徵求你的教練的同意，才可進行。

此式的日本名的意思是「圓形投出」，這是對此式的各部動作的一個很貼切的形容。

它是用在以下的情形的：對方向前俯着，雙手把你推開，以防止你對他施以腿摔法、足踝摔倒法或是臂投法；其站立姿勢如圖一五六。

當他向前推時，你向前踏出一步，以儘量接近他，同時把它放在對方兩足的中間。在此動作之後，你把他拉前，要是他比你矮的話，則把他抽起，如圖一五八，不然便將他拉下，如圖一五九，不論你是拉還是往上抽，你都是以腕部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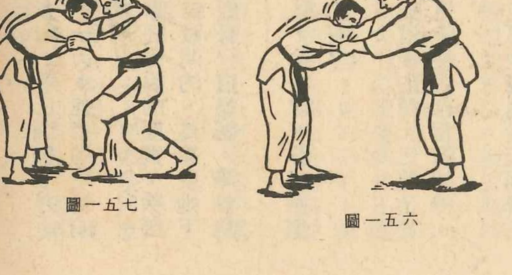


圖一五六



圖一五七





圖一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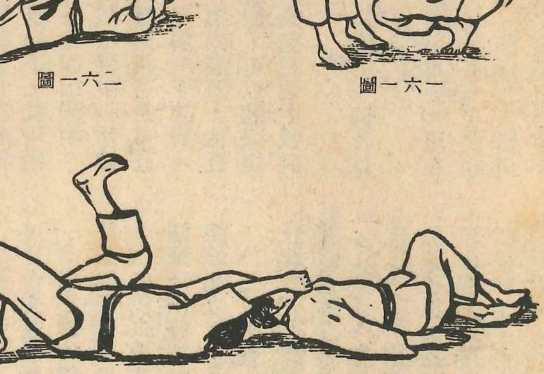
你一方面這樣緊抓着他，另一方面蹲下來，把重心集中到足後跟，就像要作第二章所述之向後跌倒式那樣。如圖一六〇，使得對方彎在你的上面。現在把你的右足提起，撐着對方的胃部，足趾剛好在其腰帶之下，如圖一六一。用這仍然是曲着的右足將對方撐起，同時你向後仰倒，如圖一六二。

你的右足不要伸直，也別企圖把他踢開，因爲這樣都會使這個圓形運動破壞了，因而令此式不能成功。另一方面你可能踢傷了對方，或者是他會在高處跌下來，重重把你壓個正着。你應繼續後跌，如圖一六三，到某一個時候，他便自然會脫離開你的右足，正正地拍在地上，如圖一六四。



圖一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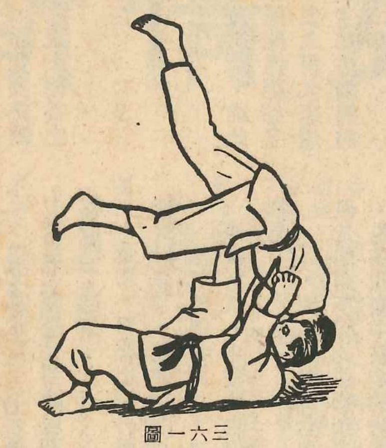
圖一六〇



圖一六一

圖一六二





圖一六三

圖一六四

圖一六五

在空投的整個階段中，你的雙手一定要始終抓着對方的袍；至於在他給摔了以後是否還繼續抓着他，則各有各的見解。我則贊成你仍然抓着，不要鬆手，一如圖一六四。這樣做時，進攻者可以自始至終地保持着對他的控制，清除了對手在最後一分鐘躲避開你的進攻的可能性。同時如果萬一此式做得不佳，你還可以利用着地的機會，以發動另一個新攻勢。

圖一六五表示此式在完成後，進攻者的雙手放開了，於是他對其對手的控制便失去了。

下期繼續刊出「地面按倒法」

，這是鄧某人的肺腑之言，老弟不妨仔細盤算盤算。」

王實一直認爲這是出賣人格的事，心中頗爲厭惡，但因有師哥在座，乃盡量維持禮貌道：「鄧爺，咱們今晚只喝酒，不談別的事，好麼？」

鄧瑜看了鍾虹一眼，又端起酒杯道：「好，喝酒，喝酒，我再敬你……」

於是，這個敬那個敬，王實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杯，後來忽然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　　×　　×

痛！

痛！

像刀割一般的痛！

一陣陣難以忍受的痛！

王實終於從劇痛中清醒過來了。

醒來第一眼所看到的是一片漆黑，也就是說他甚麼都看不見，他初以爲是在做惡夢，可是劇痛使他確定這不是夢。

痛，來自他雙脚的膝蓋後部，的確像被刀割過一般，一陣陣的火熱劇痛——這是怎麼回事呀？

他伸手一摸痛處，感覺摸到了一些粘粘的東西，是血！

——天啊！我究竟怎麼了？我爲甚麼會流血？我現在是在甚麼地方？

——我不是在白鶴道觀和師哥、鄧瑜、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喝酒麼？

他伸手再摸，摸索着身邊的地面，地面堅硬冰冷凸凹不平，確確實實是地面，絕對不是床榻！

他爲之震駭欲絕，感覺自己是在可怕的地獄中，這時候他暫時忘記了劇痛，他迫切的想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於是他雙手按地撐起了上半身，開口叫道：「師哥！師哥！」

沒有人回答，他自己的聲音在空間迴盪着，經驗告訴他自己是在一個山洞中！

——山洞？我爲甚麼會在山洞中？這是甚麼地方？師哥他們那裏去了？

他努力運目細視，然而所看到的仍是一片漆黑，他試着想站起來，然而雙脚已全無知覺，除了劇痛之外，兩隻脚好像已不是自己的了。

他試着又呼叫了幾聲，其實他已知道這是多餘的，因爲他的耳朵聽覺並沒有喪失，他已經聽出周圍十丈之內沒有人。

他又驚又急，便以雙手撐地拖動自己的下半身，離開自己原先躺臥的地方，毫不知方向的向前移動了幾丈，終於碰着了壁，是洞壁！

於是，他順着洞壁再向前移動，經過一個彎道，再經過一個彎道，終於看見了月光，看見了洞口！

洞口就在三丈之外。

他用雙手抓地，一下一下向洞口爬去，爬到洞口時，竟感到腦門一陣天旋地轉，又昏厥過去了。

再度醒來的時候，已是陽光普照，所有的景象都清清楚楚的呈現在眼前了！

首先，他發現自己是在一座山谷中，很深很險惡的山谷，四面都是很高很陡的山。

谷中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戶人家，舉

目所見，盡是大小岩石和錯綜連接的淺溪，處處可見雜草，荒涼得可怕。

王實發呆良久，想要站起時，後脚彎又痛得他忍不住「哎呀！」叫了起來，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兩隻脚染滿鮮血，分明受到重創。

他於是忍痛脫下外褲，爬去洞口附近的一條淺溪，把染滿鮮血的雙脚洗乾淨，這才看出原來自己的脚筋被挑斷了！

——天啊！我究竟怎麼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是誰挑斷了我的脚筋？

——是鄧瑜三人？可是，當時師哥在場，他怎麼肯讓他們傷害我？

——我……這樣一來，我不是變成殘廢一輩子不能站起來行走了麼？

一股刻骨錐心的悲憤湧上了他的心頭，他忍不住淚如雨下。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要受到這樣的懲罰？他想到在白鶴道觀與師哥鍾虹等四人喝酒的情形，記得後來喝了最後一杯酒便失去知覺，這表示自己是在失去知覺之後才受到傷害的，可是儘管吸血鬼鄧瑜有一個理由要傷害自己，可是師哥鍾虹怎會坐視？難道他已與鄧瑜那一帮人同流合汚了？就因爲自己不願受聘於那位不知名的「大爺」的麾下，師哥竟忍心……

——不！不！師哥絕不會那樣無情，這裏面必然尚有我不知道的內情，說不定師哥根本不知道我受到傷害，更說不定他也受到了同樣的傷害呢！

想到這裏，他反替鍾虹担心起來，便向四下高聲大叫道：「師哥！師哥！你在不在這裏？」

他連喊數遍，所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

至此，他終於徹底明白自己是「落單」了，唯一不明白的是吸血鬼鄧瑜三人爲甚麼不索性一刀把自己殺了，而竟要挑斷自己的脚筋，把自己丟棄在這荒山絕谷之中？

——現在，我該怎麼辦？

——活下去？

——對，我必須活下去！

——可是，我的脚筋已被挑斷，從此無法站起來行走，如何能够離開這絕谷？

最後這個問題，他想了很久很久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只好放棄這個傷腦筋的問題，決定先治好脚上的傷口再說。

他檢點全身，發現除了幾兩銀子之外其餘的東西都不見了，當下將傷口洗乾淨，然後脫下外衣，撕下兩隻袖子，就用兩隻袖子包紮脚上的傷口然後爬回山洞中。

昨夜，他第一次清醒時，洞中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清楚，他認爲山洞將是自己今後棲息之處，當然要先了解一下才行。

回到山洞中，從洞口爬到盡頭，估計深約七八丈，裏面尚稱乾燥，可以勉强棲身，但最使他感到意外的是竟在洞中找到一袋乾糧！

這一袋乾糧，估計可以吃上一個月以上。

王實正爲今後如何生存而担憂，現在找到這一袋乾糧，自是喜出望外，但是也因此而大惑不解——吸血鬼鄧瑜三人爲何對自己如此厚道？他們看上去都是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爲甚麼不殺死自己而只挑斷自己的脚筋？又爲甚麼還丟下這麼一袋乾糧，使自己在傷痛期間不致於餓死？對了，這必是師哥的意思，可是……師哥會忍心看着自己被挑斷脚筋麼？

他又爲此發了半天呆，仍然想不通個中緣由，於是又丟開理不清的思緒，拿出乾糧吃了起來。

食畢，再爬出洞外喝了些溪水，覺得精神好多了，便靠在洞口坐着調息。

他試着運氣調息，才發覺竟已提不起一絲眞氣來，才發覺自己的一身功夫竟已被毀了。

這，使他感到萬念俱灰，悲憤塡膺，但是他絕不因此而想到自殺以求解脫痛苦，他在悲痛中堅定的告訴自己：活下去！活下去！

× × ×

一晃過了半個月。

他雙脚的傷口已癒，但因脚筋已斷，雙脚已不聽使喚，因此仍然站不起來。

他找來兩枝樹枝，費了一番工夫將它修整成兩枝拐杖，以之撑在腋下，才勉强能够起立。

此後數日，他把時間全化在練習走路，漸漸的居然已熟能生巧，可以在崎嶇不平的谷地上行走了。

於是，他化了一天的時間在谷地四周走了一匝，原想找尋出谷之路，結果大失所望，原來絕谷四周雖然不是處處峭壁，但山勢均極陡險，而且峯巒重重，這對一個雙脚殘廢而又失去功力的人，是絕對無法克服的。

——不，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他檢來許多枯木斷枝，集成一大堆，便開始進行鑽木取火的工作。

這種鑽木取火的玩意兒說來簡單，做起來可不容易，他整整費了兩個多時辰，木頭才冒出了黑烟！

火，終於在枯木斷枝堆中熊熊燃燒起來了。

看着火堆冒出黑烟，似一條黑龍冉冉上升，他心中好高興，這是他被困絕谷半個多月以來所做的最够刺激的一件事，他相信只要有人發現谷中冒出黑烟，一定會下來探視，那樣一來自己就有救了。

火堆在燃燒中，他又不停的在四處檢樹枝，準備讓火堆一直燃燒下去，直到有人下來爲止。

頭一天，沒消息。

第二天，也沒見一個人下來。

第三天，依然沒一點回响，看來這絕谷的四周是人跡罕至之處，沒有人發現他求救的信號。

第四天下午，突然下了一場傾盆大雨，谷中的淺溪變成洶湧激流，很快便將火堆冲走，他的希望也隨之幻滅了。

他神情沮喪的退回山洞，扔下兩枝拐杖，躺下睡覺……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覺腰上被甚麼東西戳了一下，睜眼一看，赫然有個人站在自己身邊！

這人是個彪形大漢，相貌粗獷，滿面鬍子，穿着一件無袖的獸皮衣，背上揹着一副弓箭，手上握着一柄鋼叉，看模樣分明是個獵人。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斬情女所住的跨院中戒備森嚴，血手小三突然前來談條件，願意以十萬两銀子得到斬情女，但四海鏢局等人拒絕了他，雙方展開一場激鬥，一瞬間血手小三已過王榮、石一峯和田昆的攔截，來到廳中遇上林成方，雙方又苦鬥一番，血手小三受傷離去，但林成方手臂也中血手印，斬情女關心地爲他敷藥療傷，但還須得有一位內力深厚的高手相助才可醫好，此時林成方在客店中找到了高空雁，他爲林成方療好血手印所受重創，林成方趁機把他引入跨院……凝翠樓內隱藏不少殺手，氣氛緊張，林成方提議把趟子手們全隱蔽在室內，以應付來敵。

凝翠樓喋血　刀劍手盡墨

石一峯點點頭道：「好！老朽聽聽林少兄的高見。」

林成方手畫、口述，說出了自己的佈置。那是既省人力，又極精密的佈置，只不過，要毀去一些牆壁，使很多房間接合起來。

但這些不要緊，斬情女有的是錢，離開時，只要花點銀子，就可以恢復原狀。

聽過了林成方的設計佈置，石一峯內心之中，又對這個年輕人，多生了幾分敬意，心中暗道：可惜呀！可惜，這樣一個人才，竟被寶通鏢局那樣的小鏢局給羅致了去。

石一峯下令調回了守在跨院外面的伙計和數位鏢師。

由明卡，變成了暗樁。

一種很奇怪的沉悶，造成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勢。

田昆也開始準備了很充分的吃喝之物。

斬情女住的跨院很大，但一下子多了二十幾個人，住宿成了最大的問題。

但林成方很會調度，經一番精密安排，就瞧不出有擁擠的感覺了。

一共有六張連珠匣弩，配置在屋角、室內，使得整座跨院，都在連珠弩可及之處。

找個空隙，斬情女低聲道：「林兄，你好像準備長期對抗黑劍門。」

林成方望望天色，已是將近落日時刻，點點頭道：「今夜裏，咱們就將受到了大擧的侵犯，從來沒有受到挫折的黑劍門，這一次受到了挫折。」

斬情女問道：「林兄，他們是否會苦纏下去？」

林成方道：「很有可能，而且一次會比一次厲害，除了讓他們承認失敗了才會罷手。」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我算和黑劍門結下了不解之仇？」

林成方道：「不錯，其實，又何祇是你，四海鏢局、寶通鏢局，都被拖入了這個漩渦之中。」

斬情女嘆道：「這麼說起來，可能是我錯了！」

林成方道：「你那裏錯了？」

斬情女道：「聽說，黑劍門這個組合，是一個只認銀子不認人的組合，他們僱請黑劍門中人殺我的時候，我就應該反過來，僱請黑劍門中人對付他們。」

林成方笑一笑道：「斬情姑娘，據在下所

知，黑劍門接生意，一票算一票，他們既然接下了殺你的生意，那就非殺死你不可，你僱請黑劍門中人，再對付他們，那已是你死後的事了。」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如果你林兄沒有說錯，我算和黑劍門中人，結下了不解之仇。」

林成方道：「正是如此。」

斬情女道：「唉！看來，我也得想個法子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甚麼法子？」

斬情女道：「這些年來，我的日子過的很快樂，而且，我也有很多的錢，所以，我不想死，能活，我就會活下去，就算是付出很大的代價，花完我所有的錢，也是在所不惜。」

林成方笑道：「姑娘，你有錢，可以僱請保鏢的，保護安全，但咱們結下這筆仇恨，又如何了斷呢？」

斬情女道：「難道你也怕黑劍門？」

林成方道：「在下如若也很害怕黑劍門，那就不會接下這宗生意了。」

斬情女雙目盯注在林成方的臉上，呆了一陣，欲言又止，轉身快步而去。

林成方也未多問，但他又一次證明了黑劍門在江湖上的兇殘，實已到了深植人心的境界，像斬情女這樣的人，對黑劍門，竟然也有着無比的畏懼。

這也使林成方決定暫時不把這件事洩漏了出去，看來，任何武林人，聽到了黑劍門，都有些頭痛，也都有些害怕。

這時，石一峯和王榮，聯袂行了過來。

只看兩人的神色，林成方就發覺了有着很重大的事情。

石一峯一見林成方，就急急說道：「林少兄，事情不對了？」

林成方道：「什麼不對了？」

石一峯道：「咱們對付的，就是黑劍門中人！」

林成方哦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

石一峯道：「他們已經亮出了招牌。」

林成方道：「怎麼一個亮法？」

王榮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封白簡，道：「你瞧瞧吧！」

林成方抽出函箋，只見上面寫道：「書奉四海鏢局王局主，限初更之前，撤走貴局中人，否則即視同貴局和敝門正面爲敵。」下面，竟然署上了黑劍門三個字。

看完了信箋之後，笑一笑，道：「石老，你對這封信的看法如何？」

石一峯道：「彼此已經碰上了，老夫倒不覺得怎麼？只是，這件事，對方已經挑明了，萬一傳到我們總鏢頭那裏，勢必要引起總鏢頭對老夫的不快了。」

林成方道：「石老，如今咱們已經騎上了虎背，就算想下來，也已有所不能了，再說，我心中對這封書簡，還有一點懷疑？」

石一峯道：「你懷疑什麼？」

林成方道：「我懷疑這封信的來歷？」

石一峯道：「林少兄的意思是……」

林成方道：「我的意思是，黑劍門這個組合，只是江湖上對他們的稱呼，老實說，他們本身應該有一個名字才對。」

石一峯道：「哦！」

林成方道：「什麼人替他們起了一個黑劍門的名字，我們無法瞭解。但他們本身應該知道，黑劍門決不是他們的本身的名字。」

石一峯點點頭，道：「嗯！有道理。」

林成方道：「他們正式在函箋上，寫了黑劍門這三個字，那說明了，他們可能只是借用這三個字。」

石一峯道：「對！江湖上以訛傳訛！大家都知道黑劍門這個名字，誰也都可以拿來用它。」

林成方道：「石老高見。」

王榮吁了口氣道：「就算他們眞是黑劍門中人，咱們也沒有法子，只有硬挺下去了。」

石一峯沉吟了一陣，道：「好吧！這件事交給你辦。」

王榮接過信箋後，回頭對林成方道：「走！林兄，咱們一起去見識一下那位黑劍門的使者。」兩個人，聯袂行了出去。

就在跨院外面，站着一個穿着黑衣的年輕人。

四海鏢局子一個鏢師，帶了四個趟子手，守在大門口處。

那黑衣人年紀只不過二十四五，但目光靈活、銳利，神態冷靜、沉着，一望即知是一個精悍、毒辣的人物。

王榮揮出手道：「你是黑劍門中信使？」

黑衣人道：「是！」

王榮道：「這封信我們看到了，我想見見你們的當家的。」

黑衣人道：「信上寫的很明白，答不答應，全憑你一句話，見不見我們當家的，似乎是不關重要了。」

王榮道：「很重要，我有些不解之處，要向他請教。」

黑衣人道：「問我我也是一樣，如是不太難的問題，在下立時可以給閣下一個答覆。」

王榮冷冷說道：「第一，咱們想知道，你們如何能證明是來自黑劍門？第二，咱們想知道，你們遣派出大批人手，逞強奪鏢，眞正的目的何在？」

黑衣人道：「不用見我們當家的，這兩件事，我都可以答覆？」

王榮道：「哦！」

黑衣人道：「黑劍門本來沒有什麼標識，只是江湖對我們這個組合的稱呼，老實說，這一個稱呼，也非我們定的，閣下想要證明，如何一個要法……」

語聲一頓，接道：「關於第二點，事情很清楚，我們受人之託，要殺一個人，那個人，委託了貴局保護。」

王榮道：「聽起來，事情倒是很簡單。」

黑衣人道：「事情本來就不困難，困難的是，咱們之間，必須有一方退讓。」

王榮道：「這就是在下要見貴當家的原因了。」

黑衣人道：「你的意思是……。」

王榮接道：「最好的辦法是，咱們彼此商量出個協議，我們讓一步，你們也退一步。」

黑衣人冷冷說道：「這一點辦不到。」

王榮道：「你能夠作得了主？」

黑衣人道：「咱們送上這封信，只是告訴貴局，請你們立刻撤手，四海鏢局在江湖上，一向避着我們，彼此之間，大家都留了一點交情，否則，咱們也不會送這封信來。」

王榮道：「這就難說了，我們已經接下了這趟人頭坐地鏢，總不能半途罷手。」

黑衣人道：「爲什麼不能，至多賠他們一點銀子就是。」

王榮道：「除了賠銀子之外，還賠了四海鏢局的聲譽。」

黑衣人道：「我們之間，南轅北轍，看來是很難談出個完滿結果。」

王榮道：「閣下不是來談事情，而是口氣咄咄，逼我們就範。」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不論你怎麼想，你們非要把事情辦好不可。」

王榮道：「我們不會就這樣屈服在你的威嚇之下。」

黑衣人道：「我們已經盡到了心意，聽不聽，那是閣下的事。」

轉身向前行去。

王榮大聲喝道：「站住。」

黑衣人道：「怎麼？你可是想留下我。」

王榮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想請問一件事？」

黑衣人接道：「你說……。」

王榮接問道：「你是不是這件事的主持人呢？」

黑衣人道：「這並不重要，我如能答應你的事，就可以作主。」

王榮道：「咱們拒絕了你們的威嚇，也請轉告貴上，一旦動上手了，咱們也不會手下留情。」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我們從沒有失敗過，也永遠不會失敗。」

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那黑衣人的背影，王榮緩緩說道：「林兄，咱們應不應該留下他。」

林方成笑一笑，道：「石兄的處置很好，留下他也無補大局，咱們又不能在靑天白日之下，出手殺人……。」

林成方語聲一頓，接道：「王兄，兄弟在江湖上的經驗不足，但我想不通，徐州這樣大的地方，官兵都不過問這些事麼？」

王榮道：「咱們這樣勞師動衆，集中人手，在徐州最熱鬧的凝翠樓上，鬧的酒客裹足，難道他們會沒有一點耳聞，只是他們知道裝作不知道罷了。」

林成方歎息一聲，道：「王兄，咱們這樣挑明了和黑劍門幹上，一旦貴局總鏢頭知道了，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王榮道：「很難說，連我也無法想出結果來，總鏢頭很震怒，大概是不會錯了，不過，事已至此，在下也不會把事情放在心上了，大不了，我離開四海鏢局子。」

林成方未再多言，事實上，再多說下去，就難免會洩出馬脚。

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小跨院中一片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這反常的寧靜，反而給人一種大風暴即將來臨的感覺。

事實上，整座跨院中的人，都已經嚴密的戒備起來。

就算是在休息的人，也是和衣而臥。

斬情女住的上房小廳中，作了全跨院的發令之處，自然，最重要的是，也把人手集中於此，以保護斬情女。

陰陽雙劍，也被調入了跨院中。

爲了便於識別，跨院中人，都在雙臂上纏兩道白紗。

正廳，兩廂，都未點燈火。

但任何人，只要一踏進這座跨院，就會感覺出那佈在四週的殺氣。

斬情女也未休息，和石一峯坐在廳中兩張太師椅上。

王榮、田昆、林成方，坐在兩人前面的三張短櫈上，陰陽雙劍，守在門口，臥房垂簾高捲，和廳房相通，三尺金童丁盛，帶着一個弩手，站在內室的窗口。

雖然整座跨院中的人，已各就各位，戒備森嚴，但除了當值的之外，大部份的人，都在閉目養神。

江湖閱歷，說明了黑劍門中人不會來的太早，至少要過了二更之後。

但這是一場兇殘的惡戰，多一份精神，就可能多一份保命的機會。

每個人，都盡可能的把握着能夠得到的休息。

天到二更時分。

忽然傳進來一陣敲門之聲。

這聲音不太大，但整座跨院的人，却如同聽到了巨雷震耳一樣，挺身站了起來。

王榮回顧林成方一眼，道：「林兄，他們會敲門進來？」

林成方道：「這也是一記絕招，咱們千防萬防，就是沒有防到他們會敲門而入，不論是不是，咱們去瞧一瞧吧！」

王榮站起了身子，穩一穩身上的長刀，舉步向前行去。

林成方緊隨着站了起來，一面低聲說道：「石老，調整一下陣勢。」

石一峯道：「我跟你們去！」

林成方道：「不用了，大廳距離跨院門口，不過是三四丈遠近，舉步就到，如若我們眞的動上了手，石老也好有計劃接應的時間。」

石一峯點點頭，未再堅持。

林成方急行兩步，追上了王榮。

木門又響起敲打之聲。

王榮輕輕咳了一聲，道：「甚麼人？」

門外響起了一個冷厲的聲音，道：「兇手，殺人的兇手。」

王榮冷笑一聲，道：「咱們這裏，有不少專門對付兇手的人。」

門外人道：「這麼說來，咱們更要見一下了，閣下請開門吧！」

王榮道：「諸位既是兇手，爲甚麼不打進來，難道要咱們開門揖盜麼？」

門外人道：「這區區木門，難道還能攔阻咱們不成？」

蓬然一聲，木門被震開。

只見一個黑色長衫的中年人，當門而立。

那人面目冷峻，身佩長劍。

在他身後，站着兩行人，一行是穿着黑色勁裝，身佩長劍的人。

另一行則是穿白色勁裝，腰間繫着長刀的人。

黑衣、白衣，各有四個人。

那些人都很年輕，都在二十上下的年紀。

黑衫人目光轉動，打量了王榮和林成方一眼，道：「四海鏢局子不錯，能夠逼的我們正式出動鬼刀、血劍兩組殺手。」

王榮道：「閣下怎麼稱呼？」

黑衫人道：「血字門第三組領隊耿雄。」

王榮道：「原來是耿兄。」

耿雄冷笑一聲，道：「閣下叫王榮。」

王榮道：「不錯，四海鏢局，徐州分局的局主。」

耿雄道：「貴局這些年來，一直能和我們平安相處，想不到你王局主，却掀起了這場敵對風波。」

王榮淡淡一笑道：「耿兄，咱們接了一趟坐地人頭鏢，貴組合却非要砸咱們的招牌不可，出手傷人，留柬示警，不覺着作的太過份了麼？」

耿雄搖搖頭，道：「血字門中人，只管殺人，不談道理，你王局主有甚麼道理，用不着給我說，我也沒有時間聽，在下如若能表示一點甚麼，也只有刀劍之下，稍留情面而已。」

王榮道：「那倒不用，大家既然刀劍出了鞘，那就各憑所學，一決生死。」

耿雄哈哈一笑，說道：「王局主好大的口氣……」

聲音突轉凌厲，接道：「你們準備抗拒呢？還是束手就擒？」

王榮冷笑一聲，道：「耿兄的看法呢？」

耿雄道：「在下問這一句，不過是遵守本門中的規定罷了。」

王榮道：「哦！」

耿雄道：「我要明確的回答！」

王榮道：「咱們四海鏢局子，在這座跨院中集中不少的人，也請了一些朋友帮忙……」

耿雄接道：「我知道，還有一個寶通鏢局的小小鏢局子，竟也自告奮勇的加了進來。」

林成方道：「在下就是寶通鏢局的人。」

耿雄道：「貴局能够端上枱盤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貴局的總鏢頭，一個是姓林的鏢師。」

林成方道：「在下就是那姓林的鏢師。」

耿雄點點頭道：「那很好……」

提高了聲音，道：「王榮，你說要抗拒，還是束手就縛？」

王榮道：「在下也是要警告你耿兄一聲，咱們這跨院中，有很多匣弩，有很多高手，耿兄和隨行人，只怕很難得手，說不定，還會留下了性命。」

耿雄一揮手，道：「放肆！」

那些穿着勁裝的大漢，突然舉步向跨院中行來。

王榮低聲道：「退！」一吸氣，向後倒躍一丈。

林成方如影隨形一般，王榮剛剛站好，林成方已在他身側。

就在耿雄屬下行近木門時，一陣金風破空，十幾枝弩箭，疾飛而至。

這一片弩箭來的快速，而且，力道也很强勁。

一個當先的白衣刀手，竟被弩箭射中。

這些人慓悍得很，中箭刀手，不但不退，反而長刀出鞘，當先衝入，躍入庭院。

連珠匣弩，一陣急射之後，停了下來。

但這一陣阻擋，整座小廳院中的鏢師們，都已各就各的阻敵之位。

王榮冷笑一聲，道：「我還以為諸位都是鐵打銅澆的人，原來，連珠匣弩，就可以射中諸位。」

耿雄雙手各接了一枝弩箭，但長劍仍未出鞘。

只見手指一彎，手中兩枝弩箭變作四截，舉步行入院中，冷冷說道：「王榮，你立刻就會嘗到說話放肆的代價。」

那中箭的白衣刀手，箭中前胸，那也是人身的要害所在，但他却一直靜靜的站着不動，既未拔出前胸的弩箭，也未發出了呻吟之聲，好像，那弩箭，不是射中了他一般。

四個黑衣劍手，和另外三個白衣刀手也都行入庭院，散佈成一個扇形的半圓。

除了耿雄目光盯注王榮之外，十六道目光，都不住的打量這庭院中的形勢。

他們似乎是在選擇突襲的目標，要一舉間全面發動。

林成方低聲道：「王兄，不能讓他們全面發動，想法子拖住他們。」

王榮點點頭，高聲說道：「在下庭院之中，很多張匣弩，如若在適才命他們連續施放，只怕傷的不止一位，諸位也無法進入庭院。」

耿雄冷冷說道：「如若區區幾個匣弩，就能擱住我們了，咱們還有甚麼混的。」

提高了聲音，接着道：「你過來，我要在十招之內，取你之命。」

王榮道：「貴組合中人，每一個都口氣很大，但事實上，却又不是那麼同事！」

林成方施用傳音之術，道：「王兄，派我出戰，先探探他們虛實。」

但王榮却像是沒有聽見一般，人已經向前行去。

背上的長刀，也到了手中。

面對着年輕、冷厲、高深難測的黑劍門中殺手，王榮不敢有任何大意。」

儘管他表現的很沉着，舉止也很從容，但手中的長刀，却是平放胸前，吸氣凝神，戒備小心。

耿雄冷笑一聲，右手一揮即收。

那手持長刀，肩頭中箭的白衣人，突然狂叫一聲，直衝過來。

手中長刀帶起了一股嘯風之聲，直面劈了下來。

出刀的毒辣，撲勢的慓悍，實已到了跡近瘋狂的地步。

王榮也早已蓄勢戒備，右手一抬，單刀平舉，竟然硬接下這兇厲的一擊。

鏘然大震聲中，雙刀擊實，火光閃動，冒起了一串火星。

王榮早已戒備，全力施爲，仍然被震得向後退了兩步。

但那白衣人，却被震退了五步，肩上的弩箭，陡然自動飛出，傷口迸裂，鮮血狂噴。

王榮號稱霹靂刀，刀勢以凌厲見稱，硬接這一刀之後，被震的退了兩步，心中甚感震驚，但見那人所受之傷，比自己還要重一些，立時，勇氣大增，大喝一聲，揮刀劈出。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黑衣劍士，斜裏行了出來，長劍一揮，刺向王榮握刀右腕。

劍勢迅快，而且，先行避開了王榮刀上的力道。

王榮挫腕收刀，還未來得及還擊，黑衣人的長劍已搶先變招，刺了過來。

但見他劍招連變，避開王榮刀，專以刺削爲主。對這種快速的劍勢，王榮竟然有些應變不及，被逼的連連後退。

原來，這些用劍的黑衣殺手，以陰柔之力見長，以劍招變化，快速克敵，那白衣用刀的殺手，却是以雄猛、慓悍的硬攻爲主。

林成方正想揮劍攻上，以解王榮之危，忽見人影閃動，陰陽雙劍，由大廳中衝了出來。

陰劍郭相，長劍一擺，接下了那黑衣人的劍勢，道：「王局主，你吃了失去先機的虧，我替你接下來。」

他的劍路，也起陰柔之勁，兩個人，這一交上手，但見寒芒閃動，不見兵刃交擊之聲。

王榮吃了虧，心中十分驚震，忖道：「別看這些殺手，年紀幼小，但造詣却已登堂入室，一步失錯，再想挽回劣勢，實已非易。」心中更是小心了不少。

陽劍馬侯，執劍站在郭相身側，隨時準備出手。

耿雄點點頭，道：「想不到啊！這座小小跨院之中，還眞是藏龍臥虎，高手不少啊！」

石一峯冷笑一聲，道：「你怎麼站着不動，你想怎麼玩，老夫陪你幾招。」

耿雄怒道：「狂妄！給我殺！」

喝聲中，他身後的白衣刀客，和黑衣劍手，忽然，向前行了過來。

這時，那受傷的白衣刀客，伸手後衣袋中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藥物，吞了下去。

那是一粒白色的丹丸。

吞下藥物之後，滿身鮮血的白衣刀客，忽然大喝一聲，直對石一峯衝了過去。

人未到，長刀已挾着一股疾風，橫掃過來。强力震人的一擊。

他白衣上滿是鮮血，雙目盡赤，形同瘋狂，看上去極爲嚇人。

石一峯身經百戰，但却從未見過這樣慓悍兇厲的人。

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兩步，避開一擊。

四海鏢局徐州分局中，有一位自恃大力的童鏢師，手執一柄竹節鋼鞭，這鋼鞭有三十二斤重，眼看那白衣人掄刀砍來，逼退了副總鏢頭，陡然一揮手中鋼鞭，疾向鋼刀上面迎去。

但聞嘡的一聲，金鐵大震，兩人同時覺着手臂痲木，握不緊手中的兵刃，鋼鞭、長刀，同時脫手。

但那白衣人向前奔衝的身子，並未停下，一下子衝到了童鏢師的前面。

只見他揚起雙手，十指如錐，突然插入了童鏢師的前胸之中。

十指如錐，深沒及腹。

這是致命的一擊，童鏢師大喝一聲，雙掌疾出，擊向白衣人的頭部。

但他的傷勢太重了，重得已經沒有法子支撐下去。

雙手合擊一半，停了下來。

這是最兇厲、殘忍的一擊，場中人，都已經呆站在那裏。

但耿雄和同行的黑衣劍手、白衣刀客，却是視若無睹。

林成方突然間遞出一劍，斬下了那白衣刀客的雙臂。

耿雄突然哈哈一笑，道：「林鏢師，在下出劍了！」

林成方道：「不錯，耿兄如是心中不服，兄弟願意領敎。」

耿雄道：「你先勝過我手下這些劍手，我再動手不遲！」

兩個黑衣劍手，忽然間竄了上來，一劍刺向林成方。

來得突然，出劍快速，有如閃電一般。

林成方早已蓄勢戒備，也誠心表現一下，右手長劍一揮，封開了對方劍勢，刷刷刷，還擊了三劍。

這三劍，可是眞才實學，不但變化奇幻，而且，劍上的力道强大，硬把那攻上來的黑衣劍手給逼退了回去。

但聞蓬然一聲，地上，倒下了兩具屍體，一具是童鏢師，一具是那白衣刀客。

這兩人都表現出了江湖上豪壯之氣，由重傷到死亡，都未呻吟一聲。

那黑衣劍手，被林成方三招逼退之後，立刻又向前衝來。

但却被耿雄大聲喝止。

這些黑衣人慓悍勇猛，不畏死亡，但他們却對領導的人，有着絕對的服從。

耿雄一聲大喝，立刻使得那些黑衣人停了下來。

林成方看着黑劍門殺手的兇厲，心中也是暗暗驚心，忖道：「黑劍門這些刀客、劍手，年紀都不太大，但他們的刀、劍的凌厲，顯示出經過了極爲嚴格訓練。」

但最可怕的，還是他們的不畏死亡的精神，好像是他們已經勘破了死亡之關，不會把生死放在心上了。

像他們那樣的年紀，自然不會達到這等境界，如是一個人，到了那等境界之後，自然也會把是非分得非常清楚。

黑劍門必有一種特殊的方法來訓練人手使他們成爲悍不畏死的殺手，藥物是方法之一。

只聽耿雄冷冷說道：「林鏢師，名無倖至，閣下出道能够一鳴驚人，果然是有着過人之能，在下倒要領敎一二了。」

口中說話，右手已搭劍柄，微按機簧，長劍出鞘。

林成方道：「在下當得奉陪，耿兄請！」

耿雄神情冷肅的說道：「逼得黑劍門動員了大批殺手，正式攻擊的，也是從未有過的事，諸位今日就算死於我們的劍下，也是很光榮的事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人性惡死，我們都還不太想死，要以全力來保護自己的性命。」

耿雄道：「那要武功造詣才能濟事。」

突然刺出一劍。

出手一招，林成方已然感覺到强大的壓力，那一劍，並非有特別大的壓力，而是那出劍的快速和態勢。

林成方急快的揮劍出來，封開了耿雄的長劍。

他準備展開反擊，但却沒有出手的機會，就被耿雄第二劍搶了先機。

一連十三劍，都是耿雄攻出，林成方完全沒有了還手的機會，但他却硬把十三劍接了下來，雙劍數度交觸，金鐵交擊聲，不絕於耳。

一連十三劍，仍未能把林成方斬斃劍下，耿雄突然收住了劍勢，道：「林鏢師，看來，閣下眞是一位高明人物。」

林成方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耿雄劍法之凌厲兇悍，實是他出道江湖來，第一次遇上的兇人。」

口中却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耿兄太過誇獎了。」

這幾句客套之言，沒有仇恨意味，也沒有甚麼驕餒之氣，聽得耿雄有些難測高深。

耿雄道：「咱們血字組，一共有十隊劍手，十隊刀客……」

林成方心中一動，暗道：如若能够借此機會，把黑劍門的內情，摸清楚一些，那也是一件很大的收穫。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耿兄，每一個組，只有四個人？」

耿雄說道：「不錯，特級的殺手，本來就用不着太多的人。」

林成方道：「耿兄說了半天，在下還是不太瞭解你的意思。」

耿雄道：「兄弟想先知道林兄，對保鏢的看法如何？」

林成方笑一笑道：「刀頭舔血，拿性命混飯吃。」

耿雄冷笑道：「這和咱們作殺手的，差不多吧？」

林成方心中一動，暗道：「上題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不錯啊！保鏢生涯和你們黑劍門中殺手，確有類似之處。」

耿雄道：「林兄作這個鏢師，一個月能有多少月俸。」

林成方笑了笑道：「在下的收入不錯，每個月可以得八十兩銀子的俸給。」

耿雄道：「在一個普通之人而言，這確是很大的收入，不過，對於林兄而言，這就未免有些委曲了。」

林成方道：「耿兄的意思是……」

耿雄道：「就拿兄弟說吧！不算出動拚命時的津貼，一個月也有八百兩銀子的收入。」

林成方怔了一怔，道：「八百兩，整整多我十倍啊！」

耿雄道：「咱們很少出動，一旦出動，每日還有三十兩銀子的津貼……」

回顧了黑衣劍手和白衣刀客一眼，接道：「就拿他們說吧！每個也有三百兩的月俸，出勤支用，每日十兩紋銀。」

林成方道：「了不起的高俸，每月三百兩銀子月俸，出勤時，一天還有十兩銀子的津貼，就算是四海鏢局這樣的大鏢局，也未必能够辦到。」

耿雄道：「如是你林兄願意投過來，兄弟願替林兄引荐。」

林成方道：「我這點本領，一月能拿多少銀子呢？」

耿雄道：「至少，也可和兄弟一樣！」

林成方道：「月支八百兩，出動時每天還可支三十兩銀子的用度。」

耿雄道：「這是正常的情形，如是咱們工

作該用銀子的地方，就是用上三萬兩銀子，一樣也可以化用。」

林成方道：「好差事……」

突然長嘆一聲，接道：「只可惜，咱們相逢恨晚了。」

耿雄道：「怎麼說？」

林成方道：「我已經和實通鏢局子有了約定，至少要做一年，現在還不到四個月。」

耿雄道：「約定可以毀，大不了賠他們一點銀子。」

林成方道：「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不知道耿兄是否想過，我如能和實通鏢局子毀約，也一樣可能和別人毀約。」

耿雄道：「林兄說得有理，但至少你應該退出這場紛爭，大家保留個日後見面情份。」

林成方道：「實情也該如此，只可惜，在下是奉了總鏢頭之命而來，如若是中途告退，如何向總鏢頭交代。」

耿雄臉色一變，道：「姓林的，老子和你商量了半天，敢情你在尋老子的開心？」

林成方道：「你怎麼可以出口傷人，我所說的是句句實話啊！」

耿龍冷笑一聲，道：「你擔心不能向萬壽山交代，那就永遠不必交代了。」

喝聲中，忽然刺出一劍。

林成方也怒聲喝道：「好啊！你們這些人，竟然如此的蠻橫無禮。」

口中說話，手中長劍却同時展開了反擊。

這一次，林成方早有戒備，並沒有讓耿雄搶去先機。

兩個人以快對快，以攻對攻，但見寒芒流轉，一時間，竟然保持了一個平分秋色之局。

石一峯冷眼旁觀，才發覺了林成方劍上造詣之深，渾厚博大，莫測高深，細心察查良久，竟然瞧不出林成方的劍路。

王榮也看得暗暗讚道：「無怪斬情女苦苦哀求，要把此人請到才能安心。」

忽然間，四個黑衣劍手和三個白衣刀客，像激射而出的弩箭一般，分向四面攻出。

一片劍光刀影，化成了一片扇形光幕，金風破空，殺氣四溢。

院中羣豪，也都有備，兵刃一揮，接下攻來的刀劍。

七個殺手向外激射的攻勢，有如一道光幕，向外面擴張，但石一峯、王榮、田昆、陰陽雙劍、和四海鏢局子另外三位鏢師，早已隱伏在四周。

對方一攻出，立刻躍出來，舉刀封擋。

還未讓對方刀劍威力十足的發揮出來，石一峯等封擋的兵刃，也同時湧至。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過後，竟把那些向外衝來的殺手，給堵在了原地。

這座跨院，不算小，也非太大，一兩個人動手，地方很寬闊，如今一下子八九對，混戰一處，就顯得地方狹小了一些。

參與之人，都有着一種施展不開的感覺。

只聽兩個黑衣劍手，彼此互喝了一聲，道：「交剪殺。」

兩柄搏鬥的長劍，突然震起一片劍花，封開了對方兵刃，兩劍忽然交射而出，劍光閃動，鮮血噴洒。

四海鏢局中兩個鏢師，被斬作兩段。

兇悍的黑衣劍手，一擊得手，第二度的交剪劍勢，指向了和石一峯同來總局鏢師。

這等奇異的劍法，威力絕大，那鏢師眼看雙劍絞來，却是無法讓避，被那絞動的劍招，攔腰斬作兩段。

片刻間，連殺了三位鏢師，頓時間，震動全場。

一刻接觸，已使得四海鏢局中，損失了四個鏢師。

這是可怕的傷亡。

交剪合擊的劍勢，又指向了王榮。

霹靂刀王榮，正合力和一個白衣刀客惡鬥，動上了手，王榮才眞正知道對方的厲害。

那是一種實用的刀法，每一次，都是很直接的攻向致命要害。

王榮全力運刀，把霹靂刀法，全部發揮了出來，但也只能和那白衣刀手，打一個平分秋色。

這時，兩個黑衣劍手，殺死了對手之後，已騰出了身手，交剪劍勢，卽由身後攻向了王榮。

王榮實已無餘力回力封架，在白衣刀客強力的壓攻之下，他連閃避的機會也完全失去。

石一峯看到了，但他在一個黑衣劍手的急攻之下，也只能堪堪自保。

眼看王榮危險，却是搶救無能。

林成方和耿雄，也都鬥到了緊要關頭，兩個人身上，都見了汗水。

那是千斤對千斤的兇險之搏，誰要一分心，就可能死於對方劍下。

林成方感覺到了壓力，耿雄也嚐試到苦戰的味道。

兩個人，都用出了最大的力量，最精厲的劍招，但仍然是只能打一個平分秋色的局面。

這是一場苦戰。

眼看那交剪劍招，就要加諸到王榮的身上，兩個黑衣劍手，忽然右臂一沉，向下墜去。

緊接着，那個白衣刀客，右臂也忽然向一旁沉去。

王榮回手一刀，平削過來，那白衣刀客，握刀的右臂，好像完全失去了控制，封架不及，被王榮一刀斬作兩段。

殺了這白衣刀客，連王榮自己也感到有些意外。

但他究竟是久經大敵的人，心中雖然驚異，但手中之刀却攻向了兩個黑衣劍手。

一個人閃身避開，一個人却被王榮一刀斬死。

但聞一陣輕微的嗤嗤之聲，和羣豪惡鬥的劍手、刀客，都是在搏鬥中右臂失常，死於對手的刀劍之下。

但每一個殺死對方的人，也都感到了對手不是死在自己的手下，自己勝在僥倖，勝在一種奇怪的力量幫助下。

儘管人人心中有異，但却沒有一個人說出來。

片刻工夫，場中的黑衣劍手、白衣刀客，全數死盡。

只有耿雄仍在和林成方惡鬥不休。

石一峯低聲對王榮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王榮道：「我也覺得奇怪，老實說，我的勝算不大，但我竟然殺了一個黑衣劍手，一個白衣刀客，那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

石一峯道：「這事情確然有些奇怪，不過，此時不是談話時刻，先看林鏢師和那耿雄之戰如何？」

林成方從未經歷過這樣艱苦的惡鬥，汗水透濕了衣衫。

耿雄的劍法，有如尋穴的毒蛇，瀉地的水銀，任何一個空隙都可能會造成致命的傷害。

其實，耿雄也一樣辛苦，他用盡了方法，施盡了殺手，仍無法傷及對方，反被對方凌厲的反擊，迫得全力應付。

這也是他自從當上殺手以來，從未遇過的事。

他也一身大汗，如水淋雨打一般的滾滾落下來。

石一峯道：「王局主，林鏢師身陷苦戰，咱們要不要助他一臂之力？」

王榮道：「兩人打得難分難解，只怕不易下手。」

其實，石一峯也瞧得出來，林成方和耿雄，已打到了難分敵我的境界，兩人劍上強烈的劍氣，方圓八尺內，根本就無法停得住人。

王榮歎息一聲道：「副座，咱們有了什麼危難，都有人在暗中解救，但林鏢師處境，亦極兇險，爲什麼沒有人出手救他呢？」

石一峯道：「這，這個……。」

這個了半天，却這不出個所以然來，事實上，他根本就想不通箇中原因何在？

忽然間，林成方大喝一聲，長劍忽變。劍化長虹，穿心一擊。

耿雄失聲叫道：「穿心劍法……。」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耿雄倒了下去。

林成方右手握着劍柄，頭上汗出如雨，滾落了下來。

長劍衝開了耿雄護身劍幕，由前胸直透後背。

那是致命一擊，耿雄雖然功力深厚，也立刻氣絕而逝。

石一峯看得雙目圓睜，呆在了當地，他一生經過了數百戰，見識過慘厲無比的惡鬥，但却從來沒有見識過這麼凌厲的劍招。

林成方緩緩鬆開了握着劍柄的右手，耿雄立刻倒了下去。

王榮急上一步，扶住了林成方搖搖欲倒的身子，道：「林兄，受了傷麼？」

林成方搖搖頭，道：「好厲害的殺手，劍法的兇狠，我幾乎傷在了他的手中。」

王榮道：「但林兄，還是殺了他？」

斬情女突然由房中行了出來，接道：「別和他多說話，他人已經快要虛脫了。」

早已把藥丸拿在了手中，放入林成方的口中，說道：「林兄，快請坐下調息。」

林成方倒是聽話得很，緩緩坐了下去。

回顧了陰陽雙劍一眼，斬情女緩緩說道：「兩位請把這屍體處理一下。」

陰陽雙劍點點頭，道：「好！交給咱們兄弟了。」

王榮道：「不敢有勞兩位，交給鏢局子的伙計處理吧！」

雖然道不相同，一些綠林好漢，一些保鏢的鏢師，但經過一番生死同命的惡鬥之後，彼此之間，產生出了一點情意。

陰陽雙劍齊齊一笑道：「這倒不用客氣，處置這幾具屍體，化不了咱們多少工夫，問題是貴局中鏢師的屍體，應該如何處置，倒要王局主指教一番。」

王榮道：「敝局伙計的屍體，由我們送回鏢局，不敢再麻煩二位。」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這些好厲害的、好兇悍的殺手，世上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門戶。」

石一峯歎息一聲，說道：「不錯，老夫走了數十年的江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兇厲的殺手。」

斬情女抬頭望望天色，道：「大概，今個晚上，他們不會再來了。」

田昆道：「明晚的攻勢，只怕比起今晚上，還要厲害數倍。」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是！我們該想一個法子應付。」

石一峯道：「姑娘剛才出手沒有？」

斬情女道：「沒有，如若你們再纏鬥下去，我就只好出手了。」

石一峯低聲道：「旁觀者淸，剛才是怎麼回事？」

斬情女道：「我也在奇怪，至少那些刀客和殺手，還沒有露出敗象，但却被你們一下子突然殺死了。」

石一峯道：「可是你的安排？」

斬情女道：「不敢掠美，不是我。」

石一峯道：「那一定有一個人在帮咱們的忙，那個人是誰呢？」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是不是有一種嗤嗤的破空之聲？」

石一峯道：「對！有那麼一種聲音，好像一種飛蕩在空氣中的東西。」

鈴鏢田昆，是暗器名手，略一沉吟，道：「暗器，一種很細小的暗器。」

石一峯道：「暗器！什麼樣子的暗器，會那樣細小？」

田昆沉吟了一陣，道：「一種非常特別的手法，發出一種極爲細小的暗器，我們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和我們動手的人，突然間失去活動的速度，不是兵刃慢了一下，就是攻勢忽然停頓，咱們就在那一刹那殺了對方。」

石一峯點點頭，王榮、陰陽雙劍，都點點頭。

那說明了一件事，和敵人動手的，都有了這樣一個遭遇。

斬情女道：「照這麼說來，有一個人，在暗中帮了咱們的忙，他用一種極小的暗器，極高明手法，施展出來，使你們把握住那一瞬時機，殺了敵人！」

石一峯道：「好像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說得過去。」

王榮道：「現在的問題是，誰在帮我們這個忙，如是眞有那麼一個人，那個人也不會離開此地太遠。」

斬情女道：「我就想不明白，爲什麼會有這麼樣一個高人，帮助我們？」

王榮目光轉到大門內那間小屋上，如是有人在那小屋內，發出細小的暗器，倒是可及全場。

斬情女、石一峯，及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到了那座小室之上。

那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問題是人，那室中之人，能不能發出那樣威力強大的暗器？

一種細小的暗器，全要憑藉着強大內力，送出的暗器。但除了那屋內，小室之中，住了兩個陌生的人，可能是暗中出手的人之外，這整座跨院，再也找不出一個可疑的人。

石一峯低聲對王榮說道：「王局主，你看看，那位大夫，是不是一位深藏不露的江湖高人？」

王榮道：「副座，我不但攪不清楚他是什麼底細，就是這位林鏢師，老實說，也叫人莫測高深。」

石一峯道：「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副座，在下之意，不如等等的好，至少，等林鏢頭的傷勢痊癒之後，問問他再作道理。」

石一峯點點頭，道：「也好。」

王榮吁一口氣，低聲道：「副座，我看林鏢師和那位大夫，可能是早認識的。」

石一峯道：「你是說，他們故意安排的帮手？」

王榮苦笑一下，道：「副座，難道你眞的相信，這世上，會有那麼多的巧合？」

石一峯仰臉望天，緩緩說道：「王局主，現在咱們是不是已確定了和咱作對的這個組合是黑劍門？」

王榮道：「看樣子，大概是不會錯了。」

石一峯道：「要不要告訴總鏢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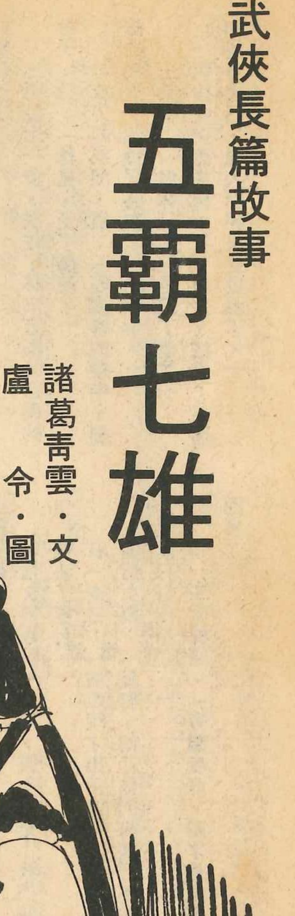
王榮道：「這個要副座決定了，我王榮已經不打算再幹下去了……」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玉嬌接受錢太眞的勸告、指點，便決心脫離尊天會，收拾簡單行囊，離開九迴谷，前赴洗馬溝樂家老店，等候柳延昭，準備相會後再作良圖。之後，錢太眞便轉回議事廳。這時，司馬霖正對柳延昭反目，向對方拍出一掌，柳延昭硬接一招，司馬霖將要攻出第二招時，錢太眞急用傳音入密對柳延昭暗授機宜，因此當司馬霖第二掌攻出時，柳延昭便藉着攻來的掌風破窗而逃，戚九淵，東方白隨即追趕，兩人追出廳外，錢太眞又借故阻滯，柳延昭才得脫身。錢太眞返入廳中，反而向司馬霖大發牢騷，聲言司馬玉嬌非但不聽忠告，且已逃走……

三個玉屛風　兩個在一起

對於錢太眞，司馬玉嬌的心中，是五分感激，五分迷惑！

感激的自然是錢太眞相助之情，迷惑的則是弄不懂這位號稱「財煞」的「吝嗇夫人」，既受義父禮遇，聘爲軍師，却爲何又完全站在自己與柳延昭一邊，似乎明設邪謀，暗持正義。

就在司馬玉嬌心潮起伏，在各種情緒中，有點迷癡之際，突然聽得了店東樂老二的與人爭吵之聲！

司馬玉嬌的一顆芳心，深繫柳延昭，一聞人聲，便趕緊叫道：「樂老二……」

樂老二應聲而至，推門走進上房，司馬玉嬌向他問道：「你是在和誰爭吵？」

樂老二苦笑道：「是個和尚……」

司馬玉嬌一皺眉，樂老二又自苦笑說道：「這和尚不守淸規，非要來我店中喝酒不可……」

司馬玉嬌笑道：「濟顚活佛還不是愛喝烈酒，嗜食狗肉，常言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想飲酒的和尚，不一定便是俗物，你不會請他到別家去喝？」

樂老二道：「小的正是如此說法，但那和尚却說他嗅出我這『樂家老店』中，有特別酒香，有『糟溜山鷄』，『淸蒸白魚』氣味，屬於難得佳肴，非要來解解饞兒不可！」

這些話兒，使司馬玉嬌聽得吃了一驚，訝聲說道：「如此說來，這和尚於飲食一道，竟是個大大行家？」

樂老二點點頭道：「他說他煉過可以媲美『二郎神哮天犬』的『易牙炒鼻』，對於各種名肴美味，一嗅便知，又專門代人『青鳥之使』，替人傳遞信息，了却相思！」

末後數語，似有弦外餘音，聽得司馬玉嬌爲之心神一震。

這時，房外那供人飲食的大廳之上，又響起了一聲「阿彌陀佛」。

在樂老二的耳內，覺得這聲佛號，只是隨口而發，並不十分宏亮，但司馬玉嬌却聽出對方蘊有極深厚的眞氣內力，知道此僧不俗！

她雙眉一軒，目神閃光地，向樂老二含笑說道：「樂老二，你把爲我特備的酒菜，移至廳中，我要與這位大師，同飲幾杯！」

樂老二聞言之下，連連哈腰，陪着笑臉說道：「少會主，那和尚滿身都是酒漬風塵，邋遢得很呢……」

司馬玉嬌莞爾一笑道：「衣邋遢，有何不可？心邋遢，才足厭人，你越說越覺得這位大師，佯狂諷世，定是高人……」

她是一面說話，一面舉步，話到尾聲，業已走入那外賣麵點茶酒的廳堂之內。

室內，別無他客，只有一個身材矮小，貌相和善淸癯，看不出有多大年齡的灰衣僧人。

僧人一見司馬玉嬌，又聽得她所說「乃是高人」之話，遂站起身形，含笑搖頭說道：「不高，不高，我老和尚屬於矮小之人，只有五尺六寸。」

司馬玉嬌抱拳笑道：「大師上座，這樂家老店東樂老二自釀的『茯苓陳年雪酒』，相當香醇，又有『松江白魚』、『糟溜山鷄』、『八寶血腸』等，尚堪一嚐的下酒之物，在下司馬玉嬌，願小作東道，奉陪大師一醉！」

灰衣僧人彷彿聽得涎饞欲滴，呵呵大笑說道：「對對，事大如天醉亦休，一醉能消萬古愁，但好酒應入寬腸，若是胸襟稍窄，多愁善感之人，便往往舉盃消愁愁更愁，或會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了！」

司馬玉嬌笑道：「大師放心，在下雖不敢自詡心寬，也非狹隘之輩，不能舉杯消愁，便當抽刀斷水，或是散髮弄舟，我有過相思心，交過相思人，却還未曾流過相思淚呢！」

樂老二知道事成定局，不敢違拗司馬玉嬌之命，已把酒菜搬來，堆得滿桌。

灰衣僧人相當豪邁，不等司馬玉嬌相請，便動手自斟自飲，一連乾了六七杯，又吃了一大片淸蒸魚腹，方不住點頭，眉梢微蹙說道：「妙，妙，酒也妙，菜也妙，可惜我老和尚受人之托，身有要事，無法暢飲盡興，否則，便醉死此處，驟告涅槃，也頗划得來了！」

司馬玉嬌失笑道：「大師眞會詼諧，但不知你受誰之托？身上有甚麼急事？」

灰衣僧人笑道：「我老和尚運氣不好，遇着了兩位怪人，非要請我向他們的大嫂，帶個口信不可！」

司馬玉嬌起初眞以爲這灰衣僧人，是爲柳延昭帶信，一聽竟是兩個怪人，遂哦了一聲，隨口問道：「這兩個怪人，是生性怪異？還是……」

灰衣僧人不等她往下再問，便又一面舉杯，一面搖頭笑道：「不是性格怪異，是長得與衆不同，一個身高八尺，宛若巨靈，另一個矮得出奇，約莫只有四尺出頭，五尺不到！」

司馬玉嬌是心思敏捷之人，驀然想到「金剛大會」上所見的孟贊、焦艮，不禁失聲問道：「這兩人莫非一個姓孟，一個姓焦？」

灰衣僧人正舉杯淺啜，聞言之下，驚得「嘓」的一聲，把整杯美酒，像未經過喉嚨似的，一傾而盡，並唸了一聲佛號，目注司馬玉嬌道：「司馬小施主，我老和尚皈依三寶，面壁誦經地，苦修了幾十年，尚自毫無成就，你！你雖屬妙齡，那……那裏來的前知慧覺？」

司馬玉嬌道：「在下根器俗鈍，怎會有慧覺？我只是見過那一高一矮，相映成趣的孟焦二位。」

灰衣僧人急急接道：「司馬小施主可認得他們的大嫂，請加指引，也免得我老和尚在這『洗馬溝』上，苦苦尋找！」

司馬玉嬌知曉事兒果仍落在自己頭上，只不懂自己與柳延昭秘密定情之事，怎會被孟贊焦艮得悉，用了這聽來既覺甜蜜，也覺有點刺耳的「大嫂」稱呼？

她無法自己承認，只得作腔作勢，「咦」了一聲道：「我只知道他們有位結義大哥，却不知還有大嫂……」

灰衣僧人念了一聲佛號，接口含笑說道：「他們那位大哥，曾由高人看過命相，算過流年，發覺身犯複雜桃花，大概至少也要有三位大嫂……」

司馬玉嬌皺眉道：「他們是有什麼緊急的事？既要找尋大嫂，又不親來，却煩瀆到大師身上？」

灰衣僧人道：「他們要我代傳一語給他大嫂，說是他們的結義大哥，因有急事，無法前來『洗馬溝』了，彼此要等到『尊天大會』之上，才可相見。」

司馬玉嬌聽柳延昭不能來此，目注灰衣僧人道：「大師可知他們那結義大哥，爲何不能來麼？是否在甚麼龍潭虎穴之中，受了傷損？」

灰衣僧人搖頭道：「他們那位結義大哥，雖然單人獨騎，硬闖龍潭，却因有吉人相助，業已安然脫險！他不能來此之故，是奉他多年未見的恩師嚴命，以玉簫爲憑，召入榆關，接受一項秘傳，在降魔衞道的『尊天大會』上，備作大用！」

理由正大，司馬玉嬌的心中釋然，寒意消除，揚眉笑道：「孟焦二位……」

灰衣僧人接口道：「他們也叨義兄之光，可以同蒙恩典，因時間倉促，恐質鈍難悟，遂托我代爲向大嫂傳信，急急追隨義兄而去。」

司馬玉嬌突然一抱雙拳，向那灰衣僧人，含笑說道：「大師，不知你可信得過我司馬玉嬌？」

灰衣僧人突然合十當胸，收斂了詼諧玩世神色，唸了一聲「阿彌陀佛」佛號，向司馬玉嬌莊容說道：「司馬小施主骨秀神淸，根基極厚，將來必是『龍華會』上人物，我這不戒酒肉的俗僧，怎會信不過你？」

司馬玉嬌道：「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坐，晚輩眼尚不濁，看得出大師是位世外高人，這椿訊息由我負責代轉如何？」

灰衣大師又是一杯「茯苓雪酒」下腹，高興得哈哈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我老和尚竟頗有緣福，看了不少事兒，並撈到一頓尋常不易享受得到的佳肴美酒，大飽口腹之慾……」

司馬玉嬌持壺替他把杯中斟滿，面含微笑說道：「晚輩有三件事兒請敎，大師若肯指點，自然感激，否則，便呵呵一笑，讓晚輩自去揣摩禪機便了！」

灰衣僧人似乎愛極那條「松江白魚」，選得又精，魚頭魚腹等豐腴之處，業已被他吃光，如今又把尾鰭整個夾去，一面剔食鰭上魚皮，一面連連點頭，示意司馬玉嬌儘管發問。

司馬玉嬌道：「柳延昭的恩師，是那位高人，他如今奉召，去往何處？」

灰衣僧人暫停大嚼，含笑答道：「他師父從不以姓名告人，因經常手持一管白色玉簫，遂以『白簫生』爲號，但江湖雄豪，由於對他尊敬，都稱之爲『白玉簫主人』！」

司馬玉嬌聞言，正在尋思這「白玉簫主人」五字，似聽何人說過？那灰衣僧人又復笑道：「關於柳延昭的去向，我不詳知，只曉得彷彿是進入『山海關』後，不太遠的『秦皇島』左近！」

司馬玉嬌默默記在心頭，又復目注那灰衣僧人問道：「大師法號怎樣稱呼？」

灰衣僧人道：「我這大廟不要，小廟不留的野和尙，還有甚麼法號？小施主就從我一身邋遢之上，叫我『邋遢和尙』如何？」

司馬玉嬌靈機猛被觸動，「哎呀」一聲說道：「『醉酡道，邋遢僧，綠白玉簫雙主人』……原來大師與柳延昭的恩師，都是『一仙三絕』之中人物？……」

灰衣僧人笑道：「甚麼『一仙三絕』，只是四個生平愛管閒事，並愛生閒氣，曾經被人捉弄得啼笑皆非，彼此大生誤會，各自遁世逃名的老怪物而已！」

司馬玉嬌離席而起，又是深深一揖，陪笑說道：「晚輩果然目未全盲，早就看出大師是前輩奇俠。」

邋遢和尙笑道：「少會主不必多禮，我老和尙最嗜的是酒，最饞的是肉，最討厭的便是虛假客套的世俗禮法！」

區區的「少會主」三個字，點明了對方早知司馬玉嬌身份，用不着再事遮掩，越描越黑！

司馬玉嬌頰上微微一熱，向邋遢和尙一拱手，說道：「前輩不要這樣稱呼，我已脫離『尊天會』，不再是甚麼『少會主』了。」

邋遢和尙也不點破她女孩兒家身份，仍以「老弟」稱之，含笑說道：「其實司馬老弟只要明辨是非，善於應付，根本用不着孤身遠行，有你在『尊天會』中，反可以『少會主』的身份，替你義父消弭掉一些無心孽累！」

司馬玉嬌起初尙在搖頭，但聽到後來，忽變然動容道：「大師所說，是深一層的至理，且容晚輩深思，看看可有補救之策？」

邋遢和尙笑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義父愛你頗深，只要老弟把態度軟化一點，當中再有人略加勸解，不會沒有轉圜餘地！」

司馬玉嬌道：「『醉酡道，邋遢僧，綠白玉簫雙主人』等『一仙三絕』，既然携手重出江湖，『尊天會』必將瓦解冰消，灰飛烟散！」

邋遢和尙搖手道：「不一定，不一定，一來我們四個老不死的，還未必都能齊心協力，全出江湖；二來『尊天會』實力雄厚，又有『大荒二老』爲助，道淺魔高，也說不定。常言道得好：『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他師傅把柳延昭召去，欲加秘授，要他痛下苦功，也正是這個道理。」

司馬玉嬌突然滿目淚光地，要向邋遢和尙屈膝跪倒。

邋遢和尙略拂僧袍大袖，以一股柔和暗力，阻擋司馬玉嬌的屈膝下跪，向她含笑問道：「司馬老弟目含淚光，莫非是爲你義父屈膝？」

司馬玉嬌雖然拜不下去，但仍肅立躬身，含淚說道：「邪不能勝正，理所當然，晚輩敬求諸位老人家，體諒我義父除了性傲好名，耳根稍軟之外，生平並無大惡，在『尊天會』之上……」

邋遢和尙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微微一笑，接口說道：「司馬老弟放心，羣俠方面，對任何肯從孽海回頭，放下屠刀之人，皆能容忍，並願視之爲友！但……」

司馬玉嬌見邋遢和尙欲言又止，似乎話猶未盡，遂急問道：「但些甚麼，大師怎不說將下去？請儘管直言無妨！」

邋遢和尙笑道：「一來『尊天會』財雄勢大，富堪敵國，這片基業，容易啓人覬覦！二來，你義父所交結的又都是些狠子野心的窮凶極惡人物，故而我認爲他對『朋友』，比對『敵人』，還要格外提防一點！」

司馬玉嬌深以爲然，點頭說道：「對，對，大師所說，乃是至理名言！」

邋遢和尙道：「朋友的手，往往會比敵人的刀，還要來得可怕！」

司馬玉嬌聞言之下一凜，面現難色地點頭說道：「不過，敵人的明刀易躲，朋友的暗箭難防，但這些話兒，却要由誰來對我義父提醒才好？」

邋遢和尙道：「最理想的人選，當然是你，但你義父如今因『七煞』來投，十分志得意滿，在他未認清狠子野心，遭遇過重大挫折之前，絕聽不進任何逆耳忠言，勸說若是不當，得效可能相反！」

司馬玉嬌深以爲然地，連連頷首，表示受教，但却眉頭深鎖說道：「關於轉圜之事，晚輩已想出適當策略，大概不難，但我回轉『尊天會』後，對那討人厭的萬心玄，却……」

邋遢和尙笑道：「司馬老弟，你知不知道柳延昭單人獨自勇赴龍潭，得能安然脫身，是得了誰的助力？」

司馬玉嬌道：「晚輩猜得出來，定是那位對我相當愛護，要我叫她『大姊』的『吝嗇夫人』錢太眞！」

邋遢和尙道：「此女來歷，有點奇特神秘，但却智慧如海，其投入『尊天會』的眞正意旨，尙費人揣測！但既與你投緣，有關應付萬心玄之道，向她請教，必有妥善對策！……」

說至此處，站起身形，向司馬玉嬌含笑說道：「除了萬心玄之師『大荒二老』，極可能接受你義父的邀請，前來關東之外，其他幾個蟄隱多年的巨惡神姦，聞亦蠢蠢思動！我必須與醉酡老道，細謀良策，在原則上是設法保全你的義父，並儘量釜底抽薪，以各種方法，勸阻他不要過份倒行逆施，以釀成莽莽武林之中的無恥殺孽！」

司馬玉嬌問道：「大師要走？佛駕何往？」

邋遢和尙笑道：「我們分頭行事，我先須找到醉酡老道，足跡不會遠離『九迴谷』，倘若有甚重大事兒，自會和你聯絡。」話完，大袖一飄，便自走出這個樂家老店。

司馬玉嬌知曉這等前輩方外奇俠，蹤跡宛若神龍，不可久羈，遂不敢挽留，恭身相送。

柳延昭已遠赴秦皇島，不會再來，則這樂家老店中的酒縱再香，菜縱再美，也不會再對司馬玉嬌產生甚麼太大勾留的價値！

她匆匆果腹，便別過店東樂老二，馳往後山。

前文曾經交代，錢太眞隨口編造的謊

言，居然萬分湊巧，撞個正着，司馬玉嬌的另一位師傅，便住在「九迴谷」後山的「寒玉洞天」之內。

她這另外一位師傅，法號「寒玉仙子」，功力高不可測，但性情極爲怪異！

她對司馬玉嬌極爲喜愛，對「尊天會」中其他人物，却極厭惡，尤其是身爲會主的「黑白天尊」司馬霖，更受明定限制，不許在「寒玉仙子」的十年閉關期間，走進「寒玉洞天」半步！

說也奇怪，司馬霖有君臨整個武林的莫大野心，對任何人都有點高傲，但唯獨對於這「寒玉仙子」，却能忍氣吞聲，十分尊敬，雖然聽得對方對他有特別厭惡，也毫無怒色，只是付諸一笑，並立即嚴命屬下，除了司馬玉嬌之外，任何人也不許妄窺「寒玉洞天」半步！

如今，司馬玉嬌想起義父對恩師太以敬畏，要想倩人在義父面前爲自己緩頰轉圜，恩師「寒玉仙子」豈不是第一人選？

在她馳往「九迴谷」後山之際，蹤跡自然難免被「尊大會」密佈各處的樁卡發現。

雖然，司馬霖已命戚九淵傳令，取消了司馬玉嬌的少會主身份，但司馬玉嬌平素功力奇高，爲人正直，在「尊天會」內，樹下極高威譽，那些樁卡，誰敢阻攔？只是悄悄派人飛報給會主司馬霖知曉。

×　×　×

「尊天會」的大議事廳中，會主「黑白天尊」司馬霖，正在大生悶氣！

但他雖然由於平素極爲寵愛的義女司馬玉嬌，突然當衆向自己犯顏頂撞，並不惜離去「尊天會」之事，氣得要命，却只能當作悶氣，蹩在心裏，表面上還要笑語從容，應付安慰另外兩位可能心中比他更爲氣惱的萬心玄，和錢太眞！

萬心玄已十拿九穩，等作新郎，誰知竟遽生巨變，來了個旣屬勁敵，又兼情敵的柳延昭，硬把司馬玉嬌的芳心奪走，怎不羞氣交迸，滿腹不是滋味！

錢太眞則好心好意想作說客，却被司馬玉嬌出其不意地，點了穴道，受盡屈辱，自然心中也是怒火高騰！

對於這兩人，司馬霖都不能稍有得罪，一個是想倚仗他身後的「大荒二老」，來對付「一仙三絕」，一個則是被司馬霖認爲心思敏捷，善出奇計的禮聘軍師！

於是，他以好酒好菜，相陪暢飲，並暗示自己可能把「尊天會」的基業雄圖，交由萬心玄繼承執掌。

萬心玄雄心漸起，情恨漸消，但不論在武林爭霸圖中，或情場爭愛的鬥爭內，他的主要敵對，均爲號稱「四海游龍乾坤聖手」的柳延昭，故而對於柳延昭的痛恨之心，也就越來越切！

司馬霖深明「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之理，對於錢太眞，他不用言詞籠絡，只是相當實惠地，又送了她價值連城的兩件罕世寶物，一幅能避刀劍暗器掌力的「天蠶短衣」，和一柄通體沒有半絲雜色，碧綠如流的翠玉如意！

果然，這兩件寶物到手，錢太眞的氣惱全消，立刻高興得眉開眼笑！

誰知就在這司馬霖剛剛費盡苦心，把事件安撫平息之際，突有「尊天會」弟子，進入大廳，向司馬霖躬身稟道：「啓稟會主，適接後山樁卡的飛鴿傳書，在『寒玉洞天』前『鷹愁澗』內，發現……少會主的蹤跡！」

他們雖奉通令，但不敢直呼司馬玉嬌之名，遂在略一遲延之下，仍用了「少會主」的稱謂。

此報一來，廳中一個人的眉頭明蹙，而另一個人的眉頭則暗蹙——只是輕輕動了一下。

眉頭明蹙，蹙得頗深的是司馬霖，十數年義父女，畢竟情深，他心中何嘗不期盼司馬玉嬌能自行設法轉圜，莫要弄得當眞決裂！

但適才已有明令，得蹤即報，自己要親去擒來，交由錢太眞治罪，言猶在耳，怎可說了不算？

故而，他雖雙眉深蹙，也仍立刻站起身來！

眉頭暗蹙，只輕輕動了一下的是錢太眞，她弄不明白司馬玉嬌爲何不肯聽話，在「洗馬溝」的「樂家老店」內，等候柳延昭，却使自己謊言變爲眞話，當眞去往後山則甚？

她見司馬霖站起身形，遂也隨同離座起立。

司馬霖因不能說了話不算，只得向錢太眞含笑說道：「錢夫人請坐，我親去把玉丫頭擒來，交你治罪！」

錢太眞搖手笑道：「不必，不必，你們義父女十餘年相依爲命，不必爲了一點小事，和兩個外人，便鬧得太僵，我願與司馬會主同去，再向少會主盡一番唇舌之力！」

司馬霖大感意外地，「咦」了一聲，目注錢太眞道：「玉丫頭適才曾對錢夫人過份無禮，難道錢夫人竟……竟……不怪她了？」

錢太眞笑道：「我怪她則甚？挨了一記不關痛癢的區區耳光，却換來兩件罕世奇寶，這是何等便宜之事？我還應該謝謝少會主呢！只要司馬會主肯每次都是如此安慰，錢太眞說不定會懇求少會主，隔上三日五日，便打我一記！」

這番話兒，使除了司馬霖外的滿廳羣豪，都爲之哈哈一笑！

萬心玄更向錢太眞翹起拇指，連連點頭說道：「錢夫人眞是愛財如命，又復能屈能伸，器量極大……」

錢太眞笑道：「萬兄，你又要陰損我了，表面上用了不少好聽字眼，其實却在諷刺我的臉皮太厚！……」

萬心玄立刻抱拳說道：「不敢，不敢，錢夫人忒已多心，萬心玄委實對你的器量見識，太爲敬佩！」

錢太眞把臉色一正，朗聲說道：「我承認我多心，但旣爲軍師，料敵策謀，統籌百務，心眼非多不可！我也承認我皮厚，但皮厚亦有長處，就是能忍，尤其是面對擧世羣豪，共謀雄圖霸業，在自己人之間，必須相互忍讓，吃些小虧，哈哈一笑，生些閒氣，視如過眼雲烟。錢太眞以此數語，與諸兄互勉如何？」

她說話之際，目掃萬心玄、沙天行、公孫智、東方白、以及戚九淵等人，倒引得諸人不由發自內心的肅然起敬！

其中最高興的，自然還是司馬霖，他哈哈一笑，揚眉說道：「好，錢夫人，就是我們二人走趟『鷹愁澗』，倒看你這軍師，是怎樣舌粲蓮花，具有迴天之力？」

錢太貞向萬心玄方一拱手，萬心玄已相當大方地，會意笑道：「萬夫人但能勸得司馬老人家義父女們和好便可，感情一事，無法勉強，不妨聽其自然……」

錢太貞笑道：「好，萬兄人中之龍，眞是達者，但錢太貞認爲只要能够轉圜，好事未必無望。常言道得好：『但得功夫深，鋼杵磨繡針，萬般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情場之道，不比戰場，攻心爲上，霸力無用，萬兄若能善用水磨功夫，憑你的傲世武學，一表人才，應該是所有江湖巾幗的夢中上選！」

萬心玄被她說得俊臉微紅之際，錢太眞巳與司馬霖出廳而去。

「金杯追魂」東方白目送錢太貞的背影，失聲嘆道：「錢夫人除了武學修爲，未曾顯露以外，無論智計詞辯，都太高明了，有點令我心折，……」

「璇璣狂士」公孫智輕輕「哼」了一聲，軒眉說道：「的確太高明了，高明的令我對她有摸不太透之感……」

萬心玄一怔道：「公孫兄是說……」

公孫智是極爲深沉人物，瞥見在旁侍應的「尊天會」弟子甚多，遂急忙搖手笑道：「沒有甚麼，錢夫人是軍師，我們對於軍師，只宜尊敬，不宜批評，何況凡屬身爲軍師之人，也應該帶有三分令人莫測高深的神秘意味才對！」

× × ×

澗名「鷹愁」，可見絕險！

「九迴谷」後山無路，處處都是些削壁危峯，奇險無比，而「鷹愁澗」可稱爲險境之最！

但常言道得好：「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消越過「鷹愁澗」，便可看見由幾乎上百道流泉飛瀑所匯集點綴的一片美景無邊的洞天福地。

那就是「寒玉洞天」，就是司馬玉嬌之師「寒玉仙子」所居，連司馬霖都深懷忌憚，不敢擅越雷池之處！

果然，司馬霖一路行來，均指點談笑，保持他「尊天會」會主的風度尊嚴，但到「鷹愁澗」邊，便有點躊躇欲却之狀。

錢太貞畢竟只是「軍師」，不是「仙師」，無法算出司馬霖的心中隱秘，在澗邊駐足笑道：「會主，我們是過澗相尋？還是在此等待少會主的出現，或是她的任何訊息？」

司馬霖臉上突現一種奇異神色，目中也流射一種悵然目光，微一沉吟，緩緩說道：「由於過澗便是『寒玉洞天』，我昔年對洞天主人，曾有諾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相擾……」

錢太貞七竅玲瓏，一點便透，聽至此處，立即含笑說道：「既然如此，便不必過澗了，我奉陪會主，在此略眺烟嵐，看看……」

話猶未了，兩人便似有所聞，同作傾耳之狀……

錢太貞一面凝神傾耳，一面向司馬霖低聲笑道：「有人從澗下翻上，會不會就是少會主呢？」

司馬霖又一細聽，點頭答道：「從步履聲息的輕功造詣聽來，可……可能多……多半是她……」

由於此次重逢，談得好，義父女的感情，尚有轉圜餘地，談得不好，便告決裂，再無挽回，故而司馬霖竟連語聲都有點激動得難以自制！

錢太貞通達人情，善體人意，見狀之下，含笑說道：「會主要不要暫時避開，讓我先和少會主談上幾句？……」

司馬霖毅然搖了搖頭，輕嘆一聲，緩緩說道：「不必，這丫頭若是心目中根本沒有我這義父，我也冷透心腸，不再對她作任何指望的了……」

如今，時移地異，不是在大庭廣衆之間，用不着保持甚麼「會主」尊嚴，故而司馬霖的語氣中，也情重於義地，不掩飾傷感悵惘！

就在他的傷感低沉語音了後不久，澗下巳响起明顯聲息，有人正巧縱輕登，飛躍而上。

錢太貞聽出來人登澗位置，是在右側方三數丈外，遂與司馬霖一同目注該處。

片刻過後，白影一飄！

這條輕靈無比的白衣人影，果然正是神情憂鬱，眼角間似乎還有淚漬未乾的司馬玉嬌。

此時，司馬霖與錢太貞立身於澗邊一株古松暗影之下……

司馬玉嬌的身形才一上澗，錢太貞便出聲叫道：「少會主！」

司馬玉嬌在「尊天會」外，關心深切的只有柳延昭，和恩師「寒玉仙子」，在「尊天會」，關心深切的只有義父司馬霖和錢太貞。

故而她一聽語音，便知是錢太貞，神色一愕，回頭叫道：「錢大……」

錢太貞知曉她要叫「錢大姐」，遂不願洩漏春光，忙加掩飾地，接口笑道：「少會主，我這『錢大狗頭軍師』，恭迎芳駕，司馬會主，也在此呢！」

邊自發話，邊自拉着司馬霖，從暗影中緩步走出。

司馬玉嬌一見司馬霖，不禁星目一紅，泫然欲泣，並有點羞澀的，低下頭兒，叫了一聲「義父」。

司馬霖本是滿腔怒氣，但見了司馬玉嬌這等神情，竟也不忍深責，只是冷冷「哼」了一聲！但就這冷冷一哼，巳使司馬玉嬌有點受不住地，流下了兩行珠淚！

這也因爲是時移地異，不是在廳堂之中，當着衆人之面！

司馬玉嬌秉性剛强，倘在那等環境中，她頭可斷，血可流，兩行珠淚，却決不會輕易流下。

如今，除了司馬霖外，只有等於是自己人的錢太貞，司馬玉嬌遂不再矜持，放開感情，讓淚珠順頰流下，也等於是向義父司馬霖暗致了無聲歉意！

骨肉之間的心意，每易相通，十餘年相依爲命的義父女，自也宛如骨肉，心有靈犀一點通！

司馬霖看見司馬玉嬌的愧然珠淚，巳說不出半句再加責怪的話兒，但他身爲「尊天會」的會主，平時享慣尊嚴，一時間，也無法改口，向司馬玉嬌說出甚麼直接寬慰憐愛之語。

直接雖難，間接却辦得到，只需要一條橋。司馬霖畢竟經驗老到，靈機一動，向司馬玉嬌含笑問道：「玉兒，你是去『寒玉洞天』？你師傅開……開關了麼？」

這是智慧，這是極巧妙的運用？

所問的，是司馬玉嬌之師「寒玉仙子」，但司馬霖的含笑神情，和溫慈語氣，已在他和司馬玉嬌之間，建架起一道視之無形，但却堅固無比的諒解之橋！

尤其那輕輕却充滿感情的「玉兒」兩字，包含了多少慈祥？多少寬恕？委實勝似千言萬語！

自古英雄皆至性，由來俠女最深情！

這一回，司馬玉嬌更矜持不住，她巳不像叱咤喑嗚的武林英雄，却像感情脆弱的紅閨弱女，不單流淚，並且出聲，掩面嚶嚀，衣襟盡濕！

司馬霖的鼻尖也在酸，眼中也像有甚麼小蟲兒在爬……

但他是號令羣豪的「尊天會主」，怎好意思讓人看見有甚麼一條條的「小水蟲兒」，從他的眼角爬出？

又用暗示，向錢太貞看了一眼。

錢太貞與司馬霖之間，或許沒有甚麼骨肉靈犀？但她身爲軍師，在反應方面，定會比尋常人來得靈敏！

司馬霖眼角才瞟，錢太貞已含笑走過，從懷中取出一條香巾，替司馬玉嬌擦拭頰上襟前的紛紛淚漬！

這是一舉兩得。

她既替司馬玉嬌拭淚，也給了司馬霖機會，讓他好把那些惹得他鼻尖酸酸，眼角癢癢的小水蟲兒，悄悄驅除乾淨！

司馬霖靜等司馬玉嬌的情緒平定下來，方對她再度問道：「玉兒，妳師傅開關了麼？」

第一次，是搭橋，第二次，却是眞問，眞對「寒玉仙子」關切！

司馬玉嬌答道：「恩師的『九轉三參』功行，尙差最後的『三轉一參』，開關之期難定，但她却叫我把三塊寶玉中的『青色翠玉』帶給義父。」

司馬霖有點喜出望外，吃了一驚，失聲說道：「玉兒，你……你說什麼？你師傅竟……竟肯把『三塊玉』中的『翠玉』給我？……」

司馬玉嬌見義父竟似有點不信，遂伸手入懷，取出一片大小如掌，晶瑩若鏡的碧綠美玉遞過。

司馬霖接過看時，只見碧玉之上，竟寫有四大十六小，二十個紅色細字……

十六個小字是：「其緣在柳，其孽在玄，其質如玉，歷刦彌堅。」

四個大字跡，則是「善待玉兒！」

這些字蹟，並非雕鐫，未損玉質，只消輕輕一拭，便告泯然無跡！

司馬霖自然早知「寒玉仙子」精於「先天大衍神數」，可以參究未來，但見了這些字兒，仍不禁驚奇欲絕！

因爲僅從「其緣在柳，其孽在玄」二語上，已恰合司馬玉嬌的當前情況，並居然站在自己所反對的「柳延昭」一面。

那較大的「善待玉兒」四字，含意甚深，份量甚重，却叫自己究應如何應付？

「軍師」職責，便在運籌設策，解決疑難，錢太貞更是位「好軍師」，一見司馬霖觀看玉上字跡後，兩道眉頭，蹙得皺結一處，遂主動探詢道：「會主，你……你遭遇到甚麼難題？」

司馬霖看了司馬玉嬌一眼，苦笑搖頭，嘆息一聲，說道：「關於玉兒的婚姻一事，我巳想通了，可以各憑緣份，不必勉强……」

聽了這兩句話兒，司馬玉嬌心中所懸着的一塊千斤巨石，才告「砰」然落地！

但司馬霖却苦着臉兒，繼續說道：「但我對萬心玄有諾在先，又巳差人邀請『大荒二老』，前來主持婚禮，而『大荒二老』又是借重對付『一仙三絕』的舉足輕重人物，這……這出爾反爾之事，却叫我如何轉圜？……」

錢太貞笑道：「不難，會主請把這椿事兒，交我全權處理！」

司馬霖說道：「不難？這椿事兒，業巳把我難倒，錢夫人竟認爲不難？」

錢太貞笑道：「我打算把這難題轉給萬心玄，把痛苦移到他的身上！」

司馬霖驚喜道：「怎樣移轉？錢夫人當眞能有此妙策？」

錢太貞笑道：「古代的名軍師，都能燮理陰陽，旋轉乾坤，弄點小計詭謀算得甚麼？……」語音略一頓，挽着司馬玉嬌的手兒，含笑又道：「回轉大廳以後，我便宣佈少會主不把情絲繫向任何特別人物，爲了『尊天會』的雄圖霸業，她要嫁文武藝業皆傲視當世的第一少年英雄……」

司馬霖接口問道：「誰是……」

這「誰是」二字方出，錢太貞便接口笑道：「所謂『第一少年英雄』不是空虛頭銜，必須技壓天下，使人心悅誠服，以目前而論，『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一向自視絕高，目無餘子，而有『乾坤聖手四海游龍』美號的柳延昭，也不會妄自非薄，其他的年輕人物，比起他們，則均有多少距離，可以套一句『自噲以下，不必論矣』！故而『尊天會』之上，除了會主展示神功，臣服百派，成爲四海盟主的『黑白天尊』以外，萬心玄與柳延昭的爲情爭名也是一場極精彩的好戲！……」

司馬霖聽得連連點頭，但眉宇間，仍含有某種憂慮，目光微瞥司馬玉嬌道：「錢夫人這樣安排，當然絕妙，但萬心玄是個……」

七竅玲瓏，善解人意的錢太貞，業巳猜透了司馬霖的心中憂鬱，接口笑道：「會主請放心，據我從沙天行供奉口中得知，萬心玄在燕山『璇璣谷』外，與柳延昭動手，兩陣中，一陣成和，一陣落敗，業巳吃過苦頭，既聞須在『尊天會』上，爭名定情，又當着他『大荒二老』兩位恩師，怎肯丟人現眼？他雖是個風流好色的素行不羈之徒，在這段期間，也必苦苦用功，力圖上進，不致對少會主有絲毫囉嗦的了！」

司馬霖的心中憂慮，全被錢太貞猜透，並予以解決，不禁感激萬分，也佩服萬分地，向她連連拱手笑道：「錢夫人着實高明，我這『尊天會』中的一切大小事兒，均多多仰仗！……」

錢太貞笑道：「空言獎勵，不如實質鼓勵，會主可否替我把俸給訂得豐富一點

兒？」

這句話兒，把司馬玉嬌聽得幾乎失聲一笑，心想這位錢大姐雖足智多謀，聰明絕頂，却始終脫不了「好貨」之念，難怪在「七煞」之中，位居「財煞」！

司馬霖「哈哈」一笑，軒眉說道：「我改改魚玄機的詩兒，『易求無價寶，非得智多星』！錢夫人在本會『軍師』，暨『錢糧總管』的職務上，月支俸給萬兩白銀，倘有特殊功勛另獎罕世珠寶如何？」

錢太眞「哎呀」一聲，高興得眉開眼笑說道：「好極，好極，想不到會主竟出了我這麼好價錢，可惜……可惜……」

兩聲「可惜」，弄得司馬霖莫名其妙詫聲問道：「錢夫人，你在可惜甚麼？」

錢太眞笑道：「我是在可惜我無法考證，不知道歷史上幾位有名的軍師，張子房、諸葛亮、劉伯溫，甚至於梁山上的强盜軍師吳用，他們是領多少俸給？吃多少錢糧？否則，在實質待遇的比較下，即知我錢太眞是否古往今來的第一位『大軍師』呢？」

心中存有不少幽怨委屈的司馬玉嬌，終於被錢太眞的財迷神情，和滑稽言詞，逗得嫣然一笑！

錢太眞見她笑顏已開，遂一面與她異常親熱地，併肩挽手而行，一面壓低語音，悄然說道：「玉妹，你的武功，我無法企及，但我的江湖經驗，却比較豐富，可以帮你解決不少難題！」

司馬玉嬌笑道：「姐姐不要客氣，我已經識得抬擧，認你爲錢大姐了，有事儘管指教！」

錢太眞道：「我要送給你一個『錢』字，錢是外圓內方，是最正確最有效的處世之道！換句話說，就是內心的正氣大節，不可偏頗歪邪，但外面的應付手腕，却不妨通權達變，圓滑一些……」

說至此處，目注司馬霖，見這位「尊天會主」，正摩挲着那塊大小如掌，晶瑩若鏡的碧綠美玉，惘惘出神，甚至於目有淚光，不知在緬懷甚麼足令他骨蝕魂消的凄涼往事？

司馬玉嬌也是水晶心肝之人，聞言之下，低聲問道：「錢大姊，你是否要我對萬心玄略爲應付？」

錢太眞笑道：「不是別的應付，只是在明面禮貌上，不必使他過份難堪！譬如在進入議事廳後，你不妨特別敬他一杯酒兒，至於怎樣飾詞，對萬心玄拘束刺激，使他有苦難言，則全是我的事兒！」

司馬玉嬌「哼」了一聲道：「假如只是敬他一杯酒兒之事，我可以敬如大姊將令！」

錢太眞失笑道：「別的事兒，以後再隨機應變吧，譬如說，在萬心玄練功期間，玉妹隔上三五日，便去看他一次，送點飲食，寒暄數語，這樣，在禮貌上，你顯得相當周到，但在實質上，却會使他心意浮動，氣機難純，功力駁雜，等於在『尊天會』上爭名定情的一戰之中，暗帮柳延昭的不少忙了！」

司馬玉嬌聽得一面佩服點頭，一面目注錢太眞道：「錢大姊，你……你認得柳延昭吧？」

錢太眞冷不防她會有此一問，怔了片刻，方點頭答道：「認得，當然認得，其人如玉，其勇如龍，我在議事廳上，見過他了，還以傳音密語，指導他如何脫身的呢！」

司馬玉嬌嘆道：「我還以爲大姊是早就和他有甚麼交情？不然怎會處處都在帮他設想，相當周到體貼……」

錢太眞失笑道：「玉妹莫說笑話，我帮柳延昭，完全是爲了你，才愛屋及烏，你們郎才女貌，仙露明珠，可別把我這塊茅坑臭石般的醜老婆子，擺到精美無瑕的『玉屏風』旁，那就未免太不相稱，會令我容身無地的了……」

兩人說笑之間，業已回到前山，議事大廳在望。

錢太眞見司馬霖仍在摩挲綠玉，惘惘出神，遂走將過去含笑叫道：「會主，快到議事廳了，少時是否由我安排一切？」

司馬霖收攝了惘惘神思，異常珍惜地，揣起那塊綠玉，向錢太眞連連點頭地，含笑說道：「當然，當然，錢夫人是地位清高，威權極重的『軍師爺』，我雖身爲會主，有時也一樣要敬遵號令的呢！」

錢太眞笑道：「好，會主與少會主慢行一步，我先入廳，宣佈烏雲盡散，你們義父女之間，仍像以前一樣的親切敬愛，相依爲命！」

話完，遂搶步當先，閃進大廳，向萬心玄等，含笑朗聲說道：「諸位，錢太眞報告一樁喜訊，司馬會主與司馬少會主，已獲得彼此諒解，『尊天會』中，仍是一團喜氣！」

萬心玄等一怔，尚未回過味來，司馬霖與司馬玉嬌的身影，已到了大廳門外。

於是，別無選擇，由錢太眞帶領，以一片掌聲，歡迎司馬霖司馬玉嬌義父女雙雙入廳。

錢太眞等掌聲一停，目光電掃諸人，朗聲說道：「關於少會主的婚事，因曾上柳延昭的惡當，面加許諾，不便反悔，遂由我策劃，向柳延昭出了一道難題！」

萬心玄精神一振，把兩道深沉而又陰譎的目光，盯在錢太眞的臉上。

錢太眞繼續笑道：「我對柳延昭說，司馬會主慈祥開明，不會强迫義女婚事，但少會主是女中之鳳，必須嫁人中之龍，遂於『尊天會』之上，增加『爭名定情』盛擧，要能戰敗與會的所有年輕豪雄，技壓天下，才有資格作爲司馬會主的乘龍快婿……」

「金杯追魂」東方白首先聽得，乾了一大杯酒兒，撫掌笑道：「好，錢夫人果然是個極高明的軍師，這項難題，難得住柳延昭了！」

錢太眞向萬心玄遞過一瞥彷彿充滿關切善意的目光，含笑說道：「在我心目中，萬心玄兄，才是當世第一，文武雙絕的美男子，俏英雄！那柳延昭師門來歷，不見經傳，縱使資質聰明，略有成就，又怎能與萬兄身兼『大荒二老』的聯合心傳比擬？故而，錢太眞先敬萬兄一杯美酒，希望你在已有修爲之外，再復略下苦功，用你師門絕藝『玄陰煞手』『混沌神功』和稱絕當世的獨門奇妙兵刃『龍虎日月扣』於『尊天大會』上，戰敗柳延昭，以不負司馬會主義父女的期愛厚望！」

好厲害的「吝嗇夫人」錢太眞，她對錢財吝嗇，對口角春風，却絕不吝嗇，這番話兒，捧足了萬心玄，但也把萬心玄套得牢牢，請君入甕，任憑萬心玄再怎麼陰險，也不好意思反對，表示出不願，或不敢與柳延昭「爭名定情」之事！

司馬玉嬌得了高明指點，也會湊趣，竟親手斟了一杯酒兒，捧向萬心玄，嫣然一笑，流波注目說道：「萬兄，我也敬你一杯，希望你鰲裏奪尊，不單戰敗柳延昭，也令天下所有的年輕豪雄，都成爲你手下敗將！」

厲害！這杯酒兒，敬得當時，幾乎比錢太眞的巧妙詞鋒，還要來得有力！

舒服！司馬玉嬌的嫣然倩笑，和似蘊深情的眉語眼波，使萬心玄尚未飲下那杯敬酒，便遍體栩栩，有若醍醐灌頂！

於是，萬心玄毫不推諉地，先飲完錢太眞、司馬玉嬌的兩杯敬酒，然後，雙眉一軒，朗聲說道：「萬心玄對自己不驕，對敵人不餒，但我却知柳延昭名非倖致，相當難鬥……」

語音略頓，轉而向司馬霖抱拳一禮，目閃精芒又道：「爲了保持師門威譽，爲了不負老人家賢父女的期望愛護，萬心玄不敢稍怠，我要收攝心神，下點苦功，司馬老人家在『九迴谷』中，撥給我一處清靜所在……」

司馬霖正待答話，司馬玉嬌業已搶先含笑說道：「義父，你把『小玲瓏館』，撥給萬心玄兄靜修便了，那兒，離我的『攬翠閣』近，我也便於常常過去探望，照料他的飲食起居！」

語音，語意，居然欵欵情深，眞把渾身孽債，不知糟蹋過多少女孩子，自許風流的萬心玄，聽得意亂情迷，心神一蕩！

錢太眞藉着擧杯飲酒，暗以第三人無法知聞的「蟻語傳聲」，向司馬玉嬌耳邊，俏然笑道：「玉妹冰雪聰明，一點便透，江湖詭譎，何厭權謀？你這幾句話兒，恰到好處，萬心玄靈智爲情慾所迷，那裏下得了苦功，你看他眉開眼笑，彷彿過癮已極，今晚都未必睡得着覺！」

司馬玉嬌也覺得相當得意，玉頰微微一熱，添了嬌紅，越發風神絕世！

其實，她和錢太眞都錯了！

萬心玄是極深沉、極陰險之人，要他上當，談何容易？

權謀，大家會用，有人更會權中弄權，謀外施謀，佯作痴呆，將計又計！

錢太眞相當得意之下，那裏知道遇着了對手？她的眞實身份，眞實來意，會被人逐漸查明，一步一步，走向牢不可脫的失敗死亡陷阱！

× × ×

萬心玄才入「小玲瓏館」，便發出機密暗號，召來兩名蒙面黑衣人。

經他面授機宜，悄然囑咐，這兩個有點神秘的黑衣人，又復悄然而去！

× × ×

就在萬心玄遷入「小玲瓏館」，要痛下苦功，精研絕藝的第二天，又有江湖人物，異常胆大地，夜探「九迴谷」。

來人是「妙姹金剛」蕭克英，和「巾幗之雄」秦文玉！

事情湊巧，她們才到「九迴谷」口，便遇着了如今正要好得當眞情如姊妹的錢太眞和司馬玉嬌。

錢太眞因是初來，司馬玉嬌遂鎭日陪她在谷中各處閑遊。以瞭解「尊天會」總壇環境。

「九迴谷」口，月色絕佳，司馬玉嬌對柳延昭相思刻骨，獨自輾側，難以成眠，遂索性約了錢太眞，同來谷口的「卓刀岩」上賞月。

錢太眞高居臨下，看見有人影微閃，不禁微笑說道：「玉妹，請看，那兩個女子，身法輕捷，顯非俗流，但行迹如此遮掩，恐怕不是『尊天會』中人物？」

司馬玉人目光微注，好似吃了一驚，訝聲說道：「稍後的女子，身高已逾六尺，巾幗中極爲罕見，難道竟是『伏牛金剛寨』的『妙姹金剛』蕭克英麼？」

錢太眞笑道：「前面一人，輕功更俊，可列武林罕見的一流身手，會不會就是也列名『玉屏風』中的『巾幗之雄』秦文玉呢？」

司馬玉嬌想了想，向錢太眞點頭微笑說道：「錢大姐猜得對，女子身負如此功力者，當世不多，我對『巾幗之雄』，欽慕已久，今夜要會一會她！」一面說話，一面已閃身向「卓刀岩」下縱去……

錢太眞緊緊相隨，含笑說道：「玉妹莫鬧意氣，不要使一座相當完整精美的『玉屏風』上，出現裂痕……」

司馬玉嬌失笑道：「錢大姐放心，我要會她一會之意，除了見識見識秦文玉究竟是何等人物之外，主要便是向她說明柳延昭已脫險而去，不必再進『九迴谷』，以如今谷中的戒備之嚴，她與蕭克英二人，豈非飛蛾投火，自取其辱？」

說話之間，兩人已翻下「卓刀岩」，到了抄在蕭克英等的前面一片小林之內。

蕭克英與秦文玉，是從「嶗山」趕來的。

她們到了「榆關」，未曾遇着急於尋找偷了劉三解藥的尉遲巧，却遇着司馬玉嬌「玉人小築」的心腹總管樂清泉，告以柳延昭已單人獨騎，硬闖小興安嶺九迴谷的「尊天會」總壇，亟需有人接應。

秦文玉等一聞此語，自然不放心柳延昭在奇毒未解之下，更復獨闖龍潭，遂星夜兼程，趕來此處。

眼看已到「九迴谷」口，蕭克英把脚步放慢，向秦文玉含笑說道：「玉姐，我們是明拜『尊天會』？還是暗探『九迴谷』好呢？」

秦文玉毫不考慮地，柳眉一挑，應聲答道：「我們既然夜來，自係暗探，明面拜會，恐怕無甚效用，因我這『巾幗之雄』和蕭大妹的『妙姹金剛』名號，不會被這羣崛起邊荒，野心勃勃，圖霸整個武林的魑魅魍魎，看在眼內！」

蕭克英笑道：「好，暗探就暗探！」

她一語方出，路旁小林之中，突然起了個清朗語音說道：「不必探了，蕭寨主別來無恙？……」

蕭克英與秦文玉趕緊回身，只見司馬玉嬌與另一位不知名的中年婦人，滿面含笑地，從林中緩步走出。

蕭克英自然不知司馬玉嬌的女兒身份，不禁臉上微熱，抱拳說道：「原來是司

馬少會主在此，這位是……」

司馬玉嬌笑道：「這位是我『吝嗇夫人』錢太貞大姊，在武林之中，得號『財煞』，如今是『尊天會』的軍師，兼領『錢糧總管』，蕭寨主的這位貴友是……」

秦文玉接口自行報名道：「在下秦文玉……」

司馬玉嬌目光一注，頗爲秦文玉的風華姿色所驚，「哎呀」一聲，抱拳說道：「原來是秦姑娘，『巾幗之雄』，名震天下，司馬玉人久仰了……」

秦文玉覺得既與對方相遇，難再暗探，不如索性明言，遂目注司馬玉嬌，一軒雙眉，朗聲說道：「司馬少會主，秦文玉與蕭克英前來『九迴谷』之舉，是想打聽一件事兒……」

錢太貞一旁接口笑道：「秦姑娘與蕭姑娘，是不是要想打探『四海游龍乾坤聖手』柳延昭的行踪？」

秦文玉暗吃一驚，心想這位「吝嗇夫人」錢太貞，不愧身爲「尊天會」的軍師，居然料事如見？

用不着秦文玉答話，錢太貞彷彿已從她神色變化上，猜出端倪，含笑又道：「柳少俠已然來過，如今是奉他恩師之命，召赴『秦皇島』左近，與他孟贊、焦艮兩位盟弟，苦練神功，以參與羣雄畢集，兇險無倫的『尊天大會』！」

蕭克英失聲道：「我孟二哥和焦三哥，也到了此處？」

錢太貞笑道：「柳延昭先到，孟焦二位後來，柳延昭便是被他們代傳師諭喚走的……」

秦文玉覺得雙方既爲敵對，錢太貞與司馬玉人不應該知曉這些秘密，更不應該對自己洩漏，遂不禁目注錢太貞，流露出懷疑神色。

錢太貞玲瓏剔透，聰明無比，立即從秦文玉目光之中，會意笑道：「秦姑娘不必多疑，如今司馬少會主已與柳延昭少俠，結成生死之交，並立意幫助他與萬心玄等那兇惡魔頭，一分勝負！」

秦文玉聽得將信將疑地，向司馬玉嬌一抱雙拳道：「司馬少會主，我柳延昭兄，身中『尊天會』獨門奇毒……」

又是錢太貞接口代爲答道：「秦姑娘放心，少會主已然暗贈解藥，柳少俠方能在萬心玄等羣邪環伺下從容脫險而去！」

秦文玉愕然道：「照錢夫人暨司馬少會主這樣說法，你們竟……」

她尚未說出的話兒，自然是「改變立場，深明正邪順逆」之意，但因對方身份特異，一個是「尊天會」的軍師，一個更是「少會主」，遂自覺略有碍難，自行截口不語。但住口未出的話兒，偏又被滿腹珠璣錦繡，每月俸銀萬兩的「大軍師」猜了出來，錢太貞微微一笑，接口說道：「秦姑娘，『尊天大會』，不單有『七煞』，更有『大荒二老』，可能還有意料不到的兇邪參與，是正邪雙方的盛衰之戰，也是一次慘烈巨大無比的武林浩刦，柳少俠已去爲此盡力，你也該早作準備……」

秦文玉方自聽得悚然點頭，錢太貞又復笑道：「至於我們與柳少俠之間，關係不及詳言，總之，交誼深厚，是友非敵，秦姑娘儘管放心就是……」

錢太貞的這句心腹隱秘之語，自然怕人聽見，說得極低，幾乎是用了他人難得與聞的傳音密語。對方如此態度，秦文玉只得略一抱拳，點頭說道：「秦文玉敬如尊命，盡力邀約師友，衞道降魔，於明年五五端陽……」

錢太貞突然搖手，截斷秦文玉的話頭，皺眉說道：「『尊天大會』召開籌備的時間越長，司馬會主越易受慣於甜言蜜語的羣邪蠱惑，陷溺越深，我想把大會時間提早……」

蕭克英笑道：「錢夫人既是『尊天會』的軍師，自然可以作如此建議，但不知提早多久？」

錢太貞想了一想道：「這時間總要在柳少俠神功完滿之後，好在秦姑娘必去『秦皇島』，請你於柳少俠功成後設法給我送個信兒，或是暗示，我便可以編造出幾百種理由，請司馬會主儘量提早『尊天大會』……」

秦文玉嘆道：「提早一點也好，羣蠅聚羶，越來越多，在來此途間，我又發現一個著名凶邪，助紂爲虐地，前來投靠『尊天會』……」她所用字眼，全不好聽，但因司馬玉嬌心意早變，故也不覺刺耳。

秦文玉語音才了，司馬玉嬌目光一閃，揚眉問道：「秦姑娘所遇的是那家凶邪？據我猜測，可能是『七煞』中的『氣煞』，『霹靂火』廉不和吧？」

秦文玉搖頭道：「少會主有點料錯，此人雖列『七煞』，卻非『氣煞』，是聲名最狼藉，行爲最無恥的『色煞』，『天魔玉女』女嬌娃……」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